晏子春秋校注

張純一著

世界書局印行

晏子春秋校注敍

周季百家之書。有自箸者。有非自箸者。晏子書非晏子自作也。蓋晏子歿後。傳其學者。采綴晏子之言行而爲之也。計孔子之儕九。（見諫上三十章諫下五章廿一章問上三十章問下廿九章雜上十六章廿一章三十章外上廿七章）其最惜曰。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曰不出尊俎之閒。折衝千里之外。曰救民之生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吾今乃知晏子時。知晏子者孔子一人而已。墨子之儕二。（見問上五章雜上五章）其最惜曰。爲人者重。自爲者輕。吾今乃知晏子後。知晏子者墨子一人而已。綜核晏子之行。合儒者十三四。合墨者十六七。如曰先民而後身。薄身而厚民。是其儉也。勤也。兼愛也。固晏子之主惜也。夫儒非不尚儉。未若墨以儉爲極。儒非不尚勤。未若墨勤生之亟。儒非不兼愛。未若墨兼愛之力。此儒墨之辯也。然儒家囊括萬理。允執厥中。與墨異趣也。晏子儒而墨。如止莊公伐晉。止景公伐魯伐宋。是謂非攻。曰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是謂非樂。曰不遁於哀。恐其崇死以害生。是謂節葬。曰粒食之民。一意同欲。是謂尚同。曰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是謂大取。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敕民。是謂尚賢。曰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行之難者在內。是

謂修身。皆其墨行之彰彰者。又必墾闢田疇、而足蠶桑畜牧。使老弱有養、鰥寡有室。其爲人也多矣。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所謂事必因於民者矣。政尙相利。教尙相愛。罔非兼以正別。况乎博聞強記。捷給善辯。前有尹佚。後有墨翟。其揆一也。劉略班志列之儒家。柳子厚以爲不詳。謂宜列之墨家。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之。是已。法言云、墨晏儉而廢禮。張湛云、晏嬰墨者也。均可證。晏子生爲貴胄。而務刻上饒下、重民爲治。進賢退不肖、不染世祿之習。故能以其君顯。純臣也。其學蓋原於墨儒、兼通名法農道。尼父兄事之。史遷願爲之執鞭。有以夫。吾服膺晏子書久矣。竊歎其忘己濟物。不矜不伐。駸駸有大禹之風。覃思積年、錄爲校注八卷、俾有志斯學者研尋云爾。中華民國十有九年歲在庚午六月漢陽張純一敍

墨晏尙儉。儉在心不在物。所以不感於外也。尙勤。常行而不休。所謂道在。爲人也本儉。無爲。而勤。無不爲。是之謂能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呂氏春秋知度篇云、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旨哉言乎。墨晏有焉。純一又記

晏子春秋校注凡例

晏子春秋。孫氏淵如、有明沈啓南本、吳懷保本、黃之宷本。盧氏抱經、有吳勉學本、李從先本。黃氏元同、有淩澄初本、並梁處素、孫頤谷二校本。孫盧二氏、後見元刻本、均加勘補。孫以元刻贈吳氏山尊。山尊屬顧氏澗薲校而刻之。每卷首皆有總目、又各標題於其章、悉復劉子政之舊、誠善本也。然元刻間有譌脫、不及孫校本者。今湖北局刻即元本、浙江局刻即孫本、二本並稱最善。是篇以元本爲主、輔以孫本。參考孫盧黃藏諸本、並江南圖書館藏明活字本、料簡短長。凡一字可疑者、必反復審校。詛求其安而後已。

考訂書。如孫淵如音義、盧抱經羣書拾補、王懷祖伯申讀書雜志、洪筠軒讀書叢錄、俞蔭甫諸子平議、黃元同校勘、孫仲容札迻、劉申叔補釋、蘇輿校、皆有功於晏子者。是篇盡量采集。惟原文過緐、或二家重見者、則斟酌節省。至諸書詮證於晏子旨趣間有未徹、或不切要者、概不輯錄。然有詛涉兩可、未能質定、且此非彼是、理須互證而明者、仍並掇之、以資宣究。

諸家校讎。所引孟子、荀子、呂覽、淮南、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諸書、並文選

後漢書等注。是篇校及、莫不搜檢原書、詳加尋討。確足以正譌補脫者、則據以補正。義可並存及反證者、均錄入注、用備研覈。否則從略、庶免冗繁。至諸家引書、不無簡略差異。今以不敢掠美、及取文便故、字句間時有增訂。冀便閱者復案、用竟先民之志耳。

晏子書箸自二千四百年前、今讀其書、有要綱二（一）如義爲儀本字、倣爲對叚字、而通作能、也讀爲邪之類。非詳究爾雅說文等書、及古書聲類通轉之法。則古字古義不能明辨也。（二）如齊歸田氏事、見左傳。桓公管仲事、見管子。乃至墨子列子、往往文同義合。說苑新序、引用尤夥。非窮探周秦兩漢書、無以供參稽也。

晏子向無注本。今以其文章可觀、義理可法、允宜推行於世。除甄錄舊注外、間附己意。自惟學識譾陋、聞見罕窺、雖寒暑兩更、稿經五易。恐誤解漏義、所在多有。幸世碩儒、匡其不逮。

余友黃君虛齋與余論學、攻錯窮眞、相視莫逆。審覽是篇、一過斧藻文字、補綴勝義、有稽商之益。既質之陳君匪石、亦加諟正。此詩所以重嚶求也。

晏子春秋總目

右晏子凡內外八篇總二百十五章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 孫星衍云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成帝即位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蘇林注三輔多溉灌渠悉主之故言都水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論議有中大夫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 所校中書 孫云漢書楚元王傳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顏師古注言中者以別于外庫六典劉向揚雄典校皆在禁中謂之中書猶今言內庫書也 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 孫云列子別錄亦有參名爾雅釋詁讎匹也匹合也俞樾云管子有臣富參四十一篇此參疑即富參 太史書五篇 孫云史記集解引如淳曰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 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

晏子春秋校注目錄

內篇諫上第一　凡二十五章

內篇諫下第二　凡二十五章

內篇問下第四 凡三十章

內篇雜上第五　凡三十章

內篇雜下第六　凡三十章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凡二十七章

十八章孫云復讀複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孫云著从竹隸書竹通艸藝文志儒家晏子八篇蓋內篇六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外篇二俗本始刪並為一也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夭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孫云夭芳先牛形相近又備章長聲相近又讀異或云當為又章疑即問下其竟久乎竟字也當為長久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椾孫云列子別錄作棧殿揚頗音剪謂蟲齒缺也略（七略）作剗又一作椾皆同翦字星衍謂殿說非也椾即箋異文說文箋表識書也玉篇箋子田切古文賤字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孫云殷揚順列子音義殺青謂汗簡刮去青皮也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孫云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正有此語明人或題為晏子序或題表者妄也晏子博聞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胷孫云胷當為肖若匈隸加凡此皆唐宋人寫書之謬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孫云懸當為縣俗加心漢書高紀縣隔千里縣而至言遠而切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孫云詩傳苴麻子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苴草蒯也苴音同鉏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孫云晏子長不滿六尺故云短明本注云疑缺非也盧文弨云疑有缺文李從先本無此四字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為一篇孫云謂外篇第七也俗本或以此附內篇變亂向篇弟明人之妄如是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孫云謂外篇第八也俗本以為第七

凡八篇孫云史記正義引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者是時卽以外篇第七八合爲一耳隋唐志七卷卽以篇爲卷也玉海引崇文總目十二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頗多于前志文獻通考亦十二卷蓋宋時分析其篇上下各爲卷二或四字之誤卽七略之七篇也若因卷頗多于前志疑後人采嬰行事爲書則宋人不精核此書之故矣晁公武從柳宗元之言改入墨家亦其妄也

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孫云蔡邕獨斷御者進也詩箋御侍也

謹第錄孫云說文弟韋束之次弟也

臣向昧死上孫云獨斷漢承秦法上書皆言昧死殷敬順列子音義上時掌反此唐人之音以別于上下實不足律古人也荀子別錄作上言明吳懷保本改此文如八篇作四篇上改上聞及增斯書也之類太謬不足駁之

晏子春秋校注題辭

巍巍晏子三代之英抗晞神禹勤儉弗矜追蹤尹佚博辯靡爭行難在內
治要性存僅以君顯匪願所秉耻躬不逮弗以學鳴纂茲經術功莫與京
名曰春秋迴軼虞卿
先後知者唯孔與墨孔譽以敬兄事毋忒墨契以愛匪偁兼德救民不夸
補君是力自爲者輕爲人者急齊未殫用時未閎澤厥爲天民政教垂則
等之諸子于焉太息
秦漢以還學張空幟陵夷洎今萬象狡肆物蔽智盲刳心逞喙醜言大同
種姓迫蹙侈求奢羣生靈顚頓敬罔克躋愛無所寄我思孔墨覬得其次
茫茫六合德音誰嗣
漢陽張子古處夙敦閔亂孔憮垂老彌勤會通儒墨汲汲求仁庶幾晏子
洞見本原舊注輯校與義旁宣秕稗芟埽精一允傳斯學不弘斯士難安
睠懷名世繹此巵言

民國第一乙亥季夏既望蘄春陳敦復敬撰

晏子春秋校注卷一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諫上第一 凡二十五章

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

莊公奮乎勇力、荀子子道篇、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楊倞注、奮、振矜也。列子說符篇、色盛者驕、力盛者奮。張湛注、色力是常人所矜也。案標題作矜勇力。矜、夸也。自伐也。是奮字塙詁。不顧于行義、盧文弨羣書拾補曰、於與于舊多參錯、新本一例作于矣。勇力之士無忌于國。孫星衍音義曰、行義一本作仁義。勇力之士、太平御覽作尙勇力之士。下文同。盧云、御覽四百三十六、義字作尙、屬下句。下文亦同。黃以周校勘曰、行義一本作仁義、非。元刻標題亦作行義。盧後校本云、不顧于行義作一句是。盧氏不從御覽、當已。蘇輿云、黃說是也。下文推侈、大戲、費仲、惡來。皆古勇力無忌、爲亂于國者。引此以警莊公、是無忌于國、本屬勇力之士說。御覽義作尙者、蓋緣下文崇尙勇力而誤。純一案鮑崇城刻仿宋御覽文同此、惟勇力之士上衍尙字。不顧于行義、屬莊公言。下文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又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皆所以對治之。無忌于國、屬勇力之士言。下文在之以力、淩轢天下、威戮無罪、行本淫暴、皆勇士無忌之例證。貴戚不薦善、同姓之親、不進善言。逼邇不引過。蘇云、逼邇、近臣也。問上篇求君逼邇而陰爲之與、義同。純一案逼邇、異姓之親。引過知禮坊記云、過則稱己是。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莊公之意、固知古無徒以勇力立于世者。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晏子針對莊公之問、言唯遵禮而行、舍命不渝者、是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暴舊作暴、孫云、暴當爲暴、隸省。蘇云、舊刻作暴非、說文一作㬥、訓晞。一作暴、疾有所趣也。顏之推家訓、分之甚晰。此訓惡、下當從夲。純一案家訓見書證篇。說文日部、㬥。夲部、暴。段玉裁注尤詳。誅暴不避彊謂之力、言能不畏彊禦、爲天下除非禮之暴戾、斯誠大有力者。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御覽引作以行理義也。墨子經上曰、勇、志之所以敢也。蓋勇者貴義於其身。如文王武王、皆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曹劌亦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是。(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七引胡非子)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易革

卦彖傳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黃初云。莊子大宗師篇曰、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是此搞詁。並國而不爲貪、弔民伐罪故。黃初云、孟子滕文公下、武王滅國者五十、天下大悅。是其義。仁義之理也。孫云、韓非解老篇、理者成物之文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孫云、爾雅釋言、替、廢也。紬一案桀紂人民之衆兆億、(墨子明鬼)而湯武必誅之。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如軒轅因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乃修德振兵、撫萬民、度四方是。(史記黃帝本紀)今上無仁義之理、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下無替罪誅暴之行、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如墨子非攻中篇云、吳夫差北攻齊、東伐越、九夷賓服。於是自恃其力、伐其功、而吳有離罷之心、句踐圍王宮而國亡。晉智伯攻中行氏而有之、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韓魏相謀、擊智伯大敗之、而亡。皆舍禮義、徒恃勇力故爾。匹夫行之以家殘。本書諫下二十四章、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以勇力搏虎聞。無長幼之禮。晏子請景公饋二桃、使自殺之。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孫云、墨子明鬼篇作推哆。韓非說疑篇云、桀有侯侈。古今人表作雅移。黃云、音義作推移。紬一案墨子所染篇、抱朴子良規篇、均作推哆。賈子新書連語篇作推侈、同此。淮南主術訓作推移。劉師培晏子春秋補釋云、呂覽佚文作推多。(路史注引)賈子新書連語篇作雖侈、亦作臨侯。漢書古今人表作推侈、與此同。蓋推惟雖三字、字形相似。侈哆移多四字、亦字形相似、故多通用。推據抱朴子崇教篇、以推侈與崇侯虎並稱爲崇推、則侈字當從新書或本作侯。推蓋國名、新書或本作臨、亦係訛文。自侯訛爲侈。而其義不可考矣。大戲。孫云、墨子明鬼篇、桀有勇力之人、推哆大戲、生裂兕虎、指畫殺人。又云、湯呼禽推哆大戲。呂氏春秋簡選篇、湯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殷之衰也、有費仲孫云、費仲、名仲濁、蜚廉父。說紂誅西伯昌、見韓非子外儲說左。紬一案墨子明鬼篇作費中、中仲同。惡來。墨子所染篇、明鬼篇、並有惡來。呂氏春秋當染篇高誘注、惡來、嬴姓。飛廉之子、紂之諛臣。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淩轢天下、御覽引脫下字。唐韻正三十五馬下引此與虎爲韻。蘇云、淩轢、謂蹈踐之也。史記灌夫傳、淩轢宗室。威戮無罪、盧云、御覽無此句。紬一案御覽有威字、脫戮無罪三字。崇尚勇力、孫云、太平御覽作專行威力。盧校同。紬一案鮑刻御覽作專行勇力。不顧義理。黃云、淩澄初本作理義。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孫云、戲來里力罪理滅衰爲韻。虎下爲韻。周秦之語多相協、以輕重開合緩急讀之。王念孫讀書雜志曰、案戲字古韻在歌部、來字在之部、里理在止部、力在職部、罪在旨部。滅在月部。衰在脂部、此十二句唯虎下

爲韻。理字或可爲合韻、其餘皆非韻也。僞知於古韻未能洞徹、但知古人之合、而不知古人之分、故往往以非韻者爲韻。又見高注呂覽淮南、有急氣緩氣閉口籠口諸法、遂依倣而爲之、不自知其似之而非也。故音義中、凡言某某爲韻、某某聲相近、及急讀緩讀者、大半皆謬於古音。若一一辯正、徒費筆墨、故但發凡於此、以例其餘。明於三代兩漢之音者、自能辨之也。

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彊、行本淫暴。孫云、本、御覽作流、古沐字似本。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聖王勇於行義、求善若渴、不待薦、知過卽改、無勞引、今適相反。而循滅君之行。孫云、循御覽作修。蘇云、循、猶依也、與反字對文。下篇循靈王之迹、文與此同。御覽作修非、古循脩字多相亂。緫一案據君指桀紂。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孫云、未聞、御覽作未嘗聞。緫一案此章卽墨家非攻之指。

景公飮酒酣願諸大夫無爲禮晏子諫第二

景公飮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飮、請無爲禮。黃初云、不願受禮文束縛。晏子蹴然改容孫云、莊子大宗師、仲尼蹴然。陸德明音義蹴、子六反。翟云、變色貌。曰、君之言過矣、過猶失也。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無禮則可恣其所欲。蓋禮者、所以嚴等衰靖暴亂也。故儒家以禮爲經世之綱維。力多足以勝其長、孫云、讀令長之長。勇多足以弒其君、舊脫其字、今據上句增、文同一例。而禮不使也。不使、猶不許也。劉云、使字當作便。禮不便一語、與上固欲君無禮相應。便使二字、因形相近而譌。禽獸以力爲政、以從元刻。孫本譌矣。彊者犯弱、孫云、彊本多作強、彊。下文或作強、皆寫者亂之。蘇云、強俗字、今一例从彊。故日易主。孫云、日、本多作日、非。盧云、國策寧爲雞口、一云當爲雞尸、尸卽主也。禽獸以強者爲主、更有強者、則易主矣。雞尤人之所常見者也。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黃初云、列子說符篇、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緫一案義古儀字。羣臣以力爲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君將何所立足。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孫云、國風相鼠之詩。緫一案傳遄、速也。禮、

不可無也。黃初云、孟子盡心篇曰、無禮義則上下亂。公湎而不聽、孫云、湎、說文沈于酒也。周書曰、罔敢湎于酒。玉篇亡兗切。俞樾諸子平議曰、此但言公之不聽耳、非必言其沈湎也。湎疑偭字之誤、離騷偭規矩而改錯、王逸注曰、偭背也。公聞晏子之言而不樂、故背之而不聽耳。偭湎同聲、又因本篇言飲酒事、遂誤爲湎矣。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孫云、說文𢪏、按也、俗作抑。曰、曏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曏舊作嚮、孫云、嚮當爲曏、說文不久也。玉篇許兩切。向乃日之誤在下耳。綰一案嚮同向、與此義不合、今從孫校改。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責晏子無君臣之禮。俞云、按也當作邪、乃詰問之詞、古也邪字通用。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曰、邪也弗殊。顏氏家訓音辭篇曰、邪者未定之詞、北人卽呼爲也、並其證矣。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爲邪、問之詞、正與此同。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拜、說文手部云、首至手也。揚雄說拜从兩手下。詩詁稽首、謂下首至地、稽留乃起。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此指公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言。公曰、若是孤之罪也。晏子致無禮之實以悟公、公知咎由自取。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孫云、春秋左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蓋是後也、飭法修禮法無禮則失本。禮無法則易弛。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孫云、禮一本作理非。綰一案此與外上一章爲一事。

景公飲酒酲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景公飲酒酲、孫云、詩傳病酒曰酲、玉篇作醉未覺。綰一案小雅節南山、憂心如酲。三日而後發。蘇云、發、發起也。言醉寢三日而後起也。下文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是其證。綰一案蘇說亦通。發讀爲廢、晏子非命中篇發而爲刑政、上篇作廢以爲刑政。陳第毛詩古音考云、發音廢、廢亦可音發。漢郊祀歌、含秀垂穎、續舊不廢。顏師古曰、廢音發、蓋發廢古通音也。廢止也。三日而後廢、謂病酒三日而後止也。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通氣、謂助血脈之流行。合好、謂樂賓朋之歡聚。詩小雅賓之初筵、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故男不羣

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蘇云、事謂本業。功、女工也。古工功通用。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孫詒讓札迻曰、周當爲酬之叚字。儀禮鄉飲酒注云、酬之言周。五疑當爲三。前章云、觴三行、遂罷酒。外上一章亦云、用三獻、是不得過三獻也。宣二年左傳云、過三爵、非禮也。過之者誅。孫云、鄭氏注周禮、誅責讓也。緒一案周禮太宰八日誅以馭其過。君身服之，蘇云、服、行也。言上必身自行之、以率下也。管子權修篇、上身服以先之。荀子宥坐篇、上先服之。義並同。彼房楊二注、服俱訓行。劉校同。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王云、晏子書以怨爲蘊。蘊怨一聲之轉。言君勤於政則外無蘊積之治、內無昏亂之行也。說見雜下十四章。怨利生孽注。劉云、怨當作蘊。說文云、蘊、積也。亦作薀。廣雅云、蘊、聚也。文選蜀都賦云、雜以蘊藻。注云、叢也。又詩雲漢、蘊隆蟲蟲、韓詩作鬱。則蘊卽叢雜之意矣。外無蘊治者、言外無叢雜之政也。國治蘊者、言國政叢雜、或之莫理也。蘊治與亂行對文、蘊卽左傳昭二十五年蓄而不治將蘊之蘊。蓄蘊宛二字、聲近義同。如荀子富國篇夏不宛暍、宛當訓蘊是也。怨宛均從夗聲、故又借宛爲怨。若以怨字本義訓之、失其旨矣。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孫云、一本怨作怒、非。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爲非；蘇云、勸疑作勤、緣下勸字誤也、勤與惰對文。言刑罰不擧、故人弛其防、而爲非之心轉勸也。劉校同。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爲善；劉云、防勸對文。上離德行，無以率下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治國之大柄、不外刑賞兩途、所以止惡勸善也。若德行既無足觀、賞罰又失其用、尙能立國乎。願君節之也。節其淫佚之行、身服禮義以先民、將無須于賞罰矣。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弦章之言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盧云、呂氏春秋勿躬篇、說苑君道篇、皆以弦章在桓公時。韓非外儲說左下作弦商、當卽弦章。唯新序雜事四、在桓公時者乃弦寧。後問上作弦甯、實一字。據此、則弦章正事景公者。緒一案盧說是。問上六章侍桓公者、孫本作弦章、誤。元本作弦甯、是。羣書治要引作弦寧、可證。說苑君道篇、又載晏子歿十七年、景公射出質、播弓矢、弦章入、與本書外下末章同、則弦章事景公無疑。侍桓公者、當爲弦甯。弦章疑卽弦甯之後。孫志祖讀書脞錄四說弦章乃景公時人、據新序定桓公時爲弦甯、謂說苑君道篇侍桓公者、蓋誤弦寗爲弦章、允已。君飲酒七日七夜，飲上舊誤衍欲字、從王校刪。章願君廢酒也。不然

章賜死。章賜死、文義不顯。當作賜章死、下同。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章上當有弦字。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蘇云、臣爲制、言制于臣也。下云則是婦人爲制也、義同。纔一案景公謂臣爲制、不知是禮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又不忍賜章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令、設詞。者字衍。章死久矣。言君非桀紂、當納其諫而遊其忌。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飲酒不卹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孫云、爾雅釋天、淫謂之霖。左傳凡雨自三日已往爲霖。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晏子獨憂民之憂、公酒囊耳。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孫云、姓柏名遽。陳匪石云、孫說恐不確、下文命稟命柏、則柏應爲名。周禮太僕以待達窮者與遽令、鄭司農注、遽傳也、若今時驛馬。禮玉藻士曰傳遽之臣、注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左傳僖三十三年且使遽告于鄭、注遽傳也。言命柏傳驛巡國、致能歌者。纔一案說文辵部巡、視行也。周禮小司寇以致萬民而詢焉。鄭司農注、致、聚也。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孫云、任器、任用之器、可以負戴。玉篇南北曰阡、東西曰陌。纔一案此晏子憂百姓之窮、有財則以分貧也。徒行見公。徒行、並徹車駕馬而不乘、蓋以不恤民憂非義也。曰、霖雨十有七日矣、元本孫校本俱脫霖雨二字、今從王校據上文補、蘇校同。壞室鄉有數十、壞室舊譌瓌實、王云、自此句以下、皆言百姓飢寒困苦之事。瓌實當爲壞室、壞室與飢氓對文、下文云室不能禦者予之金、是其證也。瓌與壞字相似。俗書實字作宝、與室亦相似。故壞室誤爲瓌宝。後人不達、又改宝爲實耳。洪頤煊讀書叢錄說同。纔一今並據正、下同。飢氓里有數家。孫云、飢一本作饑。說文飢、餓也、穀不熟爲饑。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墨子非樂篇、萬人不得衣短褐。孫詒讓注云、短褐即裋褐之借字。史記秦本紀、夫寒者利裋褐。徐廣云、一作短、小襦也。索隱云、蓋謂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謂之豎褐。飢餓不得糟糠、孫云、當爲穅。敝撤無走、孫云、敝撤、即蹩躠假音字。說文躄、人不能行。玉篇蹩躠旋行貌。撤又徹俗字。蘇云、無走、即靡有家室意。正與上壞室相承。四顧無告、而君不卹也。孫云、說文卹、憂也。一本作恤。日夜飲酒、令國致

樂不已。晏子非樂篇曰、孰爲而廢大人之聽治、賤人之從事、曰樂也。晏子非樂之意同。 馬食府粟、狗饜芻豢、孫云、饜當爲厭。玉篇饜、飽也。於豔切。綰一案孟子梁惠王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義同。 三保之妾、盧云、三保、蓋阿保之流。孫詒讓云、三保當作三室。考工記、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蓋天子六宮有九室、諸侯三宮則三室也。此篇室字多譌爲寶、寶又譌爲保、遂不可通耳。保妾亦室妾之譌。 俱足粱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厚於狗馬、玩物喪志。厚於保妾、玩人喪德。民爲邦本、宜厚其生。乃薄於狗馬可乎。 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俞云、據里窮而無告、義不可通。據下文云民飢餓窮約而無告、即承此文言之。則此文亦當作窮約而無告矣。里字上疑當有鄉字、據上文云壞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以鄉里並言、是其證也。晏子原文、蓋云故鄉里窮約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因奪鄉字約字、遂不可通耳。上文壞寶乃壞室之誤、說本王氏讀書雜志。此所謂窮約者、即承壞室鄉有數十而言。所謂飢餓者、即承飢氓里有數家而言。綰一案俞說是也。當據補。 嬰奉數之筴、孫云、左傳筴名委質。服虔注、古者始仕、必先書名於策。奉數之筴、謂持策以待書事也。筴當爲策、隸書多以朿爲夾。綰一案孫說是也、奉數疑當作數奉、之字疑衍。 以隨百官、使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卹。使舊作之吏、屬上句。劉云、吏當作使、與下對文、之爲衍字。綰一案劉說是也、今據删正。失從孫校本、元本譌矢。失本、謂失民心。嬰之罪大矣。過則歸己、臣道然也。 再拜稽首、請身而去、事君當致其身、今言不見用、祇得請罪于君、全身而去。史記趙充國乞骸骨、義與請身同。 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孫云、兼于塗、言兼程以進。塗當爲涂。爾雅釋言、逮、及也。 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孫云、詩傳、趣、趨也。盧云、趣與促同。 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此晏子不言之諫、感公至深者也。 公驅及之康內。孫云、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 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盧云、倍與背同。 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之字疑衍 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委、謂輸也。 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令猶命也 遂拜于途。孫云、一本作塗、涂途古字、塗俗字。 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

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孫云、稟臣名。使有終月之委。集韻於僞切、音萎。委積牢米薪芻之總名、少曰委、多曰積。絕本之家、孫云、言並無布縷。使有期年之食。黃云、期元刻本並作朞、孫校本期朞錯出。蘇云、期正字、今一例从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橑使足以畢霖雨。孫云、薪橑御雨之具。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蘇云、令當作命、與上文一律、命令形近而譌。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黃云、巡即上命稟巡命柏巡之巡。求氓寡與用財乏對文、死句絕。言有隱匿其數、少與金者死。後三日之期者、如不用令之罪也。下文三日吏告畢上、言無後期。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云云、言其求氓衆、用財多。公出舍、損肉撤酒、孫云、撤當爲徹。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飦肉、孫云、飦、說文鬻、或作飦。玉篇飦、記言切。辟拂嗛齊。黃云、辟拂、亦侍御之倖臣、此言減倖臣之祿。劉云、黃說是。齊卽資之叚字也。詩大雅楚茨、禮記玉藻篇、鄭注引作齌。楚辭離騷、王注又作薋。此齊資古通之證。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惟是脯資餼牽竭焉、杜注、資糧也。國語晉語、資困窮、韋注、資稟也。嗛資者、卽減省所給之祿養也、故與減賜並文。齊假爲資、猶粢齊之或作粢薋、齊盛之或作資盛也。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薪橑萬三千乘。壞室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孫云、一本脫用字、非。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鐘鼓不陳。鐘、舊多作鍾。說文鐘、樂器也、秋分之音。萬物穜成、故謂之鐘。从金、童聲。古者垂作鐘。職茸切。鍾酒器也。从金、重聲、職容切。案鐘鼓以鐘爲正、今一例从鐘。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孫云、虞同娛。辟拂三千、黃云、謂歌舞者三千人皆謝去之、上云請退歌舞謂此。謝于下陳。蘇云、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李善注下陳、猶後列也、謝于下陳、猶辭去不與于後列耳。下篇願得充數乎下陳、是其證。人侍三、士侍四、出之關外也。侍從元刻、孫校本譌待。黃云、人侍士侍、記所謂嬖御人嬖御士也。三四、人數。出之關外、謂逐去之。上云請退左右謂此。

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晏子朝。杜扃望羊待于朝。孫云、杜、姓、扃、名。望羊、猶彷徉也。黃初云、望羊、莊子秋水篇崔注仰視貌。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朝。朝字舊脫、從盧校補、蘇校同。盧云、詩明發不昧、此謂夜不昧也。緇一案發讀如廢、詳前。夜廢、謂竟夜未寢。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舊衍扃字、從盧校删。孫云、姓梁丘名據、字子猶。入歌人虞、玉篇入、進也。文選嘯賦注引此作虞公善歌、以新聲感景公。與下文以新樂淫君相應、今本有脫文、語意不完。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孫云、宗祝、官名。文選注作晏子退朝而拘之。緇一案拘虞以害治故、晏子可謂社稷之臣矣。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淫、惑也。晏子心存非樂、惡其樂之淫繁也。墨子三辯篇曰、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孫云、與讀如豫。夫樂何必夫故哉。孫云、今本作何夫必攻哉、據下文君奚輕變夫故哉訂正、言故以別于新音也。黃云、元刻本作夫樂何夫必攻哉、淩本作夫樂何失必攻哉。蘇云、元刻本及淩本非也、故古義湮、何必夫故、言何必定須古樂、以明新樂無害、當依孫正。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樂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率一道、治萬變。（說本荀子樂論）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知樂則幾於禮矣。（說本禮樂記）今淫於新樂而無節、是先王立樂之方亡、而禮亦從之而亡矣。禮亡而政從之、上有道揆、下有法守、禮與政一耳、禮亡政將焉傳。北堂書鈔八十引說苑脩文篇、晏子對景公曰、禮以治國、所以御民也。政亡而國從之。政者正也、以禮義廉恥爲節者也。管子牧民篇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衰衰當作亡、總結上文。劉云、政亡而國從之衰爲句、之下國字衍。臣懼。句絕君之逆政之行、有歌孫云、疑有脫文、文選注引此書桀作東歌南音、當在此。緇一案文選注見吳都賦。有歌疑當作在有歌人、明拘虞之故在此。紂作北里孫云、歌名。緇一案史記殷本紀、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淮南子泰族訓高誘注、紂作朝歌北鄙之音。此與東歌南音儷文、疑脫二字。幽厲之聲孫云、幽厲周二王。顧夫淫以鄙五字不成句、疑此上下脫文甚多。蓋晏子尙儉非樂、敍述甚詳、後世陋儒大感不快、妄刪之。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言桀紂幽厲緣作新樂、皆亡、君奚必尤而效之。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以上五章。皆墨家非樂之指。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問下十七章、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爲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昭三年左傳杜注、鍾六斛四斗。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元刻注云、一作職計筭之、並下士師亦同。明沈啓南本、注筭並作算。羣書治要作職計筴之、士師筴之。案各本皆非、職計猶今言會計。孫云、職計、官名。爾雅釋詁職、主也。俞云、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文義甚明。令三出而莫之從、正見其持之堅。下文晏子曰、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正指兩莫之從者而言。蘇云。下文君正臣從君僻臣從之從、亦是承莫之從說。謬於文曰公怒、曰公不說、令莫之從斯怒而不說耳。俞說是也。公怒、令免職計、蘇云、治要令下有之字。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以濫賞害政故、職計士師如此、可謂得人。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墨子尙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人可罰吾將罰之、義同。今寡人愛人不能利、魯語莒太子僕弒莒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爲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魯太史克）遇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爲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此亦國君愛人不能利之之例。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臣皆順于道、是之謂君君臣臣。荀子臣道篇曰、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君僻臣從謂之逆。君臣皆逆於道、是之謂君不君臣不臣。荀子臣道篇曰、偷合苟容、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是其例。此二句亦見諫下二十一章。今君賞讒諛之臣、臣舊誤民。王云、民本作臣。凡以讒諛事君者、皆臣也、非民也。下篇云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則此篇之萬鍾千鍾、皆是賞讒諛之臣、而非賞民也。羣書治要、正作賞讒之臣。統一案民爲臣之形誤、王說是也、今據治要正。而令吏必從、所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呂氏春秋直諫篇、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月疑日誤）得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朞年疑而月之誤）葆申答之、（文許彼）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罪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矰、放丹之姬。案臣如葆申、可謂不失其守矣。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蘇云、治要勸作觀。統一案勸字是。其立惡、治要立作去、誤。以禁暴也。俞云、此惡字、乃愛惡之惡、非善惡之惡。禮記祭義篇、立愛自親始、教民睦

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此云立愛立惡、義與彼同。蘇云、愈說是、此承上文愛人惡人言。緒一案荀子王制篇曰、君者善羣也。昔者三代之興也、三代、夏商周、指禹湯文武時言。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國者、羣之所以託命也。故凡有利於國者、縱不利於己、猶利己者也、必愛之。凡有害於國者、縱不害於己、猶害己者也、必惡之。如是羣自善而治矣。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愛惡公則人心正、邪僻盡化爲賢良。是以天下治平、蘇云、治要作平治。百姓和集。和則親睦而不離、集則團聚而不散。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簡、簡略也、簡慢也。易、輕忽也。行安簡易、必不敬德修業、而苟且因循。逸、放逸也。樂、樂聲色也。身安逸樂、必不思患預防、而縱欲敗度。順于己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順己者必諂佞、逆己者必忠貞、愛惡顚倒。故明所愛而邪僻繁、害國者恃愛而類聚。孫云、繁當爲繇。明所惡而賢良滅、利國者見惡而遠颺。諫下二十一章云、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善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可互明。離散百姓、離則乖違而不和、散則逃亡而不集。危覆社稷。危、敗也。覆、滅也。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惰君之衰、聖王勤於謀國、無我之見存、故興。惰君私欲熾盛、與聖王反、故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蘇云、治要無臣懼君之四字。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蘇云、治要有矣字。緒一案此文語意不完、句末當據治要補矣字、句首以意審校、並當增足字。覆、傾覆也。危、亡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策、謀也。從士師之策、謂不免職訐、不濫賞也。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九字意不明了、治要無、疑衍文。

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景公信用讒佞、說文言部讒、譖也。女部佞、巧讇高材也。讇、諛也。賞無功、罰不辜。賞濫則不足以勸善、罰濫則不足以禁暴、治國之大權、失其用矣。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韻會爲人所仰曰望。望聖人、景仰聖人也。信其教、謂信服聖人之教不相違也。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孫云、說今本作悅、非。本書多作說、據以訂正。頌卽容本字、說頌猶言容

說也、或言諭說。曰、比死者勉爲樂乎、孫云、比死言將及死。蘇云、即唐風且以喜樂、宛其死矣意。吾安能爲仁而愈黥民耳矣。孫云、黥一本作黔。蘇云、愈猶安養意、爲仁乃安民之事。黥當爲黔、黔民即黎民。言吾但勉爲樂耳、不欲爲仁以爲安民之事也。下文云云、正申明此意。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蘇云、左傳作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純一案左傳昭二十年杜注肆、放也。僭令於鄙、詐爲敎令於邊鄙。肆奪即迫奪、僭令即矯義。執譍之吏、蘇云、譍、古法字。舊刻及浙局本皆作法、音義作譍、云一本作法、古今字、今一例從譍。並荷百姓。孫云、荷讀如苛、經典多以荷爲苛。洪云、荷即苛字、禮記檀弓下無苛政、釋文本亦作荷。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王云、尤、過也。甚也。見左傳襄二十六年注。佚與溢同。昭三年左傳曰、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此云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句法正相似。尤佚即溢尤。隱情奄惡、蔽諂其上。盧云、奄、掩同。王云、蔽者擁蔽、諂者諂諛、二字義不相近、不當以蔽諂連文。諂當爲謟、字之誤也。謟讀若滔。謟者、惑也。謂隱其情掩其惡、以蔽惑其君也。爾雅釋詁謟、疑也。疑即惑也。管子五輔篇曰、上謟君上而下惑百姓。是以忠臣常有災傷也。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常有災傷也。臣下舊衍之字、從王校刪。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共適道、不可失道。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可與圖治則進、否則退。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孫云、雖韓名子休。孫詒讓云、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景公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此韓子休、疑即彼騶子韓樞也。曰、孤不仁、醫家謂手足痿痺不能運動曰不仁、此言心失其用。不能順教以至此極。蘇云、言不能順承其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孫云、言棄國而去。寡人將從而後。蘇云、而、猶汝也。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嚮當爲歸。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孫云、翟王之子名羨。重駕、駕十六馬。盧云、以上似當有于景公三字。蘇云、于于形近、此疑傳寫者誤于爲于、遂譌加

臣字於上耳、臣字當衍、盧隨增未可從。綿一案蘇說是。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孫云嬰子、景公妾。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及、逮也。因時乘便、不令晏子知之。居囿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爲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蘇云、起病、病愈也。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示爲眎視之本義。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拒絕不視。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一字是字俱疑衍。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孫云、衞國之士姓東野。荀子哀公篇、定公問于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又曰東野畢之馬失、未知卽其人否。黃初云、莊子達生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或卽其說。公說之、嬰子不說、公因不說、遂不觀。因從元刻。孫校本作曰、盧云曰譌、黃校同。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言爲婦人所制。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下有脫文。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孫云、狹當爲陜、說文陿也、玉篇陜或作狹。修灋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公字疑衍。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屆。屆舊作誡、從王校改。孫云、小雅采菽之詩誡作屆、箋極也。按當從此。說文誡、敕也。王云、孫說非也。晏子引詩亦作屆、今作誡者、俗音亂之也。屆者、至也。

君子所屆者、君子至也。所、語詞耳。（說見經傳釋詞按君子謂來朝之諸侯也鄭箋屆極也諸侯將朝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與詩意不合）若改屆爲誡而訓爲誡敕、則其不可通者有二。屆字以出爲聲、（出古塊字於古音屬至部）於古音屬至部、其上聲則爲旨部、其入聲則爲質部。詩中用屆字者、小雅節南山、與惠戾闋爲韻。小弁與嘒淠寐爲韻。采菽與淠嘒駟爲韻。大雅瞻卬、與疾爲韻。以上與屆爲韻之字、古音皆在至部。若誡字則以戒爲聲、于古音屬志部。其上聲則爲止部、其入聲則爲職部。詩中用戒字者、小雅采薇與翼服棘爲韻。大田與事耜敵爲韻。大雅常武

與國爲韻。易震象傳與得爲韻。楚辭天問與代爲韻。以上與惑爲韻之字、古音皆在志部。此兩部之音、今人讀之相近、而古音則絕不相通。至於老莊諸子、無不皆然。此非精于三代兩漢之音者、固不能辨也。今改屆爲誡、則與得嘼駟之音不協。此其不可通者一也。下文云、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是晏子之意、謂古之諸侯、所駕不過四馬、今駕八則非制矣、況又倍之乎、故引詩載驂載駟云云以諫也。若云載驂載駟君子所誡、則三馬四馬亦當誡矣。三馬四馬當誡、則諸侯但可駕兩馬矣、豈其然乎。此其不可通者二也。檢王伯厚詩攷所載異字、會無君子所誡之文。蓋伯厚所見本、尚未誤作誡也。乃反以子書中之誤字爲是、而以經文爲非。見異思遷、而不顧其安、是惑也。蘇云、王說是。馬瑞辰釋詩引此、遂據以爲叚借字、殆不然歟。夫駕八、固非制也。孫云、書正義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即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意。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據上句道字致字疑衍。然而用馬數倍、不惜物命、耗費又多。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墨子非命中篇曰、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義同。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又恐好染諸侯。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不振讀孤寡。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以與此同、本王引之說、言因此蓄怨于民。與民爲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孫云、大雅瞻卬之詩。緇一案鄭箋云、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大夫多謀慮則成城、婦人多謀慮乃亂國。今君不思成城之求、盧云、思元刻作免、疑是克之誤。俞云、免疑當作勉。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景公敕五子之傅而失言晏子諫第十

景公有男子五人、孫云、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公子鉏、公子陽生、時荼尚未生。所使傅之者、釋名釋言語扶、傅也、傅近之也。將教護之

也。賈誼新書有傳職篇。皆有車百乘者也。孫云、馬四百匹。晏子爲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傅爲子。而、汝也。意謂善教汝所傅者、將以之爲太子。及晏子。及、至也。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據其本分能肩任者竭力以從事。臣敢不勉乎。今有車百乘之家、舊脫車百乘三字。俞云、今有之家、文義未明。上文云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疑此當云今有車百乘之家、傳寫奪之耳。統一案俞說是、今據補。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傅爲子。世子一、而命之爭者五。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孫云、已樹太子而離開之、又別立黨。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諫第十一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孫云、括地志、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二十里。左傳鬻似之子荼、嬖。服虔注鬻似、景公妾、淳于人所納、蓋本此。史記齊世家、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立爲晏孺子。生孺子荼。孫云、公羊傳作舍。左傳云安孺子、史記作晏。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蘇云、治要無曰字、疑奪。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治要大作子。俞云、下文云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又云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並以長少對言。統一案晏子原文、本作置長立少、亂之本也。下文陽生長而國人戴之、正承此而言。又云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均可證。今本長譌大、與下文俱不協。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長而舊倒。孫云、本作夫陽生生而長、今本誤一生字、以意增。陽生、悼公也。王云、孫加生字、非也。此文本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言陽生長于荼、而爲國人所戴也。今本長而、誤作而長。又加生字於其上、則贅矣。羣書治要正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統一案王說是也、今據乙正。君其勿易。孟子告子下記葵丘之會、初命曰毋易樹子。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孽。庶子。宗、適長子。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蘇云、湛、音義同耽。

（纔一案湛、斷續也。利者、害之本也。）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孫云、言陽生雖爲君、亦得享聲色而無患也。荼）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總不利於所愛之人。）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設、施也。賊、害也。樹、植也。姦、亂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桀紂樂矣、哀莫甚焉。）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則憂。（黃云、元刻脫爲字。蘇云、治要則作而。纔一案天下一切禍患、從不義生。）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蘇云、治要特作持、是、此因形近譌。）不足以責信。（蘇云、言皆欺罔也。）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蘇云、治要無聽字也字、文義較適、此也字係衍文。陳匪石云、治要雖無也字、而也讀爲邪、爲本書文例、觀上下文作邪亦通。纔一案也字衍。）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爲田氏殺荼、乃至取齊國張本。）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孫云、田氏、陳乞、陳常也。田陳聲相近、經典通用。乞殺荼、常殺簡公者。陽生則鮑牧所弑。以爲田氏者、乞使之。盧云、殺讀弑、下並同。蘇云、治要無君字。）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孫云、名壬、悼公子。）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疥且瘧、（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杜預注痁、瘧疾。釋文云、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當作痎。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痎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爲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痁乎。痁、失廉反。正義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爲痎。痎是小瘧、痁是大瘧。疹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所云、梁王之說也。案說文疥、搔也。瘧、熱寒休作。痁、有熱瘧。痎、二日一發瘧。今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爲痎瘧。則梁王之言、信而有徵也。是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遂痁。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若其不然、疥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痁乎。徐仙民音作疥是。先儒舊說、皆爲疥遂痁、初疥後

瘧耳。今定本亦作痁。顏氏家訓書證篇、引作齊侯疥遂痁。謂世間傳本、多以疥爲痎。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瘧、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患作瘧乎。緒一案釋文引傳例因事曰遂、非。疥皮膚病、瘧內臟病、實不類。故梁元帝、袁狎、顏之推、均以疥當爲痎、蓋爲二遂字所誤耳。竊以遂字乃存字、當從本書作且、且猶復也。言病疥復病瘧、久不愈也。

期年不已。外上七章全用左傳作期而不瘳。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孫云、會譴、姓會名譴。盧云、卽左傳之裔款、外篇所載與傳同。曰、寡人之病病矣。孫云、說文病、疾加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病、困也。使史固與祝佗孫云、周禮史以書敘昭穆、蓋小史也、名固。祝佗、祝官名佗。盧云、左傳作祝固史嚚、外篇同。俞云、按魏祝鮀、漢書古今人表作祝佗。是祝佗衛人、未聞齊亦有祝佗也。佗疑佞字之誤、昭二十年左傳、君盍誅於祝固史嚚。此云史固祝佞、卽彼祝固史嚚也。祝史互錯、嚚與佞聲近而誤耳。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其數常多于先君桓公、舊作數其常多先君桓公、王云、文不成義、當作其數常多于先君桓公、謂所用犧牲珪璧之數、常多於桓公也。故下文曰桓公一則寡人再。今本其數誤作數其、又脫於字。緒一案王說是、今據乙補。桓公一則寡人再。左傳作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晏子免冠曰、此五字舊脫。孫云、疑脫晏子曰三字。黃云、盧校本旁注晏子免冠曰五字、云下有加冠二字、則此當有晏子免冠之文。緒一案盧說是也、今據增。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左傳作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君疏輔而遠拂、蘇云、拂讀爲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荀子臣道篇、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是輔拂原有分別。緒一案輔當作備、備正字、輔叚字。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孫云、嘿當爲默。說文瘖、不能言也。玉篇於深切。蘇云、瘖同喑。說苑正諫篇、下無言則謂之喑。衆口鑠金。蘇云、此言見周語韋注、鑠、銷也。江有誥先秦韻讀云、瘖金爲韻、侵部。姚文田古音諧二侵引此。今自聊攝以東、孫云、杜預注左傳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有攝城。緒一案文選陸士衡樂府齊謳行注、引左傳杜注作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者、孫云、杜預注左傳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此其人民衆矣。

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左傳作民人苦病、夫婦皆詛、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且夫祝直言情。情、實也。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左傳作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孫云一本刑作則、非。夏商所以滅也。言罪在君心、祝史無與。若枉殺之、則夏商所以滅亡之道也。左傳曰、君若欲誅祝史、修德而後可。公曰、善解予惑、予本元刻、孫校本作余。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公不許。受。受命相退。會譴、梁丘據、不以晏子爲貪、相與俱退。把政。晏子兼秉會譴梁丘據之政。改月而君病悛。孫云、說文悛、止也。玉篇且泉切。緖一案改、更也。言逾月而病愈。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力、力、功也。邑狐與穀、孫云、狐一本作孤、地未詳。吾友洪亮吉曰、狐駘近是。左傳昭十一年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杜預釋例齊北穀城中、有管仲井。以共宗廟之鮮。共、供同。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多、嘉許也。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孫云、地名未詳。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孫云、言非宗廟常禮、故以爲惡。左傳、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緖一案晏子以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爲宗廟養鮮、是以殘害物命爲事、殘傷鬼神之仁、惡已。故不忍爲供鮮之事、所以保合太和、充兼愛之量也。終辭而不受。繩墨自矯、以正君心之非。外上七章皆同。

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遜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遊于麥丘、孫云、韓詩外傳作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新序雜事篇作桓公田至麥丘。緖一案桓譚新論、作齊桓公行見麥丘人。問其封人曰、劉云、韓詩外傳十日、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麥丘之邦人。新序雜事篇、作臣麥丘之邑人。雖所記與此殊。然足證此文之封、即邦字之叚、猶書序邦諸侯之叚封爲邦

也。邦人即邑人、非官名之封人也。年幾何矣。治要無矣字。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孫云、韓詩外傳、新序、五作三。紹一案治要引作五、桓子新論作三。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兪云、胡老、蓋謂齊之先君胡公靜也。詩齊譜正義言胡公歷懿王孝王夷王、是其享國久矣。諡法保民耆艾曰胡、則胡公壽考令終可知。故封人以爲祝詞。蘇云、治要作長于國家、無胡宜二字、非。紹一案桓子新論、作公曰以子壽祝寡人乎。答曰、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以人爲寶。宜國家。孫云胡家爲韻。紹一案家古音姑。曹大家是。顧唐韻正九麻。段氏音均表、胡家同在第五部。古音諧十一魚引此。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人之年。舊曰上脫封人二字、鄙人誤作鄙臣、今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補正、與上下文同一例。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韓詩外傳十日、無使吾君得罪于羣臣百姓。古音諧七眞引此、年民諧。公曰、誠有民得罪于君則可、民上舊衍鄙字、從蘇校删。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周厲王出奔於彘而死、幽王被殺於驪山下、何非君得罪于民之證。晏子諫曰、君過矣、治要諫作對。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此六句治要略。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韓詩外傳十日、子得罪于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于臣也、至今未有爲謝也。新序雜事四曰、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寡人固也。蘇云、固、猶鄙也。見禮記哀公問鄭注。治要作寡人過矣。紹一案固、陋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蘇云、韓詩外傳載此事、辭詳而略異。治要載此章在雜上。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明活字本作悳。盧校同。晏子諫第十四

楚巫微道裔款以見景公、道舊作導、孫云、楚之巫名微。導、引之也。裔款、姓裔名款。王云、微蓋楚巫之名、太平御覽作徵。孫以導爲引、非也。導本作道、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道者、由也。裔款、齊之佞臣、故薦楚巫於景公、是楚巫由裔款以見景公也。下文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是其證。若作導而訓爲引、則是楚巫引裔款以見景公、與本事相反矣。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道。紹一今據正。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神明之主、舊作明神主之、孫據下

文訂正。銑一案元刻作明神之主。御覽主作王、非。帝王之君也。公卽位十有七年矣、十字舊脫、從王校據御覽補。事未大濟者、神明未至也。元本孫本俱作明神、從御覽乙。孫云、爾雅釋言濟、益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孫云、五帝、五方之帝。蘇云、五帝之名、見于孔子家語及大戴禮、其說有二。其一、孔子答季康子以伏羲配木、神農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此言數聖人革命改號、取法于五行之帝、非五帝定名也。其一、則孔子所答宰予五帝德、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曰堯、曰舜、史公所述五帝紀是也。竊謂史公說、較爲有據。銑一案景公不知自心備具五帝之德、務大明之、而恃巫祈福於外、謬已。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孫云、水經注、淄水自山東北流逕牛山西、又逕臨淄縣故城南。元和郡縣志、牛山在臨淄縣南二十五里。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孫云、御覽齋下有具字。蘇云、請齋、謂請致齋也。言致齋而後能登、非請齋具而後登之也。御覽具字、緣下齋具而衍耳。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本天下之公心、兼施仁愛。行廣足以容衆、率兆民以正義、無有偏私。諸侯戴之、以爲君長。馬融忠經兆人章鄭玄注云、一人以大善撫萬國、萬國以忠貞戴一人。百姓歸之、以爲父母。德化溥孚、兆民相感而歸心、有如子之愛其親。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天人一氣、本自相通。禮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德厚行廣、配天象時。晏子攝外於內、知道矣。晏子法儀篇曰、聖王動作有爲、必度於天。易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動於身者無以竭恭、不繁祭優於祭。不輕身而恃巫。聖君克勤民務、自重以敦化、不自菲薄、恃巫以求福。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蘇云、也當讀邪、下同。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蘇云、言必有實德、而後民德之。不能無

德、而苟謂之德也。緫一案德治要作得。福不苟降。積德不厚、福難幸邀。君之帝王、不亦難乎。君欲即身爲帝王、甚難。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命、教也。劉云、嘗即試也。小爾雅廣言篇曰、嘗試也、嘗試義同。試蓋後人旁注之字、誤併入正文、今當刪。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識之、識、非也。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孫云、知讀如智。蘇云、過于內、言使公獲過于內也。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盧云、言我不信、而使外諸侯信之、是之謂易。黃云、書殷庚無俾易種於茲新邑。孔疏云、易、即今俗語云相染易。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徙楚巫于東、盧云、故下曰字衍。東濱海、不與外諸侯鄰。緫一案故曰疑本作故即。而拘裔款于國也。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第十五

齊大旱逾時、孫云、時一本作旹、古今字。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飢本元刻。孫云、今本作饑、据藝文類聚訂正。緫一案類聚卷一百作飢是、卷七作饑非。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王云、卜云本作卜之、此草書之誤也。若作云則當別爲一句、破碎不成文理矣。藝文類聚災異部、太平御覽咎徵部六、並引作吾使人卜之。說苑辯物篇同。黃云、廣水、類聚御覽作廣澤。寡人欲少賦斂類聚一百無欲字。以祠靈山、可乎。孫云、言少少賦民以爲祭山之費。祠、初學記太平御覽作祀。盧云、御覽八百七十九作招。王云、作招者、誤字也。案下文晏子曰祠此無益也、公曰吾欲祠河伯、其字皆作祠。又此章標題云景公欲祠靈山河伯、其字亦作祠。則此文之本作祠靈山明矣。初學記天部下、御覽時序部二十、並引作祀靈山。祀祠古字通、則仍是祠字。藝文類聚山部灾異部、及御覽天部十一、並引作祠靈山。說苑同。緫一案鮑刻御覽八百七十九作祠、足證招字之誤。又三十八引、亦作祠靈山。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孫云、固、初學記作故。髮、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

毛髮。純一案初學記草上無以字。天久不雨、孫云、久初學記御覽作苟。純一案御覽三十五引作久。髮將焦、身將熱、初學記無雨將字。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何舊作無、孫云、藝文類聚御覽作何益。王云、無益本作何益、上文已言祠此無益矣、故復作問詞以終之曰祠之何益。若云祠之無益、則直與上文相複矣。說苑作無益、亦後人依誤本晏子改之。下文諸祠河伯之事、先言無益、而後言何益、正與此文相應。藝文類聚山部災異部、及御覽天部咎徵部地部三、並引作祠之何益。御覽時序部作祀之何益、皆是何字。純一今據正。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鼈本元刻、孫校本作鱉、一云說苑作鼈是、俗从魚。純一案類聚九十六引亦作鼈、蘇校同。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將竭、舊脫水字下將字、今從盧校據御覽咎徵部六補。國將亡、民將滅矣。竭滅爲韻。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暴、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晞也。从日出廾米。玉篇步卜切。今從之。蘇校同。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孫云、初學記太平御覽作其當雨。于是景公出野暴露、野下舊有居字、王云、野下本無居字。出野暴露四字連讀、後人誤以出字絕句、故又於野下加居字耳。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皆無居字、說苑同。純一今據刪。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孫云、時讀如蒔、說文更別種。說苑作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孫云、說苑辨物篇用此文。黃云、說苑作其維有德也。

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觀于淄上、舊作將觀、王云將字後人所加、與晏子閒立、即謂立于淄上也、則上句本無將字明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九、皆無將字。純一今據刪。孫云、淄當爲甾。地理志泰山萊蕪、甾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幽州寖。括地志、淄州縣東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傳云、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如漆、故謂之淄水也。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治要無于字。黃云、御覽于作之。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蘇云、治要聞下有之字。純一案明王嘗以百姓之心爲心、百姓非有德者不

詩心。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前八章云、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是之謂以政亂國。又云、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並苛百姓、是之謂以行棄民。而欲保之、不亦難乎。舊而下衍葬字、義不可通、從王校據羣書治要刪。晏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能終者、無間斷之謂。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政化淳故德出衆。列士並學、蘇云、治要作立。能終善者爲師。躬修密故道渴尊。昔先君桓公、方任賢而贊德之時。方上舊衍其字、從蘇校據治要刪。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萬國咸寧、該於一德。是以民樂其政、道之以德、至公平故。而世高其德。有禆世用故。行遠征暴勞者不疾。本大義征不義、故雖勞不怨。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治要無而字、賈子新書道術篇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爲怨。諸侯不怨、足證施行得理、故能一匡天下。當是時也、也字舊脫、今據下文補、文同一例。盛君之行、不能進焉。盧云、言不能有加也。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並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于豎刀。舊因下脫于字、刀作刁。孫云、內豎名刁也。左傳云、寺人貂。刁當爲刀、見玉篇。今據正。于字從王校據治要補、與上句對文。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治要無乎字、孫云、史記正義引顏師古云、身死乎壽宮、胡之言胡壽、蓋一宮二名。純一案胡宮、即齊先君胡公靜之宮。胡公壽考、故亦偁壽宮。蟲出而不收。孫云、管子小稱篇、堂巫、易牙、豎刀、公子開方、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六十日、尸蟲出于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孫云、不能更惡于此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孫云、大雅蕩之詩。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言不能終其君之位。蘇云、君、治要作國。今君臨民若寇讎、問上二十五章曰、今民聞公令如寇讎。問下十七章曰、民聞公令如逃寇讎。見善若避熱、孫云、太平御覽下有不亦難乎。純一案御覽見四百二十八。亂政而危賢。臨民若寇讎故政亂、見善若避熱故賢危。必逆于衆、已失民心。肆欲于民而虐誅于下、民益不堪命、故恐禍及于身。虐誅舊倒、王云、虐誅與肆欲對文、倒言之則文義不順、羣書治要正作虐誅。純一今據乙。治要于作其。恐

及于身。蘇云、治要有矣字。嬰之年老、不能待君使矣。君上舊有于字、衍。外上篇曰、嬰老不能待君之事、文義與此同、則本無于字明矣、羣書治要無。紹一今據刪。行不能革、孫云、倉頡篇革、戒也。說文諽、更也。革省文。則持節以沒世耳。耳、治要作矣。言嬰老矣、不能久事君、願君改行。萬一不能、亦當有節、持之以終身。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

景公遊于牛山、孫云、文選注作牛首山。括地志、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堈。紹一案文選王僧達祭顏光祿文注、引此文同。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列子有美哉國乎鬱鬱芊芊八字。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孫云、滂滂、列子作滴滴。殷敬順云、或作滂滂、並普步郎反。流蕩貌。黃云、文選劇秦美新注、引作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韓詩外傳十、作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紹一案文選陸士衡樂府齊謳行注、引作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列子此下有國字、滴滴當爲滂滂之形誤、乎下有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何之二句。韓詩外傳十、景公遊牛山章、湖北局本、漢魏叢書本、均無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句。句見文選秋興賦注。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孫云、姓艾名孔、列子作史孔。盧云、列子史釋文仍作艾、五蓋切。蘇云、艾、齊地。孔蓋以地爲氏、紹一案齊謳行注、無從而二字。列子有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棧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于旁。孫云、笑當爲芺、漢書作矣、可證也。或曰說文有笑字、但闕其義。紹一案晏子了達生死之理、見景公艾孔梁丘據皆泣、故獨笑之。公刷涕而顧晏子。孫云、刷、列子作雪、文選注作收。爾雅釋詁刷、清也。清讀瀞。說文㕞、拭也。刷、刮也。曰、寡人今日之遊悲、之字舊脫、據列子補。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列子無涕字。子之獨笑何也。也讀爲邪。齊謳行注、祇作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祭顏光祿文注、作唯晏子獨笑、公收涙而問之。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列子勇上有有字。則靈公莊公舊作莊公靈公、孫云、靈公名環、莊公父。史記齊世家、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淄、晏嬰止靈公、靈公勿從曰、君亦無勇矣、亦好勇之證、蘇云、莊公當在靈公下、傳寫誤倒、紹一今據乙。將常守之矣。孫云、文選注祇作莊公有之、紹一案文選見齊謳行注、祭顏光祿文注同。數君者將守之、

列子有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列子安上有又字。外上二章曰、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獨發當處而悲其去、故爲不仁。文選秋興賦注引曰、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有當然、曷爲悲老而哀死。外上二章文微異。此大禹生寄死歸之指。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齊謳行注、作吾君安得有此、而爲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列子文微異、下有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四句。外上二章恉同。孫云、列子力命篇、韓詩外傳、用此文。

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出遊于公阜、孫云、初學記作公臬、地名未詳。緝一案羣書治要無于公阜三字、非。北面望睹齊國、初學記十八引作望齊國三字。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初學記無使字。蘇云、治要作如何。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爲善、孫云、死一本作沒、非。王云、孫本改沒爲死、非。沒亦死也。不必依上下文改沒爲死、元刻本及治要皆作沒、自是舊本如此。緝一案前十二章云、上帝不神、祝亦無益、是晏子於上帝褱疑之明徵。此文蓋後人以意改之、當據列子善哉古之有死也訂正。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列子天瑞篇張湛注曰、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修身愼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惟死而後休息寢伏之。案息伏爲韻、見唐韻正一屋伏下。古音諧一哉引此。若使古而無死、初學記無若使二字。太公丁公將有齊國、孫云、丁公名伋、太公子、說文作玎。諡法解、述義不克曰丁。蘇云、治要無太公二字。緝一案初學記無丁公二字、將字作長、義似較勝。此文太公丁公舊倒、今校乙。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孫云、襄公名諸兒、文公名赤、武公名壽、皆齊君。緝一案言太公丁公不死、則桓襄文武、皆不得爲君、祇得久爲齊相、君並欲爲相而不可得。君將戴笠衣褐、執銚耨、孫云、說文銚、田器。耨、薅器也。玉篇銚、弋昭切。耨當爲槈。蘇云、治要君上有吾字。以蹲行畎畝之中、蹲、踞也。言在畎畝中、或踞或行、以勤農事。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五引此文甚略。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蘇云、治要無忿然作色四字、下並同。緝一案初學記亦無。無幾何、初學記無何字、下同。而梁丘據乘六馬

而來。治要無上而字、初學記同。乘舊作御、孫云、御、初學記作乘。景公駕八、則據御六、皆僭也。王云、御本作乘、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梁丘據乘六馬而來、言其僭也。若改乘爲御、則似爲景公御六馬矣。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引此、並作乘六馬。純一今據改。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以知之。四字舊作何如、王云、何知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疑當作何以知之、言何以知其爲據。故晏子對曰、大暑而疾馳、非據孰敢爲之。今本知誤作如、又脫以之二字。純一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

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此知晏子兼愛及物。非據孰敢爲之。小人肆欲無忌憚故。公曰、據與我和者夫。者夫、初學記作乎。晏子曰、此所謂同也。初學記作此同也。所謂和者、御覽引此作同也和者、蓋省其文。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君甘舊倒、王云、今據也甘君亦甘、本作今據也君甘亦甘。君甘亦甘、謂據之同於君、非謂君之同於據也。若倒言之、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九、並作今據也君甘亦甘。蘇云、王說是。君甘亦甘、即左傳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意。純一今據乙。御覽亦作則。所謂同也、安得爲和。說詳外上五章。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

日暮。孫云、暮當爲莫。蘇云、治要無此二字。公西面望睹彗星、蘇云、治要面作北、彗作篲、下同。召伯常騫使禳去之。孫云、伯常騫、字伯常名騫。蘇云、治要禳作攘、下有而字。純一案日本天明七年刊治要作禳。周禮、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注、卻變異曰禳。禳、攘也。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天者、人心之廓都。天之爲教、莫非人心之表現。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天人一氣、感無不應。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人敬事、則與天合德而吉。不敬事、則與道舛馳而凶。蘇云、治要戒作誡、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設、治要同。俞云、設疑說字之誤、說讀爲悅。下文云惡文而疏聖賢人、惡文與說文、正相對成義。謁聖賢人、言請教于聖賢之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星疑本作彗、承上句末彗字言、後人以爲重複。依上文妄改之。此言德洽人天、彗不能禍。今君嗜酒而並于樂、不勤民事。政不飾而寬于小人、玉篇修、飭也。言政不加修、而容悅小人。近讒好優、國語越語下信讒喜優、優謂俳優。惡文而疏聖賢人、邪與正不並立。何暇去彗、去舊作在、蘇云、在疑作去。純一案治要校勘同、今據改。茀又將見矣。孫云、茀、穀梁傳孛之

爲言猶菲也。公忿然作色不說。及晏子卒、蘇云、治要及作無幾何。公出屏而立、屏舊作背、孫改立爲位、云初學記作位屏而位、白帖三十九亦作位、今本位作立、非。王云、此文本作公出屏而立、立即位字也。古者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此言晏子卒、而朝無諫言。景公出屏而見羣臣、因思晏子而位也。今本出屏作出背、則義不可通、初學記引作出位屏而位、位字乃衍文耳。位各本皆作立、考集韻位字又音立、云猋位疾皃、是位與立同音、故異位之位、亦通作立。羣書治要正作公出屏而立、蘇云、王說是。純一今據正。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公阜、治要無公阜二字。夫子一日而三責我、孫云、謂諫古而無死、據與我和、及禳彗星。左傳齊景公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事、在魯昭二十年。齊有彗星事、在魯昭二十六年。與景公自云一日三責者不合。然春秋經不書齊彗星、或左氏於二十六年、舉齊侯與晏子論陳氏之事、並溯晏子彗星之對、亦以彗星爲陳氏之徵也。是此書足證左傳之不及。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誤以彗星在魯昭二十六年。今誰責寡人哉。外下十七章曰、昔者吾與夫子游于公阜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初學記作今孰責寡人乎。孫云、誰、一本作孰。新序雜事篇用此文。蘇云、韓詩外傳十載此事、辭略而小異。純一案外上二章至六章、大旨均同。新序雜事四、用外上六章文、非用此文、孫說誤。

景公遊寒塗不卹死胔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出遊于寒塗、塗從元刻、孫校本作塗、太平御覽四百八十六引同。睹死胔、孫云、御覽作瘠。下同。說文胔或从肉。漢書注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胔、師古曰、才賜切。胔瘠、聲之緩急。默然不問。孫云、默、太平御覽作嘿、俗。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睹飢者與之食、飢從元刻。孫校本作饑非。睹疾者與之財、孫云、疾、太平御覽作病。使令不勞力、不過勞民力。藉斂不費民。不多斂民財。藉、元本孫本均與籍錯出、盧校並改作藉、蘇從之。先君將遊、百姓皆說曰、君當幸游吾鄉乎。望惠施也。今君遊于寒塗、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以周役。財盡而斂不已、力竭而役未周。能下舊脫以字、今據上句增、文同一例。民氓飢寒凍餒、孫云、餒當爲餧。純一案氓與民、凍餒與飢寒、義並複。疑幷注入正文、本作民以飢寒四字句。死胔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無保民之仁心故。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民怨虐政

如仇。屈與窮一聲之轉。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且逆衆肆欲。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朝野相猜忌、君臣不惠忠。此三代之所以衰也。孫云、衰、一本作哀、非。今君行之，蹈三代之覆轍。嬰懼公族之危，以爲異姓之福也。公無德於民、安能保其族。田氏布私惠、因以資其福。公曰、然。爲上而忘下，厚藉斂而忘民。此與上句儷文、藉字疑衍。吾罪大矣。于是斂死胔，發粟于民，于民、御覽作賑貧。據四十里之甿，甿從元刻、黃蘇校同。舊本及孫本俱作民。不服政其年。王云、其讀爲朞、不服政朞年、即王制所云期不從政也。下文公三月不出遊、三月與朞年正相對。綿一案、期不從政、謂一年不服政役也。公三月不出遊。稍自斂抑。此與外上八章詞異旨同。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藝文類聚引作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孫云、被、藝文類聚作披。綿一案太平御覽六百九十四引作披、又卷十二、卷三十四、及文選曹子建贈丁儀詩注、謝玄暉郡內登望詩注、俱作披。意林同。坐于堂側陛。舊作坐堂側陛、王云、此本作坐於堂側階。今本脫於字、階字又誤作陛。凡經傳中言坐於某處者、於字皆不可省。羣書治要、及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並引作坐於堂側階。書鈔明陳禹謨本、依俗本晏子改階爲陛、而於字尚未刪。意林、及文選何宴景福殿賦注、曹植贈丁儀詩注、謝朓郡內登望詩注、並引作坐於堂側。雖詳略不同、而皆有於字。又經傳皆言側階、顧命立于側階、雜記升自側階、無言側陛者。當依羣書治要、北堂書鈔、作坐于堂側階。綿一今從之。晏子入見，立有閒。此七字、御覽卷十二引省作見晏子、卷三十四省作晏子入。類聚同。公曰、孫云、意林作謂晏子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孫云、意林作天下何不寒、綿一案治要同此。御覽卷十二、卷三十四、卷六百九十四、文選雪賦注引、均作怪哉雨雪三日不寒、類聚同。曹子建贈丁儀詩注、引作天下不寒何也。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治要同此。意林引作夫賢君飽則知人飢、溫則知人寒。文選雪賦注作古之賢者、飽而知飢、溫而知寒。北堂書鈔百五十二、作古之賢君、溫飽而能知民飢寒。曹子建贈丁儀詩注、作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太平御覽卷十二、及類聚、並作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御覽卷三

十四同、惟煴作煖。卷六百九十四、飽上煴上並加居字。均無逸而知人之勞句、竊以逸而知人之勞六字、與下文出裘發粟與飢寒無涉、疑係後人加入、當刪。今君不知也。

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書鈔作出裘衣、發倉廩。以與飢寒者。以字者字舊脫、從王校補。孫云、出裘、意林作公乃出裘、御覽作脫裘。王云、案與上有以字、寒下有者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作以與飢寒。鈔本北堂書鈔天部四、作以拯飢寒。陳依俗本改為與飢寒。文選雪賦注、作以與飢人。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二、時序部十九、並作以與飢寒者、今從類聚御覽。純一案書鈔有民皆悅之也五字。此章以衣被寒者為主旨、因而發粟以周其急。出裘、大抵皮類可禦寒者。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蘇云、兼月、兼一月之粟。兼歲、兼一歲之粟。事、謂已有職業可任者、故但兼月。疾則病苦無能為之人、故須兼歲、乃可自給也。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景公能知晏子之所欲、以行仁政、故孔子善之、皆兼愛之心也。

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期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人行善自獲福、似天賞之。人行不善自致禍、似天殃之。先秦韻讀引此、漏賞殃當當五字。古音諧十六庚引此、漏當當當三字。熒惑、天罰也。孫云、史記索隱引春秋文耀鉤、赤帝赤熛怒之神為熒惑、位南方、禮失則罰出。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之。之字舊脫、從王校據上文補。晏子曰、虛、齊野也。孫云、御覽作齊之分野。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彊從元刻、孫蘇校同。舊本及綿局本皆作疆、黃云彊字誤。純一案下、降也。言恃富彊而為惡、天必殃之。左傳云、天之假助不善、非助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為善不用、前十六章云、見善若避熱。孫云、太平御覽節其文、作當強為善、非。出政不行。音杭。言政令顛倒無理。賢人使遠、不從善而拒諫故。讒人反昌。問上三章云、辟邪阿黨、故讒諂之徒盛。

百姓疾怨、自爲祈祥。如前十二章云、一國詛、兩人祝是也。錄錄彊食、孫云、漢書蕭曹贊、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純一案別雅五云、史記平原君傳、公等錄錄、廣韻引史記作睩睩。摳摩之相通、形之相類、古人隨手引用、初不以義理求也、今惟習用碌碌字耳。大進死何傷。言自趨於死地、而不知自傷。是以列舍無次、列舍即列宿。文選郭景純遊仙詩注、引淮南詩注、二十八宿、一宿爲一舍。言天人相感應、列宿亦亂其次序。變星有芒。言彗星見。熒惑回逆、回、返也。逆、迎也。言熒惑應變、回返而預爲兆。孽星在旁。孽星、猶太平御覽天部七之言袄星。謂袄星常守於其分野而不去、如在旁也。以上皆借天象以示警耳。有賢不用、安得不亡。言總因在不用賢。孟子盡心下篇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墨子親士篇曰、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孫云、上皆韻語。純一案唐韻正十一庚行下引此文、先秦韻讀注陽部。古音諧十六庚引此。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盍去冤聚之獄、使反田矣。冤獄釋、則民心安。歸田者多、則民食足。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易益彖傳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振孤寡而敬老人矣。振孤寡以與仁、敬老人以教孝。孫云、田民人爲韻。純一案古音諧七眞引此。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孽指熒惑。言能行德政、則太和翔洽、一切惡孽自消。楚申包胥云、人定勝天。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此章要指、教主政者修德也。

景公將伐宋瞢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十二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八引古文瑣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九、引作公夢見二大夫、意怒甚盛。孫云、說文瞢、目不明也。古借爲夢字。公恐覺、辟門、孫云、辟讀如闢。召占瞢者至。公曰、今夕吾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謂不祭泰山之神。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瞢之言也。

公曰、占瞢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俯首而思。有間、對曰、占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晳而長、頤以髯、舊湯下有質字、頤誤顏。孫云、詩毛傳晳、白晳、說文人色白也。藝文類聚作湯長頭而髯鬚、太平御覽作湯長頭而寡髮、一作長頭而髯、髯當為鬑。盧云、論衡死偽篇無質字、因下晳字誤衍、顏論衡作頤。純一案論衡作晳以長、與黑而短對文、晳上不應有質字。毛詩顏、頷角豐滿也。與兌上矛盾、論衡作頤是。易頤鄭注、頤者、口車輔之名。釋名釋形體、輔車或曰頰車。凡繫於車、皆取在下載上物也。頤與豐下相應、今據論衡刪正。兌上豐下、孫云、兌讀如銳。盧云、論衡兌作銳、下同。倨身而揚聲。倨、論衡作据。史記司馬相如傳、据以驕驁。索隱引張揖据、直項也。義同。孫云、太平御覽作高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孫云、蓬、太平御覽作蓬頭。純一案荀子非相篇云、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注麋與眉同。義與此異。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僂身、曲背也。公曰、然是已。今若何。論衡作今奈何。言今將如之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孫云、太甲、湯孫。武丁、小乙子。祖乙、何亶甲子。天下之盛君也。盛君、有德之君。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以平宋、論衡作和於宋。言請還散其師以與宋平、和好曰平。景公不用、蘇云、不用其言。終伐宋。晏子曰、公伐無罪之國、元刻如此。浙局本脫公字。言伐無罪之國、具有非攻之意。以怒明神、干湯伊尹之怒。不易行以續蓄、續蓄、義不可通。蓄當為畜、字之形誤。言既干神怒。仍不改行、適以續畜耳。畜、古灾字。進師以近過、進上疑脫終字、與上句對文。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晏子言盡於此。軍進再舍、軍行三十里為一舍。鼓毀將殪。孫云、將讀將帥。說文殪、死也。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孫云、太平御覽引古文瑣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丈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者何如哉。（純一案館刻御覽無者字）公曰、其賓者甚短、大小上（純一案館刻作大上小下應作小上大下）其言甚怒、好俛（純一案館刻作俛是下同）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純一案館刻有大而短三字是）

大上小下、赤色而䫇、其言好俛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綄一案此章要旨爲非攻。謂不可以齊之強、淩宋之弱也。

景公從畋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三

景公畋于署梁、孫云、地名未詳。蘇云、韓詩外傳作齊景公出田。綄一案藝文類聚二十四作景公畋、六十六畋作田。御覽四百五十六作畋、三百七十六作田。十有八日而不返。孫云、藝文類聚作反。綄一案御覽三百七十六作返、四百五十六作反。類聚六十六無而字。蘇云、韓詩外傳八作七。晏子自國往見公、類聚二十四作晏子往見公。御覽三百七十六同。四百五十六作晏子因往見公。蘇云、韓詩外傳作晏子乘而往。比至、類聚六十六比至作而。衣冠不正。類聚二十四不上有盡字。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孫云、說文游、旌旗之流也。蘇云、韓詩外傳無此八字。公望見晏子、下車逆勞曰、舊作下而急帶曰、孫云、急束其帶也。藝文類聚（綄一案六十六）作下車急曰、一作逆勞日、（綄一案類聚二十四）帶與勞字相似、或當爲逆勞。蘇云、韓詩外傳、作景公見而怪之日。綄一案下而急帶、文不成義、當是下車逆勞之譌。今據孫校改。夫子何爲遽。孫云。藝文類聚作遽至。蘇云、韓詩外傳作夫子何遽乎、拾補據改。綄一案御覽三百七十六作夫子何遽、四百五十六作何其遽。遽、疾也。卒也。國家得無有故乎。舊無得字、孫云、無有、藝文類聚作得無有、太平御覽作得無。王云、案無上有得字、而今本脫之。雜上篇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微、無也。文義正與此同。韓詩外傳十作得無有急乎。藝文類聚人部八、產業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九十七、並引作得無有故乎。綄一今據補。案故當從韓詩外傳作急。下文不亦急耶、正承此而言。今作故、則與急不相應矣。晏子對曰、不亦急也。也讀爲耶。孫云、藝文類聚作無急也。蘇云、韓詩外傳作晏子對曰然有急、無下句。雖然、嬰願有復也。復、白也。國人皆以君爲安于野而不安于國。兩于字舊脫、從黃校據御覽四百五十六補。案類聚二十四、無爲字及兩于字、六十六省作國人皆謂君安野而好獸。御覽三百七十六同、惟謂作以。好獸而惡民、類聚作人。蘇云、韓詩外傳作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禽。此下載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云云、與此少異。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王云、吾字不當有、蓋衍文也、韓詩外傳太平御覽皆無。劉云、吾字不可通、吾蓋若字之譌。綄一案劉說是。則泰士子牛存矣。孫云、泰士官、子牛名。孟子皋陶爲士。韓詩外傳作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蘇云、泰士、即曲禮下六大中之大士。泰、大同。鄭注云、大士以神仕、大士正獄訟。蓋若秋

官士師、察獄訟之辭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孫云、泰祝官、子游名。蘇云、韓詩外傳作祝人泰宰在。泰祝、卽曲禮六大中之大祝。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卽此也。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孫云、行人官、子羽名。黃云、子羽、韓詩外傳作子牛。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乎、乎字舊脫、從蘇校補、與上文一律。孫云、辟讀如闢。庫、太平御覽作廩。則申田存矣。此脫人名。矣舊作焉、據御覽三百七十六改、與上下文一律。孫云、韓詩外傳作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俞云、申田、官名也。申當爲司。史記留侯世家、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申徒卽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莊子大宗師篇申徒狄、釋文曰、崔本作司徒狄。是申與司古通用、申田卽司田也。管子小匡篇、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爲大司田、此齊有司田之證。黃云、俞說申田卽司田是也。但齊之司田、自有申田之名。管子立政篇、詳敘虞師之事、司空之事、申田之事、鄉師之事、工師之事。云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申田之事也。今本管子申又譌由、王氏雜志以爲衍文、失之。蘇云、黃說是。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盧云、聘字衍。緜一案御覽三百七十六引同。語意不明、疑有譌奪。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孫云、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吾子。猶心之有四支。類聚六十六、御覽四百五十六、並有也字。心有四支、孫云、韓詩外傳作肢。故心得佚焉。常人四支有佚時、心無佚時。此云心有四支而得佚者、安也。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類聚作有四支故心有佚、寡人有吾子故寡人佚也。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孫云、太平御覽作言與君異。緜一案館刻御覽四百五十六同此。孫所見本不同。此文疑當作嬰所聞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則可舊作可得、王云、可得二字、與上下文義皆不貫。可得本作則可。則可者、承上之詞、與下文不亦久乎相應。今本作可得者、得字涉上文得佚而衍、又脫去則字耳。韓詩外傳作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文雖異而義則同。藝文類聚產業部、引作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作乃若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今據以訂正。緜一從之。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御覽四百五十六畋作田、無而字。三百七十六作公罷田而返。類聚六十六作公乃罷田而歸。孫云、藝文類聚(二十四)作罷田卽日歸。韓詩外傳(十)用此文。

景公欲誅駭鳥野人晏子諫第二十四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孫云、驚鳥令去也。公怒、令吏誅之。羣書治要、太平御覽九百十四引、並脫怒字。晏子曰、野人不知也。御覽四百五十六引人下有賞字。臣聞賞無功謂之亂、蘇云、治要聞下有之字。純一案御覽四百五十六同。罪不知謂之虐。御覽謂下有人字、非。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蘇云、從、猶縱也。曲禮欲不可從、從亦讀縱。治要有也字。純一案先王制禁、仁民愛物、所以充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保合太和也。景公縱欲犯禁、失本性之眞矣。呂氏春秋知度篇曰、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旨哉。夫鳥獸固人之養也、治要同。御覽九百十四引作鳥獸故非人所養。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來、來舊作後、王云、自今已後、本作自今已來。後人習聞自古已來之語、罕見自今已來之文、故改來爲後也。不知自今已來、猶言自今已往也。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羽族部一、引晏子皆作自今已來。純一今據改。案治要作自今以來。御覽四百五十六作自爾以來、九百十四作自爾已來。以、已同。弛鳥獸之禁、孫云、弛、太平御覽作未有。純一案御覽見四百五十六。又九百十四作一弛。無以苛民也。蘇云、治要苛作拘。純一案此章要指、在仁民愛物、所以貴兼也。此與下章並外十三章大旨同。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羣書治要脫人字。暴病死。病字舊脫、從王校補。孫云、詩傳暴、疾也。說文暴、疾有所趣也。玉篇步到切。王云、此本作景公使人養所愛馬、無圉字。今本有之者、後人依說苑正諫篇加之也。案說苑曰、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下文曰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二圉人上下相應。此文但言使人養馬、而無圉人之文。故下文亦但言殺養馬者、而不言殺圉人。若此文作圉人、則與下文不相應矣。又此章標題、本作景公所愛馬死、欲誅養馬者。今本養馬者作圉人、亦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獸部八、引此皆無圉字。又案暴死二字、文義不明。藝文類聚人部八作暴死、亦後人以俗本晏子改之。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皆作暴病死。藝文類聚獸部、太平御覽獸部、皆作馬病死。文雖不同、而皆有病字、于義爲長。蘇云、韓詩外傳載一事大同、彼作齊有得罪于景公者。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孫云、操、太

平御覽作待。蘇云、治要令作命。纔一案治要脫怒字、類聚九十三解作殺。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之字舊脫、語意不完。從盧王校據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四百五十六補。而問于公曰、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舊無古時二字、孫云、軀太平御覽作軀。王云、羣書治要作敢問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是也。今本脫敢問古時四字、則語意庸突。太平御覽人事部、亦有古時二字。盧云、日下御覽有古者二字。纔一案者或皆之形誤。上文有問字、敢問二字可省、今據增古時二字。晏子此問、是以發景公之深省、啟迪其與堯舜同具之仁心。韓詩外傳八作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公懼然曰、懼舊作瞿、孫云、瞿太平御覽作懼。王云、瞿本作懼、此後人不曉懼然之義、而以意改之也、不知懼然即瞿然也。說文界、九遇切、舉目驚界然也。經傳通作瞿、禮弓公瞿然失席是也。又通作懼、大戴記用兵篇公懼焉曰、懼焉即瞿然。莊子庚桑楚篇、南榮趎懼然顧其後。漢書惠紀贊、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皆驚貌也。羣書治要、及鈔本御覽人事部、並作公懼然、刻本改為矍然。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從寡人始、俞云、晏子問支解人從何軀始、而公遽云從寡人始、語殊不倫。據韓詩外傳作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晏子本作公矍然曰從之。從即縱也。寡人始三字、必有奪誤。或亦如外傳文、或文不必同、而意則必相近也。蘇云、從寡人始不誤。蓋景公悔心作萌、率爾而對。若既縱之矣、下何以云屬獄乎。治要無此句、及下六字。纔一案此文當作支解人從寡人始、今本脫支解人三字、故俞云語殊不倫。公因晏子之問、懼然驚悟堯舜不支解人。乃曰支解人從寡人始、不可為也、遂不支解。蓋是非之心、感於堯舜之盛德、一時頓現也。遂不支解。孫云、御覽遂下有止字。公曰、蘇云、二字當衍。纔一案公字蒙上可省、日字不可少。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王云、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皆無此七字、今有之者、亦後人依說苑加之。臣請為君數之、舊無請字、王云、說苑作臣請為君數之。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人部獸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獸部、白帖三十九、皆作請數之。今本依說苑加臣為君三字、而脫去請字。案下文公曰可、即可晏子之請也、則原有請字明矣。故說苑亦有請字。外上篇記諫殺顏燭鄒事、亦曰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纔一今據補。使自知其罪、舊脫自字、從盧蘇校、據治要補。然後屬之獄。屬舊作致、從孫校據御覽改。此句承上文以屬獄言、亦與下文今以屬獄協。若作致、則不相應。公曰、可。晏子數之曰、孫云、沈啟南本下有注云、或作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云云。是說苑文。黃云、原本子誤乎、今正。纔一案元刻與治要正作子。沈注與元本同。爾罪有三。蘇云、治要作爾有三罪。纔一案類聚九十三同治要、二十四作爾有罪三。

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孫云、類聚作一當死也、下作二當死也、三當死也。純一案類聚見九十三。又殺公之所最善馬、孫云、善御覽作愛。盧云、御覽無最字。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孫云、藝文類聚怨下有汝字、輕下有伐字。純一案此十六字、亦見諫下二十三章。汝一殺公馬、舊脫一字、從孫校據御覽補。使公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公字舊脫、據御覽四百五十六補。當死罪三也。句首舊緣上文衍汝字、從蘇校刪。今以屬獄。蘇云、治要今作令、疑形近而譌。純一案御覽今亦譌令。墨子魯問篇曰、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晏子足以當之。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孫云、釋、藝文類聚作舍、一作赦。太平御覽作赦。勿傷吾仁也。孫云、說苑正諫篇用此文。王云、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人部獸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獸部、皆但有公喟然曰赦之六字。今本夫子釋之三句、皆後人依說苑加之。歎字亦後人所加。蘇云、治要載此章在雜上。

晏子春秋校注卷二　　漢陽張純一仲如

内篇諫下第二 凡二十五章

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

景公藉重而獄多、盧云、藉卽藉斂。拘者滿圄、追科爲罪。孫云、據此及左傳圄伯嬴于轑陽之文、說文圄、囹圄、所以拘罪人。知囹圄非秦獄名。怨者滿朝。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三、又六百四十三、引此文並同。案怨因藉重而興、屬民言、則怨者必滿野。下文云左右爭之甚于胡狗、則怨者亦滿朝。此文疑本作拘者滿囹圄、怨者滿朝野。因傳寫脫囹字、校者又删野字耳。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勑其功乎、孫云、說文敕、戒也。勑、勞也。經典多用勑爲敕。是呂氏春秋田事既飭、高誘注飭讀作勑、勑督田事。此勑當讀飭也。盧云、勑猶敕、功謂功效也。下云勑其意、謂革民之心也。則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矣。妾舊作妄、兪云、妄疑妾字之誤。嬰有一妾能書足以治之、極言治之之易、雖婦女可也。下文曰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蓋兩語皆滑稽之詞、故景公不說也。純一案兪說是、今據改、下同。言能省刑恤民之苦、有如婦女之仁慈、足以收治獄之效。君將使嬰勑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言民積怨、因暴斂耳。君試使一廉吏、焚其比戶之租券、可立得其懽心。孫云、言焚其讞也。蘇云、孫說是。勑意、所謂革心也。革心上德、故讞可焚。下云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正承此反言以詰公不焚讞之非耳。景公不說曰、勑其功、則使壹妾、勑其意、則比而焚、舊脫而字、據上文補、蘇校同。云句絕。如是猶云若是、屬下爲義。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狢戎狄之蓄狗也、孫云、狢當爲貉。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各足其欲故。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孫云、言爭雞豚而相傷也。可立

晃也。晃舊譌得、愈云、得字義不可通、乃晃字之誤。史記淮世家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蓋得字古作㝵、其上從見、故見得二字、往往相混。純一案愈說是、今據改。　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蘇云、論讀爲倫。倫等也、言審其貴賤之等也。作論者、借字耳。易屯象傳君子以經論、釋文音倫。荀爽曰、論、理也。逸周書官人篇、規小物而不知大倫、大戴記倫作論。並論倫通之證。　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孫云、文選三都賦序玉卮無當。劉淵林注當、底也。去聲。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畊、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墨子兼愛之心知揭。而君側皆彫文刻鏤之觀。彫從元刻、緜局本作雕、孫云、彫正字。純一案此卽墨家非樂之旨。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熛、熛舊譌煙、王引之云、火能燒薪、煙則不能燒薪、煙當爲熛、下操煙同。說文熛、火飛也。讀若摽。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熛迸火也。淮南說林篇曰、一家失熛、百家皆燒。史記淮陰侯傳曰、熛至風起。漢書敘傳曰、勝廣熛起、梁籍扇烈。是熛卽火也。故曰操寸之熛。天下不能足之以薪。熛煙字相似、世人多見煙、少見熛、故諸書熛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改下同。天下不能足之以薪。之字舊脫、從王蘇校補、與上文一例。　今君之左右、皆操熛之徒、而君終不知。鍾鼓成肆、蘇云、肆猶列也。　干戚成舞、此必奪民衣食之財而爲之。　雖禹不能禁民之觀。墨子非樂篇曰、與君子聽之、廢君子之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晏子意同。　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飾者、加以文采之謂。民之欲難制而易縱、今引而修之、又從而嚴禁之、猶決其隄而止水之不汜濫也、故聖人猶難之。　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飢之、勞其力而疲之、是之謂殘民之生。孫校本如此、元刻脫之字。　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是之謂暴上。　非嬰所知也。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藝文類聚二十四又八十八引、並無謹字。　植木縣之下令曰、之下二字疑衍。　犯

槐者刑、傷槐者死。下槐字舊作之、孫云、傷之、藝文類聚作傷槐。盧云、之列女傳作槐字。純一案太平御覽四百五十六、又五百十九、又九百五十四引、之均作槐、今並據改。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孫云、令御覽作命、同。醉、藝文類聚一作過、御覽作過、純一案鮑刻御覽四百五十六、又五百十九、並作令。犯、類聚八十八作傷。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孫云、藝文類聚作君令收而拘之、將加罪焉、一作加刑。盧云、且、御覽作將。其子往晏子之家說曰、舊往下有辭字、說作話。從黃校據太平御覽刪正。孫本子上據御覽增女字。洪云、左氏成二年傳、必以蕭同叔子爲質、杜預注子、女也。孟子告子下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趙岐注處子、處女也。凡言子者、男女之通稱。俗本、子上增女字、非是。黃云、元刻本作其子往、無女字。負郭之民賤妾、郭舊作廓、俗、從孫校改。與城郭相依曰負郭。請有道于相國、言晉謁于有道之相國。不勝其欲、欲、猶願也。願得充數乎下陳。言願充侍妾後列之數。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其猶豈也、言嬰豈淫于色乎、何爲年老而見奔女。雜下三章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邪。其亦當讀豈、與此同。何爲老而見犇。孫云、見淫奔也。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內、納同。言令其入。女子入門、女子、列女傳作既。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憂形於色。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邪同。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孫詒讓云、仁讀爲佞。徐鍇本說文女部云、佞巧讇高材也。从女、仁聲、不仁卽不佞、言不材也。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莅國立政、不損祿、不輕損人之祿。不益刑、不淫刑於法外。又不以私恚害公灋。孫云、說文恚、怒也。純一案犯槐所誅者私恚、非公法所禁、故曰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禽獸傷人民、人民貴於禽獸故。不爲草木傷禽獸、有情貴於無情故。不爲野草傷禾苗。人非禾苗不生活、故禾苗貴於野草、槐不過野草類耳。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是以私恚害公法、且視民命賤於草木。孤妾身。副益法外之刑、豈惟損人之祿。此令行于民、而灋于國矣。文有脫誤、疑本作此令可行于民而法于國乎。言此令豈可通行于民間而爲一國之明法乎。今本令下脫可字、乎又譌矣、義遂不可通。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彊凌孤獨、以衆強凌孤獨、不義可

恥、故勇士不爲。明惠之君惠、讀慧。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是者、非之反。拂違戾也。言不違反正理以逞邪僻之欲。孫云、獨欲爲韻。純一案古音諧六屋引此。此譬之猶自治魚鼈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盧云、此與下昧墨教人危坐、兩喩俱不甚可了。或以去其腥臊、則於魚鼈無傷也。昧墨猶言黑暗、黑暗之中教人危坐、人其從之乎、言人不能從也。蘇云、腥臊、皆害魚鼈之味者。治魚鼈但去其害味之物、不全棄魚鼈。以喩治國者、但去其有害于國之人、不欲以小故而全去之也。昧墨而與人比居、而字舊脫、據下句補、文同一例。庚肆而教人危坐。昧墨猶言黑暗、黑暗而與人比居、動輒恐遭危害。庚肆、無屋之露肆。於此教人危坐、身心烏得安寧。皆喩法令之苛、人民手足將無所措。下有脫文。今君出令于民、苟可灋于國、而益善于後世、孫云、可一本作有。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收謂棺斂。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灋妾父。法疑當作殺、下文刑殺不辜謂之賊、可證。言以樹木之故、加罪于妾父而殺之、不能益善於後世甚矣。今作罪法妾父、文義不明。妾恐其傷察吏之灋、而害明君之義也。二句、太平御覽五百十九、作恐害明君之政、損明君之義。察吏、列女傳作執政。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御覽九百五十四、作謂君愛槐而殘人可乎。言使吏失察、君失明、且使貴賤顚倒、濫刑之聲傳遍各國、烏乎可。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裁者、量度體制而斷決之也。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早從孫本、元刻作蚤。而復于公曰、復、白也。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孫云、供太平御覽作從。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盧云、言一玩好之物耳、而其威嚴乃擬乎君、則有罪也。列女傳作嚴威嚴令、下同、似非。刑殺不稱、謂之賊。稱舊作辜、王云、不辜本作不稱、此後人以意改也。不稱、謂不當也。下文曰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即承此文言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刑殺不稱謂之賊。列女傳辯通篇作不正、亦是不稱之意、故知辜字爲後人所改。純一今據正。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也字舊脫、從黃校據御覽補。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美飲舊譌羨飲、盧云、列女傳作美飲食之具。王云、飲食與鐘鼓宮室對文。純一今據正。緐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

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民之明者。舊衍也字、據上下文刪、蘇校同。民字舊脫、案列女傳作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威嚴令三字不詞、當從此作威嚴擬乎君、是逆民之明者。謂君尊槐而賤民、違反民意、甚顯明也。今據補。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稱、孫云、藝文類聚作刑煞。黃云、元刻脫刑字。賊民之深者。類聚者下有也字。賊民即賊自心之仁、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君享國、孫云、享藝文類聚作饗。綿一案御覽四百五十六同。德行未見於眾、孫云、眾、御覽作民。而三辟著於國、類聚三作刑。蘇云、三辟、纂逆賊。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民、御覽作人、非。公曰、孫云、類聚御覽、下有善字。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吏罷守槐之役。吏舊作趣、從黃校據御覽五百十九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孫云、列女傳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云云。事與此同。綿一案列女傳文與此異、宜參稽。此章與下章及外上九章外下十一章指同。

景公逐得斬竹者因之晏子諫第二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藝文類聚二十四、初學記二十引、並無謹字。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類聚及初學記、並無焉字。公以車逐、盧云、初學記有之字。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君亦聞吾先君丁公乎。上君字從孫校本、蓋據藝文類聚改。元刻作公。類聚無亦字。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城、城舊作沃、王云、曲沃本作曲城、此後人妄改之也。曲城一作曲成、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有曲成縣。高帝六年、封蟲達為曲成侯者也。其故城在今萊州府掖縣東北。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又云營邱邊萊。然則齊萊接壤、故丁公有伐曲城之事。若春秋之曲沃、即今之絳州聞喜縣。東距營邱二千餘里、丁公安得有伐曲沃之事乎。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伐曲城。綿一今據改。勝之。止其財、禁止財物出城。出其民、公日自莅之。日字從元刻、舊誤曰、黃蘇並從盧校作日。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類聚無吏字。則其中有金與玉焉。有字舊脫、文義不明。從王校據藝文類聚補。類聚無與字。吏請

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孫云、降類聚作攻。以衆圖財、圖元刻孫本並譌圖、孫據類聚正、蘇從之。不仁。說文仁、親也、从人二。言彼此密相親愛也。今以兵逞強、以衆行劫、不仁甚矣。且吾聞之、君人者、君人舊倒、據類聚及初學記乙。寬惠慈衆、不身傳誅。孫云、傳讀爲專。類聚作身不妄誅。令捨之。孫云、類聚作令吏舍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以摶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四

景公令兵摶治、王云、治者、甎也。摶治、謂摶土爲甎。廣雅曰、治、甎也。當臈、冰月之間而寒、孫云、臈當爲臘。左傳、虞不臘矣、說文、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蘇刻本改臘。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爲間、爲字疑衍。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于字衍。其役殺兵四人。下有脫文、義不可曉。問上二章、載莊公伐晉。事在左傳襄二十三年、史記齊世家莊公四年、均未見殺兵四人事、今亦無考。揣晏子之意、或以莊公恣意殺兵四人、未幾身弑于崔氏。以好殺人者終被人殺、用示警耳。今令而殺兵二人、而字衍。是殺師之半也。殺師從元刻、蘇刻本倒。盧云、元刻是、黃云、凌本同元刻。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此四字、蓋後人妄加。下文國人望晏子、望其返也。晏子至、晏子返也。則此處不應有比其返也四字明矣、當刪。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者鄉有焉。舊餒下衍之字、從盧校刪。藝文類聚作景公起大臺、歲寒、役之凍餒者鄉有焉。初學記同。北堂書鈔百五十六作役者凍餒、餘同類聚初學記。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延從孫校本、元刻作迺。孫云、藝文類聚作公延晏子坐。今本延作迺、非。純一案初學記同類聚、書鈔作延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

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書鈔無曰字、氷作冰是。凍冰洗我、謂將凍死於冰水中也。若之何、奈之何也。太上靡散我若之何。孫云、太上、尊辭。散、藝文類聚作弊是。江有誥云、洗、叶音線、散音線、元文通韻。純一案古音諧九寒上聲引此。散弊誼同。太上靡散我、謂太上不容我生存也。書鈔太作奉。蘇云、此歌一作庶民之綴我若之何、奉上靡散我若之何、與此小異、見廣文選。靡散二作糜、見梅氏古樂苑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王云、歎而二字、後人所加。上言喟然、下見流涕、則喟然之爲歎可知、無庸更加歎而二字。藝文類聚歲時部下、初學記人部中、並引作喟然流涕、無歎而二字。諫上篇公喟然、後人加歎字、謬與此同。純一案書鈔作喟然而流涕、歎字當刪。晏子心誠愛民、故能動公。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夫、猶乎也。寡人將速罷之。類聚作公止之曰、子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罷。案罷下脫之字。初學記文同。罷下有之字、役下脫夫字。晏子再拜、爲凍餒者拜也。出而不言、善則歸君故。遂如大臺。如、往也。執朴、鞭其不務者。不務、不勤也。不勤非惟從公不忠、且愈覺寒而增怨、故鞭之。蓋愛人以德之心入微矣。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溼。溼從孫本、元刻作濕。盧云、蓋音盍。濕正作溼、下皆同。案此以宋子罕事傳會之耳。俞云、蓋乃盍字之誤、盍讀爲闔。襄十七年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溼寒暑、語意與此同。蘇云、左傳載子罕事大同、其下章即載晏子事、疑記者連上章並誤以爲晏子事、因大臺之役以成其說耳。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舊脫今字、一作壹。從御覽一百七十七及左傳增訂。何以爲役。舊脫以字役字、文義不完。從蘇校據左傳增。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晏子歸、未至、尙未到家。而君出令、趣罷役、趣、催促也。車馳而人趨。各疾走也。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晏子魯問篇曰、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君、而憂慼在臣。晏子有焉。此儒墨所同也。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孫云、磋當爲瑳。純一案器非切磋不美、故以爲喩。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所以安民心而利國事。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易繫辭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垂衣裳、言无爲也。朝諸侯、致諸侯來朝也。不敢伐其功、言功成而不居也。此知晏子不獨爲墨家、兼具道家儒家之要妙、蓋其道本同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此與下章並外

上十二章大旨同。

景公爲長康欲美之晏子諫第六

景公爲長康、元刻注云康、舍也。孫云、太平御覽注云、音來、舍也。玉篇同。當爲蔡省文。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令不得穫。令舊作乎、王云、穗乎本作穗令、與下句文同一例。隸書令乎相似、故令誤爲乎。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穗令。純一今據改。蘇云、虞喜志林云、禾有穗令不得穫、作令是。秋風至令殫零落。孫云、殫、太平御覽作草或早字。言盡零落也、穫落爲韻。純一案古音譜五昔引此。風雨之拂殺也。拂從孫本。孫云、殺讀如蔡。說文蔡、蔡、散之也。黃云、拂、元刻作弗、凌本同。弗、古拂字。御覽作拂殺之、下作靡弊之、無太上之三字。太上之靡弊也。晏子之心、昭昭然爲百姓憂不足、與墨子同。孫云、殺弊爲韻。純一案唐韻正十四黠殺、所八切。去聲則所介切。引此文爲古韻之證。古音譜二月引此。江有誥云、穫落韻魚部。敝音鼈、殺散韻、祭部。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王云、張躬、即張肱也。躬字古讀若肱、故與肱通。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川澤股躬、躬即肱字。故左傳鄭公孫黑肱、字子張。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爲賜而誡于寡人。孫云、誡御覽作譏。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康。

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第七

景公築路寢之臺、孫云、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三年未息、又爲長康之役、蘇云、治要又上有而字。二年未息、又爲鄒之長塗。治要作途、下同。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勤、勞苦也。公不息乎。言當息事以恤民力。蘇云、治要公作君。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舊君上有明字。屈上窮上俱有不字。王云、此文本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屈者、竭也。見呂氏春秋愼勢篇注。言君竭民之財、將以求利也、而必不得其利。窮民之力、將以爲樂也、而必不得其樂。故下文云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康之樂也。今本君上、涉下文不遵明君之義、衍明字。屈窮二字上、又涉下文兩不得、各

衍一不字、則義不可通矣。羣書治要、正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竊民力者不得其樂。純一今據刪。昔者楚靈王作頃宮、盧云、頃元刻作傾。黃云、淩本同元刻。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蘇云、治要作下有爲字、頃作頓。純一案頓是額字。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孫云、左傳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注臺在今華容城內。溪當從左傳爲谿、昭十二年傳、楚子次于乾谿。杜預注在譙國城父縣南。王云、自又爲章華之臺以下、文有脫誤。羣書治要作又爲章華之臺、五年未息也。而又爲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文義較爲順適。純一案王說是、當據治要訂正。溪治要亦作谿、當從孫校改。下同。靈王死于乾溪、治要脫于字。而民不與歸。歸上舊衍君字、據治要刪。不與歸、不許歸也。今君不遵明王之義、而循靈王之迹。比事譬切。蘇云、治要遵作遵、循作脩、形近而相亂。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蘇云、治要有上有之字。而不睹長康之樂也、不若息之。言君不息長塗之役、敢於行暴、恐聚民怨、而有靈王之辱也。公曰、善、非夫子、舊衍者字、據治要刪。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壞、孫詒讓云、壞當爲壤、形之誤也。景公爲鄒之長塗、須徵委壤土。今罷役、故令勿委壤也。餘財勿收、收、斂也斬板而去之。盧云、檀弓斬板、鄭注板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縮謂縮板之繩。

景公春夏游獵興役晏子諫第八

景公春夏游獵、太平御覽十九脫春字。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御覽脫且字。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孫云、治太平御覽作成。純一案館刻御覽作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御覽注言將老。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御覽注卒、卽律反。子其息矣。息、休息、言子無庸干預。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遊于田、元刻如此、孫本作盤于游田、蓋據御覽改。案盤、樂也。故國昌而民安。文王勤政養民、恤孤獨故。楚靈王不廢乾溪之役、孫云、溪、御覽作谿。今本從水俗。據此知前溪亦谿誤也。純一案御覽脫王字。起

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革、改也。孫云、革御覽作惡。將危社稷、而爲諸侯笑。臣聞忠不避死、不畏死。諫不違罪。違、猶避也。君不聽臣、臣將逝矣。逝從元刻、御覽同。各本作遊、誤。盧黃蘇校同。逝、往也。去也。景公曰、唯唯、御覽引止此、注云唯唯、從其諫也。將弛罷之、未幾朝韋冏解役而歸。孫云、朝韋冏或人名。俞云、韋冏、人名。朝者、召也。劉向九歎遠逝篇曰、朝四靈于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上文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故未幾召韋冏解役而歸也。後人不知古書之叚朝爲召、故不得其解。若從孫氏以朝韋冏三字爲人名、則彼自解役而歸、與景公無與、即不足見晏子匡諫之功矣。蘇云、俞說是。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

景公獵休、休息。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席。舊挍上衍左右二字、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三、又七百九、北堂書鈔百三十三、藝文類聚六十九引此、並無、今據刪。席、類聚作坐。孫云、說文搣、批也。批、捽也。搣與滅同。蘇云、爾雅釋草葭華、郭注云即今蘆。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說苑雜言篇、作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而子獨搴草而坐之、孫云、搴、擇省文。說文擇、拔取也。藝文類聚作子獨席、纈一案御覽七百九作子猶席、說苑而子作吾子。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冑坐陳不席、書鈔無坐陳二字。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孫云、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獄戶不席。戶蓋尸之誤。說苑作唯喪與獄坐於地。蓋約此文也。尸坐堂上不席、言尸在堂則坐者不席與。纈一案書鈔亦作獄戶不席。王云、尸爲死人、則不得言坐堂上。御覽百卉部七、引作尸在堂是也。今本在作坐者、涉上下諸坐字而誤。上字疑亦後人所加。案王說是。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類聚故上有臣字。說苑作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公曰、善。善舊作諾、王云、諾本作善。公曰善者、善晏子之席而後坐也。凡晏子有所請於公者、則下有公曰諾之文。此是晏子自言其所以設席之故、非有所請於公、公無爲諾之也。蓋善與若字相似、善誤爲若、後人因改爲諾耳。後第十四善其衣服節儉、今本善字亦誤作若。北堂書鈔服飾部二、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御覽服用部十一引此、並作公曰善、纈一今據改。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孫云、說苑談叢篇用此文。纈一案文見雜言篇、孫誤作談叢。

景公獵逢蛇虎以爲不祥晏子諫第十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也讀爲邪。說苑謂下衍之字、書鈔百五十八引說苑、無。晏子對曰、說苑無對字、書鈔引同。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是、指見虎蛇言。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今本說苑同此、書鈔引說苑有也字、下文同。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蘇云、任、任以事也。緝一案墨子尚賢中篇曰、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任之以事、斷予之令。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說苑有也字。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孫云、室穴爲韻。緝一案古音諧四下引此。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蘇云、如猶于也、言于虎室蛇穴而見之也。莊子德充符篇、申徒嘉謂子產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無執政于此者也。呂氏春秋愛士篇曰、人之困窮甚如饑寒、言甚于饑寒也。史記汲鄭傳曰、丞相宏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言至于黯見、則上必冠也。並如于同之證。曷爲不祥也。孫云、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景公爲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第十一

景公爲臺、孫云、意林作作臺。臺成、又欲爲鐘。意林作欲復作鐘。蘇云、舊刻鐘鍾參錯、一字古本通用。據說文作鐘爲是、今一例从鐘。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言爲一國之君者、當先民之憂而憂、後民之樂而樂。當不可恣已之樂而遺民之哀、更不可斂民之哀而恣已之樂。說苑正諫篇無此八字。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爲鐘。藝文類聚二十四、引作君今既已築臺矣、又斂於民而爲鐘。說苑作爲臺　今復欲爲鐘。是重斂于民、孫云、白帖作又約民爲鐘。民必哀矣。類聚民上有則字。說苑必作之。夫民無欲殘其室家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今又爲鐘而重斂、是暴奪民衣食之財而殘其生、民不哀乎。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類聚作斂民哀以爲樂。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不祥。孫云、意林作斂民作鐘、民必哀。斂哀以爲樂、不祥。緝一案此墨家非樂之指。非所以君國者。類聚作非所以君民也。說苑無此句。公乃止。說苑公上有景字。孫云、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景公爲泰呂成將以燕饗晏子諫第十一 舊脫燕字據總目補

景公爲泰呂成、舊本脫爲字、今據標題補。孫云、呂氏春秋侈樂篇、齊之衰也、作爲大呂。高誘注大呂、陰律十二也。洪云、呂氏春秋貴直篇、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史記樂毅列傳、大呂陳於玄英。索隱、大呂齊鐘名、卽景公所鑄。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爲。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謂別理絲縷使不亂、喻彝倫攸敘也。紀亂則民失。紀亂則民無所託命。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祀猶祭也、祭有四義。一、可以盡中致其誠敬。二、可以充不匱之孝思。三、可使境內之民莫不敬。四、嘗有大澤惠及於下。如此則私欲滅而德昭先祖矣。此與外下九章旨有相同者。

景公爲履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爲履、孫詒讓云、據下文云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又云令吏拘魯工。則此當云使魯工爲履、今本蓋有挩文。綰一案類聚八十三八十四兩引、均同此文。黃金之綦、孫云、禮記內則履著綦。鄭氏注綦、履繫也。飾以銀、御覽六百九十七、書鈔百三十六引、文並同。孫云、銀藝文類聚作組。黃云、以銀孫頤谷云當依文選弔魏武帝文注作以組。蘇云、作組于義較長。連以珠、良玉之絇、絇從孫本、元刻作朐、非。御覽六百九十七作絇。孫云、藝文類聚作句、譌。禮記玉藻、童子不屨絇。鄭氏注絇、屨頭飾也。說文絇、纑繩絇也。讀若鳩。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黃云、御覽六百九十七、作不能舉之、作僅能舉之。之當爲足、與書形近之譌。綰一案御覽八百十、類聚八十四引作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孫云、藝文類聚古作古者。製作制。冬輕而煖、孫云、暖類聚作煖。夏輕而清。清從孫本、元刻作清。孫云、清、非。說文清、寒也。玉篇七性切。綰一案御覽四百九十二、引作古者聖人製衣服、冬輕而煖、夏輕而清。清字誤。六百九十七、引作古之制衣服、冬輕而煖、夏重而清。重字更誤。墨子辭過篇曰、聖王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謹此則止。可爲此文之塙詁。今金玉之履、金玉舊作君、王云、今君之履、本作今金玉之履。上文云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絇、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故曰今金玉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今本作今君之履、而無金玉

二字、則與重寒之義了不相涉矣。藝文類聚寶部下、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四、服章部十四引此、並作今金玉之履、緇一今據改。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御覽六百九十七作是重而寒也。履重不節、御覽四百九十三作重不可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生讀爲性、情、實也。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蘇云、生、性也。正生猶言常性。常性即眞性、感於物而動、則害之矣。緇一案蘇說是。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蘇云、言作不常之服、以爲笑于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蘇云、言無功于國。以怨百姓。厚費民財以府怨。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蘇云、言審度其罪之輕重、而置之罰。公曰、魯工苦、舊催公苦二字、王云、公下脫曰字。苦上亦有脫文、蓋謂魯工之爲此履甚苦也。下文晏子曰、苦身爲善者其賞厚、苦身爲非者其罪重、二苦字、正與此相應。今本公苦二字之間、脫去數字、則文不成義。緇一案王說是、今據補曰魯工三字。下文請釋之、之指魯工言。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爲善者其賞厚、苦身爲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孫云、境當爲竟。緇一案境邊境。使不得入。孫云、今本使作吏、非。以意改之。公撤履、孫云、撤當爲徹。不復服也。說文服、用也。

景公欲以聖王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孫云、藝文類聚二王字皆作人、緇一案類聚見卷六十四。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四引、無晏子二字。灋其節儉則可、灋其服室無益也。室上舊有居其二字、王云、居其二字衍。上文以居聖王之室、與服聖王之服對文。此文則以法其服室、與法其節儉對文。不當有居其二字。御覽居處部二引、無。緇一案類聚亦無、今並據刪。三王不同服而王、墨子公孟篇、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是以知行之不在服也。可爲例證。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

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說也。王云、若當爲善、字之誤也。懷其德、歸其義、善其節儉、三者相對爲文。惟其善之、是以說之。今本善誤作若、則義不可通。劉云、若當訓善。夫冠足以修敬、論語堯曰篇云、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舊有禦寒二字、爲後人妄加。蓋衣足以掩形、與冠足以修敬對文、不應有禦寒二字。意林引此、正作衣足以掩形、不務其美。今據刪。不務其美。論語泰伯篇曰、惡衣服。衣無隅差之削、舊作衣不務于隅肶之削、孫云、淮南本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高誘注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爲衣裳無有邪角。削、殺也。盧校本、從淮南作隅差。王云、肶當爲眦、字之誤也。眦或作眥。淮南齊俗篇、衣不務于奇麗之容、隅眥之削是也。隅眦者、隅差也。隅、角也。差、邪也。幅之削者、必有隅差之形、故曰衣不務于隅眦之削。即淮南所云、衣無隅差之削也。原道篇又云、隅𧨛智故、曲巧僞詐。隅𧨛即隅差、亦即隅眦也。凡字之從此從差者、聲相近而字亦相通。鄘風、玼兮玼兮。沈重云、玼本或作瑳。小雅屢舞傞傞、說文引作𡇃𡇃。月令、掩骼埋胔、呂氏春秋孟春篇胔作髊、皆其例也。蘇云、王說是。淮南隅𧨛智故之隅字、或作偶。衣邪謂之隅差、人邪謂之偶𧨛、聲義並近矣。純一案此文、當依淮南作衣無隅差之削、與下句爲儷文。今涉上文作不務、又加于字、奪無字、句法遂不類。茲據本經訓訂正。冠無觚羸之理、羸舊作嬴、今從淮南本經訓武進莊氏校本改。孫云、高誘注觚羸之理、謂若馬目籠、相關于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也。羸讀指端羸文之羸。星衍謂觚方文、羸圜文也。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孫云、說文紩、縫也。攣、係也。盧云、攣領即卷領。亦云句領。淮南子氾論訓、古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荀子哀公篇楊注、引尚書大傳、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注云古之人、三皇時也。句領、繞頸也。蘇云、易有孚攣如。馬注攣、連也。連亦係意、與說文合。純一案紩衣上、據上下文審校、當有服字。其政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政舊作義、蘇云、其義疑當爲其政。今作義者、蓋涉下其義誤也。好生惡殺、節上羨下、言爲政之實。若云其義、便不可通。荀子哀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正同此、亦義爲政誤之證矣。純一今據蘇校改。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指淮南子氾論訓曰、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古者嘗有處橧巢窟穴而王天下者、舊脫而王天下者五字、孫云、橧當爲增、說文北地高樓無屋者。太平御覽作層。明俗从木。初學記、太平御覽、窟穴下有王天下者四字、疑今本脫之。純一今從孫校、據御覽七十六補而王天下者五字、與上文一律。其政二字據上文增。而不惡、孫云、此當作好而不惡。純一案而上疑脫愛字。淮南子氾論訓曰、其德生而不辱。高誘注、刑措不用也。此與彼義相近。下文天下共歸其仁、以其愛之利之故。予而不

取。淮南子氾論訓作寺而不奪、高注寺、寺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淮南子氾論訓曰、法制禮儀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及三代作服、爲益敬也。孫云、一本作蓋益、非。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孫云、潔當爲絜。紹一案聖王之衣冠、資莊嚴而已。服之輕重便于身、不爲物役。用財之費順于民。賦斂極薄、恐違民心。其不爲橧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爲窟穴者、窟字舊脫、據上文補。以避溼也。是故明堂之制、孫云、高誘注淮南云、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圜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曆、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氣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圜似璧、謂之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之宮。下之潤溼、孫云、經淮南作溼。黃云、續漢書祭祀志中注、引作下之溫溼。紹一案文選魏都賦注、引作下之濕潤。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孫云、及入爲韻。土事不文、木事不鏤、孫云、淮南本經訓、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鏤。用此文。而增金器不鏤、謬也。明堂之上俞質、安有金器。以此知晏子書之是。黃云、木事續漢書注引作木工、與淮南本經訓合。紹一案意林、御覽五百三十三、文選羽獵賦注、長楊賦注、並引作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知從孫校本、元刻作之。孫云、劉昭注續漢志、文選注、白帖太平御覽、皆作知。今本作之、非。意林作足以示民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蘇云、上言作服爲益敬、侈過于修敬之具、極奢靡也。宮室之美、過避潤溼、言宮室所以避潤溼、若足以避潤溼、而過于華美、非聖王之制也。墨子辭過篇曰、聖王作爲宮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潤溼、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爲讎。言勞苦民力、苛斂民財、無異與民爲讎。今君欲灋聖王之服室、室字舊脫、據上文補。不灋其制、制字譌、當作節儉。上文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室無益、對文可證。節儉二字、蓋總上文修敬、行潔、避風溼、不文不鏤、示民知節言。不法其節儉、並爲下文窮臺榭之高、極汙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張本。下句法其節儉也、即承此反展以爲言。今本節儉誤作制、與上下文義俱不協。灋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孫云、榭當爲謝、見荀子。古彝器銘、以宣射爲宣榭。

蘇云、孫說是、說文無榭字。純一案榭正字、謝叚音字。墨子七患篇、生時治臺榭。本書臺榭皆作榭。爾雅釋宮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又無室曰榭。古非無榭字、說文偏耳。爾雅四云、荀子王霸篇臺謝甚高、注謝與榭同。左傳襄三十一年無觀臺榭、釋文榭本又作謝、皆以謝音同榭通用也。極汙池之深而不止。孫云、說文小池為汙。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為讎矣。為舊譌而、王云、而本作為、此草書之誤也。亦字正承上文與民為讎而言。純一今據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孫云、體不平安。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景公自矜冠裳遊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

景公為西曲潢、孫云、說文潢、積水池。其深滅軌、北堂書鈔百二十九引、曲上無西字、其深上有使字。蘇云、滅者、沒也。軌、車轊頭也。言轊頭沒入水中也。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蘇云、立木直本也。公衣黼黻之衣、孫云、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素繡之裳、孫云、說文素、白致繒也。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純一案御覽六百九十六、作衣黻繡之裳。書鈔繡作綉。一衣而五采具焉。采元刻作彩、孫本作綵。孫云、綵與彩皆當作采。純一案御覽書鈔並作采、今據正。下同。帶球玉而冠且、盧校作具。俞云、且當作組。說文糸部組、綬屬。其小者以為冕纓。純一案俞說是。球疑珠之譌、下同。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自矜兒。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抑首、俯首也。公又曰、昔仲父之霸何如。仲父舊作管文仲、孫云、文疑敬字之壞也。純一案孫說非。據公又曰三字審校、此文本作昔仲父之霸何如、了無疑義。今本父譌文、倒置仲上、後人又增一管字、遂與又曰之義不合。今改。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孫云、言在水鄉、與龍蛇為伍。史記吳世家、太伯文身。集解應劭曰、常在水中、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五字不成文、當作一室亦就矣。說文就、高也。从京从尤。言今以龍蛇鳥獸聚於一室、亦甚高矣、何暇言霸。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采具焉、帶球玉而

冠且。二字舊脫、據上文增。被髮亂首、舊作亂首被髮、據上文乙。亦室一容矣五字義不可通、疑當作一室亦容矣。說文容、盛也。增韻盛、大也。言在一室之內、亦足以自大矣。萬乘之君、而壹心于邪、孫云、壹心、一本作一心、非。君之魂魄亡矣、言迷失正道、似乎君之魂魄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裔款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竊、私也。襲、服也。與據款爲笑。款字舊脫、案上言梁丘據裔款、下言夫二子營君以邪、公何不去二子、此不應獨言據、今校補。又使夫子及寡人七字文不成義、疑當作乃使夫子責及寡人。諫上十八章、有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之文。今本乃譌又、又脫責字。笑、喜弄也。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引蒼頡。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孫云、說文營、惑也。營與營聲相近。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蘖又生也。蘖從黃校、元刻作蘗非、孫本作糵。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淫、惑亂也。言毋使耳目惑于二子而亂其心也。

景公巨冠長衣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孫云、公爲、太平御覽作公曰爲。紬一案鮑刻御覽四百五十六、又六百八十四引、並無曰字與此同。疾視矜立、此四字、御覽四百五十六省。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倪而不駔、孫云、淮南本經訓、其行倪而順情、高誘注倪、簡易也、孫詒讓云、駔者、𪓐之借字。說文黹部云、𪓐、合五采鮮色。詩曰衣裳楚楚。故下文云、今君之服、駔華不可導衆。中倪正與駔華相反。可以導衆、其動作倪順而不逆、倪疑涉上中倪而誤。字本作克。詩皇矣克順克比。克順正與中倪對。可以奉生。奉、養也。詩是以下皆遷其服、而民爭學其容。容、威儀也。禮記雜記威稱其服注。今君之服駔華、不可以導衆。舊衍民字、從盧校刪。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勞形傷神、有害正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御覽四百五十六、作君脫服就晏。公曰、御覽有諾字寡人受命。命、御覽作令。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御覽有也字。

景公朝居嚴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

晏子朝、說苑正諫篇無朝字。御覽四百五十五引說苑同。復于景公曰、朝居嚴乎。孫云、詩傳嚴威嚴也。公曰、朝居嚴、舊作嚴居朝、王云、此本作朝居嚴、寫者誤倒之耳。上下文皆作朝居嚴、此文不當獨異。說苑正諫篇、正作朝居嚴。緜一今據正。則曷害于治國家哉。御覽無家字。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孫云、瘖、說苑作喑。盧云、說苑正諫篇無吾字、下並同。上無聞則吾謂之聾。子華子晏子問黨篇云、下無言謂之喑、上無聞謂之聾。聾喑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聾瘖非害治國家如何也。舊作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俞云、害下奪治字、家下衍而字。晏子原文、本作非害治國家如何也、古而如通用、如何卽而何。上文公曰則曷害于治國家哉、故晏子言非害治國家如何也。明其與治國家有害也。今奪治字、則與上語不應。又衍而字、則文義複矣。皆由後人臆改。說苑正諫篇、作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當據以訂正。緜一今從之。御覽無也字。墨子親士篇曰、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會譏障塞、則國危矣。大旨同。且合升鼓之微以滿倉廩、鼓從元刻、孫本作斛、音義作鼓。云一本作斛、蓋鼓字之誤、鼓亦量名。升鼓、說苑作菽粟。白帖引作升斗。黃云、淩本同元刻。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緯從說苑、元刻孫本並作繗。孫云、說苑作緯是。繗形近緯、故誤。幃幕從孫本、說苑同。盧校作帷幕。元刻作韓幕、非。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說苑有也字、御覽同、太山作且泰山。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元刻脫治天二字、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拒而不受、說苑作距而不入。孫云、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說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陛、忿然而作色不說曰、孰爲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于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王云、兩而字並與則同義。而與則同義、

故二字可以互用。雜上篇曰、君子有力于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雜下篇曰、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而亦則也、詳見釋詞。 今高從之以罪、卑亦從之以罪、之字據上句增、文同一例。 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爲宮室也、足以便平生、乎、元刻在足下、孫本無、蘇云、乎字衍。綰一案乎字非衍、當在便字下。今誤倒著以上、校乙。 不以爲奢侈也。禹卑宮室 故節于身、謂于民。洪云、爾雅釋詁謂、勤也。黃蘇說同。綰一案墨子辭過篇、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故節于身。誨于民。誨謂義近。書大禹謨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此節于身卽儉于家、謂于民卽勤于邦、蓋禹法也。 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作爲璿室玉門。舊無作字、王云、爲上有作字、與下作爲傾宮靈臺對文。而今本脫之。文選甘泉賦注引有。綰一案據補。黃云、孫頤谷云、當依文選注、作作爲璇室玉門。 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傾宮靈臺。傾從元刻、孫本作頃。孫云、劉淵林注吳都賦、汲郡地中古文冊書曰、桀築傾宮飾瑤臺、紂作瓊室立玉門。文與此互異。淮南本經訓、帝有桀紂爲璇室瑤臺。綰一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尸子、作桀爲琁室瑤臺。文選甘泉賦注、引本書作夏之衰也、其王桀作爲璇室。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傾宮。 卑狹者有罪、狹當爲陝。 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孫云、及于難也。 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殫、盡也。乏字疑衍。 而不免于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俞云、流失義不可通。問上七章曰、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疑此文流字、亦危字之誤。綰一案俞說是、 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爲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歎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與晏子登路寢之臺而望國、路寢之臺、舊止作寢。俞云、寢非可登之地、此本作景公與晏子登路寢之臺而望國、傳寫奪之耳、上章景公登路寢之臺、下章景公成路寢之臺、二章皆一時之事。綰一案俞說是、今從之。 公愀然而歎孫云、愀、愁字異文。 曰、使後嗣世世有此、

世世御覽四百九十二作代代、蓋唐人避諱改。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言明德之君、必正其心以正天下、專以樂利於民爲事、然後可永錫祚胤。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孫云。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事作仕、貽作詒。毛傳仕事一字通也。貽俗字、當爲詒。今君處佚怠不勤於正心修身。逆政害民有日矣。例如諫上十六章臨民若寇讎、前第一章藉重而獄多是。而猶出若言、蘇云、若猶此也。不亦甚乎。甚言其迷惑也。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把、握也。執處也。對曰、服牛死、孫云、服牛、服駕之牛。夫婦哭、哭、元刻孫本並譌笑。盧云、御覽作夫婦共哭。牛死則失其利、故哭。俞云、哭字是、笑字誤也。言服牛于人、非有骨肉之親。然死而哭之者、爲其有利于己也。左傳載晏子之言曰、陳氏之德、民歌舞之矣、卽此意也。蘇從盧俞校正。非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蘇云、此言平日服駕之利大耳、本無骨肉之親、而哭者、爲生原于我有大利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邪。言唯利于齊民者、能把齊國。公曰、然何以易之。之字舊脫、王云、易下當有之字。下文晏子對曰、移之以善政、移之卽易之。純一今據補。以意審校、然下當有則字。蓋承上文、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作轉、文同一例。轉移之。今公之牛馬老于闌牢、舊闌作欄。孫云、欄當爲闌。玉篇闌、本欄也。力寒切。純一案御覽八百九十九、引作牛老于闌牢、牢譌窂。無馬字、是。蓋牛老與車蠹對文。不勝服也。服、駕也。車蠹于巨戶、多藏而不用故。不勝乘也。衣裘襦袴、孫云、說文襦、短衣也。一曰𧝓衣。玉篇人朱切。袴當爲絝、說文脛衣也。玉篇袴、口護切。亦作絝。朽弊于藏、孫云、當爲廢。不勝衣也。醯醢腐、下文皆四字句、二實字二虛字、此疑脫一臭字。不勝沽也。酒醴酸酢、酢字舊脫、盧據御覽補、純一案御覽見四百九十二。不勝飲也。菽粟鬱積、舊菽譌府、積譌而、盧據御覽正。不勝食也。也字舊脫、據御覽補。又厚藉斂于百姓、而不以分餒民。盧云、餒御覽作餧、乃本字。民御覽作人也。下有欲代之延、不亦難乎。無夫藏財以下語。案御覽似依唐本。蘇云、世作代、民作人、似避太宗諱、故云唐本。夫藏財而不用、凶也。墨子魯問篇曰、多財而不以分貧、不祥也。義同。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失疑矢之形誤。下同。爾雅釋言矢、誓也。言財以分貧

爲得、苟失守之、其策爲最下。恐民之報怨者、環饑而至矣。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其次、與墨子耕柱篇、其次不君子者語意同。委、積也。進下當有而字。言其次昧于財之不當守、矢守而不悟、終於委積、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而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于人、不如請于己也。請、求也。延世之權、非操于人、惟在求之于己、正其治以利民耳、此與問上八章後段、問下十七章、外上十章、又十五章、宜參證

景公路寢臺成逢于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第二十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于何遭喪、孫云、姓逢名于何、古人有逢蒙。遇晏子于途、北堂書鈔九十二、作逢于何遭晏子。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蘇云、挹與揖通。荀子議兵篇、拱挹指麾。富國篇云、拱揖指揮。宥坐篇、挹而損之。淮南道應篇挹作揖。並其證。綰一案別雅五云、下車挹之、卽揖之也。挹與揖同。王禹偁竹樓記、遠吞山光、平挹江瀨。亦以揖爲挹。是二字固通用。子何以命嬰也。對曰、于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墉下、墉、元刻孫本並譌牖、江南圖書館藏明活字本作牖、羣書治要及書鈔引同。音義作牖、注云當爲墉。詩傳墉、牆也。集韻或作牖、玉篇猶無牖字。王云、牖俗墉字。謂兆在路寢臺之牆下也。或作牖、非。黃校同。綰一並據孫王校正。願請合骨。舊請下衍命字、蘇云、治要無。綰一案書鈔及御覽五百五十五引並無、今據刪。盧校同。孫云、請與其父合葬也。晏子曰、嘻、難哉。孫云、嘻、譆省文。蘇云、治要哉作矣。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言或不得其請。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孫云、則有以句。綰一案君子、敬重晏子之稱。以、猶爲也。如我者儕小人、盧云、文有脫誤。綰一案者字當在人下。疑脫如之何句、與上文適爲不得子將若何相應。下文當如之何、宜從王校作當墉下。如之何三字、蓋由此錯置。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盧云、梱當爲摑、叩椓也。王云、格卽輅字。謂輓車轅上橫木、所以屬引者也。士喪禮下篇、賓奉輈當前輅。釋文、輅音路。鄭注曰、輅轅縛、所以屬引。疏曰、謂以木縛于柩車轅上、以屬引于上而輓之。外上篇盆成适請合葬其母曰、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于國門外宇霤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轅執輅、木乾鳥棲、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輅爲轅縛、故云擁轅執輅。作格者、借字耳。盧以梱爲叩椓是也。孟子滕文公篇、捆屨織席。趙注曰、捆猶叩椓也。說文繫傳曰、謂織屨

畢、以椎叩之使平易也。然則椎心云者、猶禮言拊心耳。蘇云、王說是。立餓枯槁而死。望君愍之。以告四方之士曰、于何不能葬其母者也。不敢直言君之非、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孫云、見、御覽作白。有逢于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牖下、牖下舊作如之何、王云、本作當牖下。上文逢于何曰、于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合骨、故晏子如其言以入告也。下文逢于何遂葬其母于路寢之臺牖下、即承此文言之。今本作當如之何、則與上下文全不相應。且不言兆在牖下、而但請合葬、則不知合葬于何所矣。羣書治要、正作當牖下。緜一今據改。願請合骨。公作色不說、治要作悅曰、自古及今、自古舊作古之、王云、古之及今、本作自古及今。下文梁丘據亦曰、自古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今作古之及今、則文不成義、蓋涉下文古之人君而誤。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四、並引作自古及今。緜一今據改。子亦嘗聞請合葬人主之宮者乎。舊脫合字、盧據北堂書鈔九十二補。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宮室節、蘇云、治要其上有治字。不侵生人之居。孫云、侵御覽作奪。人舊作民、然與死人對文、則當言生人、王云、生民本作生人。民與人雖同義、不當言生民也。治要、御覽、並作生人。下文奪人之居、殘人之墓、亦以兩人字對文。緜一今據改。其臺榭儉、其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也。請上舊衍諸字、盧云、北堂書鈔無。緜一案治要御覽並無、今據刪。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是下疑脫以字。蘇云、治要安作離。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蘇云、治要易作析。豐樂侈遊、兼傲生死、蘇云、治要作死生。非仁君之行也。仁舊作人、蘇云、人君治要作仁人。緜一案君字不誤。人今從治要作仁。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也。也字舊脫、據治要補。非存之道也、語意不完、存上疑當有圖字。與上文非仁君之行也、句法一律。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蘇云、治要無得字、下同、緜一案書鈔同。命之曰蓄憂。蘇云、命、名也。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書鈔有也字。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書鈔無君字。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古及今、古舊作昔、從蘇校據治要改、與上文一律。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

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于生者無施、元刻脫無字。于死者無禮也。也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詩云、蘇云、治要作且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孫云、王風大車之詩、緇一案毛傳穀、生也。吾敢不許乎。逢于何遂葬其母于路寢之臺牖下。舊脫于字臺字、牖譌牖。盧云、北堂書鈔母下有于字、之下有臺字。又云牖譌、改作牖。蘇云、治要亦有臺字、牖作牖。緇一案御覽亦有臺字、今並據補正。解衰去絰。衰同縗、喪服也。生麻布製、旁及下邊不緝者、謂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此當是斬衰。絰、喪服所用麻帶、束腰者也。逢于何既葬其母、故解衰去絰也、布衣縢履、孫云、玉篇縢、緘也。約也。達會切。玄冠茈武。孫云、說文茈、草也。禮記玉藻縞冠元武、鄭氏注武冠卷也。盧云茈、紫同。、洪云、玉藻縞冠素紕。鄭注紕。既祥之冠也。茈當作茈、與紕字通用。蘇云、洪說是。治要作布衣玄冠、無縢履茈武四字。蹏而不哭。蹏躍爲蹏。禮記檀弓下、辟踊哀之至也疏。躃而不拜。孫云、躃當爲躄。緇一案躃疑當爲擗、形近而誤。孝經喪親章、擗踊哭泣注擗、拊心也。擗、擊也。拍也。已乃涕洟而去。蘇云、治要有之字。

景公嬖妾死守之三日不斂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意林作景公嬖妾死、名曰嬰子。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而不去。而字舊脫、據意林補。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左右有所白、而君若無聞焉。晏子入、復曰、御覽三百九十五引、無復字。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孫云、術客、客有術者。聞嬰子病死、御覽作能生死者、聞嬰子疾。願請治之。御覽無願字。公喜、遽起御覽無遽字。曰、病猶可爲乎。御覽乎下有哉字。晏子曰、客之道也、孫云、道、御覽作逌、道亦逌也。以爲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屛潔沐浴飲食。孫云、君請御覽作使君。緇一案御覽無屛字。屛潔者、屛除不潔而省言之。閒病者之宮、閒、隔也。使遠譁也。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自左右至此、意林省作晏子曰、外有良醫、將作鬼神之事。公曰、諾。孫云、意林作公信之。屛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御覽作晏子令棺人斂之而復曰。醫不能治病、

已斂矣、御覽已作也。不敢不以聞。自夫子至此、御覽略。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而已矣。御覽作吾爲君給而已矣。無晏子曰以下語。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孫云、意林作晏子令棺入斂死者、公大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二句已見諫上七章。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逆者邇、導害者遠。王云、導害二字、義不可通。導害當爲道善、字之誤也。道亦從也、見禮器注。道善與從邪正相反、下文讒諛萌通、言從邪者邇也。賢良廢滅、言道善者遠也。劉云、王讀導爲道、是也。惟害字不必改作善。道害者、即匡君之失、指諫弊政之謂也。此指犯顏敢諫之臣言、如祖伊以戡黎告紂是也。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于閒、王云、閒字義不可通、當是閭字之誤。閭、謂宮門也。月令、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成二年公羊傳、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何注閭、當道門。諂諛繁于閭、謂門內皆諂諛之人也。繁于閭與處于國對文。俞云、王云閒字不可通、疑閭字之誤。然閭、里門也。諂諛之言、豈在里門乎。此閒字本不誤、王氏特以閒字與國字、虛實不倫、故疑其誤耳。問上篇曰、讒者欲備于側、毀非滿于國。彼以側與國對文、則此以閒與國對文、亦何不可、而必改其字乎。綰一案閒字欠妥、疑亦側字之誤。邪行交于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于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所薄當厚、厚所當薄。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墨子辭過篇、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蓋古有是語。斂死不失愛、死即畢斂、不以親而過愛。送死不失哀。不以送死、而失之過哀。行傷則溺己、黃云、傷元刻作蕩、誤。綰一案溺己、謂溺于私欲、不克自拔。愛失則傷生、愛情失之太過、適以戕賊生理。哀失則害性、黃云、元刻脫哀字。綰一案顧校本元刻有哀字。孝經喪親章、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是故聖王節之也。節之義取乎竹、有節則無過與不及之差。死即畢斂、舊脫死字、語意不完、從王校補。蓋承上文斂死而言。不以留生事、以字舊脫、據下二句補、文同一例。留字義不可通、疑本作害。不以害生事、言不以死人久不棺斂、妨害生人之事。下文不以害生養、不以害生道可證。今作留者、蓋涉下朽尸以留生而誤。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不以棺槨衣衾之費、害生人衣食之奉。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不可過哀以滅性、此墨家節葬之指。

今朽尸以留生、今以朽尸稽留之、望其復生。廣愛以傷行、廣行私暱之愛、以傷德行。循哀以害性、循舊誤脩、王云、脩字干義無取、當爲循字之誤。循之言遂也。遂哀、謂哀而不止也。喪服四制曰、毀不滅性、故曰循哀則害性。墨子非儒篇曰、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此循哀二字之證。循遂一聲之轉。史記孔子世家、及孔叢子詰墨篇、皆作崇喪遂哀。是循哀即遂哀也。諸一今據正。君之失矣。失、過誤也。故諸侯之賓客、此與本朝之臣對文、客字涉下文而衍、當刪。

懃入吾國。君不道順而行僻、邪行交于國故。本朝之臣、懃守其職。從邪者邇、道害者遠故。崇君之行、邪僻、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害理、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斂、謂之僇尸、猶陳尸爲戮。臭而不收、謂之陳胔。收、猶斂也。胔、腐肉也。孫云、臭、殠省文。說文殠、腐气也。反明王之性、反乎聖王遠邪崇正之性。行百姓之誹、不畏百姓之非議而妄行。而內嬖妾于僇胔、蘇云、內同納。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黃云、元刻脫日字。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疑此當有公從之句。而今本脫之、文義不完。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孫云、若月意林作若日月。詩曀曀其陰、毛傳如常陰曀曀然。意林作璦、文選注作曖、皆俗字。黃云、孫頤谷云、曀曀當依文選陸士衡擬古詩注作曖曖。又見座右銘注。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言大事雖廢、其所成就者多、非僅成一二小事者比。君子之非、孫云、言以權詭君、非正也。賢于小人之是也。言君子所見者遠大、雖或不是、視諸小人無足重輕之是、猶賢之。其晏子之謂歟。

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太平御覽五百五十八、無而字。據忠且愛我、孫云、且御覽作臣。我欲豐厚其葬、御覽作我欲厚葬之。高大其壟。晏子曰、御覽作晏子對曰不可、公遂止。無敢問以下語。敢問據之忠與愛于君者、蘇云、治要作敢問據之所以忠愛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于玩好、有司未能我共

也。共從元刻、孫本作具、蘇云、治要亦作共。純一案日本天明刻本作供。則據以其所有共我。蘇云、治要作則據以其財供我。吾是以知其忠也。舊脫吾字、從王校據治要補。與下吾是以對文。每有風雨、暮夜求之必存、暮當爲謨。存、在也。之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對則與君心相違、不對則失其事君之道。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君之分事、在於會羣。臣當偏君、有禮于羣臣、有惠于百姓、有信於諸侯。故君非一臣所得專也。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子以喩親於道爲孝。且以尊仁安義、爲錫類之大孝。若專其父、則子不子矣。妻專其夫、謂之嫉妬。舊脫妬字、據治要補。元刻嫉上衍不字、黃云誤。事君之道、導君以親于父兄、舊脫君以二字、語意不完、據王所見治要補。有禮于羣臣、有惠于百姓、有信于諸侯、蘇云、治要信作義。謂之忠。治要有也字。爲子之道、王云、治要之道作道父、屬下讀。純一案治要爲臣爲子爲妻下、均脫之道二字。當從本書爲是。本書此文脫導父二字、今據治要補。導父以鍾愛其兄弟、孫云、鍾一本作忠。施行于諸父、慈惠于衆子、蘇云、治要句上有以字。純一案以字衍。誠信于朋友、謂之孝。治要有也字。爲妻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于其夫、蘇云、治要無二其字。謂之不嫉。蘇云、治要嫉作妬、句下有也字。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王云、此下各本脫去九十九字、據羣書治要補。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七、作晏子曰不可、公遂止。乃取晏子原文而約擧之、故與治要不同。純一案王說是、今從之。何愛者之少邪。孟子離婁下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四封之貨、皆君之有也。而維據也以其私財忠于君、何忠者之寡邪。是君爲據所獨有之君也。據之防塞羣臣、壅蔽君、揭其所以專君之實。管子明法篇曰、令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擁、壅同。無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疑當作微夫子、夫子之稱、本書屢見。寡人不知據之至于是也。遂罷爲壟之役、廢厚葬之令。令有司據法而責、衆無敢枉法者。羣臣陳過而諫。君可寡過修善。故官無廢法、官無法不

遵行。臣無隱忠、臣有忠卽表著。而百姓大說。治要作悅。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三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太平御覽九百五、令作命、共作供、給下無之字。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盧云、物、猶事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藉斂不以反民、苛斂民財、不以分貧。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王云、傲、輕也。崇、重也。言輕小民之憂、而重左右之笑也。問上篇曰、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是傲爲輕也。韓子六反篇曰、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殷庚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是崇爲重也。則國亦無望已。國事絕望、不可爲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四句亦見諫上二十五章。怨聚于百姓、而權輕于諸侯、君位難保、國命可危。而乃以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趣、促也。庖、庖人。治、宰也。以會朝屬。

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

公孫接、孫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作捷。頁公孫、子車也。緇一案類聚見卷八十六。爾雅釋丞疏引此、公孫上有景公蓄勇士五字。田開疆、孫云、姓田名開疆、陳氏之族。緇一案後漢書馬融傳注作彊。太平御覽九百六十七作彊。爾雅阮元校勘記云、開疆猶辟疆也。作彊蓋誤。古冶子孫云、姓古名冶。緇一案馬融傳作古蠱。注音冶、蠱與冶通。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黃云、爾雅釋丞疏、引作晨趨。三子者不起。御覽類聚約其文曰、勇而無禮。蓋以此。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爾雅釋詁率、循也。似非此義、此疑少之聲轉。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

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敵。舊上句脫可字、下句脫以字、並從王校補。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孫云、中一本作忠。纘一案晏子兼愛下篇、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卽以忠爲中。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勍、強也。左僖二十二年傳勍敵之人注。無長幼之禮。論語泰伯篇曰、勇而無禮則亂。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孫云、餽卽饋叚音字。三人餽以二桃、故云少。纘一案類聚作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說文饋、餉也。吳人謂祭曰餽。故爲饋之叚字。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以此速三子之死。何不二字、疑涉下文而衍。類聚無何不二字是。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知計出晏子。夫使公之計吾功者。夫猶彼也。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特猏、再搏乳虎。猏從元刻、孫本作豣。舊脫特字、再上衍而字、從盧校據爾雅疏補刪。孫云、呂氏春秋知化篇、譬之猶懼虎而刺猏。高誘注、獸三歲曰猏。古今韻會、豜、集韻或作豣、猏則豜正字也。後漢書注、作持豣而再搏乳虎。持猏、卽搏猏形近之誤。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與、許也。論語公冶長吾與女弗如也皇疏。無與人同、無許人同也。無、爾雅疏引作毋。下並同。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仗元刻孫本並同、爾雅疏作杖。無而字。孫云、仗、今本作伏、非。據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改。卻、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作御。盧校仗作杖。注云舊譌伏、改仗亦俗。纘一案卻、馬融傳注作禦。上無而字。別雅四云、杖、仗也。漢書李尋傳、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義通作仗。按韻書、杖讀上聲、仗讀去聲。說文有杖無仗。倚仗之仗、古固用杖也。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中流。中字舊脫、從黃校據爾雅疏補。孫云、銜、今本作御、非。據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改。括地志、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硤石縣東北三十里、黃河之中。纘一案銜、元刻不誤。御覽九百三十二引作御、譌。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孫云、爾雅釋水、潛行爲泳。郭璞注、水底行也。引此文。纘一案類聚潛行下有水底二字。逆流百步、

順流九里。（孫云、順、藝文類聚作從。絳一案、御覽九百三十二亦作從。黃云、九里爾雅疏作七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黿之首也。（也字舊脫、從黃校據爾雅疏補。視之上舊有若冶二字、俞云、若冶二字、衍文也。津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黿之首。蓋津人始皆驚疑、以為河伯。及審視之、則大黿之首耳。視之者津人、非古冶子也。古冶子親殺黿、挈其頭而出、復何視乎。因涉下文若冶之功、而衍若冶二字耳。爾雅釋水疏、引此文無若字。疑原文並無冶字。後人據誤本晏子增入之。而省若字也。絳一案、俞說是也、今據刪。）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同人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類聚子若子逮並倒。）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孫云、後漢書注作契領是。爾雅釋詁契、絕也。詩傳領、頸也。藝文類聚作刎頸。絳一案、挈契古通用。別雅四云、魏受禪表、書挈所錄。隸釋云、以挈為契、詩邶風、死生契闊。釋文云、契本亦作挈。史晨碑、孝經援神挈。校官碑、衆儁挈聖。挈皆同契。御覽九百六十七、作古冶子令二子反桃、二子慙而自殺。爾雅疏作二子恥功不逮而自殺。）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孫云、生之、藝文類聚作不逮。）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恨乃很之借字。很者違也。說本王氏雜志。詳雜下二十章。）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桃而宜。（元刻脫此、各本專下有其字。俞云、據二語不可曉。古冶子之意、蓋以二子之勇相等。二子同食一桃、則得其節矣。冶專食一桃、則得其宜矣。使二子不死、即以此言處置二桃可也。上文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云云、已自明不得不死之故。此二言又處置二桃、即以定已與二子之分量、故用雖然二字作轉也。）亦反其桃、挈領而死。（類聚作又刎頸而死。爾雅疏作古冶子亦自殺。）使者復曰、已死矣。（此知饋桃時、預決其必死也。）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孫云、水經注、淄水東逕臨淄縣故城南、又東北逕蕩陰里西、水東有冢。一基三墳。東西八十步。是列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之墳也。晏子惡其勇而無禮、投桃以斃之、死葬蕩里。即此也。）

景公登射思得勇力士與之圖國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登射、（今本說苑同此。北堂書鈔八十、引說苑射作酌。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三引說苑作酎。）晏子修禮而侍。（侍說苑作待、書鈔引同。禮記射義篇曰、

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故晏子修禮而侍。此知晏子瀕習儒家之禮。公曰、選射之禮、四字、書鈔引說苑作其言禮。古者以射選有德、射必以禮、故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厭、書鈔引說苑作饜。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得、書鈔引說苑作取。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書鈔引說苑無也字。庶人無禮、是禽獸也。言人無貴賤、無禮卽是禽獸。諫上二章曰、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舊無臣字子字、下弑字作殺。從孫校據說苑補正。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諫上二章、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其君、而禮不使也。義與此同。禮者、書鈔引說苑、作禮以治國。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民非禮無以御之、與馬非轡無以御之同。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書鈔引說苑、作無禮能治其國家者。嬰未之聞也。嬰從元刻、說苑同。孫本譌晏。書鈔引說苑末下有嘗字。景公曰、善。迺飭射。飭舊譌飾、從孫校據說苑正。飭、整備也、更席以爲上客。以晏子爲上客。終日問禮。孫云、說苑修文篇用此文。

晏子春秋校注卷三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問上第三 凡三十章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耶晏子對以行也第一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晏子對曰、行也。墨子非命中篇曰、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先民後身、仁德周洽於邦內、則境外皆向化而善矣。後二十二章曰、百姓樂其政、遠者懷其德。管子中匡篇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義同。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羣書治要脫逆字、文義不完。邪逆、猶橫逆也。言能重視士民、惜其死竭其力者。纔素褆彊暴之國、不敢以邪逆相加矣。中聽任賢者、舊脫中字、任譌貨。王云、聽貨賢者、本作中聽任賢者。今本任譌作貨、此因賢字而誤加貝。而聽上又無中字者、後人誤以聽貨二字連讀、又不解中聽二字之義、故刪去中字也。案中聽者、聽中正之言也。言聽中正之言而任賢者、則能威諸侯也。後第十八云、中聽以禁邪、問下篇曰、中聽則民安。此中聽二字之明證。中聽任賢者、與下文逆諫傲賢者對文。若刪去中字、則與下文不對矣。羣書治要作中聽任聖者、雖聖與賢異文、而中聽二字則不誤。黃云、貨字誤、當作任。按諸云中聽、皆謂平聽。中聽與愎諫對文。書曰、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純一案王黃說是、今據補正。能威諸侯。中聽則行無偏頗、德日進矣。又任用賢人、以正民德厚民生。則政無不理、國自富強。諸侯有不賓服者哉。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安於仁則民無疾苦。安於義則行有節制。率舉國之衆克儉克勤、以利天下爲樂、天下自歸心矣。書太甲下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君不愛民、則邦內無非離怨、欲無外侮得乎。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輕視士民、不懸其死、不恤其力者、不足以禦外侮。愎諫傲賢者、舊衍之言二字、從王校刪。治要脫愎字。不能威諸侯。愎諫則遂過飾非。僖十五年左傳、愎諫違卜、杜注愎、戾也。傲、慢也。傲賢、則忠良遠離佞近。安有德政、能樹威於諸侯乎。倍仁義而貪名實者、蘇云、倍治要作背。純一案說文倍、反也。音義並

與背同。不能服天下。服天下三字舊脫、從盧校補。禮記表記曰、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鄭注實、謂財貨也。案君子富而有禮、皆於物以自奉、故恥費。恐用之非其道、義也。惠而能散、同於物以利人、故輕實。蓋不必厚於己、仁也。尊仁畏義、不敢犯天下之公理。恥費輕實、不敢徇一己之私欲。皆非要嗇。（說本呂氏大臨應氏鏞參合之）所以天下服其德也。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治要無也字。言道在儉於爲己勤於爲人而已。而公不用。不用晏子之言。晏子退而窮處。雜上一章、晏子因莊公不用其言、徒行而東耕於海濱。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罷、治要作疲。言國力憊乏。民命殘傷。期年、百姓大亂。不堪其苦故。而身及崔氏禍。禍上疑當有之字。君子曰、盡忠不豫交。孫云、謂事盡忠、不先結交於君。不用不懷祿。雜上一章云、君子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晏子可謂廉矣。句首舊衍其字、從王校刪。

莊公問伐晉晏子對以不可若不濟國之福第二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俞云、按合與給通。說文糸部給、相足也。孟子梁惠王篇、是心足以王矣。下文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上言足以王、下言合於王、合卽給也。君得合而欲多、謂所得者既給、而所求者彌多也。養欲而意驕。養、長也。得合而欲多者危。貪得無厭、必有拒其貪者、抗兵以相加、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欲無窮而耽樂。意妄提而放恣。有如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之凶象。說詳易繫辭下、及襄三十四年左傳。今君任勇力之士、孫云、任左傳作恃。以伐明主、明、古盟字。孫云、左傳作盟。若不濟、國之福也。易繫辭下曰、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徼倖之功、禍機伏焉。公作色不說。晏子辭、不爲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王校作蔾藋、云蔾藋當爲蓼藋。藋、徒弔反。卽今所謂灰藋也。蔾藋皆穢草、故與荊棘並言。若藿則非其類矣。藋藿字形相似。世人多聞蔾藿、寡聞蔾藋、故諸書中蔾藋多誤作蔾藿。說見史記仲尼弟子傳。外上篇堂上生蔾藋、誤與此同。門外生荊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孫云、賈逵注國語、朝歌晉邑。杜預注、朝歌今屬

汲郡。非地同名。左傳襄二十三年、史記齊世家莊公四年事、杜預注孟門、晉隘道。太行、在河內郡北。蘇云、左傳作入孟門、登太行。茲于兌。王云、兌讀爲隧。茲于兌、且于之隧也。且、子餘反。此言還自伐晉、遂襲莒、入且于之隧也。且于茲於聲相近。但上有脫文耳。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鄭注曰、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隸文奪、徒外反。注兌同。故知茲于兌、即左傳且于之隧、檀弓之奪、鄭注之兌也。期而民散、身滅于崔氏。崔氏之亂、亂舊作朔、從孫校據左傳改。事見襄公二十八年。逐羣公子。各本脫子字、孫據左傳補。盧校同。事見左傳襄二十八年、及二十一年。及慶氏亡。孫云、此下有脫文、事亦見後。左傳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云云。純一案慶氏亡見雜下十五章、文同襄二十八年左傳而略。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不若修政以待其亂第三

景公舉兵欲伐魯、以問晏子。以問從元刻。孫本作問于。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君好義則民安寧、而實力足。見戴者和。蘇云、見疑民譌、此承上言之。純一案見戴於民、就魯公言、義自可通。見戴與好義對文、不必破見作民。見戴者和、謂魯上下一心、不可侮也。伯禽之治存焉。伯禽、周公長子。始封於魯。詩魯頌閟宮、史記魯世家記其事。故不可攻。此墨家非攻之旨。攻義者不祥。違天理、揚人惡、自速禍耳。危安者必困。人安耕織、我與師以危之。百姓死者甚衆、耗費又多、不自困乎。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德足以安近懷遠、國無內憂。政足以和衆豐財、民皆樂業。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如湯放桀、武誅紂、皆以義師伐罪救民耳。今君好酒而辟、此句與厚藉斂而急使令對文、有脫字。德無以安國、厚藉斂而急使令、舊脫而字、據上句增。急作意、從王校改。政無以和民。舊脫政字、上下文皆政與德對言、今校補。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背於治國交鄰之道。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蘇云、君之二字、似不當有。傳寫者緣下衍君字、後又加之字耳。標題亦祇作待其亂、無君之二字是其證。純一案蘇說是。民離其君、舊作其君離二字、王云、文不成義。當作民離其君、與上怨其下對文。今本離字誤在其君下、又脫去民

字耳。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乙。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孟子梁惠王篇曰、仁者無敵。利多則民歡。以義伐不義、救民於水火之中。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伐斄勝之問所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臣第四

景公伐斄、孫云、斄卽萊也。服虔注左傳、齊東鄙邑。杜預注、萊國今東萊黃縣。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于斄、斄下當有之役二字。言吾欲行賞于從斄之役者、今本脫之、語意不完。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臣謀勝國者、舊脫臣字、此文本作以臣謀勝國者。言以臣之謀勝人之國者、則益臣之祿。以民之力勝人之國者、則益民之利。臣謀與民力對文。下文益臣之祿、正承此而言。今本脫臣字、則不知謀出何人矣。臣字不可無、今補。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上指君言、下兼臣民言、羨、餘也。言君非臣民無所獲、當盡出其所餘、與臣民共之。君上享其名、名從孫本、下文是上獨擅名。元刻誤民。臣下利其實。實、謂財貨也。利其實、如益祿益利是。故用智者不偷業、謀從智生。謀利於國、祿從而至、故不必偷作別業。用力者不傷苦、以力勝敵、而利隨至、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古之善用兵者、使衆皆樂爲所用。公曰、善。于是破斄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凡從役者皆受賞。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獨、單也、擅、專也。據而有之也。君所專有者、獨擅名耳。而所得之利、均歸臣民、君不私有也。管子中匡篇曰、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

景公問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諷第五

景公外傲諸侯、傲、慢也。亦輕也。管子重令篇曰、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內輕百姓、輕者、重之反。鄙夷也。非暴君孰敢輕百姓。管子小匡篇曰、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從讀若縱。好勇力則任意攻伐、構怨於諸侯。崇樂則習慣奢侈、暴斂於百姓。諸侯不說、百姓不親。諸侯惡其暴力、百姓苦其苛政。公患之。問于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見理眞故。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

卒不得容（羣徒之卒四字兩見、文不成義。此四字、祇羣小二字足以了之。疑本作故羣小不得容、與故讒人不得入對文。羣小、謂君所嬖倖之臣妾。不得容、謂無容身之地。）薄身厚民（此文亦見後十一章、蓋晏子之主旨。）故聚斂之人不得行。（薄身、自奉薄而德儉。厚民、愛利兼施。故聚斂之人無所容其足。）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孫云、耗今本作秏、非。純一案不曆師侵大國、以振其地。不逞彊淩小國、以耗其民。是為公正之行。）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兵甲從元刻、孫本作甲兵。黃云、下云劫人以兵甲、元刻是。）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易乾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德行教訓加于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羣徒之卒四字、涉上文而誤。疑本作故讒諂之徒繁。與故聚斂之人行對文。今本之字倒著徒下、又衍羣字卒字、文不成義。）厚身養薄視民、（上文薄身厚民、此文反之。疑本作厚身薄民、與辟邪阿黨對文。今本養字視字、蓋後人妄加、當刪。）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凡師行無鐘鼓曰侵。侵、犯也。襲取也。）耗小國之民、（耗、減也。損也。耗小國之民、如墨子非攻下篇曰、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之類是。）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于諸侯、勞苦施于百姓、故讎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讒諛之徒繁、不相容故。）百姓不與。（與舊譌興。王云、興字於義無取、當是與字之誤。百姓不與、即上文之百姓不親也。繫辭傳曰、民不與。純一今據正。）公曰、然則何若。對曰、（對從元刻。明本作敵、孫本同。洪云、說文、敵彊取也。此假借作對字、是古字之僅存者。）請卑辭重幣、以說于諸侯、（墨子魯問篇曰、厚為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義同。）輕罪省功、以謝于百姓、（輕罪、省刑罰也。省功、減力役也。以是謝罪于百姓。）其可乎。（庶乎近焉。）公曰、諾。于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交鄰有道故。）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為人、而失在為己。（下在字、舊皆置下文不為與下、今從孫王校移此。孫云、為人則得、為己則失也。純一案為人、天道也。兼也。公也。故無不得也。為己、人道也。別

也。私也。無不失也。故為人者重自為者輕。墨子經說上曰、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孟子盡心上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胥此道也。蓋儉以自利。兼以利人。所以適乖。一也。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此二語足以蔽之。晏子書總二百十五章、亦以此二語攝盡。推之六經百子、乃至釋氏三藏世出世法、無能舍此以為教者。景公自為、而百姓不與。舊作而小國不為與在、在字已依孫王校移前。為字衍、從王校刪。小國二字、當為百姓之誤。上文皆百姓與諸侯對言。此不應獨作小國、致與諸侯義複、而文不相對。蓋傳寫之誤、今校改。為人、而諸侯為役。有我之見存而自為、則引生百姓之我見、同時與我。無我之見而為人、則消除諸侯之我見、甘心聽命。此至聖所以無我也。管子形勢篇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蓋無我有我之辯、利害懸絕。則道在為人、而行在反己矣。黃云、行蓋得之剝文。上云而失在為己、與此相反。為己則失、反己則得也。綰一案行字不誤。言道在為人。而行在反己、強恕以求仁也。故晏子知道矣。晏子衣布衣鹿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節用兼愛。固深知此道矣。

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孫云、此句疑脫誤。意林作吾欲霸諸侯若何。孔叢作可以霸諸侯乎。綰一案以干霸王之諸侯、義不可通。管子小匡篇、有若欲霸王、夷吾在此之說。據標題云以干霸王、此文或作以干霸王可乎。晏子對曰、對上舊衍作色二字、從王校刪。意林作晏子曰、孔叢作對曰、並無作色二字。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孫云、數、孔叢作亟。不肯聽、孔叢作未肯然。臣聞仲尼臣上舊衍故字、無謂。據意林孔叢刪。孫云、孔叢下有聖人然猶四字。居處惰倦、孫云、意林作居陋巷、形近之譌。孔叢作勤惰。綰一案意林作處陋巷。廉隅不正、孫云、正、孔叢作修。則季次意林無季次二字。原憲侍。孫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公晳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家語作公晳克。孔叢作季余。氣鬱而疾、意林無此四字。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意林無卜商二字。德不盛、行不厚、孫云、厚孔叢作勤。綰一案意林祇作德不辱。則顏回騫雍侍。孫云、孔叢作顏閔冉雍侍。閔損、字子騫。綰一案意林無騫雍二字。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兵、孔叢作立。不善政之所失于下、霣墜于民

者衆矣。民上于字從元刻。孫本作下。孫云、霣卽隕叚音字。墜當爲隊。說文隕、從高下也。隊、從高隊也。綰一案此文不順而義尤複、孔叢作不善之政加于下民者衆矣。當據删訂。未有能士敢以聞者、孫云、孔叢作未能以聞者。綰一案藝賨一曰、不揜能士之迹。能士之僻有徵。臣故曰官未具也。孫云、具、孔叢作備。意林作今君未有能侍、故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王云、羣書治要無今字。說苑同。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蘇云、治要聞下有之字。綰一案說苑同。然後其政可善。說苑作國具官、而后政可善。公作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何謂官不具。何元刻作可、古通。治要、說苑、具下並有乎字。此脫、當據補。謂說苑作爲、古通。則字疑涉上下文衍。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治要無此七字。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說苑無吾字。孫云、惰說苑作墯。蘇云、治要懈作解。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孫云、隰朋諡成子、莊公曾孫戴仲之子。史記齊世家集解、徐廣曰或作崩也。潛夫論志氏姓、齊之隰氏姜姓。暱、爾雅釋詁近也。綰一案莊公、成公子名購。或作贖。非釐公子名光者。左右多過、蘇云、治要作譽。獄讞不中、獄讞、說苑作刑罰。孫云、讞當爲瀲。說文讞議辠也。玉篇瀲、魚列切。與讞同。辯書水言相似。則弦甯暱侍。甯從元刻。孫本誤章、與說苑同。盧云、甯與寧同、新序作弦寧。說已見前。黃云、弦章、景公臣。見諫上篇及外末篇。元刻是。蘇云、此與諫景公飲酒之弦章、相隔百餘年。治要正作弦甯。田野不修、民氓不安、民氓、說苑作人民。蘇云、治要氓作萌。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蘇云、治要吏作士。怠作惰。偷作婾。王氏雜志作戎事、非。此與軍吏對。則王子成甫暱侍。孫云、韓非作公子成父是。說苑甫作父。蘇云、治要成作城。居處佚怠、佚怠、說苑作肆縱。蘇云、治要佚作逸。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此六字、說苑治要並無。則東郭牙暱侍。孫云、姓東郭名牙。韓非外儲說、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辯察於辭、淸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弦商。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仞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立以爲大田。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吾不如公子成父。請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以爲諫臣。綰一案弦商、商當爲甯之譌。甯武、武當爲戚之譌。管子小匡篇、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爲大理。

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大致並與此同。德義不中、信行衰微、蘇云、治要信作意、微作息。則管子暱侍。孫云、管、說苑作筦、匿。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辟令窮遠而不逆。窮遠、無遠弗屆也。不逆、莫不服從也。兵加于有罪而不頓。頓與鈍通。不頓、言極順利也。是故諸侯朝其德、諸侯服其德、莫不來朝。而天子致其祚。蘇云、治要有焉字、致下無其字。純一案僖九年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祚。杜注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者字舊脫、從王校據治要說苑補。故曰官不具。公曰、善。孫云、說苑君道篇、孔叢詰墨篇、用此文。王云、案自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以下、別是一章。本在問下篇內、其首句本作景公問晏子曰。後人以其問答之辭大略相同、遂併後章入前章、而改景公問晏子曰爲公曰以泯其迹。又前章標題云、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則後章亦當有標題。今既併後入前、遂刪去後章之標題矣。不知前章是景公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而晏子對以官未具。後章是景公欲與晏子善齊國之政、而晏子對以官未具。前章是言侍孔子者、有季次原憲仲由卜商顏回騫雍。後章是言侍桓公者、有隰朋弦寧甯戚王子成甫東郭牙管仲。而景公無一士。且問答之詞、皆前略而後詳、則非一篇可知。今併爲一篇。則既云今君不善政之所失于下霣墜于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又云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未具。古人之文、有如是之複者乎。晏子各章、大同小異者多矣、又可一切刪而併之乎。羣書治要後章在問下篇、其首句作景公問晏子曰、可據以訂正。說苑君道篇、有後章無前章。孔叢子詰墨篇、及意林、皆有前章無後章。則前後之非一章甚明。黃云、治要分寡人今欲從夫子以下別爲一章、在問下篇。王氏從之、非也。問上問下前、計都凡皆三十章。分此入問下、則下多一章矣。下篇標題章次具在、何處可以羼入。純一案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晏子阻之。則自臣聞仲尼至顏回騫雍侍云云、恐未必然。孔叢以晏子稱孔子爲聖人、尤難信。況晏子之卒、當孔子四十五歲。（詳雜上二十二章注）卜商少孔子四十四歲、卜商能侍孔子、晏子墓木已拱乎。此文疑除說苑治要所引外、蓋後儒以其詞旨相類、據孔叢羼入。不足據、當刪。

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以不能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乂齊國。爾雅釋詁、乂、治也。能遂武功而立文德。諫上十六章曰、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是爲文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是爲武功。糾合兄弟、蘇云、謂兄弟之國。撫存冀州。

冀舊譌𦲷、王云、𦲷州二字、義不可通。𦲷當爲冀。王書往家語正論篇曰、中國爲冀。僖四年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故曰撫存冀州、荆楚惛憂也。今本作𦲷州者、冀誤爲翼、又誤爲𦲷耳。一今據改。純吳越受令、荆楚惛憂。王云、惛者、悶之借字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下爲匹夫而不惛。高注曰、惛讀憂悶之悶。故曰荆楚惛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加、猶嘉也。說文加、語相增加也。言天子嘉其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孫云。國德、州憂德力、各爲韻。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存、猶寄也。論語泰伯篇可以寄百里之命。義同。夫子以佐佑寡人、孫云、佐佑當爲左右。詩箋左右、助也。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繼管子之業、猶書說命下曰、周俾阿衡專美有商意。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伍。孫云、謂管子作內政以寓軍令也。純一案詳小匡篇。治徧細民。治理所及、不遺一小民。例如管子問篇曰、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陵列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云云是。貴不凌賤。富不傲貧。此二句亦見問下十一章。孫云、賢民貧爲韻。功不遺罷。黃云、罷元刻作能。純一案元刻誤。罷同疲。與賤貧甚爲儷文。問下二十四章曰、齊尙而不遺罷。遺罷、爲晏子之雅言。不佞不吐愚。吐、棄也。一切經音義十一引蒼頡。愈云、佞者、有才辯之稱。故與愚相對。舉事不私。不私、則事無不成。聽獄不阿。人心以正。風俗以淳。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羨、餘也。無羨、言不溢於分外也。鰥寡無飢色。飢從元刻、孫本作饑非。文王發政施仁、必先窮而無告者。不以飲食之辟、劉云、辟字當作癖。癖之謂言好也。下文則無以多辟傷百姓、與嗜欲玩好對言、則辟亦當作癖。害民之財。財從孫本明本、元刻作則、誤。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薄身厚民。節取于民而普施之。損上益下。府無藏、倉無粟。藏富於民。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此二句、亦見後十七章。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于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諸侯會尊爲霸主、故曰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多辟、勢必害民之財、勞民之力。是保乂國家內政第一大戒。無以嗜欲怨諸侯。舊嗜欲下衍玩好二字、案無以嗜欲怨諸侯、與無以多辟傷百姓對文。玩好二字、蓋後人妄加、今刪。言勿逞攻伐之貪欲、以構怨于諸侯。是保乂國家外交第二大戒。

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承善以立文德、盡力以從武功。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諫上二十一章、賢人使遠、讒人反昌。問下三章、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可互證。使民若不勝。勞民之力甚矣、猶若不足以供驅使。藉斂若不得。害民之財多矣、猶若未有所得然。厚取于民、而薄其施。菽粟朽于府內。恩澤不出宮中。多求于諸侯、而輕其禮。反乎交鄰之道。府藏朽蠹、而禮悖于諸侯。菽粟藏深、孫云、菽當爲尗。而怨積于百姓。君臣交惡。君不君、臣不臣。而政刑無常。孟子離婁上云、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問下二章、又稱可謂桓公之後乎。義略同。

景公問莒魯孰先亡晏子對以魯後莒先第八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黃云、淩本作之觀、與此異。綰一案也字衍、當刪。莒之細人、細人、小民。對士言。變而不化、變易常經、不遷於善。貪而好假、說文假、非眞也。高勇競尙武力而賤仁。賤、猶棄而不用也。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士、舉行優於細人者。亦唯恃武力、率爾逞忿。性皆急遽、不能持久。是以上不能養其下。是由在上者、不能以節儉仁愛之德、培養士民。下不能事其上。在下者、不能本薄身厚民之道、以事其上。上下不能相收。上下皆無親國之心、故不能互收其利益。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觀之也、觀之、各本誤倒。從盧校據上文乙。也字當刪。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爲義。好義、則損人自利者必不爲。克己利人者必爲之。與莒之士民異趣矣。下之妥妥也、孫云、妥當爲綏。爾雅釋詁、綏、安也。綰一案曲禮下、大夫則綏之。釋文、綏讀曰妥。漢書燕刺王旦傳、北州以妥。集注孟康曰、古綏字也。臣瓚曰、妥、安也。下之妥妥、言士民莫不安居樂業也。奄然寡聞。孫云、奄然、闇然。綰一案此喩魯民不安動、不安聽。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管子五輔篇曰、上必寬裕而有解舍。（房注解、放也。舍、免也。）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可爲此之說明。

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語意不明、其下疑脫失字。）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孫云、說文鄒、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杜預注左傳、滕國、在沛國公邱縣。俞云、按雉奔而出其地、乃極言其地之小。謂一雉奔竄、即出其邦域之外也。又所謂公侯者、有國之君之通稱。故五等之封、皆曰諸侯。而春秋書諸君之葬、皆稱公也。黃云、雉不能遠飛。雉奔而出其地、喻其出交近鄰。猶稱公侯者、在國稱公、在外稱列侯、小國亦然也。謂鄒滕雖弱小、而能近事強大、至今猶不失爲通侯。以明魯近齊而親殷（編一案殷當作晉）以福小國而不服于近鄰、卒以滅亡也。）小之事大、（舊小大互錯、從王俞校乙。）弱之事彊、久矣。彼晉者、周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晉。（舊作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孫云、疑親殷當爲親晉。上亦當爲晉者周之樹國也。是時魯君屢如晉。編一案彼周者殷之樹國也。與上下文不相屬、義不可通。孫說是也、今據改。言彼晉者、一周之樹國耳。魯既近齊、正宜親齊。乃不親齊而遠親晉。故下云以福小國而不服于鄰、以遠望晉。）以變小國、而不服于鄰、以遠望晉。（晉舊譌魯、從俞校正。孫云、變小、疑福小。俞云、孫疑變小即福小是也。變福音近、故叚用耳。以遠望魯、當作以遠望晉。左傳所謂魯有他竟、走望在晉是也。因晉與魯形似、此章又論魯事、晉字止此一見、淺人不察文義、妄改爲魯耳。晏子之意、蓋謂魯與齊爲鄰、而不知事齊。所望者晉。晉相去又遠、緩急不足恃。故曰此滅國之道也。蘇云、俞說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孫云、魯後并于楚。莒滅于楚。而地入齊。）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爲幾。（孫云、田無宇、陳桓子也。須無之子。幾、爾雅釋詁近也。編一案外上十五章、有齊國田氏之國也句。）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于民。（辭詳問下十七章。）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筐篋之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外上十章曰、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國之歸焉、不亦宜乎。）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自來先以利施人、而後不任其人之所難者蓋寡。難謂爲君難。理國政、禦外侮、甚不易也。）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若苟不辭其難、而任保民之責。從而撫之、不近於爲君之道乎。田氏將有齊國事、見諫下十九章、問下十七章。外上十章又十五章。）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九

景公問于晏子曰、孫本明本如此、元刻無于字。孫云、韓非說苑、作桓公問管仲。緯一案羣書治要引說苑同。治國何患。說苑治要引、均無治字、非。藝文類聚五十二引、有治字。晏子對曰、說苑作管仲對曰、治要祇作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孫云、韓非束作樹。塗當爲涂。說文汙涂也。黃云、韓非見外儲說右上。鼠因往託焉。孫云、韓非作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緯一案韓詩外傳七、作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內。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敗、治要作壞。韓非作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韓詩外傳作灌之恐壞牆。燻之恐燒木。孫云、熏、韓非韓詩外傳說苑作燻、非。塗即牆也。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韓非作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外傳作此鼠之患。夫國亦有社鼠、社鼠舊作焉、據說苑治要改。與下文夫國亦有猛狗一律。人主左右是也。類聚作人君之左右。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孫云、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謁敓（或收字）利。一作出則賣寒熱。入則比周。與此皆不同。所見本異。韓非作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緯一案韓詩外傳作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下有脫文。不誅之則爲亂。孫本脫爲字、元刻有。說苑治要同。韓詩外傳、作君不罪乎亂法。孫云、韓非作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王云、案據連讀。方言、據、定也。廣雅同。僖五年左傳注、據猶安也。案據、謂安定之也。史記白起傳、趙軍長平以案據上黨民、正與此同。黃云、腹當爲覆。韓詩外傳七、作君又並覆而育之、又韓非子作則君不安據而有之。不當作所。說苑作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察乃案字之誤。劉云、有字當作宥。案據當從王說。案據者、猶今人恆言所謂把持也。腹字作覆、當從黃讀。惟覆字當訓爲反。廣雅釋言云、覆反也。而毛詩雨無正覆出爲惡、桑柔覆俾我悖、瞻卬女覆奪之、鄭箋均訓覆爲反。覆而宥之、猶言平反而赦之也。晏子此語、言人臣欲誅左右、則爲君者必堅持不從。或平反其獄、以宥其辜。如後世漢文赦鄧通是也。韓詩外傳作幷覆而育之、幷疑乎字之譌。青亦宥字之假借。韓非君不安據而有之、不當作又。黃氏謂不當作所、非也。緯一案案據當從王說劉釋。腹而有之、當從韓詩外傳作覆而育之。言不誅之則爲亂無已時。誅之則爲人主所把持而不能誅。人主非惟不罪其亂法也。並覆翼而長育之。正如鼠之不可熏灌同。故曰此亦國之社鼠也。此亦國之社鼠也。宋人有酤酒者、宋字舊脫、據韓非子補。孫云、韓非作宋人有酤酒者。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緯一案韓詩外傳作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爲

器甚潔清、孫云、潔當為絜。清、瀞省文。說文無垢薉也。玉篇疾性切。置表甚長、孫云、韓非作縣幟甚高。而酒酸不售。韓詩外傳作然至酒酸而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韓詩外傳無之字、蘇云、言以其故問里人也。史記、括母問奢其故。文與此同。里人曰、公之狗猛。之狗舊倒、從說苑乙。韓詩外傳作公之狗甚猛。人挈器而入、孫云、說文挈、縣持也。韓詩外傳作持。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孫云、噬、韓非韓詩外傳作齧。統一案外傳迎上有輒字。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羣書治要脫是字。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干、韓詩外傳作白。說苑治要俱作明。而用事者迎而齕之。孫云、說文齕、齧也。韓詩外傳作齧。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孫云、左右下韓詩外傳有者字是。用事者為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孫云、沈本注云、或作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韓非外儲說、韓詩外傳、說苑政理篇、用此文。王云、元刻注文同沈本。案或本是也。此治國之所患也、正對景公治國何患之問。與各篇文同一例。今本作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乃後人取韓子竄入。又改韓子之無亡為無患、以牽合晏子。斯兩失之矣。說苑正與或本同。黃云、韓子作則術不行矣。統一案王說是、當據以訂正。此與外上十四章、大旨略同。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求第十

景公問晏子曰、元刻如此、治要同。孫本明本問下均有于字。寡人意氣衰、身病甚。蘇云、治要作身甚病。今吾欲具圭璧犧牲、圭從元刻、孫本作珪。璧、舊並譌璋。王云、珪璋本作圭璧。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古者祈禱皆用圭璧、無用璋者。金縢曰、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大雅雲漢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諫上篇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圭璧犧牲。統一今據正。案日本治要圭作珪。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祀可以干福乎。祀舊譌禮、治要校文禮疑祀、今據正。蘇校同。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干上帝、左矣。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政必当乎、德同於民。行必至公、誠通於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偪山林、孫云、一本脫以字、非。統一案此文疑本作不敢大斬伐以偪山林九字句。無字、蓋

殘人謂與下文以偪山林相反妄增。不知下文義與此文相反者、在無不敢二字也。無與不敢義複、當刪。節飲食、無多畋漁無當作不敢。與上文一律。以無偪川澤無字當刪、詳上。蘇云、治要畋作田。澤作徧。下並同。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蘇云、治要所作祈、下同。紀一案禮記禮器曰、祭祀不祈。鄭注云、祭祀不爲求福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蘇云、曲禮下鄭氏注云、納、猶致也。爾雅釋詁云。祿、福也。納祿、猶言致福。下云收祿、正與此反言。今君政反乎民、乎、治要作于。而行悖乎神。今君藉重斂多、反乎民心。百姓疾怨、自爲祈祥。背於神明之德矣。大宮室、多斬伐、以偪山林。羨飲食、蘇云、治要飲作飯。多畋漁、以偪川澤。以縱欲故、暴殄天物。是以神民俱怨、神民舊倒、今據上文並治要乙。而山川收祿。山川之產、不勝其斬賦而竭。司過薦罪、蘇云、治要作薦至、疑誤。紀一案治要校文作薦罪。司過、官名。內史也。薦、舉也。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言祝宗與司過相反、神不可欺、福非德洽於民不致也。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於是廢公阜之遊、止海食之獻、節飲食、息苛擾。斬伐者以時、斧斤以時入山林。畋漁者有數、恤物命以厚生。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蘇云、治要作焉。紀一案祝宗言罪而無求、庶不僭慢於鬼神。故鄰國忌之、忌、憚也。諸侯不敢加兵於齊。百姓親之、民懷其德。晏子沒而後衰。蘇云、治要載此章在問下篇。

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第十一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此從元刻。孫本作何如。黃云、當依元刻作如何、凌本同、標題亦作如何。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前五章作薄身厚民。薄身、自爲者輕。儉也。厚民、爲人者重。勤也。所以兼人己於一愛也。晏子德行功業、盡該於此。推之堯舜大禹、固無不然。約于身而廣于世、約于身者、自奉儉約、不役於物、所以全性之眞也。廣于世者、因性理無間於物我古今、務期永世之人兼愛交利以盡性也。所謂約守而博施也。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明政、如洪範所謂農用八政之類是。所以厚民生也。行教、如舜典所謂愼徽五典之類是。所以正民德也。不以

威天下。蘇云、治要作而不以威下。綂一案不倚武力以威天下、蓋本史佚陵人不祥之訓。見僖十五年左傳。即墨家非攻之旨。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取財於富有者、以調劑貧乏者。一切經音義十七引賈逵注國語云、權、平也。於陵子貧居篇曰、鈞天地之有。論語季氏篇、孔子曰均無貧。不以養嗜欲。嗜欲者、伐性之斧。最足使人敗德、而無異於禽獸者也。禮樂記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故嗜欲宜節、不可養而長之。此墨家所以尚儉也。誅不避貴。貴者違法必誅之。賞不遺賤。賤者有勞必賞之。不淫于樂。恐以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且廢君子之聽治、與賤人之從事。蓋違大禹謨罔淫于樂之教、即墨家非樂之本。不遁于哀。遁讀爲循。凡字从彳又从辵者、皆得相通。墨子非儒篇、宗（讀崇）喪循哀可證。蓋恐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鹽鐵論論誹引晏子語）故。此墨家節葬之旨。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墨子兼愛下篇曰、有道肆相教誨。蓋以先覺覺後覺。倘天下有一未覺之人、即是導民之智有未盡。夫何自伐之有。昔大禹克勤于邦、不自滿假。乃墨家不伐之宗風。勞力事民而不責焉。事民舊作歲事、王云、歲事本作事民。事、治也。見呂覽淮南戰國策注。謂盡智以導民、而不自矜伐。勞力以治民、而不加督責也。後人不解事民二字之義、而改事民爲歲事。則既與勞力不相承、又與上句導民不對矣。羣書治要、正作勞力事民而不責。綂一案王訓事爲治、以責爲督責、並非。而據治要正歲事之誤、是也。今從之。下章曰、事因於民者必成。又曰國有義勞、民有加利。是知勞力事民、如盡力溝洫之類。即大禹形勞天下之旨。蓋勞力以事民之事。而不責報也。墨子魯問篇曰、有力以勞人。莊子天下篇、謂墨者以自苦爲極。而備世之急。荀子富國篇、謂墨子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可互證。不責與不伐、文義相對。不伐、言不伐功於己。不責、言不責德於人。皆本兼愛之至理以爲言。晏子固墨家先進也。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舊行上爲字、錯置政上。王云、案上二句、本作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去聲）與教尚相愛二句對文。後人誤以故下不以相害爲一句、行（平聲）教尚相愛爲一句、故民不以相惡爲一句、遂移爲字於政尚相利之上。而以爲政尚相利連讀、以對行教尚相愛之文。則既失其義、又失其句。而下文爲名二字、遂成衍文矣。羣書治要、正作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綂一案王說是、今據正。此墨家兼相愛交相利之要旨。刑罰中于德。管子明法篇曰、不淫意于法之外、不爲惠于法之內。可爲確詁。廢置順于民。置舊譌罪。俞云、廢罪當作廢置、字之誤也。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是謂廢置順于民。綂一案俞說是、今據正。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蘇云、不華、即下第二十章所謂誅乎前不華乎外意。綂一案鹽鐵論論誹篇、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蓋晏子墨者、尚樸。重實行而不華於言。故曰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

處下而不怨。不貪者、自知不能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故甘處于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蘇云、治要無此二句。綰一案社稷之中句尤。蓋後人所加、當刪。一意同欲、此墨家尚同之旨。若夫私家之政、蘇云、治要無此句。綰一案墨子尚同下篇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人、若使一夫。義可互明。生有厚利、死有遺教。舊脫厚利死有四字、文不成義。從王校據治要補。謂盛德之君、生有厚利被於當時。死有遺教垂於後世。此盛君之行也。舊脫公不圖晏子曰六字、從王校補。蘇云、此下治要無。臣聞問道者更正、正疑心之譌。更心與更容對文。標題亦當作更心。聞道者更容。更容謂當肅然起敬。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籍民財力以供嗜欲故。市買悖故商旅絕。買當爲賈之譌、賈與價同。悖、亂也。後漢黃昌傳注。言市征重、物價亂、商旅失利將絕迹也。玩好充故家貨殫。玩好之物充斥於市。而供家室日用者殫焉。殫、盡也。積邪在于上、辟邪之人皆及執政。蓄怨藏于民。百姓疾怨積蘊於心。嗜欲備于側、問下三章曰、左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毀非滿于國。諫上十二章曰、一國誹。孫云、側國爲韻。而公不圖。圖、計謀也。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玩物減則家貨增。公市不豫。王引之曰、豫猶誑也。說見荀子儒效篇。蘇云、不豫、謂不誑也。言公市俱以誠信相貿易、無有誑詐也。荀子儒效篇云、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義並同。宮室不飾、業土不成。不待土工之成而罷。止役輕稅。民力舒。民財裕。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對以度義因民第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羣書治要、無晏子二字。有。公曰、其術如何。治要作何如。晏子曰、謀度于義者必得。義則無不宜故。事因于民者必成。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繫縛也。上下無所靡。盧云、元刻靡。綰一案靡亦作靡。荀子正論篇、藉靡舌繹。注、靡繫縛也。與靡義同。其聲不悖。名正其實不逆。事順謀于上不違天。大公至正謀于下不違民。

洪範曰、謀及庶人、庶民從。是之謂大同。以此謀者必得矣。黃云、元刻謀作謨。緫一案孟子公孫丑下曰、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可相發明。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小大。孫本作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蘇云、言所勞俱爲義、不同安勞、故曰義勞。勞與利對文、言國雖勞而民利也。緫一案秉國者以爲民勤勞爲正義。民有加利。加舊譌如、王云、如當爲加字之誤。民有加利、謂舉一事而利加于民也。前第四章曰、上有羨獲、下有加利。語意與此相似。又曰破蕃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此皆加利二字之證。緫一案王說是、今據正。以此舉事者必成矣。秉國者典厥義。爲民勞。則利之加于民者厚。民無不樂助者。宜其舉事速成矣。夫逃義而謀、舊義譌人、從王校正。謀作謨。從黃校據淩本改。雖成不安。故臣聞義謀之廢也。也。元刻作者、孫本譌謀外乎義、終必敗亡。傲民舉事、雖成不榮。事不敬重民意者。雖成徒增疾怨耳。以。今從王顧校正。謀準于義、斯平正矣。民事之本也。凡事以愛民利民爲本。故反義而謀、倍民而動、舊反譌及、倍譌信。王云、及義而謀、信民而動、與下句文義不合。及當爲反。信當爲倍。倍亦反也。義爲謀之法。民爲事之本。故反義而謀、倍民而動、未有能存者也。上文云逃義而謀、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正與此文相應。羣書治要、作反義而謀。背民而動。背與倍古字通。故知信爲倍之誤。緫一案王說是、今據正。未聞存者也。元刻如此、孫本存上有不字、王云、不字乃後人所加。蓋不知及信二字、爲反倍之誤。故於此句內加不字、以牽合上文耳。蘇云、元刻是。治要正無不字。緫一案存上當有能字、語氣較完足。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于義。于舊作其、王云、度其義本作度于義。度、待洛反、度之言宅也。顏注漢書韋元成傳曰、古文宅度同。堯典宅西、周官縫人注宅作度。詩大雅文王有聲篇、宅是鎬京、坊記作度。宅者、居也。謂謀必居于義也。文十八年左傳、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杜注曰、度、居也。大雅緜及皇矣傳、並同。是度於義、即居於義也。度於義與因於民對文。上文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是其明證。今本作度其義、則謂非居於義之謂。且與上下文不合矣。治要正作謀必度於義。緫一案王說是、今據正。事必因于民。三代之與、非義無謀。舍民無事。莊子在宥篇曰、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及其衰也、建謀反義。元刻作建謀者及義、孫本作建謀不及義、顧云、當作建謀反義四字句。緫一今據刪訂。與下句對文。治要作謀者反義。脫建字、衍者字。與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蘇云、此下治要無。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黃云、元刻危作已、剝文。對曰、上君全善。最上者無不善。

其次出入焉。次焉者、時善時不善。其次結邪而羞問。又其次、即最下者。無善可言。習慣邪僻、如結不可解。且謬以問善爲可羞。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出於善、時入於善、則不全善。視全善之君德薄矣、故受制焉。時問之君。元刻如此、孫本脫之君二字、時問之君、即出入之君。上與全善之君、下與羞問之君、相對成文。雖日危尚可以沒身。因時問善、不至全不善。故雖日陷於危、此身或尚可以壽終。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貴盈不善、又羞問善。桀紂之惡、不能過焉。此身首領恐難保也。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今君可當時問之君故。

景公問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第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蘇云、治要作景公問求賢。此下至榮君、治要無。莅國治民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敕民。國專民事、非賢能不理。問下二章曰、昔吾先君桓公下賢以身。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君矣。君舊譌若、從盧校正。與猶親也。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庸猶何也。詎也。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爲賢乎。賢不見用、等於庸衆。詎爲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孫云、言君亦不以此爲事。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孫云、觀其交游也。純一案所謂觀人於其友也。孟子萬章上、載孔子於衛主顏讎由。不主癰疽。子華子序、記子華子不應衛子之聘。去晉之齊、館於晏氏。皆其例證。說之以其行。後廿七章、景公問取人得賢之道。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句首舊衍君字。從蘇校刪。言取人重實行、華於言者無用也。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蓋曲高者和寡。子華子北宮子仕篇曰、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譽之反則毀。明衆人之毀譽、不足憑也。如此則不爲行以揚聲。兪云、古爲僞字通用。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並云、爲本作僞。是也。不僞行以揚聲、言不僞託高行以揚聲譽。不掩欲以榮君。王引之云、榮讀爲營。營、惑也。見呂氏春秋淮南注。掩欲以營君者、外爲廉潔、以自掩其貪。將以惑君也。第二十一章謂佞人之事君曰、以僞廉求上采聽、而幸

以求進。正諳此也。營榮古字通。故逼則視其所舉。蘇云、治要無故字、上有晏子對曰句。緇一案治要省去上文故爾。逼則視其所舉、如後二十章曰、忠臣選賢進能。諸賢不居其上。史記管晏列傳曰、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又如襄三年左傳、君子謂祁奚舉其讎解狐、不爲諂。舉其子午、不爲比。舉其偏伯華、不爲黨。夫唯善故能舉其類。皆其例也。窮則視其所不爲。問下廿四章曰、貧窮不易行。論語衞靈篇曰、君子固窮。固、安也。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舊作富則視其所不取、王云、通與窮對。富與貧對。羣書治要、作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是也。今本脫分字、及貧則視其所五字。則文不成義。緇一案王說是、今據補。史記魏世家、韓詩外傳三、說苑臣術篇、並載李克語、文有移異而義均同。可證。漢書杜欽傳、亦有文類此。諫下十九章曰、蓄財而不用、凶也。蓋有財貴相分。但視其所分予者之賢否、即可定其人之賢否。貧則視其所不取、亦可知其操守。晏子修身篇曰、貧則見廉。是其義。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背祿鄉義故。治要脫士字。其次、易進而易退也。鄉祿亦不背義故。而字舊脫、據治要補。下同。其下、易進而難退也。背義鄉祿故。蘇云、表記孔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位有序故爲上士。亂故爲下。以此數物者取人。蘇云、物猶事也。其可乎。

景公問君臣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爲君身尊民安。爲臣事治身榮。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爲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君自養儉。苟有餘財、盡以眷念於民而施之。則身尊而民安。身舊譌君、從王校正。爲臣忠信而無踰職業。爲臣者竭誠無欺以從事。務無踰於職守而有越分之行。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爲君何行則危。爲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爲君厚藉斂而託之爲民。厲民自恣而假託爲利民。正與上文爲君節養其餘以顧民相反。進讒諛而託之用賢。辟邪阿黨。遠公正而託之不順。譏蔑有德。孫云、言不順君所爲。君行此三者則危。爲臣比周以求進。黃云、進元刻作寸、誤。求進求多求親對文。此言臣有三求則廢。上言君有三託則危。亦對文。求進句絕。踰職業、屬下求多爲義。求多亦句絕。緇一案管子明法篇曰、臣下比周、以黨舉官。是以官失其治。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

踰乎職業之外、防遏下民、隱匿其利、而求多以私肥。正與上文爲臣忠信而無踰職業相反。從君不陳過而求親。王云、謂臣在君側、不諫君過、而但求親近也。人臣行此三者則廢。臣對君言、人字疑衍。故明君不以邪觀民。故明君反承上文君行三者則危言。蘇云、觀、猶示也。不以邪觀民、言不以邪示民也。呂覽博志、此所以觀後世已。注觀訓示。守則而不虧孫云、爾雅釋詁、則、常也。法也。總一案則疑財之形譌、財上又脫民字。此文本作守民財而不虧、反承上文厚藉斂而託之爲民言。與立法儀而不犯對文。後十八章日、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文略異而義正同。立德儀而不犯。孫云、墨子有法儀篇、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總一案此言立法以爲萬民之儀表、而君身不得自犯。猶詩抑篇云、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也。後十八章、立于儀法不犯之以邪。義同。立法爲儀、所以保羣黎治。違行不犯、罔敢擾羣害治也。苟有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不以上舊衍而守、從王校據後第十八章刪。是故刑政安于下。民心固于上。刑平政理。民相安于下。心不貳于上矣。故察士不比周而進。故察士反承上文臣行此三者則廢言。不爲苟而求。卿苟求多利、是取敗之道。言無陰陽。信。黃云、陰陽猶云面背。言無面從背違。行無內外。忠。順則進。否則退。進退一準于道。不與上行邪。德操貞固而不求親。此三句、亦見後二十章。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明察之士、有足以自榮者。故人不得而廢之。問下十八章日、進不失忠。退不失行。

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六說第十五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蘇云、義當爲議、蓋叚字。莊子齊物論、有倫有義。崔本義作議、是義議同字之證。此與荀子北面端拜而議之議同義。景公蓋自謂所持不仁。故無足議耳也。（猶云、未足與議）不然、（言若能仁也）請北面事夫子而與之議、謂議政治大道也。故下文云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總一案齊策四、齊人見田駢日、聞先生高議。吳會祺云、議與義通。蘇讀義爲議、是也。但尙有欠審處。此文疑本作寡人特不仁、其無足議耳。今本特誤爲持。議誤爲義。足譌也、又倒著耳下。故文義不順。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蘇云、議同。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爲出若言。若、猶此也。指北面言。臣見君則北面。嬰人臣、故不敢當北面之說。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密不能蔍

苴不學者詘。學上不字舊脫、從王校補。盧云、麄苴當與麤粗同。上倉胡切。下才古切。猶鹵莽也。詳見余札記。王云、當作縵密不能、麄苴不學者詘。麄苴與麤粗同。麤、倉胡反。粗、在戶反。二字義同而音異。說見廣雅疏證一。縵密猶緜密、謂事之精微者。言縵密之事既不能、麄苴之事又不學。則未有不詘者也。下文曰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善人不能戚、惡人不能疏者危。交遊朋友、無以說於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爲者餧。修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語意並與此同。今本脫去不字、則其義相反。且與上文不對矣。外上篇曰、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語意亦與此同。微事不通、麤事不能、正所謂縵密不能麄苴不學也。以是明之。蘇云、王說是。純一案外上文見十七章。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孫云、孟子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也。純一案說文卑、賤也。輕之之詞。善人不能戚、惡人不能疏者危。戚、親也。近也。疏、外也。遠也。善無由修。惡日益長。故危。交游朋友、舊衍從字、從王校刪。無以說于人、又不能說人者窮。既無才德見說于人。又於人之有才德者、不能說而服之。終必窮而不達也。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爲者餧。孫云、一本作餒、非。純一案要、求也。言貪位不可得、又不肯居卑。無利可要、餧而已矣。修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能專修大道、立大義、尙矣。乃皆不能、並於修小道立小義者、不能附而和之。必狃于蠢固、自取滅亡。此足以觀存亡矣。案此足以觀存亡、與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正相應。正文六說、必存亡並舉。今本有亡無存、疑縵密不能上有脫簡。以本書文例求之、皆反其說可知也。此與外上十七章、事異而辭多同。

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以三者第十六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中、正也。衣冠正斯瞻視尊。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不敢以不義之言要君。身行不順、孫云、一本下有不敢以三字、非。身行舊作行己、王云、行己本作身行、行讀去聲。此後人習聞行己之語、而罕見身行之文、故改之耳。不知身即己也。玉篇己、身也。下文身行順、治事公、正承此文言之。未見全文、而輒以意改、粗心人大抵皆然。羣書治要、正作身行不順。純一今據正。治事不公、不敢以莅衆。身行必循乎理、治事必忠於國、斯可莅衆耳。衣冠無不中、蘇云、治要無無不二字、下同。

故朝無奇僻之服。奇僻之服、卽諫下十二章飾履以金玉是。孫云、僻、一本作辟。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之報。上下相見以誠。身行順治事、故國無阿黨之義。問上五章云、辟邪阿黨。三者、君子之常行也。舊行下有者字、王云衍。常行讀去聲。若云常行者、則當讀平聲矣。上文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卽其證。羣書治要無者字。純一今據刪。

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第十七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進賢君能以身下賢而任之政。忠經報國章曰、賢者國之幹。墨子尙賢中篇曰、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孟子盡心上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其行愛民。用康保民。兼愛無遺。其取下節。藏富于民。其自養儉。節性。在上不犯下。罔敢侮民。在治不傲窮。傲、輕也。謂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從邪害民者有罪。罪從邪說煽亂者。進善舉過者有賞。獎進善言敢直諫者。其政刻上而饒下。嚴于有位。撫下以寬。赦過而救窮。宥過無大。惠鮮鰥寡。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賞必當賢。不以私喜濫。罰必當暴。不以私怒濫。問下八章、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義同。不從欲以勞民。蘇云、從讀爲縱。純一案書大禹謨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不修怒而危國。不修怒以陵人、而危及國本。僖十五年左傳、史佚有言曰、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者不祥。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此二句、已見前七章。上無私義。義必尙同于天。下無竊權。柄不下移。上無朽蠹之藏。薄斂厚施。下無凍餒之民。人給家足。昭三年左傳曰、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故言此對治之。不事驕行而尙同。同舊譌司、盧云、疑同。墨子有上同篇。純一今據正。驕、縱恣也。墨子天志下篇曰、諸侯不得恣己而爲政、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恣己而爲政、有天正之。是爲上同。其民安樂而尙親。民皆安居樂業。相愛而不相惡。下章云、下以相親爲義。賢君之治國若此。

景公問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以先行義第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蘇云、

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緜一案先之者、以身先之。如禮大學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養民不苛、謳民以寬。而防之以刑辟。止惡禁暴。所求于下者、必務于上。必、舊譌不、王引之云、不務于上、義不可通。不務當作必務、此涉上下文諸不字而誤也。羣書治要亦作不務、則唐初本已然。案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謂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也。所求于下者必務于上、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則當作必務明矣。下文云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苟所禁於民、不以事逆之。即承此四句而言。緜一案王說是、今據正。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保民之富。不事侵削。立于儀濾、不犯之以邪。前十四章曰、立法儀而不犯。義同。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文已見前十四章故下從其教也。從上舊衍之勸二字、從蘇校據羣書治要刪。蘇云、治要無上六句。稱事以任民。稱、度也。量也。中聽以禁邪。俞云、聽謂聽訟也。古謂聽訟爲聽。書大傳、諸侯不同聽。注曰聽、議獄也。中聽以禁邪、言聽訟得中。則足以禁邪也。尚書呂刑篇曰、罔不中聽于獄之兩辭。然則中聽二字、蓋本于尚書矣。不窮之以勞、黃云、謂稱事。不害之以罰。罰、舊譌實、王云、害之以實、義不可通。實本作罰、謂不以刑罰害民也。窮之以勞、害之以罰、皆虐民之事。羣書治要正作不害之以罰。緜一今據正。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逆、反也。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前十一章云、四海之內、溢食之民、一意同欲。大旨同。上以愛民爲濾、下以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違。愛民相親上、舊並脫以字。違譌遺。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補正。此明王之教民也。舊作此明王教民之理也、王云、本作此明王之教民也。上章賢君之治國若此。正對賢君治國若何之問。本章此明王之教民也、亦正對明王教民何若之問。今本作此明王教民之理也、詞意庸劣、乃後人所改。羣書治要、正作此明王之教民也。緜一今據改。

景公問忠臣之事君何若晏子對以不與君陷于難第十九

景公說苑作齊侯問于晏子曰、盧云、論衡定賢篇作齊詹問。詹疑侯字誤。但下作詹曰又似非誤。忠臣之事君何若。舊君下衍也字、盧云、論衡及說苑臣術篇、事下皆有其字。蘇云、治要無也字。緜一案太平御覽六百二十一亦無也字、今並據刪。晏子對曰、黃云、對元刻作敓。有難不

死出亡不送。北堂書鈔二十九引公不說曰、盧云、論衡但作詹曰、無齊字。君裂地而封之。盧云、論衡說苑俱無君字。裂論衡作列。蘇云治要封作富。純一案論衡封作寺。疏爵而貴之。蘇云、史記黥布傳云、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文與此同。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案尙書武城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疏爵與裂地對文、故疏可訓分。純一案文選陽給事誄曰、疏爵紀庸。君有難不死、蘇云、治要無君字。出亡不送、其說何也。舊作可謂忠乎、王云、可謂忠乎、本作其說何也。下文晏子對詞、正申明不死不送之說。今本作可謂忠乎者、後人依說苑臣術篇、論衡定賢篇改之。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二引此、並作其說何也。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改。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蘇云、治要奚作何、下同。純一案論衡作奚。御覽說苑俱作何。謀而見從、治要說苑同。盧云、謀論衡諫。純一案御覽亦作諫。終身不亡。亡舊作出。治要御覽同。今從盧校、據論衡說苑改。臣奚送焉。呂氏春秋務大篇、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爲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義同。若言不見用、見字舊脫、從盧校據論衡說苑補。下同。有難而死之、孫云、死說苑作使。純一案說苑作死。或孫所見本異。蘇云、治要無之字。下同。是妄死也。晏子所以不死莊公之難。謀而不見從、盧云、謀、論衡說苑俱作諫。出亡而送之、是詐僞也。本無同情之感故。僞論衡作爲、古通用。故忠臣也者、治要無故字。盧云、論衡說苑俱無也字。能納善于君。盧云、納論衡進。不能與君陷于難。盧云、君論衡無。蘇云、治要有者也二字。孫云、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景公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對以不與君行邪第二十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掩、蓋也。孫云、不華、不誼譁也。蘇云、治要無此二句。選賢進能、不私乎內。前十二章、言善爲國者、莫先於舉賢官能。此以忠臣之行、莫重於選賢進能。蓋以尙賢爲政之本也。不私乎內者、不黨父兄。不傷富貴。不變顏色也。見墨子尙賢中篇。稱身就位、言衡量自身之才德所堪任者以就位。問下五章曰、稱身居位、不爲苟進。論語季氏篇、陳力就列。集解引馬融云、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義同。計能受祿。受舊作定、王云、祿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祿、下文受祿不過其量、即其證。羣書治要、正作計能

受祿。純一今據正。睹賢不居其上。墨子魯問篇曰、處高爵祿則以讓賢。史記管晏列傳、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晉語九、少室周力弗勝牛談而讓右。受祿不過其量。問下五章曰、稱事受祿、不爲苟得。管子重令篇曰、受祿不過其功。義同。不權居以爲行。王云、權居二字、義不可通。居當爲君、字之誤也。權、稱也。言忠臣之行、（去聲）必準于道。不稱君以爲行也。羣書治要、正作不權君以爲行。兪云、王說非也。權居與稱位相對。權、猶稱也。居、猶位也。若作權君、則不倫矣。古之君子所居雖卑、所行則高。所居雖汙、所行則潔。是謂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以位卑、不任天下之重。不揜賢以隱長。務成人之美。揚人之善。不刻下以諛上。待下寬。事上正。君在不事太子。心一於君、不貳於儲。國危不交諸侯。盡忠謀國、不藉外援。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治要無也字、此三句、已見前十四章。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也以字據總目增第二十一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見義意以爲難、即畏縮不前。明言行之以飾身。身無實行。明以空言欺君自飾。僞言無欲以說人。私欲熾盛。僞言無欲、冀以悅人傳聞於君。孫云、身人爲韻。嚴其交以見其愛。嚴、尊也。尊其與君相接者、以見其愛君。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微、隱之也、伺間也。偶、合也。隱合上之所欲、以要寵眷。唐韻正四十五厚偶、古音虞。偶與爲韻。求君逼邇。盧云、元刻爾。而陰爲之與。蘇云、與、黨與也。言求君寵倖之人、而陰結爲黨與也。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誣、欺罔也。下事左右、而面示公正以僞廉。居心卑汙以事左右。而外貌假示公正。冀以僞取廉名。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求上因左右采聽其無欲輕祿之廉名。僥幸以干進。傲祿以求多。或故輕視利祿。以不如此、不能求得多祿故。辭任以求重。辭不肯之任、求重要之職。工乎取。善取人所不能取。鄙乎予。惜財如命。歡乎新。慢乎故。假託變法、便於私營。問下三十章云、新始好利。義同。孫云、予故爲韻。純一案古音譜十二魚去聲引此。慳乎財。孫云、慳當爲吝。薄乎施。財慳積而不樂施。覩貧窮若不識。鄰族戚友、雖極貧窮、覩之若不相識。趨利若不及。恐落人後。外交以自揚。外交鄰國之權幸、聲揚

以自重。背親以自厚。利之所在、雖至親亦背之而厚自取。積豐羨之養。羨舊誤義、俞云、豐義二字、誼不可通。義當作羨、字之誤也。羨、饒也。豐羨猶豐饒矣。純一今據改。而聲矜恤之義。本無矜恤之心、貪得矜恤之名。非譽乎情。疑本作非譽侚乎情。今脫侚字、文不成義。非、誹同。情、私意也。侚乎情、謂不當理也。而言不行身。口言之而身不行。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偶涉時議、輒縱論人之短長。不自愧作。有之己不難非之人。無之己不難求之人。晏子小取篇曰、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佞人反之。其言彊梁而信。出言乖戾、縱任意氣而不屈。其進斂遜而順。其干進也、敏捷謙遜而順利。孫云、信順爲韻。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明君洞知其姦、必誅之。愚君之所信也。愚君不察其姦、深信之。此與外上十四章、大指略同。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以不與世陷乎邪第二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蘇云、治要意下有也字。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如諫下八章春夏遊獵興役之類。從政逆鬼神。鬼神無私。從政私、故逆。藉斂殫百姓。殫、盡也。治要作單、蓋從古本。言搜刮民財殆盡。四時易序。如禮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之類是。蓋人心不正、感召咎徵也。神祇並怨。作事背乎天神地祇故。道忠者不聽。道、言也。不聽忠言、以逆耳故。薦善者不行。薦、進也。諛過者有賚。蘇云、治要賚作賞。純一案賚賞義同。救失者有罪。罪及忠良。故聖人伏匿隱處。遯世无悶。不干長上。潛修德業。潔身守道。蘇云、治要潔作靜。不與世陷乎邪。乎、治要作于。不合汙世。是以卑而不失義。處卑微而好義。瘁而不失廉。身勞瘁而貞廉。蘇云、治要瘁作敝。此聖人之不得意也。公曰、聖人之得意何如。舊脫公曰二字、問答之界劃不清。今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補。對曰、治要作晏子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調、和也。易乾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藉斂和乎民。百姓樂其政。舊作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脫一民字、衍一及字、文義參差不協。今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訂正。藉斂和乎民、與上舉事調乎天對。百姓樂其政與下遠者懷其德對。遠

者懷其德。前第一章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義可互明。四時不失序。如禮月令、孟春之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之類是。風雨不降虐。虐從元刻、治要同。孫本譌雪。書洪範、曰聖、時風若。曰肅、時雨若。是風雨不降虐之休徵。天明象而致贊。舊脫致字、王云、下三句皆六字。唯首句少一字。羣書治要、作天明象而致贊是也。致贊、謂天致禎祥以贊王者。昭元年左傳、天贊之也。杜注、贊佐助也。淮南本經篇曰、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淸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正所謂天明象而致贊。綜一案王說是、今據補。地長育治要作育長。而具物。禮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可互證。神降福而不靡。靡、盡也。書微子之命曰、肅恭神人。上帝時歆。下民祗協。義可互明。治無怨業。王云、怨讀爲蘊。劉云、怨與蒬同。綜一案集韻、蒬與蘊同。業、事也。言治無蘊積之事。問下八章、官無怨治。義同。居無廢民。居民無游惰者。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第二十三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王云、兩不字涉下文不危不弱而衍。景公問君民而危、用國而弱者、惡乎失之。故下文晏子之對、皆言其所以危弱之故。若云不危不弱、則不得言惡乎失之。且與下文相反矣。黃云、標題云景公問古者君民用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不字非衍。末云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正對問辭。惡乎失之、失當作法。標題云晏子對以文王、明是法字。綜一案此文疑本作古者君民而危、用國而弱、惡乎失之、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法之。故晏子之對、先言所以危弱之故。後言文王所以不危弱之可法。今本有脫文倒句。晏子對曰、嬰聞之、以邪莅國、以暴和民者危。以暴和民、義不可通。和疑爲臨、字之誤也。後二十九章、景公問臨國莅民所患何也。國與民對、莅與臨對、與此文同。修道以要利、得求而返邪者弱。孟子告子上云、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可相發明。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利。詩周頌維天之命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若要利、則不純矣。滅暴不以順紂、干崇侯之暴。干、犯也。史記殷本紀、紂怒殺九侯女、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並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周本紀、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

於羑里。而禮梅伯之醢。孫云、韓非難言篇、梅伯醢。呂氏春秋行論篇、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過理篇、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純一案淮南子說林訓、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高注構、謀也。是以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兩其字、俱指文王。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此章義欠條暢、當有譌文。

景公問古之莅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以人不同能第二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莅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王云、地不同生、文義不明。羣書治要、生作宜是也。今作生者、涉下文俱生而誤。周官、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故曰地不同宜。俞云、古生性字通用。周官大司徒職曰、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為性。然則此文生字、亦當讀為性。地不同性、即所謂辨五地之物性也。羣書治要作宜、蓋不知生為性之段字而改之。未足為據。純一案俞說是。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蘇云、治要有也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蘇云、治要有焉字。純一案不可責徧成、與責其俱生不可得、文不相對。疑責其俱生不可得、本作不可責其俱生。不可責徧成、本作不可責其徧成。此文唐初已誤。墨子尚賢中篇曰、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書君陳篇曰、無求備于一夫。可互明。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蘇云、治要給作洽、非。句下有矣字。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也。蘇云、治要也作矣。純一案贍、說文新附、給也。小爾雅廣言、足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邇、近也。阿黨不治乎本朝。無阿黨之私。任人之長。不彊其短。任人之工。不彊其拙。呂氏春秋舉難篇、桓公將任甯戚。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可為確詁。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令如寇讎第二十五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孫云、說文抎、有所失也。隕與抎聲相近。其常行

何如。晏子對曰、治要無晏子二字。國貧而好大、自逐亡耳。智薄而好專。盧云愚而好自用。貴賤無親焉。
勢成孤立。大臣無禮焉。舉國諂諛。蘇云、治要無此二句。尚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慢忽之謂簡。
蘇云、治要玩作輕。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孟子離婁上云、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是也。好辯以爲智、刻民
以爲忠。舊脫智刻民以爲五字、文不成義。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補。流湎而忘國。墨子非命下篇曰、昔三代暴王。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同。
好兵而忘民。窮兵黷武。塗炭生靈。肅于罪誅、而慢于慶賞。誅罪嚴厲。慶賞無聞。樂人之哀、利人之
難。蘇云、難治要作害。黃初云、孟子離婁上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義同。德涼薄不足以懷人、政苛刻不足以惠民。
蘇云、治要惠作匡。賞濫不足以勸善、刑濫不足以防非。墨子尚賢中篇曰、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則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
此亡國之行也。此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今民聞公令如寇讎。盧云、如下當有讎字。下篇有。王云、民聞公令如寇讎、語意自
明了。不必定加讎字。請上篇（十六章）亦云、今君臨民若寇讎。下篇（問下十七章）直用左氏之文、故有讎字。不得執彼以例此也。元刻本及標題、皆無讎字。羣書治要亦無。此古
之離散其民、隕失其國者之常行也。舊作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王云、此文本作此古之離散其民隕失其國者之常行也。
上文景公問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若。正與此文相應。且常行之行、讀去聲不讀平聲。今本古下脫之字、國下脫者字、則文不成義。之常行也、作所常行者也、則行字當讀平聲矣。
羣書治要、作古之離其民隕其國者之常行也。校今本少失散二字者、省文也。縮一案王說是、今據改。日本治要、常行上落者之二字。

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對以信順儉節第二十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臣親下、奈何。臣字從元刻。孫本作民。盧云、元刻是。黃云、標題同元刻。俞云、下文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
使焉云云則臣和矣。可證此文民字之誤。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不違法令。赦其
過、任大臣無多責焉、臣字舊脫、從孫校補。大臣與邇臣對文。無多責、持大體而已。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

貧其家。其指臣言、下同。無信讒人傷其心。信從元刻。孫本作親。人當爲言、讒言與嗜欲對文。無信讒言疑忠者爲不忠。家不外求而足。家上疑脫居字、居家與事君對文。言祿當足以贍其家、使不待外求以勿其盡職之心。事君不因人而進。管子四稱篇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則臣和矣。儉于藉斂、薄斂。節于貨財。節用。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恤勞。百官節適。官無冗設。關市省征。關市譏而不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山林陂澤俱無禁。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禁官擾民。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子無外親謁。孫云、不令外人親近干謁也。辟梁丘據無使受報。孫云、辟去之。說文𥸨、當罪人也。从辛从𠬝。𠬝、服罪也。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禁。山林二字舊脫、據上文補。此薄賦也。冤報者過。報罪不當而冤抑者過之。過、責也。留獄者請焉。留滯於獄者、請釋之。此省刑也。

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以舉之以語考之以事第二十七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諭則尙而親之。孫云、能諭、能曉喩也。古喩從言。舉一隅、諭謂洞明治要。墨子尙賢中篇曰、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愼予官。此謂事能。義同。近而勿辱。禮貌不衰。以取人、以下當有此字。前十二章云、以此數物者取人。語意正同。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荀子富國篇曰、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義同。拙于文而工于事。言無務爲文、而事必求其工。言不中不言。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同。行不纑不爲也。不爲枉法之行。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以晏子對以報以德第二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對元刻作徵。臣雖不知、知讀若智。必務報

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有道之君、謀必度于義。事必因于民。故其令可從。）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不與君行邪。孝經諫爭章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故當不義、臣不可不爭於君。管子四稱篇曰、有道之臣、君若有過、進諫不疑。）故君者擇臣而使之。（擇賢能而任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孫云、意林取此文。總一案、意林皆作君擇臣使之。臣雖賤。亦擇君事之。）

景公問臨國莅民所患何也晏子對以患者三第二十九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莅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墨子七患篇曰、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義同。）君臣異心、三患也。（書咸有一德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書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是以君臣同欲。（以從元刻。孫本作故。）而百姓無怨也。（蘇云、治要同欲作無欲。怨作惡。）

景公問為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第三十

景公問于晏子曰、為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此即孔子正名之指。）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孫云、今本脫左右二字、據說苑增。）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管子明法篇曰、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房注、謂賢不肖。各明白而分別。無僑濫。故易治也。蓋明別、即審擇左右而善惡分之義。）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管子四稱篇曰、昔者有道之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說苑政理篇、作善言進不善言進。羣書治要、作善進不善進與此同、無言字。足證說苑言字之衍。治要則善下有亦字。墨子尚賢中篇曰、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不肖者在左右也。晉語六、韓獻子曰、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蓋孔子所本。本書外上一章曰、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

者至。若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義可互明。

晏子春秋校注卷四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問下第四 凡三十章

景公問何修則夫先王之游修從明本晏子對以省耕實第一

景公出游，問于晏子曰、孫云、管子戒篇、作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蘇云、管子載桓公將東遊云云。管仲之對、亦略有同晏子處。孟子述之宣王、以爲景公事、自繫屬實。則不得援管子例此。疑桓公先爲此遊、景公欲倣之、而晏子亦逐本管仲之意以對耳。吾欲觀於轉附朝舞、孫云、管子作我遊猶軸轉斛。尹知章注、言我之遊必有所廣。猶軸之轉載斛石。孟子作轉附朝舞。趙岐注、轉附朝舞皆山名也。星衍謂當從管子。趙岐以爲山名、蓋因下琅邪推知之、齊實無此山也。猶軸轉斛、蓋欲如軸轤轉載斛石。是時齊海運、故景公欲浮舟而南。觀孟子從流下從流上益信。遵海而南、孫云、遵一本作尊。王云、羣書治要載此文、本作吾欲循海而南、至于琅邪。續漢書郡國志注、亦云齊景公曰吾循海而南。今本吾欲下有觀於轉附朝舞六字、循海作遵海、皆後人以孟子改之。至于琅琊、孫云、至孟子作放。琅一本作瑯非。邪當從孟子作邪。趙岐注、齊東境上邑也。純一案管子作邪。羣書治要作耶、邪同。寡人何脩則夫先王之游。孫云、則孟子作比。蘇云、治要則上有以字、游下有也字。劉云、脩當作循。循則與效法之義同。寡人何循則夫先王之游十字爲句。猶言于先王之游、何能遵從效法也。孟子作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修亦循之誤。吾何循者、猶言吾何遵依也。惟彼析循與比爲二語。此則循則聯文。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嬰聞之、嬰字之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天子之諸侯爲巡狩。孫云。之孟子作適。爾雅釋詁、適、之、往也。諸侯之天子爲述職。之孟子作朝於。爲並作曰。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孫云、管子作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純一案房注原、察也。農事不依本務、當原察之。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孫云、實孟子作斂。管子作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夏諺曰、王云、羣書治要作夏語曰。今本語作諺、亦後人以孟子改之。吾君不游。孫云、君孟子作王。我曷以休。孫云、我曷孟子作吾何。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孟子趙岐注曰、豫

亦遊也。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爲諸侯之法度也。案遊休爲韻。豫助度爲韻。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糧從孫本。元刻作量。洪云、量食者、量限其食也。今本皆作糧者、後人據孟子改。劉云、當以作糧爲是。管子云、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糧食者、卽糧食其民、猶言就食于民也。蘇云、治要作師行而貧苦不補。無糧食二字。貧者不補者舊譌苦、孫云、苦當爲者、孟子作飢者弗食。純一今據改。劉云、補作當餔。以食食人曰餔。呂氏春秋介立篇曰、狐父之盜曰邱、見而下壺餐而餔之。漢書高帝紀、呂后因餔之。餔卽食也。勞者不息。食息爲韻。夫從下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高歷時二字舊脫。從治要補。而不反謂之連。舊從下作從南、從高作從下。王云、南字義不可通、乃高字之誤。高與下正相對。孟子作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上亦高也。見說文。羣書治要、正作從高。孟子趙注、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連者、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爲樂、故謂之連。據孟子及趙注、則此文當云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下而不反謂之流。今以從高爲流、從下爲連、與孟子相反。未知孰是。純一案王說南乃高字之誤、又謂此文當云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下而不反謂之流、均是。惟未審下高二字之互錯、及下句脫歷時二字耳。此文本作夫從下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連。與孟子趙注義並合。今本高譌南、又與下句下字互錯、義不可通。治要同、足見唐初已然。今依王校據孟子及趙注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孫云、管子作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孟子作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孫云、管子作先王有游夕之樂。孟子游亦作樂。荒亡之行。蘇云、治要句上有無字。公曰、善。命吏計公稟之粟。稟舊譌掌、王引之云、掌字義不可通。當爲稟字之誤。稟、古稟字也。下文發稟出粟是其證。隸書掌或作㨾。與稟字略相似。故諸書稟字或誤爲掌。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蘇云、治要作令吏出粟以與貧者三千鍾。無公掌云云十六字。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改。治要省文。不足據。藉長幼貧氓之數。藉、因也。莊子寓言篇、寓言十九藉外論之。釋文引李注。吏所委三字上下文不相屬。當刪。發稟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王云、民字後人所加、貧者與癃老者對文。則不當有民字明矣。羣書治要無民字。純一案治要省文未足據、民當爲苦、貧苦與癃老對文。公所身見癃老者七十人。孫云、一本無老字。說文癃、罷病也。蘇云、治要無癃字。純一案昭三年左傳、三老凍餒。杜注、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振贍之。貧苦者由吏發粟。癃老者公自振贍。蘇云、治要無振贍之三字。然後歸

也。[蘇云、治要無也字。]

景公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以下賢以身第二

景公問于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好色。無別辟、[孫云、讀如僻。絺一案無別辟三字、攙竄。當刪。]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致霸之故在此。]管仲、君之賊也。[舊衍者字、王云、賊、害也。管仲射桓公中鉤、故曰君之賊。賊下不當有者字。僖三十三年左傳、管敬仲桓之賊也。亦無者字。絺一今據刪。]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孫云、爾雅釋言、濟、成也。]故迎之于魯郊。自御。禮之于廟。[詳管子小匡篇]異日、君過于康莊。[孫云、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聞甯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北堂書鈔百四十一、引晏子春秋云、甯戚欲干齊桓公。因窮飯牛於北門外。桓公詔夜門逍任車。甯戚乃擊牛角而歌。桓公聞而異之。命後車載之。文疑出此。呂氏春秋舉難篇、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注、歌碩鼠也。說苑善說篇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同。盧云、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敝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李善注文選成公子安嘯賦又載一篇云、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兮青且蘭。麤布衣兮縕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三歌眞贋雖不可知。合之亦自成章法。仁和陳鬬倩云、疾商歌、殆非一歌也。今故具錄之以備參攷焉。馬驌繹史云、此歌不類春秋人語。必後人所擬也。]舉以為大田。[農官。]先君見賢不留。[留、遲留也。]使能不怠。[所以致霸者在此。]是以內政則民懷之。[任賢使能則多惠政。故民懷其德。]征伐則諸侯畏之。[國富且強。以義征不義故。]今君聞先君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以身下賢、節莫大焉。]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景公問欲逮桓公之後晏子對以任非其人第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孫云、爾雅釋詁會、合也、管子幼官篇、有九會諸侯之令。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言在任得其人。無關於從車之多寡。孫云、下父爲韻。今君左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是爲諂耶。能保其身亦幸矣。又焉可逮桓公之後乎。乎上舊衍者字。從王校據羣書治要刪。蘇云、治要桓公上有先君二字。

景公問廉政而長久晏子對以其行水也第四

景公問晏子曰、曰字舊脫、今校補。廉政而長久、王云、政與正同。文選運命論注、引作廉正。史記循吏傳、堅直廉正。蘇云、王說是。晏子以水石爲喻。正晰廉政之人性有不同處。水以柔爲性。猶之人有廉政之質。而出之以和平。故智能服物。而物樂爲服。所謂柔弱處上也。石以剛爲性。猶之人有廉政之質。而復以堅強行之。故隨在忤物。所謂強自取柱也。此長久遬亡之分謂人性也。其行何也。孫云、白帖作何如。緫一案太平御覽五十九、藝文類聚八、並引作景公問廉政何如。晏子對曰、其行水也。言廉政如水。內明而外柔。可比德焉。老子曰、上善若水。美哉水乎清清、文選注無清清二字、御覽類聚同。其濁無不雩途、孫云、途白帖作塗。說文汙、涂也。雩途即汙涂。謂涂塈。洪云、文選注引作無不宋塗。黃云、元刻無不字誤倒。藝文類聚八、引作水平清其濁無不塗。乎作平。清不重。其清無不灑除、孫云、白帖作洒洗滌也。途除爲韻。緫一案古音諧十二魚引此。御覽作其濁无不塗。其清无不掃。類聚无作無。掃作灑。文選運命論曰、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其義。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遬亡、孫云、遬說文速。籒文从欶。緫一案別雅五云、荀子議兵篇、輕利僄遬。注、遬與速同。淮南子兵略訓、欲疾以遬。亦同。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內不清明。外則頑固。堅哉石乎落落、老子曰、不欲落落如石。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不能容物。不爲物所容。又無以爲久、是以遬亡也。老子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此章大指相似。

景公問爲臣之道晏子對以九節第五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治要無爲字之字。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一。易繫辭上曰、推而行之謂之通。言善道利人無窮。當與人同。不自祕藏。薦善而不有其名。二。薦舊譌慶。王云、慶字於義無取。慶本作薦。不有其名、謂不以薦善自居也。隸書薦字或作慶、形與慶相似而譌。說見管子君臣篇。羣書治要正作薦善。純一今據正。案而下疑脫用字。而古通能。薦善能用、不有其名。與見善必通、不私其利對文。上下皆四字句。此獨七字爲句。不類。故知有脫字。稱身居位。問上二十章曰、稱身就位。不爲苟進。三。管子重令篇曰、案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義可互明。稱事受祿。受舊譌授、從盧校據治要正。不爲苟得。四。問上二十章曰、計能受祿。受祿不過其量。義同。體貴側賤不逆其倫。五。居貴不陵賤。居賤不陵貴。管子重令篇曰、服位不侈其能。言不侵人之權也。居賢不肖不亂其序。六。劉云、居賢不肖、猶言位置賢不肖也。純一案荀子儒效篇、使賢不肖各得其位。義同。肥利之地不爲私邑。七。蘇云、肥、饒裕也。本易遯釋文。利宜奉公。故饒利之地、不以自私。賢質之士不爲私臣。八。士之有才德而樸實者、舉之於朝。不使屈爲家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治要無兩所字、是。蘇云、治要民作人。而不伐其功。九。治要無而字、是。此臣之道也。治要無之字、是。蘇云、治要載此章在問上篇。

景公問賢不肖可學乎不肖二字疑涉正文而衍晏子對以勉彊爲上第六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可上當有賢字、而今本脫之、義不可通。晏子對曰、詩云、孫云、小雅車舝之詩。高山仰之、景行行之。之者其人也。上兩之字、舊並作止。盧云、下止字衍。案今詩作景行行止。而古來所引每作行之。王伯厚詩攷引史記孔子世家作行之。今史記改作行止矣。禮記表記釋文、又云行止詩作行之。又互異也。此書必本作行之。後人以今詩止字注其旁。遂誤入正文耳。王云、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詩云高山仰之。景行行之。鄉者其人也。鄉讀南鄉北鄉之鄉。鄉者、謂鄉道而行者也。表記引此詩而申言之曰、鄉道而行。不中道而廢。（舊脫不字義與上下文俱不協純一今校增）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即此所云鄉者其人也。故下文云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鄉道不已、斯謂之終善者矣。淮南說山篇曰、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也。語即本於晏子。

若今本晏子、則兩之字僅存其一。又脫去鄉字矣。舊一案兩止字。並從盧王校正。以復古詩之舊。盧云下止字衍、誤。王云、今本落鄉字、亦偶未審耳。者上之字、卽古志字。心之所之爲志。猶言心之所鄉往也。晏子天志下篇、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畢沅云、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志字。史記刺客傳、趙國志士。趙策志作之。是之卽志之證。此文引詩而申言之。義與表記同。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孫云、讀如令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由其志之所鄉、強行不已也。雜下廿七章曰、爲者常成。行者常至。

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欲中聽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治要無晏子二字。易。節欲則民富。黃初云、老子曰、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中聽則民安。孫云。中聽、聽獄得中也。俞云、夫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故中聽則民安也。行此兩者而已矣。蘇云、治要載此章、在問上篇。

景公問國如何則謂安晏子對以內安政外歸義第八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上有道揆。求道民隱故。官無怨治。怨讀爲蘊。說本王氏。問上廿二章、治無怨業義同。劉云、怨亦讀爲宛。字與蘊同。猶言無鬱積不通之治也。下文窮民無怨、猶言窮民無所鬱結也。通人不華。顯達者不侈奢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問上十七章、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義同。上有禮于士。管子大匡篇、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越語上、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下有恩于民。如前第一章、出粟予貧苦、振贍癃老之類。以上皆百姓內安其政之事。地博不兼小、兵彊不劫弱。以上皆諸侯外歸其義之事。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外歸上當有諸侯二字。諸侯與百姓對文、今本脫去。文不成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諸侯孰危晏子對以莒其先亡第九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說苑無先字。公曰、何故。說苑作奚故。對曰、地侵于齊、貨竭于晉。竭從元刻。孫云、一本作謁、盧校據說苑改竭。竭、盡也。是以亡也。孫云、說苑權謀篇用此文。

晏子使吳吳王問可處可去晏子對以視國治亂第十

晏子聘于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敝邑之地、敝、元刻作弊。劉云、之地二字、衍文也。地爲施之誤字、後人併存之。因於地上增之字。實則左傳諸書、凡稱弊邑。無有復言之地二字者。下晏子聘魯節、辱臨敝邑。亦無之地二字。施貺寡人。孫云、詩傳貺、賜也。當爲況。寡人受貺矣。願有私問焉。晏子逡遁而對曰、逡從元刻。孫本作巡。云、說文巡、視行皃。遁、還也。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恐。師古曰、遁與循同。刊謬正俗曰、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逡者蓋取循聲、以爲逡字。盧云、巡當作逡、下文正作逡。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于末朝 黃云、盧校作本朝。按末朝謙詞。猶下文云下吏。似非誤。統一案、嬰齊臣。不得稱吳爲本朝或末朝。末朝當是朝末誤倒。趨于朝末、謂趨于吳朝之末位也。恐辭令不審。譏于下吏。譏、非也。誹也。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 矣是詞。此不當有、應刪。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倫者理也。賢者親之。不肖者疏之。大臣得盡其忠。信任大臣、克勤民事。民無怨治。書畢命篇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國無虐刑。象形惟明。不淫法外。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懷、思也。歸也。不逆者、不逆於道也。居治國之位。論語泰伯篇曰、天下有道則見。親疏不得居其倫。親近讒諛。疏遠賢人。大臣不得盡其忠。諫而不從。民多怨治。上多暴政。國有虐刑。淫刑以逞。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論語憲問篇曰、邦無道

彀、聪也。此與外上十六章大指同。末二句亦見于彼。

吳王問保威彊不失之道晏子對以先民後身第十一

晏子聘于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彊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民之急。而後其身之私。墨子兼愛下篇、兼君之言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爲其身。蓋墨道然也。先施而後誅。蘇云、施言施惠。謂慶賞也。彊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下二句已見問上七章。墨子天志中篇曰、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文有出入。其義一也。百姓並進。墨子尙賢上篇曰、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尙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是之謂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有司無敢侵民者。民和政平。不以威彊退人之君。俞云、退人之君、義不可通。退疑迫字之誤。若吳王藩衞侯之舍。是以威彊迫人之君矣。故晏子以爲諷也。劉云、退當如字。下彊字當作疆。與問上篇衆疆同。不以威彊退人之君、言不以威力抑人之君也。（說文退卻也廣雅釋詁云退減也退人之君猶言使人之君出己下也）衆疆猶言廣土。言不恃土地之廣、以併人之國也。威彊與衆疆對文。不以衆彊兼人之地。不忍奪土地而食人肉。其用法爲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暴力所加、世所共惡。爲法禁之、故得天下之歡心。其用兵爲衆屛患。故民不疾其勞。屛、除也。患、憂也。禍如湯放桀武王伐紂是。民知國有義勞。故雖勞而不怨。此長保威彊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吳闔閭十一年、伐楚取番。是以衆彊兼人之地。十三年、陳懷公來。留之。死于吳。是以威強退人之君。晏子先景公卒、上二事晏子嘗不及見。然闔閭類此之行、必有爲晏子所知、而經史不及載者。定四年左傳、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是用兵非爲衆屛患、而民疾其勞者。事皆晏子所及知、故以爲諷。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孫云、鑕當爲質。玉篇、鑕、鐵鑕砧。章溢切。古今韻會、鑕通作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晏子對以庇族第十二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

乎所聞。所見於所聞。請私而無爲罪。私、謂非公言。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蘇云、廣韻釋詁云回、褒也。回曲猶言褒曲。曷爲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孫云、爾雅釋言逡、退也。漢書霍章傳、逡循甚懼。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案晏子無反亡君之事。反是哭之譌。哭亡君、謂哭莊公。詳雜上二章、及襄二十五年左傳。安危國。而不私利焉。雜上三章晏子曰、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僇崔杼之尸、。見襄二十八年左傳。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克勤于邦。不自滿假。鍖然不滿、孫云、玉篇歉、丑甚切。此當爲歉然之段音。俞云、鍖當爲歉。說文欠部歉、食不滿。从欠甚聲。是歉之本義爲食不滿。引申之、凡不滿者皆得言歉。故曰鍖然不滿。退託于族。蘇云、言謙退而託于族以爲辭也。晏子可謂仁人矣。此與外上十七章、皆同而辭異。

魯昭公問魯一國迷何也晏子對以化爲一心第十三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曰、日字舊脫、從蘇校補。吾聞之、莫三人而迷。孫云、韓非作魯哀公問于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注、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吾以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舊作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盧云、迷字衍、當從韓非內儲說上刪。王云、旣言迷不得更言亂、此迷字蓋涉上迷字而衍。魯字當在不免于亂上。今吾以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者、以猶與也。言吾與一國慮之而魯猶不免於亂也。韓子內儲說、作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是其證。今本迷字重出、魯字又誤在一國上、則文不成義。綿一案王說是、今據正。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劉云、以即與也。蓋本文作以。所以圖身所以圖國、猶之所與圖身所與圖國也。後人不識以有與訓、妄增二與字。誤矣。上文今吾以一國慮之、即與一國慮之。以彼例此、則此文無二與字明矣。及左右逼邇、皆同于君之心者也。此同與諫上十八章梁丘據是同非和之同、同義。擒魯國化而爲一心。擒舊譌犒、盧云、犒文選勸進表注引

作矯。此當爲撟、與矯同。韓非作擧、義同。俞云、矯當爲撟、字之誤也。說文手部撟、擧手也。故引申之有擧義。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舌撟然而不下。索隱云、撟、擧也。撟魯國化而爲一心、猶云擧魯國化而爲一心。韓非子內儲說、作擧魯國盡化爲一。此作撟、彼作擧、文異而義同。若作矯、則不可通矣。蘇云、盧俞說是。外篇臣何敢撟也、撟亦撟之誤。紬一今據諸校正。會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逼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距、抗也。又與拒同、敵也。王云、此言大臣專本朝之權。國之所以殆也。殆舊譌治、俞云、此言近臣專權也。乃云國所以治、於義難通。治蓋殆字之誤。國之所以殆也、與下文行之所以衰也、身之所以危也一律。紬一案俞說是、今據正。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蘇云、荀子臣道篇云、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古書多以持養連文。如荀子議兵篇、所謂高爵豐祿以持養之之類是也。紬一案墨子七患、仕者持祿。游者憂交。義同。身之所以危也。詩曰、孫云、大雅棫樸之詩。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孫云、趨詩作趣。紬一案詩傳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左右無讒諛相與塞也。故外知事之情、情、實也。而內得心之誠。孫云、情誠爲韻。是以不迷也。孫云、韓非內儲說用此文。

魯昭公問安國衆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聽節斂舊譌儉、從俞校正文改第十四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曰、子大夫儼然辱臨敝邑。子大二字舊脫、孫云、一本作大夫。敝一本作弊。王云、一本作大夫者是。紬一案前十二章、兩稱子大夫。下章亦兩稱子大夫。今據補。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傲大、大國必重怒而加兵。賤小、小國必結怨以報怨。故國危。慢聽厚斂則民散。慢聽、則刑罰不中。厚斂、則暴奪民財。民不堪命。勢必相率逃亡。俞云、亦孟子省刑罰薄稅斂之意。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孟子梁惠王下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墨子非攻下篇曰、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諸侯者。以此效大國、則大國之君說。以此效小國、(十一字今校增)則小國之君說。

義可互明。謹聽節斂、衆民之術也。（斂舊譌儉、兪云、儉乃斂字之誤。上云慢聽厚斂則民散。此云謹聽節斂衆民之術也。兩文正相應。綰一案兪說是、今據正前第七章、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義可互明。）

晏子使晉晉平公問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以如美淵澤第十五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以宴。（以宴元刻作晏已、孫本作晏以、黃云、靜竫古通。說文竫、亭安也。竫、古停字。既竫矣、謂饗事畢。晏以、當作以宴。下章叔向從之宴、相與語。禮、主君饗賓。親進醴。其禮嚴肅。饗畢。又宴。賓辭讓。請用臣禮。上介爲賓。賓爲苟敬。于是語。于是道古。綰一案黃說是、今據乙正。）平公問焉曰、昔吾子先君得衆若何。（子字舊脫、黃云、問齊桓公也。吾下當有子字。下章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文同。綰一案黃說是、今據補。）晏子對曰、君饗寡君（劉云、上言晏子使晉、不言從齊侯如晉。又下言平公問莊公與今君孰賢、則景公不在席甚明。此言君饗寡君、饗必誤字。疑本作君貺寡君。即上晏子聘吳節施貺寡人之貺也。饗貺音近、涉上饗字而誤。）施及使臣。御在君側。（御、侍也。）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容上疑脫無不二字）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言君子含宏之德。涵育萬物。有如此者。喻桓公下賢以身。能使諸侯朝其德。）若淵澤決竭、（言不能容物。喻桓公既沒。無繼武者。）其魚動流。（動、移動。流、流走。喻諸侯畔之。孫云、一本作流動。）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喻桓公往矣、不可復見。）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君孰賢。（君字舊脫、從王校補。）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知也。（知上舊衍不字、從盧校刪。）公曰、王室之不正也、（不字舊脫、從劉校補。）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好動。）樂節飲食。不好鐘鼓。好兵作武。（句絕。武與處鼓暑爲韻。）與士同飢渴寒暑。（與士舊倒、文義不順。今乙。孫云處鼓暑爲韻。綰一案古音諧十二魚上聲引此。）君之彊過人之量。（孫云、言強力過人。強量爲韻。綰一案以上言其長。以下言其短。）有

一過不能已焉。過指逼於棠姜諱言之。見襄二十五年左傳。是以不免于難。言為崔杼所殺。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飢渴寒暑。以上言其短。以下言其長。畏禍。敬鬼神。以此尚有忌憚。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孫云、神身孫為韻。

晉平公問齊君德行高下晏子對以小善第十六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不得已而應之。公曰、否。吾非問小善、不明晏子立言之難。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蹵然。不安見。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為尊者諱。君之命質。不容文。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無德可稱。平公蹵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孫云、明己之臣。亦且不能隱過。故殆也。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言齊廷能容直臣。孰謂其君不肖乎。

晉叔向問齊國若何晏子對以齊德衰民歸田氏第十七

晏子使于晉。使從元刻。明本孫本俱作聘。孫云、左傳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對曰、左傳無對字。此季世也。文選西征賦、勸進表兩注、引左傳文同。吾弗知齊其為田氏乎。孫云、左傳作陳氏。蘇一案左傳平作矣。田陳同。杜注、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釋文、吾弗知絕句。公棄其民。而歸于田氏。杜注、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一本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蘇云、杜注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杜注、六斛四斗。案文選任彥昇奏彈劉整注、引此句及注。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蘇云、巨左傳作大。三量、豆區釜。杜注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

鐘八斛也。纜一案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五、又八百三十引左傳、並同。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左傳以公上有而字。杜注、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杜注、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正義曰、如訓往也。言將山木往至市也。於末既言如市、魚鹽蜃蛤、亦如市可知。蒙上文也。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杜注、言公重賦斂。公積朽蠹、而老少凍餒。孫云、左傳積作聚。老少作三老。盧云、少元刻作小。國之都市、舊作國都之市、孫云、左傳作國之諸市非。王云、晏子本作國之都市。都蓋古字通、都市卽諸市也。國中之市非一、故曰諸市。後人不知都爲諸之假字、而讀以爲都邑之都、故改爲國都之市。不知古所謂國、卽今所謂都也。旣言國又言都、則贅矣。乃據如反以爲是、而以左氏爲非。不知欲抑左氏、以尊晏子春秋耳。不知所尊者、乃俗改之本、非原本也。纜一案王說是、今據乙。屨賤而踊貴。左傳無而字。杜注、踊、刖足者屨。言刖多。民人痛疾、或燠休之。盧云、燠休讀爲嫗煦。纜一案左傳或上有而字。杜注、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昔者殷人誅殺不當、孫云、自昔者至慈惠、左傳所無。僇民無時。文王慈惠殷衆、收䘏無主。是故天下歸之、民無私與、民字舊脫。從王校補。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之如父母、其指民言。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舊脫欲字之字、蘇云、文義不明。纜一據左傳補。箕伯、黃云、箕元刻作其。直柄、虞遂、伯戲、杜注、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杜注、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爲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正義相訓爲助。皆助胡公大姬。言箕伯四人、其神靈已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杜注、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杜注、百人爲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弊、宮室滋侈。罷同疲。杜注、滋、益也。道殣相望、杜注、餓死爲殣。而女富溢尤。杜注、女嬖寵之家。民聞公命、如逃寇讎。孫云、尤讎爲韻。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狐從元刻。孫本譌孤。孫云、左傳作狐是。潛夫論、狐氏晉姬姓也。纜一案杜注、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皁隸、賤官。政在家門。杜注、大夫專政。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杜注、慆、藏也。悛、改也。正義曰、劉炫云、

憎、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患也。杜以憎爲藏、當讀如弓韜之韜。言以音樂樂身、埋藏憂愁於樂中。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杜注、言今至。讒鼎之銘杜注、讒、鼎名也。釋文服云、疾讒之鼎也。孫云、韓非說林、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丕左傳作丕、同。杜注、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夜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孫云、說文昧、爽。旦、明也。一日闇也、杜注昧旦早起非。純一案杜意、言當昧旦、時甚早卽起也。況日不悛。其竟久乎。孫云、竟不成字。序云章爲長、疑卽爲此。則作長久也。左傳作能。純一案左傳是。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杜注、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人事畢矣。待天而已矣。此二句左傳無。晋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杜注、同祖爲宗。正義曰、世族譜云、羊舌氏、晋之公族也。羊舌、其所食邑名。唯言晋之公族、不知出何公也。杜云同祖爲宗、謂同出一公有十一族也。譜又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示之、以明己不食。唯識其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杜言或曰、蓋舊有此說。杜所不從。記異聞耳。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杜注、無賢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杜注、言得以壽終爲幸。豈其獲祀焉。杜注、言不必得祀。孫云、死祀爲韻。純一案左傳無焉字。齊爲田氏奪、見諫下十九章。問上八章。外上十章、又十五章。

叔向問齊德衰子若何晏子對以進不失忠退不失行第十八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德、一本作治、非。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行不逮則退。安國利民。力有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不肯義鄉祿而自誣。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優游者、不逢惡。不長惡。盡力守職。不怠奉官而已。是荀子臣道篇曰、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其義。力不能則去。廣雅釋詁二能、任也。不以諛持危。不持諛以危身。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問上十四章云、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劉云、隱讀若違。詳後二十章。可謂不失忠。

忠者、有利於民之謂。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孫云、大雅桑柔之篇、詩傳谷、窮也。蘇云、孫說非。此與韓詩外傳六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所引詩同一義。並是贊詞。無訓窮理。蓋谷卽穀叚字、當訓爲善。此云進退維善者、卽贊上所謂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之語也。且明云善哉、善字卽顯訓谷字。若訓爲窮、失立言之恉矣。傳見詩上有不胥以穀之穀、故訓此谷爲窮。不知詩人原以二穀迸在一處、故改一叚借之穀字代之。猶小雅褒姒威之。據二烕相並、改威代烕也。此近世阮氏元已言之、詳見揅經室集。孫不以此訂傳之誤、而反引傳以釋此、坐未審耳。綰一案蘇說谷訓善是。而引韓詩作其君聞之曰、斷上句其君屬下讀、又刪者字、並謬。今正。其此之謂歟。

叔向問正士邪人之行如何晏子對以使下順逆第十九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臨衆而不阿私、行國足養而不忘故。舊衆下脫而字、行下衍于字、從黃校增刪。詩魏風園有桃篇、心之憂矣。聊以行國。箋云、聊出行于國中。觀民事以寫憂。行國二字有徵。行國足養、就窮時言。與處勢臨衆對文。故、舊與也。通則事上使卹其下。使卹其下之疾苦。是爲忠君。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使順其上之法儀。是爲愛民。其事君也、盡禮行忠、不爲苟祿。舊作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顧云、當作其事君也盡禮道忠、不爲苟祿。其事君也與其交友也對文。不爲苟祿與不爲苟感對文。惟盡禮行忠、文義自明。不必破行作道耳。綰一案顧說是。今並據以補正。不用則去而不議。遺佚不怨。其交友也、諭身行義。舊作論身義行、顧云、當作論義行道。劉云、論當作諭、顧說是也。身爲信字之假。周禮大宗伯、侯執信圭。鄭注謂信圭象人形爲瑑飾。則假信爲身。此文假身爲信、猶彼之假信爲身也。義行當倒文作行義。諭信行義、與上盡禮行忠對文。綰一案劉說是、今據正乙。不爲苟感。感、親也。不同則疏而不誹。誹舊譌排、從黃校據下文正。論語衛靈篇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不毀進于君、此句脫二字、文不成義。綜上文觀之、當作不以毀行進于君。與不以刻民尊于國對文。毀行、卽問上廿一章求君偪邇而陰爲之與是。不以刻民尊于國。居上者苛刻下民。是自賤也。故用于上則民安。事上使卹其下故。行于下則君尊。行于下卽行于國、教下使順其上故。故得衆上不疑其身。上知其德行能得民心故。

用于君不悖于行。盡禮行忠。是以進不喪己。己舊譌亡、王云、進不喪亡、文不成義。亡當爲己、字之誤也。喪己、失己也。失己與危身對文。下文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正與此相反。辱謂喪己。危謂危身。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退不危身。問上十四章云、進不失廉。退不失行。可互明。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于上則虐民、行于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劉云、行疑義之訛。持諛巧以句祿、句舊譌正。王云、正當作句。廣雅曰句、求也。謂持諛巧之術以求祿也。俗書句字作丐、與正相似而誤。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體貌以華世。體從元刻。孫本作禮。孫云、一本脫華字、非。不任于上則輕議、不篤于友則好誹。誹、非議也。故用于上則民憂、行于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于罪、禍國殃民。其交友近于患、如靳尚於屈原、李斯於韓非之類。其得上辟于辱、偏于奴顏婢膝。其爲生僨于刑、詈不是死。故用于上則誅、行于下則弒。此二句與故用于上則民憂、行于下則君危、義鄰於複。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二句、與其得上辟于辱其爲生僨于刑、義近於複。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事君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以大賢無擇第二十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知讀若智。慮、說文謀思也。譽厚足以導民、仁聲入人心深。和柔足以懷衆、與物爲春。不廉上以爲名、不以廉名求上采寵。不倍民以爲行、倍、背同。問上十二章曰、事必因乎民。上也。潔于治己、不飾過以求先、有過不自掩飾。心存退讓。不讒諛以求進、行己有恥。不阿以私、孫云、以一本作久、非。王云、言以當作所。與下句文同一例。于人則不阿所私。于己則不誣所能也。作久作以、皆于文義不合。純一案王說是、當據改。不誣所能、自知明。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惰、惰從元刻。孫本作隋。云、隋同惰。畏上故不苟。苟、苟且也。匡謬正俗八曰、苟者偸合之稱。所以行無廉恥。不存德義。謂之

苟且。忌罪故不辟。忌、憚也。猶畏也。畏罪故不犯刑。下也。二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大賢或隱或見。與時偕行。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順、猶也。治唐園。考菲履。俞云、詩山有樞篇、毛傳曰、考、擊也。廣雅釋詁文同。此考字亦當訓擊。孟子滕文公篇、捆屨。趙注曰捆、猶叩椓也。然則考屨與捆屨同義。黃云、唐園者、蓺麻枲之園也。管子輕重甲篇、北郭者、盡屨履之甿也。以唐園爲本利。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鞽。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呂覽尊師篇、治唐圃。織葩屨。葩菲聲近。葩、枲屬。今本作葩字、誤。菲又通屝。曲禮下鄭注云、屝屨、無絇之菲也。方言屝屨、麤屨也。共恤上令。共讀若恭。恤、安也。漢書韋元成傳集注。言恭安上令、不敢相犯。弟長鄉里。不夸言。謹言。不愧行。愼行。孫云、愧當爲傀。盧云、荀子非十二子篇楊倞注、引下句作傀行。則此句亦當同。蘇云、傀傀形聲並近。傀段字也。周禮大司樂、大傀異災。鄭注、傀、猶怪也。傀行猶言怪行矣。君子也。不以上爲本。忘君。不以民爲憂。忘世。內不恤其家。恤、憂也。外不顧其遊。遊上舊衍身字。王云、家可以言內。身不可以言外。且身遊二字、義不相屬。身字乃後人所加也。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遊者。遊、謂交遊也。下文曰身勤于飢寒。不及醜儕。正所謂外不顧其遊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注引此。正作外不顧其遊。總一今據刪。夸言愧行。孫云、愧、荀子楊倞注作傀。云覺當與傀義同。自勤于飢寒飢從元刻。孫本譌饑。蘇云、荀子非十二子篇注、引作飢。劉云、勤當訓憂。呂氏春秋不廣篇、勤天子之難。高注勤、憂也。自勤于飢寒不及醜儕、言惟一己飢寒是憂。而不恤交遊也。不及醜儕。醜、衆也。命之曰狂僻之民。蘇云、荀子非十二子篇注、引僻作辟。明上之所禁也。明上即明君。問上廿一章、明君對愚君言。進也不能及上。不可以事君。退也不能徒處。不可以久處約。作窮于富利之門。墨子非儒篇曰、因人之家以爲翠。恃人之野以爲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是其例。畢志于畎畝之業。志不出于衣食之外。畎畝之業、謂耕織也。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黃云、有誤字。總一案此文疑本作窮遁無常。慮佚于心。言忽窮忽通、心慮多出于分外也。今本通下衍行字、常下衍處之二字、文不成義。通利不能窮業不成。通利舊倒、文義不順。通與窮對、今乙。言通不能利於人。窮不能自成業。命之曰處封之民。屛諸封疆之邊。明上之所誅也。誅、責也。罰也。有智不足

以補君。知是不正。無補於君。元刻脫以字。有能不足以勞民。能不足劾勞於民。俞身徒處。俞當爲偷之訓字。荀子非十二子篇、偷儒憚事。是其義。謂之傲上。對上倨傲。自顛其非。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道、由也。諂結君之寵倖、苟求利祿、任人唾罵。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以上二十四字、旣與上文義複。又與下文三者不合。明是後人竄入之文。當刪。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罪上疑脫於字。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黃刻云、言入於耳無得於心。度量相越何其遠也。綰一案徒處之義、亦見外上十八章。

叔向問處亂世其行正曲晏子對以民爲本第二十一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世與道違。上與義違。辟同僻。正行則民遺、遺、棄也。明世亂不遵道也。史記屈原傳曰、方正不容。是其義。曲行則道廢。曲、邪也。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蘇云、與猶抑也。王引之經傳釋詞引此文、以與訓抑。云、言將正行而遺民乎。抑其持民而遺道乎也。猶失之。綰一案蘇說是。持、扶也。保也。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後二十六章曰、在下莅修、足以變人。可謂卑而不遺民矣。問上二十二章曰、黨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蓋以道義自尊、所以正民命也。曲而不失正者、如伊尹五就桀是。以民爲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苟能保民、道莫大焉。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忘民則不仁。

叔向問意孰爲高行孰爲厚晏子對以愛民樂民第二十二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爲高、行孰爲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孔墨愛民。孔祖堯舜。墨祖大禹。意莫高焉。皆高其愛民之意也。行莫厚于樂民。與民同樂。又問曰、意孰爲下、行孰爲賤。對曰、意莫下于刻民。刻民之意。毒萬倍於蛇蝎。惡萬倍於虎狼。品孰下焉。行莫賤于害身也。惡之害身。雖人而禽。世不齒之。辱及其親。賤孰甚焉。抑知刻民即是害身。

是其意為至下。行為至賤。在人欲上之貴之而不可能者也。

叔向問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以嗇者君子之道第二十三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子華子晏子問黨篇、子華子日、嗇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貴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稱、量也。不役於物。不修於性。富無金藏。多財則以分貧。貧不假貸。衣蠹食惡。自苦為極。故不假貸。墨子脩身篇曰。貧則見廉。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貪饕成性。名曰財奴。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向問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以尊賢退不肖退上當據正文補不字第二十四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盎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孫云、溪當為谿。言谿刻也。盎即詄叚音。說文詄、早知也。谿盎而不苛、言不矜明察。王云、廣雅緣、循也。莊子列禦寇篇緣循、偃佒、困畏、不若人。郭象日、緣循、仗物而行者也。和調而不緣、言雖與俗和調。而不循俗而行。猶言君子和而不同也。溪盎、未詳。狡者、文選洞簫賦注曰狡、急也。字通作絞。論語泰伯篇鄭注曰、絞、急也。昭元年左傳注曰、絞、切也。莊敬而不狡、謂從容中禮。而不急切也。銓者、說文銓、卑也。廣雅銓、伏也。作銓者、借字耳。和柔而不銓、謂和柔而不卑屈也。和調而不緣、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皆謂其相似而不同。蘇云、王說是。溪盎、孫義亦可通。劉云、呂氏春秋適音篇云、聽淸則耳谿極。賈子新書耳痺篇云、谿徼而輕絕。均與此文溪字、同為刻覈之意。盎與央同。廣雅釋詁一、央、盡也。則溪盎之義、猶之谿極谿徼矣。純一案刻、損減也。不敢自侈也。老子、廉而不劌、王弼注廉、清也。劌、傷也。刻廉而不劌、謂不以刻損清廉傷於物也。行精而不以明汙。必行潔淨。隱人之惡。齊尚而不以遺罷。

愛無差等。而矜不能。荀子非相篇曰、君子尊賢而能容罷。楊注罷、弱不任事者。音疲。案不遺罷與能容罷、文異而義同。富貴不傲物。貧窮不易行。孟子滕文下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莊子繕性篇曰、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義並同。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論語子張篇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不退不肖、即容之矜之之意。標題當依此作不退不肖。如退不肖、則君子之義不大矣。雜上八章曰、見不肖以哀不肖。可爲不退不肖之證。設言爲政、則不肖在所必退。此論君子之義如何爲大、則當以尊賢而不退不肖爲大也。意林引隨巢子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疏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莊子天下篇曰、宋鈃尹文、接萬物以別宥爲始。翟譔注、以別善惡宥不及也。此章即以別宥接萬物之明徵。

叔向問傲世樂業能行道乎晏子對以狂惑也第二十五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爲家。傲世樂業。枯槁爲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黃云、元刻作世可正以則、誤。不可以正則曲。曲、委曲也。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前廿一章曰、曲而不失正。義同。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孟子盡心上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黃初云。莊子天地篇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義可互明。不以傲上華世。華讀若譁。不以枯槁爲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世無道則亂。身無道則危。今以不事上爲道。以不顧家爲行。以枯槁爲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衰、差降。襄二十五年左傳、自是以衰注。明王始立而居國爲制矣。象天地爲上下之制。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錯下疑脫施字、當補。與上文一律。錯、互也。倫、理也。今以不事上爲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爲行。倍先聖之道矣。倍、背同。以枯槁爲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

明上不可以為下。不字舊脫、從王校補。遭亂世不可以治亂。王云、言此反天地之衰、倍先聖之道、塞政教之途者。有明上則足以危身。（明上謂明君也前二十章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義與此同）遭亂世則足以惑世。故曰有明上不可以為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即上文所云世行之則亂也。有明上不可以為下、即上文所云身行之則危也。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孫云、說文樸、木素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樸、本也。言未彫治。而道義未戴焉。戴、載同。言人非木石、不可無道義。

叔向問人何若則榮晏子對以事君親忠孝第二十六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盧云、無悔往行、事親之行後無悔也。無悔往辭、言于君者後無悔也。悔謂其不可復者是也。事親事君、與下和兄弟信朋友文正相連接。緖一案行接于親者多。言關于君者重。均無後悔。非大賢乎。和于兄弟。即是順親。信于朋友。禮祭義曰、朋友不信。非孝也。又中庸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不謟過。謟從孫本。元刻作諂。爾雅釋詁、謟、疑也。言相見以誠。不責得。不求得於人。言不相坐。劉云、坐蓋差字之譌。篆文差字作㘴、故譌為坐。言不相差、即言不參差也。與不貳同。故與行不相反對文。行不相反。行不與言相反。禮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在上治民。胥保惠。胥教誨。足以尊君。會尊使安且樂。在下莅修。莅、涖同。故書涖作立。周禮鄉師注、莅修即立修。足以變人。使人日遷於善。身無所咎。咎、愆也。行無所創。孫云、說文刅傷也。或作創。緖一案言無失行。可謂榮矣。

叔向問人何以則可保身則字據總目增晏子對以不要幸第二十七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孫云、大雅烝民之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孫云、懈詩作解。緖一案詩箋、一人斥天子。正義曰、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臥。非有懈倦之時。以常尊事此一人也。案此一人、乃為兆民謀利樂而立。夙夜匪懈以事之者、所以使天下無一夫之不得其所也。不庶幾。庶幾、希望

之詞。意言。屬不要幸。孫云、要與儌通。統一案儌幸、屬意兼行言。禮中庸小人行險以儌幸、謂儌求榮幸也。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論語雍也篇、仁者先難而後獲。義同。得之時其所也。得之二字舊不重、語意不完。蓋原文本有、傳寫脫之、今校補。得之對失之言。時、是也。對非言。所、猶宜也。對罪言。雜上十二章、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羣書治要宜作所。說苑復恩篇、晏不肯。罪過固其所也、即固其宜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曾子問不諫上不顧民以成行義者晏子對以何以成也第二十八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也讀爲邪。問詞。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誕、妄爲大言也。言爲心聲、故謂之誕意。上惛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易、改也。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求不得則隱、非潔身也。求得則不隱、非爲民也。其行法士也。其行豈足爲士法邪。也、邪同。迺夫議上則不取也。無能諫上而議上。奚取焉。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上視上之惛亂而不諫。下視民之疾苦而不顧。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爲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子事三君不同心晏子對以一心可以事百君第二十九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孫云、順藝文類聚作從。統一案類聚見卷二十。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事君、所以爲民也。順君之心、愛民而不怠。故民樂爲用。彊暴不忠、逆民之心。黃云、元刻作暴彊。不可以使一人。一心愛民。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忠於民。不可以事一君。二句亦見外上十九章。孫云、三心、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風俗通、孔叢、俱作百心、風俗通二語作傳曰。御覽引子思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

一心可得百人。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孫云、識太平御覽孔叢俱作記。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孫云、孔叢作一心事百君。君子也。風俗通過譽篇、孔叢詰墨、俱用此文。綰一案此與外上十九章、外下三章四章、恉同。

柏常騫問道無滅身無廢晏子對以養世君子第三十

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孫云、家語作柏常騫問于孔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孫云、史家語作吏、非。不量其不肖、願事君子。家語作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孫云、直行家語作宜行。綰一案宜爲直之形誤。論語微子篇、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其例。前廿一章、正行則民遺。義同。隱道危行則不忍。劉云、隱道與正道對文。則隱讀若違、隱道即違道也。佚周書謚法解、隱拂不成曰隱。潛畧作違拂。此違假爲隱之證。上故向問齊德衰節、不苟合以隱忠。隱忠與傷廉對文。隱忠即違忠也。與此同。孫云、危行家語作宜行。王云、此危行與論語之危言危行不同。危讀曰詭。詭行與直行正相反。作危者、借字耳。綰一案王說是。家語危作宜、非。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孫云、家語作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晏子對曰、孫云、一本無對字。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一、浩倨。舊作誥二法浩倨、孫云、家語作浩倨者則不親。王肅注浩倨、簡略不恭之貌。法或當爲浩。盧云、二、李本作一。當從之。黃云、法浩、當依家語作浩倨。浩與倨通。執一浩倨、謂剛復自用。綰一今從諸校正。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不見重故。直易無諱、則速傷也。逆耳故。孫云、家語作徑易者則數傷。新始好利、則無不敝也。不字舊脫、孫云、家語作競利者則無不敝。此文未詳。綰一案閱上廿一章、欺乎新。慢乎故。趨利若不及。即新始好利之確詁。此言新始好利者無不敗。敝、敗也。今本敝上脫不字、義不可通。故孫云未詳。茲據家語補。劉云、新始蓋變古易常之義。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輕不爲進、從重不爲退。舊輕重互錯、王云、當作從輕不爲進。從重不爲退。輕、易也。見呂氏春秋知接篇注。重、難也。見漢書元紀注。謂不見易而進。不見難而退也。今本輕重互易、則義不可通。家語三恕篇、作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注曰、趨憂患。從勞苦。輕者宜爲後。重者宜爲先。語意正與此同。綰一案王說是。今據乙。省行而不伐。檢身若不及。讓利而不夸。黃云、莊子秋水篇、貨財弗爭。不多辭讓。是其義。陳物而勿專。孫云、家語作陳道而勿拂。綰一案物、

事也。專、彊也。見象而勿彊。孫云、象家語作像。王肅注曰、像法也。黃以周云、因其自然。道不滅。身不廢矣。孫云、家語三恕篇用此文。

晏子春秋校注卷五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雜上第五　凡三十章

莊公不說晏子晏子坐地訟公而歸第一

晏子臣于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爲。古音諧西之引此、哉來諧。案古音哉音茲、來音釐、同部。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己也。遂起，北面坐地。北面、臣禮。公曰：夫子從席，曷爲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禮義所以自尊、尊向強暴而廢之、且惡賢人。是滅身之道。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請身者、言臣委身於君、今言不見用、祇得請身於君而去。外上廿章云、願乞骸骨、義同。諫上五章、已有請身之說。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其、猶在也。財在外者斥之市。史記貨殖傳、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索隱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賣之。曰：君子有力于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順則進、志在民也。無力于民而旅食，而、猶則也。不惡貧賤。不用不懷祿。遂徒行而東，耕于海濱。東耕海濱。亦見外上二十二章。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莊公不用晏子晏子二字從盧校增致邑而退後有崔氏之禍總目作難第二

晏子爲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

退朝而乘、嘳然而歎、孫云、嘳一本作喟。說文喟、太息也、或作嘳。字林嘳、息聲也。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也讀爲邪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于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弒莊公、見襄二十五年左傳晏子立崔杼之門。左傳有外字。杜注、聞難而來。從者左傳作其人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也讀爲邪、下同。杜注言己與衆臣無異。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左傳無獨字。吾亡也。杜注、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杜注言安可以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杜注、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杜注、謂以公義死亡。若君爲己死、左傳無君字。而爲己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左傳作誰敢任之。杜注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杜注、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將庸何歸。杜注、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言禍之始終、吾皆不與。吾何爲死。且吾聞之、以亡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言臣道以能存君爲社稷立功爲重、死亡不足以塞責。嬰豈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嬰非其婢子、焉得縊而從之。也讀爲邪。遂袒免坐、自崔子曰至此、左傳無。露左臂曰袒、去冠括髮曰免。枕君尸而哭。左傳作枕尸股而哭興、起三踊而出。踊、跳躍也。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杜注、舍置也。

崔慶劫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第三

崔杼既弒莊公而立景公、孫云、弒、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作殺。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

及顯士庶人于太宮之坎上、說文力部曰、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劫。漢書高帝紀上、因以劫衆。注、劫謂威脅之。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八尺爲仞埳其下、孫云、埳當爲坎、說文陷也。玉篇埳亦與坎同、苦感切。蘇云、廣雅埳、坑也。言爲坑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鉤其頸、鉤舊作拘、黃云、拘當依後漢馮衍傳注作鉤。下云曲刃鉤之、御覽四百八十、三百七十六、並作戟鉤。純一案御覽三百五十三亦作鉤、今據正。北堂書鈔百二十四誤作抱。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孫云、後漢書注作盟神視之。劉云、呂氏春秋知分篇、作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下文不與公室而與崔慶、亦作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孫云、韓詩外傳作十餘人、新序作十人。次及晏子、孫云、次、後漢書注作而後。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蘇云、後漢書注作晏子奉血仰天曰。嗚呼、崔子爲無道、黃云、後漢書注作崔氏無道。而弒其君。孫云、弒後漢書注新序作殺。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孫云、後漢書注、作若有能復崔氏而晏不與盟、明神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黃云、後漢書注、作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後漢書注無子字。子不變子言、後漢書注作不與我。戟既在脰、劍既在心、蘇云、後漢書注無二旣字。純一案後漢書注、戟上有則字。維子圖之也。後漢書注、無維字也字。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孫云、後漢書注作意。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孫云、回後漢書注韓詩外傳作囘。純一案新序亦作回、一本作圖、回字是。非義也。孫云、義韓詩外傳作仁。純一案新序亦作仁。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孫云、今本作天詩乎、形相近、字之誤也。據呂氏春秋訂正。純一案元刻正作夫詩乎、新序無此句。蘇云、韓詩外傳、後漢書注、並無此句。詩云、莫莫葛蘽、孫云、詩及呂氏春秋韓詩外傳作藟是、俗作蘽。施于條枚、孫云、施、呂氏春秋作延。愷悌君子、孫云、詩作豈弟、呂氏春秋作凱弟、愷弟正字、豈省字、凱俗字。求福不回、呂氏春秋高注、詩大雅旱麓之卒章。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孫云、韓詩外

傳作嬰其可回矣、新序嬰可謂不回矣。蘇云、後漢書注作嬰可回而求福乎。純一案且、猶豈也。回、邪曲也。曲刃鉤之、蘇云、後漢書注曲作鉤。直兵推之、孫云高誘注淮南子、晏子不從崔杼之盟、將見殺。晏子曰、句戟何不句、直矛何不摧、不撓不義。劉云、推乃摧字之訛也。摧者、摧陷之義也。韓詩外傳、及新序知勇篇均作摧、與此同誤、當從淮南高注訂正。呂氏春秋知命篇、作子淮之矣、淮亦摧字之誤也。高注淮南、所據蓋古本。嬰不革矣。革、改也。孫云、新序作嬰不之回也。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孫云、舍後漢書注作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若、而、並汝也。指或者言。爲大不仁、謂殺君。爲小仁、孫云言其舍己。焉有中乎。趨出、援綏而乘。援舊作授、孫云、授呂氏春秋作受。綏韓詩外傳作綏、非。太平御覽作晏子不與盟而出上車。盧云、授呂氏春秋知分篇同、意林所載呂氏作援、當從之。純一案授蓋援之形誤、盧從意林是也、今據正。御覽見三百七十六、又四百八十同。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撫新序作拊。曰、徐之。徐、呂覽作安、意林引同。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野、御覽兩引俱作山。呂覽意林引並同。命縣于厨、孫云、太平御覽作庖廚、新序作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文義不逮此矣。純一案御覽四百八十無庖字。蘇云、韓詩外傳作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廚。嬰命有繫矣。盧云、有繫、御覽兩引皆作有所縣。蘇云、韓詩外傳同御覽。純一案呂覽意林引並作縣、蓋縣之俗字。繫當從諸書作縣。按之成節蘇云、韓詩外傳作安行成節。而後去。詩云、孫云、鄭風羔裘之詩。蘇云、韓詩外傳下有羔裘如濡、洵直且侯二句。彼已之子、孫云、已詩作其。舍命不渝。孫云、韓詩外傳渝作偸。詩箋舍、猶處也。據此則當爲捐舍、鄭說非。詩傳渝、變也。據韓詩亦可讀爲偸生之偸。晏子之謂也。孫云、呂氏春秋知分篇、新序義勇篇、韓詩外傳二、俱用此文。

晏子再治阿而信見景公任以國政信見盧校作見信第四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孫云、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齊之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即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漢舊縣也、春秋時齊之阿地。按此已名東阿、則漢承古名。又本草經已有阿膠、阿柯通也。盧云、御覽二百六十六、又四百二十四、皆無東字。蘇云、治要亦無東字。純一案藝文類聚五十、亦無東字。當並據刪。太平寰宇記、

(齊州禹城縣、本春秋齊邑、謂祝柯、後東柯也。古祝國、黃帝之後。按古東柯齊爲阿、晏嬰城。城內有井、水和膠入藥方。)三年、而毀聞于國。(舊脫而字、孫云、意林作治阿三年。王云、三年下有而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三年而譽聞于國、又云三年而毀聞于君、三年而譽聞于君、則此亦當有而字。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職官部六、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四、皆作三年而毀聞于國。總一今據補。)景公不說。(類聚治要並無景字。)召而免之。(孫云、一本脫而字、非。意林作召而問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類聚作嬰知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于國。景公不忍。(四字、治要省作一公字。)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景公說、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四字舊脫、孫云、藝文類聚有辭而不受四字、疑此脫。蘇云、治要同類聚。總一案下文景公問其故、即問辭而不受之故。今本脫去、文不成義。御覽亦有、今並據諸書補。後文是故不敢受、正承此而言。)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孫云、說文蹊、或从足作蹊。玉篇蹊雞切、徑也。)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蘇云、治要作悌、下同。總一案力謂力田、勤也。晏子尙儉尙勤、蓋墨子風也。)罰偸窳、(窳、惰也。又器不堅緻也。)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彊而貴彊惡之。(舊脫而貴彊三字、孫云、意林作不畏貴彊。此下疑有貴彊二字、後人以貴彊重出、故脫之。黃云、盧校作決獄不避貴彊、而貴彊惡之、當依補。蘇云、治要有貴彊二字、無而字。總一案黃說是也、今從盧校、與上下文一律。)左右所求、(蘇云、治要所上有之字。)灋則予、非灋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孫云、意林作不能過禮。總一案體、謂接納與之同體、禮中庸體羣臣也注。)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黃云、乎御覽作于、下二句俱同。總一案三邪、謂淫民惰民貴彊。)二讒毀乎內、(乎、孫本作于。二讒謂左右與貴人。)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孫云、意林作臣請改轍、更治三年、必有譽也。蘇云、治要無謹字。總一案更、改也。)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偸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彊、而貴彊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以三邪譽乎外、(各本是下脫以字。從盧蘇校據治要補。)二讒譽乎內、(兩乎字御覽治要並作于。)三年而譽聞

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而今之所以當賞者宜誅、今上而字下之字舊並脫、據治要補。孫云、藝文類聚、作昔者嬰之所治者當賞、而今所以治者當誅。是故不敢受。子華子北宮子仕篇、作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景公知晏子賢、迺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蘇云、治要作景公乃任以國政焉。統一案外上二十章旨同。

景公惡故人晏子退國亂復召晏子第五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書盤庚上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義略同。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孫云、謂其知情實。晏子歸負載。負載猶負戴。負於背、戴於首、任勞役也。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故、固同。請毋服壯者之事。請、固識。毋、語助。無意義。言嬰固老耄無能從政、誠能服壯者之事、能負能戴、明不鄉衰也。外上廿二章、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毋亦語助、否則與彼下文東畊海濱、不相應矣。公自治國、無禮義為綱紀身弱于高國、高國二氏、齊之貴族。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五句亦見外上廿二章、彼文無于字、大作脩。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二句亦見外上廿二章、彼無而字。墨子非命下篇曰、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田疇墾辟。孫云、玉篇墾、苦很切、耕也。治也。辟當為闢。統一案管子牧民篇曰、地辟舉則民留處、墾田誠牧民之首務。蠶桑豢牧之處不足、牧舊作收、盧校作牧、云收譌。言民皆勤於事也。勤事者衆、而地不足。故下云絲蠶于燕、牧馬于魯。然則豢牧、當作豢養牧放解明矣。統一今據改。絲蠶于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孫云、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曰、晏子知道、道在順則進、否則退、能儉且勤、事必因民而厚利之。景公知窮矣。窮于應付、即聽于晏子。此與外上廿二章為一事。

齊饑晏子因路寢之役以振民第六

景公之時饑、孫云、一本作飢、非。晏子請爲民發粟、兼愛故。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孫云、說文賃、庸也。言重其庸直。遠其兆、兆爲臺之營域。徐其日而不趨。孫云、趨讀如促。盧云、荀子王霸篇楊倞注引、作重其績、遠其涂、佻其日、皆是也。佻、緩也。綰一案是謂曲而不失仁義之理、見問下廿五章。三年、臺成而民振。事因于民、晏子會權。故上說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于政。孫云、物、事也。言據事而不違于政。事謂爲臺。俞云、依、猶因也。偶、讀爲寓。古字通用。寓、猶寄也。依物而偶于政者、因物而寄于政也。若晏子因築臺之事。而寄發粟之政是也。綰一案偶、合也。言依爲臺之事而發粟、合於振民之政也。

景公欲墮東門之堤晏子謂不可變古第七

景公登東門防、孫云、說文防、堤也。黃云、東門防、亦稱防門。民單服然後上。陡故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孫云、蹄、蹢字省文。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爲、殆有爲也。黃云、不爲當作不下、涉下有爲而誤。綰一案黃說未允。不爲之爲讀平聲、承上不下六尺言。有爲之爲讀去聲、以防下六尺則無齊言。蚤歲、淄水至、入廣門、淄舊作甾、盧云、甾、淄字之誤。淄水在齊、與菑同。以下文入廣門云云、當爲淄字明矣。俞云、齊都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故有時淄水大至而爲害也。綰一今從盧俞校改。即下六尺耳、鄉者防下六尺、孫云、鄉即曏省。則無齊矣。孫云、言國皆漂沒。夫古之重變古常、孫云、爾雅釋詁古、故也。法、常也。綰一案自來常法、言具經驗、不可輕言變更、故古人重之。之、當作人。墨子經說下、若瘧病之之於瘧也。孫詒讓云、下之字當作人。與此同。此之謂也。

景公憐飢者晏子稱治國之本以長其意第八

景公游于壽宮、孫云、齊桓公死于此宮、見前。綰一案藝文類聚八十引無於字。壽宮即胡宮、本齊先君胡公之宮。胡公壽考、故亦稱壽宮。睹長年負

薪者而有飢色。孫云、長藝文類聚作耆。彙同。緒一案類聚無耆而二字。公悲之喟然歎曰、王云、歎曰二字、後人所加、公悲之喟然令吏養之、皆是記者之詞。後人加歎曰二字、則以令吏養之、爲景公語、謬以千里矣。說苑貴德篇有歎曰二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藝文類聚火部引晏子、作公喟然令吏養之、無歎曰二字。諫上篇公喟然曰、後人加歎字。下篇喟然歎流涕、後人加歎而二字。謬皆與此同。並見諫上廿五章諫下五章。緒一案王說是、當據刪。諫上十六章、亦有公喟然歎曰之文、王無說。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樂賢則賢衆、哀不肖則不肖者無不得所。問下廿四章曰、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盧云、說苑無所字是。緒一案文選西征賦注引亦無。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墨子耕柱篇曰、世俗之君子、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孫云、共說苑作供。緒一案論、擇也。秩、祿也。所以爲養也。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墨子兼愛下篇曰、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節用上篇曰、聖王之法、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辭過篇曰、內無拘女、外無寡夫。皆墨道所重也。孫云、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賀第九

景公探雀鷇、孫云、爾雅釋鳥生哺鷇。郭璞注鳥子須母食之。魯語、鳥翼鷇卵。文子上德篇、鷇卵不探。方言、爵子及雞雛、皆謂之鷇。緒一案雀說苑作爵、古字通。鷇弱反之。蘇云、治要反上有而字。緒一案北堂書鈔八十五引反上有故字。藝文類聚九十二引同。晏子聞之、不時而入見、舊時上有待字、見下有景公二字。王云、各本有景公二字、乃涉上文而衍、今據羣書治要刪。不待時而入見、本作不時而入見、時卽待字也。不待而入見、謂先入見也。古書待字多作時、（說見經義述聞遲歸有時下）外下篇晏子不時而入見、卽其證。後人不知時爲待之借字、故又加待字耳。（說苑貴德篇作不待請而入見、請字亦後人所加、其謬更甚）羣書治要無待字。緒一並從之。公汗出惕然。傷汗欲背晏子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孫云、爾雅釋言逡、退也。說文巡、視行皃。北面再拜而賀曰、治要無而字、書鈔八十五、類聚九十二同。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孫云、王類聚

（作人。緒一案書鈔及御覽九百二十二引並同。）公曰、寡人探雀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也讀爲邪。孫云、王一本作人。）晏子對曰、君探雀鷇、鷇弱反之、（蘇云、治要反上有故字。）是長幼也。（孫云、是類聚作道。）吾君仁愛、會禽獸之加焉、（蘇云、治要君上無吾字、又無仁愛二字、非。劉云、說苑貴德篇無會字、是也。會乃禽字誤文之併入者也。禽獸之加、猶言禽獸是加。）而況于人乎、（類聚無于字。）此聖王之道也。（孟子因齊宣王不忍牛之觳觫、以羊易之、稱其德可保民而王、用意同此。孫云、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景公睹乞兒于途晏子諷公使養第十

景公睹嬰兒（嬰當作孩、老子曰、如嬰兒之未孩。）有乞于途者。公曰、是無歸矣。（盧云、矣說苑作夫。黃云、元刻矣作夫。）晏子對曰、君存、（存、在也。）何爲無歸。使吏養之、（黃云、元刻無之字、劉云、說苑貴德篇無吏字。）可立而以聞。（而猶則也。養兒至可立時、則以聞于公也。孫云、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景公慚刖跪之辱不朝晏子稱直請賞之第十一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孫云、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蘇云、治要閨作門、下同。）刖跪擊其馬而反之。（孫云、跪、足也。荀子勸學篇、蟹六跪而二螯。說文跪字作足。刖足者使守門是也。擊、太平御覽一作禁。蘇云、治要無其字、與下文一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款而問曰、（孫云、款、說苑作敖、誤。）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晝各本譌畫、從盧黃蘇校改。）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元本作公慚而出反不果、孫校本據太平御覽訂正。）是以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馬而反之

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子大夫上舊有天字、王云、天字後人所加。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猶宋穆公言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也。後人不解古書文義、乃妄加一天字。天子大夫並稱、斯爲不倫矣。說苑正諫篇有天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羣書治要正作子大夫。緝一今據刪。黃云、元刻脫率字。今見戮于刖跪以辱社稷。孫云、見戮言戮辱。蘇云、治要辱作羞。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齊讀爲躋。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蘇云、治要聞下有之字。上有隱惡。惡各本作君、孫云、隱君太平御覽作蘊君是、一作隱惡。蘇云、一本作隱惡是也、與下驕行對文。治要作蘊君。緝一從蘇校正。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堯設諫鼓。舜立謗木。禹縣鐘鼓鐸磬而置鞀。四海之士、敎以道者擊鼓、敎以義者擊鐘、敎以事者擊鐸、語以憂者擊磬、告以獄訟者揮鞀。今君有失行、刖跪直辭禁之、蘇云、治要作而刖跪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于是令刖跪倍資無征、孫云、說苑作正。緝一案資者、給濟之謂。征、正同、税也。時朝無事也。不必有事、隨時可朝。孫云、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景公夜從晏子飲晏子稱不敢與第十二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之家。之家二字舊脫、文不成義。說苑有家字、御覽四百五十五引說苑同。今據補家字。並據下文司馬穰苴之家、梁丘據之家、增之字。文同一例。前驅款門孫云、款說苑御覽作報。緝一案御覽三百五十三、又四百六十八引本書並作款。治要同。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玄舊避清諱作元、今據說苑治要改。孫云、元端御覽作朝衣。說文端、衣正幅。端與褍通。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微、無也。詩式微毛傳。君何爲非時而夜辱。辱、謂辱臨。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孫云、布御覽一作鋪。蘇云、廣雅薦、席也。釋名云、薦所以自薦、藉也。陳簠簋

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蘇云、治要無曰字、下同。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孫云、史記列傳、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晏嬰乃薦田穰苴。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孫云、介與甲通。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蘇云、治要叛者作兵、下有大臣得微有不服乎一句。纁一案治要大臣得微有兵乎句衍、不服即是叛。君何爲非時而夜辱。蘇云、治要夜辱作來、非。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夫子舊作將軍、王云、此文本作願與夫子樂之。與上答晏子之言、文同一例。後人以此所稱是司馬穰苴、故改夫子爲將軍耳。不知春秋之時、君稱其臣無曰將軍者。說苑作夫子、卽用晏子之文。治要所引、正作夫子。纁一今據改。穰苴對曰、夫布薦席、北堂書鈔百二十四、引作鋪席薦。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蘇云、治要作擁琴。纁一案書鈔百一十作琴、孔廣陶校云、陳本俞本及吳山尊倣宋本琴作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孫云、出御覽作至。黃云、元刻出作去、誤。一作至、亦非。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彼從元刻、說苑、御覽、治要、並同。浙局本作此、非。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王云、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九、飲食部二所引、皆無君子曰以下文。說苑有、而無君子曰三字。疑後人依說苑增入、而又加君子曰也。纁一案君子曰云云、明是記者之結論。不得因治要御覽未引、遂疑爲後人增也。說苑脫君子曰、當據此補。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孫云、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景公使進食與裘晏子對以社稷臣第十三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孫云、暖說苑作熱。纁一案北堂書鈔百四十三暖作煖。孔校云、吳氏倣宋本作暖、本鈔公正篇亦作暖。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書鈔餽作饌、孔校云、吳氏仿宋本作餽。孫云、奉餽說苑作廚養。餽與饋通。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孫云、說文茵、車重席。說苑茵席作田獵者、言獵獸取裘亦通。蘇云、秦風毛傳云茵、虎皮

也。廣雅云、鞇謂之鞃。司馬相如說茵從革。漢書霍光傳作鞇。茵鞇鞇並同義。諸寀書鈔三十七引、奉上茵上、並無君字。孔校云、吳氏倣宋本奉上茵上皆有君字。餘同。一敢辭。此見相國風度。公曰、然夫子之于寡人何爲者也。也、同邪。然下疑脫則字。對曰、嬰社稷之臣也。蘇云、治要無嬰字也字。公曰、何謂社稷之臣。蘇云。治要作公問社稷之臣若何。對曰、夫社稷之臣、蘇云、治要無此五字。能立社稷。使不動搖。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名無不正。孫云、別說苑作辨。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無宂官。無舊治。蘇云、治要宜作所。作爲辭令、可分布于四方。使無不信服。蘇云、治要無分字。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孫云、說苑臣術篇用此文。

晏子飲景公止家老斂欲與民共樂第十四

晏子飲景公酒、晏子具酒飲景公。令器必新。見公之奢。令上當有公字。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氓。晏子曰、止。同禁之。夫樂者、上下同之。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上下同樂、樂始能久。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大夫以下、孫云、大夫一本作匹夫、非。各與其僚、無有獨樂。天子不能與天下同樂、則失其所以爲天子與天下。諸侯不能與境內同樂、則失其所以爲諸侯與國。大夫以下不能各與其僚同樂、則失其所以爲家而身不安矣。此知晏子甚願人無上下、皆絕自營之私。必各盡其量以與衆同樂、可謂兼愛無遺矣。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此墨家非樂之旨。

晏子飲景公公酒公呼具火晏子稱詩以辭第十五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孫云、小雅賓之初筵詩。側弁之俄、箋云、側、傾也。俄、傾貌。言失德也。屢舞傞傞、傳云、傞傞不止也。孫云、屢。屢皆文。當爲婁。言失容也。舊有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二句。王云、此二句後人所加。晏子引賓之初筵、以諷景公。前後所引、皆不出本詩之外。忽闌入既醉之詩、則大爲不倫、且謬一也。既醉之詩、是說祭宗廟旅族無算爵之事、非賓主之禮。今加此二句、則與下文

賓主之禮也五字不合、其謬二也。說苑反質篇有此二句、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斷不可信。緒一案王說是也、今據刪。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伐、我害也。賓主之罪也。舊無主字、俞云、說苑反質篇作賓主之罪也、當從之。上云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此云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兩文相應、不得無主字。後人因辭而不出、以賓言不以主言、故刪主字。然不出者、賓也。留賓不出者、主也。是時晏子為主人、則固不應專罪客矣。當從說苑補主字。緒一從之。嬰已卜其日、劉云、此已字、與只字同。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俞云、豈過我哉、當作我豈過哉。自喜託國之得人、故曰我豈過哉吾託國于晏子也。如今本、則語不可通矣。黃云、二句連讀、言不得以託國晏子而過我。以其家貧善寡人、貧善舊作貨養、文不成義、從盧校據說苑改。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孫云、說苑反質篇用此文。

晉欲攻齊使人往觀晏子以禮侍而折其謀第十六

晉平公欲伐齊、孫云、伐後漢書注作攻。緒一案後漢書注見馬融傳。使范昭往觀焉。孫云、文選注作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緒一案文選張協雜詩注、陸機演珠注引、並同。蘇云、文選注本韓詩外傳。景公觴之、孫云、韓詩外傳作錫之宴、新序作賜之酒。飲酒酣、孫云、酣一本作醉。范昭起曰、起字舊脫、從孫校據文選注補。請君之棄罇。孫云、韓詩外傳作願君之倅樽以為壽。新序作願請君之樽酌。後漢書注作棄酌。文選注作願得君之樽為壽。按說文、奠、酒器也。或作尊。玉篇或作樽、罇。又云罇同樽。是樽罇皆尊字之俗。緒一案范昭故意犯分。公曰、酌寡人之罇、孫云、文選注作公令左右酌樽以獻。後漢書注作景公曰諾。黃云、元刻無公曰至徹罇二十字、誤脫一行。蘇云、韓詩外傳作酌寡人罇獻之客。進之于客、景公不知范昭之意。范昭已飲。孫云、一本作飲之、非。晏子曰、徹罇、更之。孫云、徹後漢書注作撤、俗字。文選注作徹去之。緒一案罇後漢書注作尊。晏子譏斥范昭之無禮。罇觶具矣、觶亦酒器。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不佯醉則無以自處。文選張協雜詩、及陸機演連珠注、並無佯醉二字。孫云、舞文選注作僊、俗字。謂太師曰、孫云、謂韓詩外傳文選注作願。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黃云、文選陸機演連珠注調作奏、無能字乎字。緒一案張協雜詩注同韓詩外傳八、

作子爲我奏成周之樂。吾爲子舞之。又故意犯分。太師曰、冥臣不習。孫云、冥韓詩外傳文選注作盲、冥盲義相近。縮一案言不習、所以拒絕之。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孫云、知新序作識。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釋名釋言語絕、截也。如割截也。絕之謂截止之、猶拒絕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黃云、初學記十五、作臣不敢爲之。范昭歸以報平公曰、孫云、以報文選注作一謂字、非。齊未可伐也。孫云、伐韓詩外傳文選注作並。臣欲試其君、後漢書注作吾欲慙其君。而晏子識之。識後漢書注、文選張協雜詩注、陸機演連珠注、並作知。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樂舊作禮、王云、禮本作樂、此涉上文不知禮而誤。太師掌樂、故曰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若禮則非太師所掌、且上文屢言成周之樂、則此不得言禮明矣。新序雜事一作禮、亦校書者依俗本晏子改之。韓詩外傳八、及文選張協雜詩注、陸機演連珠注引晏子、並作欲犯其樂。縮一今據正。于是輟伐齊謀。輟、止也。此句承上文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作結。與標題晏子以禮侍而折其謀、亦甚相應。今本脫之、語意未完。文選張協雜詩注、陸機演連珠注並有、今據補。仲尼聞之曰、孫云、仲尼文選注作孔子。黃云、元刻脫之曰二字。善哉、不出尊俎之間、而折衝于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舊作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孫云、衝者、衝車。折、挫之也。王云、此文本作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無可謂折衝矣五字。知衝、即折衝也。知折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舊本知下脫衝字、而後人不知、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加可謂折衝矣五字、謬矣。新序與此同、亦校書者依俗本晏子改之。後漢書馬融傳注、太平御覽器物部六、引晏子。並作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文選張協雜詩注、册魏公九錫文注、爲袁紹檄豫州文注、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演連珠注、揚荊州誄注、並引作不出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皆無可謂折衝矣句。縮一案王說是、諸書引此、並作折衝。標題亦作折其謀。似不必作知衝耳。夫、韓詩外傳八作善乎、文選演連珠注作善。張協雜詩注作善哉、足證原文非一夫字。今從王說、及雜詩注、並諸書刪正。而太師其與焉。其字疑衍。孫

云、韓詩外傳、新序雜事篇、用此文。

景公問東門無澤年穀而對以冰晏子請罷伐魯第十七

景公伐魯傅許、孫云、傳讀附。墨子有壕傳篇。得東門無澤、孫云、姓東門、字無澤。公問焉焉下疑脫日字、後二十章景公問焉日、是其例。書鈔百五十六作景公伐魯問無擇日。魯之年穀何如。書鈔穀作豐。孫云、說文年、穀孰也。對曰、孫云、今本脫日字、據太平御覽增。陰冰凝、陽冰厚五寸。陰冰凝舊譌陰水厥、王云、此文本作陰冰凝句。陽冰厚五寸句。文選海賦、陽冰不治本此。陰冰者、不見日之冰也。陽冰者、見日之冰也。言不見日之冰皆凝、見日之冰則但厚五寸也。文選注及御覽、皆作陰冰凝、自是舊本如此。今本作陰水厥、誤也。黃云、王讀是也。而義又未盡。陰冰者、陰寒之冰、凍於地下者也。陽冰者、陽短之冰、結于水上者也。月令曰、水始冰、地始凍。夏小正日、正月寒、日滌凍塗。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緩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管子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皆其證。陰冰凝、陽冰厚五寸、謂寒溫得其時、故下日寒溫節。冬有堅冰、為下年穀熟之兆、今俗尚有此占。純一案御覽六十八作陰冰凝、三十五作陰冰厥、誤。今從王說正。下同。公不知、以告晏子。舊脫公字、從王校補。孫云、御覽作公問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書鈔作晏子曰、夫問年穀而以冰對、禮也。御覽三十五作晏子曰、君問年穀答以冰、禮也。陰冰凝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書鈔節字不重、非。平則上下和、書鈔上、下倒。和則年穀熟。書鈔有也字。孫云、御覽作寒溫節則政平、政平則上下和、上下和則年穀熟。純一案御覽見卷三十五。禮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天人一氣、隱顯相通也。年充衆和而伐之、御覽無此句。年充猶年豐。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孫云。御覽作臣恐疲兵而無成。請禮魯以息吾怨、孫云、怨御覽作愁。純一案鮑刻御覽三十五、作君盡禮魯以息吾怨、又六十八、作請禮魯以息怨也。遣其執以明吾德。執、俘也、遣、送也。此墨家非攻兼愛之旨。公曰、善。迺不伐魯。孫云、迺、御覽作遂。

景公使晏子予魯地而魯使不盡受第十八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孫云、蓋泰山之陰也。史記集解賈逵曰、二十五家爲一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孫云、左傳昭十六年、有子服昭伯。社預注、惠伯之子、子服回也。疑卽此人。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忠、誠也。廉、清也。言無所貪圖。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于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禮曲禮上曰、退讓以明禮。夫禮者、自卑而尊人。交委、多爭受少周禮大司徒、令野修道委積。注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多爭受少、當作爭受其少、與爭處其卑對文。言交給賓客之物、爭受其少。今本爭上衍多字、受下脫其字、文不成義。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于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曲禮上、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疏曰、明與人交者、不宜事事悉受。若使彼罄盡、則交結之道不全。若不竭盡、交乃全也。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國貪于實、實、謂財貨也。此諸侯之公患也。公從元刻、黃云、淩本同。孫本作通、云下文亦作公患。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苟合。道、由也。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于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句君以驩予之地驩、同歡。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爲德矣。明不可賀公曰、善。于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幣重于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禮厚于賓客。君子于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名也。廉之見重于世如此。

景公游紀得金壺中書晏子因以諷之第十九

景公游于紀、舊脫景字、孫云、據太平御覽增。括地志、劇、菑州縣也。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紀國。得金壺。孫云、今本脫壺字、一本作鐵字、非。據太平御覽壺部引此文訂正。黃云、淩本作金鐵。盧云、後壺與閭韻、不當作鐵。緒一案御覽七百六十一作得一金壺、發視之。發而視之、元刻作發其視之、王云、本作發而視之、今本而作其、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器物部六、獸部八、玉海十四引此、並作發而視之。一本作乃發視之、亦後人以意改。緒一今據正。中有丹書。曰、無食反魚、舊作食魚無反、蓋涉下文誤倒。本作無食反魚、與勿乘駑馬對文。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此、正作勿食反魚、無乘駑馬。今據乙。勿乘駑馬。孫云、說文無駑字。字林、駘也。玉篇、乃乎切。最下馬也。公曰、善哉、如若言、如舊譌知。若從元刻、孫本作苦。俞云、知當作如、苦當作若、皆形似而誤也。善哉如若言、猶云善哉如彼所言。劉說同。緒一今據正。食魚無反、則惡其鱢也。孫云、說文鱢、鮏臭也。玉篇、先刀切。勿乘駑馬、惡其不遠取道也。舊作取道不遠、劉云、此節均叶韻。如下文力與側叶、閭與壺叶是也。此文遠與鱢不叶、疑正文本作惡其不遠取道也、道與鱢叶。後人不察、妄易爲取道不遠、不復知其於韻不叶也。緒一案劉說是、今據乙。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御覽作食魚不反、無盡民力也。案反、翻也。今吾鄉猶有君子不食翻身魚之語、蓋本此。其意在戒過貪、不爲他人留有餘也。故晏子以毋盡民力爲喻。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于側乎。御覽作不乘駑馬、無致不肖於側也。劉云、則字衍、則蓋側字之訛文、後人又移置語首。緒一案劉說是、御覽無則字、當據刪。古音諧一讀引此、力側諧。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御覽作紀得此書何以亡。孫云、謂其言可傳、不當亡國。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閭、孫云、古人門席皆有銘。緒一案懸、縣之俗字。閭、里門也。有道縣之閭、蓋墨家有道肆相教誨之意。紀有此言注之壺、孫云、一本作繅、一本作其、皆非。閭壺爲韻。緒一案古音諧十二魚引此。不亡何待乎。御覽作紀有此書、藝之於壺、不亡曷待。

景公賢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無及已第二十

魯昭公失國走齊、事見昭二十五年左傳。御覽九百九十七作哀公。說苑敬愼篇作哀侯。並非。景公問焉舊失作棄、景作齊。王云、棄國本作失國、此後人依說苑敬愼篇改之也。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草部、太平御覽百卉部四、並作失國、齊公問焉、齊字涉上句走齊而誤、當從御覽作景公問焉。治要作齊景公問焉、亦衍齊字。緒一案王說是、

今據正。曰、子之年甚少、奚道至于此乎。舊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于此乎。王云、案類聚御覽、並作子之年甚少、奚道至於此乎。道、由也。言何由至於此也。此字正指失國而言。說苑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無奚道至於此乎六字。今既從說苑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又從晏子作奚道至於此乎。既言何、又言奚。既言棄國、又言至於此。則累於詞矣。純一案王說是、今據刪訂。鮑刻御覽奚譌天。蘇云、治要作子之還位新、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孫云、一本作吾之少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體、御覽作禮。人多諫我者、吾忌不能從。舊作吾志不能用、今據御覽改。是以內無拂而外無輔。治要無而字。是以孫本作好則、元刻作是則、王云則本作以。是以二字、乃推言所以無輔弼之故。今本作是則、亦後人以說苑改之。羣書治要、類聚、御覽、並作是以。純一今據改。拂、治要御覽並作弼。輔、當作俌。荀子臣道篇曰、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輔拂無一人、諂諛者甚眾。諛下舊衍我字、蓋後人所加、據御覽刪。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僨且揭矣。舊作根且拔矣、王云、羣書治要、作孤其根荄、密其枝葉、春風至僨以揭也。僨、仆也。揭、蹶也。秋蓬末大而本小、故春氣至則根攔而仆於地。類聚、御覽、並作孤其根本、密其枝葉。今本云云、亦後人以說苑竄改。說苑作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程氏易疇通藝錄曰、蓬之根孤、而枝葉甚繁。既枯、則近根處易折、折則孚置於地。大風舉之、戾于天、故言飛蓬也。說苑言拔、蓋考之不審矣。案程說甚核。又案晏子作孤其根荄、密其枝葉、密與孤正相對。說苑作惡於根本、美於枝葉、美與惡亦相對。今本晏子作孤其根而美枝葉、美與孤不相對。兩用晏子說苑之文、斯兩失之矣。黃云、古人文字、多以相錯見義、此文當以孤其根而美枝葉爲正。根言孤、以見枝葉之密。枝葉言美、以見根之惡。諸書所引、欲取文字正對、以意改爾。根且拔矣、當依治要作僨且揭。說文、僨、僵仆也。揭、高舉也。蓬至秋既仆於地、大風舉之、終且高戾于天、程說是也。純一案王取文字正對、稍泥。程黃說是、今據改。景公辯其言、嘉其言之辯也。以語晏子曰、蘇云、治要辯作以、無以字。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上文輔拂無一人、諂諛者甚眾、是其多悔之證。故標題云去國而自悔。御覽七百四十一、引作愚人多侮、悔蓋侮之形誤。不肖者自賢。上文人多諫我者、吾忌不能從是。溺者不問隊、隊舊譌墜、王云、墜本作隊、隊與隧同。廣雅曰、隧、道也。大雅桑柔傳曰、隧、道也。溺者不問隧、

謂不問步水之路、故溺也。不問隧、不問路、其義一而已矣。荀子大略篇、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楊倞曰、遂謂徑隧、水中可步之徑也。是其證。後人誤以隧爲顚墜之墜、故妄加土耳。治要正引作溺者不問隧。蘇云、墜當依荀子作遂。詩載馳篇、大夫跋涉。釋文引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淮南脩務訓高注、不從蹊遂曰跋涉。二遂字、與此義同。作墜者、蓋誤文。純一案、隧隧遂義並同。今從王說正。下同。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隊、迷而後問路。蘇云、治要無此二句、非。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刀劍之屬。臨噎而遽掘井、下臨字舊脫、據御覽補。孫云、說文噎、飯窒也。純一案墨子公孟篇、是譬猶噎而穿井也。言掘井雖速、無濟於噎、義與此同。蓋飯窒而噎、飲水可止、古有是喻。說苑作辟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雖速亦無及已。喻雖悔已遲。孫云、說苑雜言篇、以晏子爲越石父也。

晏子使魯有事已仲尼以爲知禮第二十一

晏子使魯。孫云、使、韓詩外傳作聘。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歷、過也。逾、超越也。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劉云、已即既也。蓋一本作既、一本作已、後人併而一之。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禮乎。禮字舊脫、從黃校據初學記文部補。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閒、楹從元刻。各本譌檻、孫盧校同。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黃云、此君臣行趨之通例、鄭注禮經屢言之。初學記無兩其字。君之來遬、孫云、遬初學記作速。說文遬、疾也。籀文作遬。黃云、初學記作君之所來速。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黃云、及初學記作反。純一案反爲及之誤。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論語子張篇、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注閑、猶法也。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反。句命門弟子曰、不法之禮、舊脫反命門弟子曰六字。不法之禮、作不計之義。王云、不

計之義〻初學記文部作不法之禮。上有反命門弟子曰六字。然則不計之義二句、乃孔子命門弟子之語。今脫去上六字、則不知爲何人語矣。外上篇曰、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云云、文義正與此同。韓詩外傳四載此事、亦云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綜一案王說是、今據補正。禮運曰、禮變而從時。協諸義而協、可以義起。 維晏子爲能行之。孫云、韓詩外傳用此文、蘇云、韓詩外傳與此小異。

晏子之魯進食有豚亡二肩不求其人第二十二

晏子之魯、朝食、進餽同饋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盧云、去、藏也。下所以云藏餘不分。黃云、去、古弆字、藏也。弆本後作、古人藏去字、祇用去。漢陳遵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去以爲榮。注、去、藏也。晏子藏其二肩。故下曰藏餘不分。綜一案肩、豚膊也。 晝者進膳、劉云、者係衍文、涉下侍者而衍。 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言具而亡之。 晏子曰、釋之矣。釋、舍也。猶言不問也。 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不許 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在上者斂量其功、而不度量民力、則民窮。 藏餘不分則民盜。意以有餘當分給不足者、蓋其所餘而不分、無怪民之爲盜也。 子教我所以改之、言問豚肩不具、是我之過、子當教我改之。 無教我求其人也。此知晏子在在繩墨自矯。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第二十三

曾子將行、孫云、說苑、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禮記亦有晏子曾子之言。而楊倞注荀子大略篇、謂晏子先於曾子。曾子之父、猶爲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爲之與。其言謬甚。綜一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當齊莊公三年。前五年晉圍臨淄、晏嬰大破之。則晏子長孔子、至少二十餘歲。仲尼弟子列傳、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則少晏子七十餘歲。至從孔子於齊、纔不及二十歲、亦當晏子九十歲、未知晏子果有此壽否。又據年表、景公五十八年薨、孔子年六十二。據齊世家、晏子先景公卒十年、適當孔子五十二歲、曾子生甫七歲。揚倞謂好事者爲之、信而有徵矣。然本書問下二十八章、既載曾子問晏子云云、此章又載晏子之贈言、則曾子不必曾參。或史記多不足據與。又案孔子世家、孔子適周見老子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索隱莊周財作軒）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或好事者之所仿與。 晏子送之曰、君子

贈人以軒、孫云、說苑作財非、軒與言爲韻。緝一案古音譜九寒引此。黃云、說苑雜言篇、家語六本篇、文選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注、並作以財。不若以言。孫云、意林作贈人以財、不若以言。太平御覽作不若贈人以言。盧云、若或本作者。緝一案藝文類聚三十一、作不知贈人以言。吾請以言乎、乎舊譌之、從盧蘇校改。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孫云、荀子大略篇、作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緝一案荀子非相篇云、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煣之、孫云、煣舊作揉、據楊倞荀子注所引訂正。說文煣、屈申木也。玉篇、而九切。以火屈木曲。考工記、揉輻必齊。鄭氏注、揉謂以火槁之。荀子勸學篇作輮。按揉俗字、輮借字。其圓中規。孫云、圓、楊倞注作員。雖有槁暴、孫云、考工記、轂雖敝不藃。鄭氏注讀藃、藃暴。陰柔後必撓減、幬革暴起。陸德明音義。暴、步角反。劉步莫反。一音蒲報反。楊倞注、槁枯暴乾。不復嬴矣。孫云、楊倞注嬴、荀子勸學篇、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按嬴挺聲相近。黃云、荀子大略篇作嬴。故君子愼隱煣。孫云、荀子大略篇、君子之隱栝、不可不謹也。愼之。隱與檃通、謂檃栝。荀子性惡篇、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璞獻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玉石。以爲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云云。按晏子已稱和氏之璧、則非懷王時事。平王之前有靈王、亦非懷王子。蔡邕錯誤、不可反以疑此書。緝一案韓非子和氏篇、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使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寶焉、遂命爲和氏之璧。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以卞和得美玉璞於荊山之下、獻之武王文王成王、以上二說又異、未知孰是。井里之困也。孫云、意林作井里璞耳。荀子大略篇、和之璧、井里之厥也。楊倞注井里、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謝侍郎墉案厥同橜。說文橜、門梱也。梱、門橜也。荀子以厥爲橜、晏子以困爲梱、皆謂門限。意林不解、乃改爲璞矣。星衍案宋人刻石、稱門限爲闇根。厥與困、蓋言石塊耳。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孫云、意林作則成寶。蘇云、荀子大略篇、作玉人琢之、爲天子寶。故君子愼所修。今夫蘭本、孫云、蘭與藁本、二草名也。神農本草經、蘭草一名水香。藁本一名鬼卿、一名地新。陶宏景云、今東間有煎澤草名蘭香。名醫云、藁本可作沐藥面脂。荀子大略篇、作蘭茝藁本、故定以爲二草。而勸學篇、作蘭槐之根是爲芷。（當是茝誤）則本又疑根也。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孫云、呂氏春秋仲冬、湛饎必潔。高誘注湛、漬也。湛讀瀋釜之瀋。荀子大略篇、

作蔪於蜜醴。勸學篇、作其蔪之滫。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孫云、荀子勸學篇作服。佩與服、聲義皆相近。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麋舊譌麋、孫云、說苑作鹿醢、疑當爲𧄍酒之漉。當是蘭本、或湛以醢、乃發其香。王云、麋醢當作麋醢、字之誤也。周官醢人、麋臡鹿臡。鄭注曰、臡亦醢也。鄭司農云、有骨爲臡。無骨爲醢。內則、有麋腥醢醬。說苑雜言篇、家語六本篇、並作湛之以鹿醢。則麋爲麋之誤、明矣。文選王粲贈蔡子篤詩注、太平御覽香部三引此、並作麋醢。紀一案文選注作湛之鹿醢、貿以匹馬。今從王說、據御覽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孫云、湛一本作蕩、非。願子之必求所湛。文選注作願子苑求所湛。晏子所染篇引詩云、必擇所湛。義同。孫云、一本脫必字。嬰聞之、君子居必擇鄰。孫云、鄰舊作居、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訂正。說苑作處、荀子勸學篇作鄰。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孫云、辟讀如避。黃云、說苑辟患作修道。紀一案擇居二句、類聚二十三作可以避患也。荀子勸學篇作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嬰聞汩常移質、習俗異性。孫云、汩常說苑作反常。說文淈、濁也。玉篇淈、亦汩字。汩、古沒切、汩沒。按汩字從曰、與汨羅字異。不可不愼也。此章大指、與晏子所染篇同。惟此多就理言因。所染多就事實言異耳。孫云、意林作可不愼乎。荀子大略篇、說苑雜言篇、用此文。

晏子之晉睹齊纍越石父解左驂贖之與歸第二十四

晏子之晉、至中牟。劉云、此節與下晏子爲齊相節、均非晏子本書也。此二事載于史記、管晏列傳贊曰、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則凡載于晏子春秋者、史公均弗錄。此二事、乃見于他書者也。越石父事、呂氏春秋觀士篇載之、或史記即本於彼書。後人據他籍及史記所載補入此二節、非其舊也。孫云、中牟當漯水之北。史記索隱、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相州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睹弊冠反裘負芻、孫云、反太平御覽作衣。芻史記正義作蒭。紀一案御覽六百九十四反作皮。文選講德論注同。盧云、反裘所謂惜其毛也。息于塗側者。孫云、塗、新序太平御覽作途是。塗俗字。紀一案史記正義及文選注引並作途。北堂書鈔三十九、引史記文微異。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對曰、我越石父也。舊也上衍者字、從黃校據御覽四百七十五刪。孫云、父新序作甫。晏子曰、何爲至此。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孫云、言庸身爲僕

也。呂氏春秋新序、作齊人纍之。史記承其誤、則云越石父在縲紲中。按此云負芻息於塗側、又云見使將歸、又云我猶且爲臣、請鬻於世、則非罪人也。晏子曰、何爲爲僕。孫云、今本下爲字作之、據文選注改。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切、急迫也。黃云、文選講德論注、作吾身不免凍餓之地。是以爲僕也。孫云、太平御覽作不免飢凍、爲人臣僕。一作凍餓爲人臣僕。晏子曰、爲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贖之。贖舊作贈、孫云、使償其債直也。黃云、贈當作贖。標題云、解左驂贖之與歸。呂氏春秋、新序、及文選注、御覽所引、並作贖。緒一今據改。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孫云、怒文選注作立。緒一案絕、斷交也。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劉云、呂氏春秋觀士篇、作晏子未嘗得交也。新序雜事篇同。是也。晏子方輕視石父、安得遽稱爲夫子。且下文或稱爲子、或稱爲客、亦無稱爲夫子者。疑此文當作吾未嘗得交子也。夷子爲僕三年、夷者、語詞也。因子也夫三字互易、遂作得交夫子矣。子爲僕三年、吾適今日睹而贖之、吾于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孫云、詩傳暴、疾也。越石父對曰、對下舊有之字、從盧校刪。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詘、屈下也。文選辛叔子讓開府表注、詘乎作屈於。而申乎知己。孫云、申新序作信。緒一案史記作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索隱、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己、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序注、引作士者伸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詘身之理。言君子不自矜功以輕人之身、更不因彼功而自詘仁人所以成身之理。彼者、外之之詞。吾三年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孫云、嚮新序作向。是。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僕我者同矣。舊脫僕字、語意不完。文選注作是與臣僕者同矣、又脫我字。此句臣僕、正承上文爲人臣僕言。言子既贖我、理應知我、不臣僕我。乃不我辭而乘、又不我辭而入、是與臣僕我者何異。故僕字不可少、今補、庶與上文相協。我猶且爲臣、臣當作僕、與上文四言爲僕相應。或臣下皆僕字、與上文三言臣僕相應。請鬻于世。償左驂之直。晏子出、請見。元本孫本、並作見之、此從或本。曰、嚮者見客之容、外貌而今也見客之

意。孫云、意呂氏春秋作志。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省行、檢身也。引、延長也。不引其過、言不戀其過。察實者不識其辭。其、以同。孫云、呂氏春秋作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新序同。綿一案、高注呂覽云、欲觀人之至行、不譏刺之以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高注辭、謝也。謝不敬而可以弗棄也。嬰誠革之。廼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王云、誠讀爲請。革、改也。向者不辭而入、今者糞灑改席而禮之、則改乎向者之爲矣。晏子以此爲請、故曰嬰請革之也。請與誠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孫云、說文醮、冠娶禮祭。玉篇、子肖切。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至恭在心、不在迹。尊禮不受擯。擯、斥也。棄也。尊人以禮、適以自尊。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此五字、呂覽作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上客。史記管晏列傳約其文、與此小異。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蘇云、言自以爲德也。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戹、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老子曰、自伐者無功。孫云、呂氏春秋觀士篇、新序節士篇、用此文。

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損晏子薦以爲大夫第二十五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爲相御、闚、窺也。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不自滿假。今子長八尺、廼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仰望絕矣。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怪其前後若兩人。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孫云、史記晏子列傳用此文。

泯子午見晏子晏子恨不盡其意第二十六

燕之游士、游說之士。有泯子午者。孫云、姓泯字子午。南見晏子于齊。燕在齊北、故曰南見。言有文章。

術有條理。（立辭皆斐然成章、推行則秩然有序。）且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懼而不能言。（懼舊譌愼、黃云、愼當作懼。李本作思、古懼字。緒一今據改。恐懼不能言、未能忘勢故。）晏子假之以悲色、（假、寬也。悲、憫也。）開之以禮顏、（微露笑顏、兼以禮貌。）然後能盡其復也。（復、白也。白、猶言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直、正也。）廢朝移時。（朝、知槑切。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詩蝃蝀崇朝其雨傳。）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憂也。（浩然之氣失養故。）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于我、（廣雅釋詁一、殫、盡也。）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矣、猶乎也。）然吾失此何之有也（何之有也、當作何功之有也。今脫功字、文不成義。此指懷善而死之人。言治國以進賢爲本、今乃知齊懷善之人、以吾不得睹而死者甚多。吾旣失此、過莫大焉。何能有功於齊。）

晏子遺北郭騷米以養母（遺舊譌乞、今校正）騷殺身以明晏子之賢第二十七

齊有北郭騷者。（孫云、姓北郭名騷。）結罘罔、（孫云、今本罘作果、據呂氏春秋訂正。說文罟、兔罟也。徐鉉曰隸書作罘。）捆蒲葦、（孫云、捆當爲䋘。說文、䋘束也。玉篇䋘有捆字。口袞切。織也。持也。纂組也。呂氏春秋作䋘、案䋘正字。捆借字。捆俗字。）織葩屨、（舊脫葩字、屨作屨、並據呂氏春秋補訂。葩屨卽麻鞋。）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孫云、說文踵、一日往來皃。）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孫云、藝文類聚作託以養母。緒一案類聚見卷八十五。呂氏春秋士節篇、此下有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類聚八十五無使人二字。而作以。）辭金受粟。（類聚八十五引止此。辭上有騷字。）有閒、（類聚三十三、閒譌聞。）晏子見疑于景公。出犇、（孫云、類聚作奔。）過北郭騷

之門而辭。呂氏春秋高注、辭者、別也。　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高注適、之也。　晏子
曰、見疑于齊君、齊字不當有。將出犇。犇、奔。呂氏春秋俱作走。高注、走也。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
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高注行、去也。　北郭子
召其友而告之、黄云、元刻脫郭字。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
養及親者、身伉其難。及舊作其、王云、養其親本作養及親。養及於親、則德莫大焉、故必身伉其難也。今本及作其、即涉伉其難而誤。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
平御覽人事部百一十、引此並作養及親。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復恩篇同。今據正。孫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伉、當。玉篇、去浪切。說苑、藝文類聚作更。統一　今晏子見疑、
吾將以身死白之。高注白、明也。　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孫云、今本脫笥字、據呂氏春秋增。　造
于君庭。孫云、藝文類聚作遂造君廷。　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復者、白事於君者。　今去齊國、齊
必侵矣　蘇云、侵上疑有見字。統一案齊必侵矣、文義不明。疑本作齊必見侵、下文方見國之必侵、正承此而言。今本因脫見字、後人又增矣字以成句耳。　方見國之
必侵、不若先死。先字舊脫、據呂氏春秋、藝文類聚、說苑補。方、猶將也。　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孫云、說苑作請絕頭以白晏子。統一
案託、玉篇託依也。增韻信任也。言請以吾頭爲徵信、明著晏子之賢也。　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託。退而自
刎。孫云、藝文類聚作乃自殺。統一案說苑作逡巡而退、因自殺也。　其友因奉以託。以字舊脫、據上文補。　而謂復者曰、孫云、復者、呂氏春秋作觀者。
此北北郭子爲國故死。劉云、此字不可通。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復恩篇、均無此字。此乃北字譌衍。　吾將爲北郭子
死。又退而自刎。此殺己以烈天下之義。知北郭子及其友皆愚者。　景公聞之、大駭、乘馹而自追晏子、孫云、馹、說
文馹傳也。呂氏春秋作驛。高誘注驛、傳車也。說苑作騶。　及之國郊、高注郊、境也。　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
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高注、

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其人、爲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爲其殺身以明己。故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槃也。孫云、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復恩篇、用此文。說苑作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文視此多劣。

景公欲見高糾晏子辭以祿仕之臣第二十八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游、孫云、糾說苑作繚。糾繚聲相近。黃云、糾元刻作糺、下章同。寡人請見之。晏子對曰、臣聞之、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王者保民、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者、悖矣。爲祿仕者、不能正其君。仕務安國利民、爲祿則居心不正、安能正君心之非。高糾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孫云、說苑作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祿仕之臣也。孫本脫仕字。孫云、祿說苑作進。何足以補君乎。孫云、說苑君道篇用此文。純一案此與下章並外上二十三章、均言高糾事。

高糾治晏子家不得其俗迺逐之第二十九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蘇云、言無祿位也。外上二十三章、儐者諫詞可證。而卒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三、而子無一焉。糾曰、可得聞乎。晏子曰、嬰之家俗、閒處從容不談議、則疏。議讀本字、於義無取。當讀爲義。義議古通用、詳問上十五章。又疑議之言旁、蓋傳寫者涉上談字言旁誤衍。談義、與揚美削行驕士慢知爲儷文。易乾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墨子經上曰、義、利也。故問上二十二章曰、謀必度于義。若閒處從容時不談義、則不知利人利物、爲眞自利之道。其人即不可親、宜疏而遠之。出不相揚美、揚人之善、成人之美、可以端風化。入不相削行、削行、規過也。則不與。與、猶親也。易咸二氣感應以相與、鄭注。通國事無論、論、古通倫。倫、理也。謂家事國事、恆互相通。一一當有條理。如問下五章、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又十一章、親疏得處其倫。皆是。無倫則亂矣。驕士慢知者、墨子貴義篇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是周公佐相天子、不敢驕士慢知之證。則不朝也。朝、見也。呂覽淫辭篇

孔穿朝注。不見離士慢知之人、欲行常識而學日益也。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故嬰非時食餽之長也。劉云、長與主同。言非彼主食之人。是以辭。孫云、一本脫此三字。

晏子居喪遜答家老仲尼善之第三十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孫云、晏桓子名弱。麤衰斬。衰、襄十七年左傳作縗。杜注斬、不緝之也。縗在胸前。麤、三升布。正義、喪服傳曰衰三升。鄭玄云布八十縷爲升。文選揚子雲解嘲注、引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斬衰、居倚廬。孫云、衰左傳作縗。說文、縗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苴絰帶杖。菅屨。杜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菅屨、草屨。釋文、以苴麻爲絰及帶。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杜注、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惟枕草耳。正義曰、喪服傳及士喪禮記、皆云居倚廬。寢苫枕由。鬻粥。是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者、唯彼言枕由此言枕草耳。居倚廬寢苫者、鄭玄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苫、編藁也。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杜注、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爲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正義、晏子之父始卒、則晏子未爲大夫。言晏子爲大夫者、禮喪服大夫之子、行從大夫之法。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杜注、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正義曰、晏子所行是正禮。言唯卿得服大夫服。我是大夫得服士服。又言己位卑、不得從大夫之法者。是惡其直己以斥時之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也。鄭玄注雜記上引此云、此平仲之謙也。孫云、鄭注言謙者、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曾子以問孔子。問、舊作聞、據家語子貢問篇改。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義正作誼

晏子春秋校注卷六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雜下第六凡三十章

靈公禁婦人爲丈夫飾不止晏子請先內勿服第一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黃云、說苑政理篇作景公。純一案御覽八百二十二引作靈公。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者字舊脫、從王校據說苑補。蘇云、男子一本作男、非。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于內、而禁之于外。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於內也。盧云、賣御覽作鬻。此賣當作賣。與鬻同。內覽御作市、似非。黃云、懸牛首於門、喻懸禁於外。賣馬肉於內、喻服之於內、當從盧說。蘇云、黃說是。門、國門。內、宮內。門與內對文。公何以不使內勿服、何以說苑作胡。以字疑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踰月、而國人莫之服。舊脫不字人字、從盧王校據御覽補。王云、不踰月、說苑作不旋月、言其速也。若無不字、則非其旨矣。文雖小異、而亦有不字。孫云、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齊人好轂擊晏子紿以不祥而禁之第二

齊人甚好轂擊、孫云、說文轂、輻所湊也。純一案御覽七百七十三、引作齊人好擊轂。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耗財、費時、長門爭。迺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藝文類聚七十一引作晏子爲新車良馬、出與其人相犯。曰、轂擊者不祥。孫云、轂擊、御覽作犯轂。臣其祭祀不順、順當爲愼。古愼字作眘、形近而誤。居處不敬乎。祭祀愼則德精明、居處敬則

行嚴正、故無不脩。類聚無此十一字。下卑棄而去之。棄而舊倒、從王校據御覽及說苑正。類聚無棄字。然後國人乃不爲。類聚無乃字。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孫云、不能、說苑作不肯。故化其心莫若教也。教上疑脫身字。後漢書第五倫傳曰、以身教者從。孫云、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景公嘗五丈夫稱無辜晏子知其冤第二

景公畋于梧丘。孫云、畋文選注作田。太平御覽作遊梧丘。爾雅釋丘、當途梧丘。綰一案畋御覽三百六十四作遊。又三百九十三、三百九十九、並作田。夜猶早、公姑坐睡。孫云、說文睡、坐寐也。綰一案御覽三百九十三、又三百九十九、並無姑字。文選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注、作夜坐睡。而嘗有五丈夫孫云、文選注作見一丈夫。綰一案一誤。胡刻文選正作五。御覽三引均作五。北面韋廬孫云、韋廬說苑作倚廬。黃云、文選注作倚徙。綰一案倚徙是。稱無罪焉。御覽三百六十四、引作稱冤。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嘗。公曰、我其嘗殺無罪邪。其、猶豈也。殺無罪、舊作殺不辜識無罪、義複。說苑誤上有而字、誤同。御覽三百九十九、引作我其嘗殺無罪頸、是已。今據删不辜識二字。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孫云、文選注作出畋。太平御覽作田。有五丈夫來駭獸。舊作五丈夫罟而駭獸。五上脫有字、夫下脫來字、衍罟而二字、文義不諧。說苑同、蓋後人沿本書之譌而改之、不足據。罟而二字、御覽三引並無、足證其爲衍文。文選注作有五丈夫來驚獸。驚駭義同、今據以訂正。故並斷其頭而葬之。並舊作殺之。王云、既言斷其頭、則無庸更言殺之。殺之二字、後人所加也。說苑辨物篇有此二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文選上建平王書注、引作悉斷其頭而葬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五、作斷其頭而葬之。人事部四十、作故並斷其頭而葬之。皆無殺之二字。綰一案鮑刻御覽三百六十四、作斷其頭埋之。三百九十三、作故斷其頭而葬之。三百九十九、作故並斷其頭葬之。今從王說、據御覽删訂。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御覽三百九十九、作命人掘其葬處求之、得五頭同穴而存焉。文選注作命人掘之、五頭同穴。一本作五頭共孔。孫云、廣雅釋言竅、孔也。孔即穴。公曰、嘻。孫云嘻、譆省文。綰一案御覽三百九十九、作公嘉之。令吏厚葬之。舊無厚字、非。蓋五頭同穴、葬之久矣。今特掘求得之、仍唯葬之而已、不徒等於發尸乎。與下文君憫白骨、甚不相應。文選注作公令厚葬之、乃思及白骨。是已。今據增

厚字。國人不知其瞢也。孫云、瞢、一本作夢、非。此書多以瞢爲夢。曰、君慣白骨、而況于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孫云、知說苑作智。綰一案言必盡智竭力憫生民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人君舊作君子、從孫校據說苑改。孫云、說苑辨物篇用此文。

柏常騫禳梟舊譌鳥從盧校改死將爲景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第四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孫云、踊說苑作逼、下同。言不到也。踊當是踴之誤。王云、作踊者是。成二年公羊傳、蕭同姪子、踊于棓而闚客。何注曰踊、上也。此言不踊、謂臺成而公不登。洪說同。蘇云、王說是。廣雅釋詁、亦訓踊爲上。綰一案凡從足又從辵之字、義並同。如跡與迹、踰與逾之類、可證。此踊與逼並從甬、聲同。足與辵、義同。踊訓上、說文逼、達也。義近。柏常騫孫云、字伯常名騫。曰、君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而不踊焉。公曰、然、有梟孫云、詩大雅瞻卬、爲梟爲鴟傳、梟鴟、惡聲之鳥。爾雅釋鳥、有梟鴟。郭璞注、土梟。說文云、梟、食母不孝之鳥。故冬至捕梟、磔之。字从鳥首在木上。昔者鳴、王云、古謂夜曰昔、或曰昔者。莊子田子方篇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是也。後第六章云、夕者壽與二日鬥。夕者與昔者同。其聲無不爲也。其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之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孫云、禳一本作讓、非。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爲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梟舊作鴞、黃云、鴞宜作梟。下鴞當陛、禳君鴞、並宜改從一律。綰一案黃說是、今據說苑改。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翼舊譌翌、從孫校據說苑改。伏地而死。此籌之作偽也。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也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趣、促也。柏常騫

出、遭晏子于塗、拜馬前。晏拜辭。黄云、晏子辭其拜也。晏曰、元刻如此。孫本作晏辭曰、說苑作辭曰晏、並誤。爲君禳梟而殺之。君禳舊倒、從盧校據說苑乙。君謂晏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之壽乎。之字舊脫、據上文增。晏曰、能。今且大祭、且、將。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矣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能爲君請壽也、也讀爲邪。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劉云、證以說苑辨物篇、而爲衍文。爲可以益壽。黄㓔云、莊子徐無鬼篇曰、夫神者好和而惡姦、是其義。故行仁政以保民、修至德以全性、是爲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纔一案、壽莫壽於仁民以自成其仁、而過乎物之所造。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兆卽徵兆。孫云、兆說苑作名。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晏、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莊子大宗師篇、維斗得之、終古不忒。釋文、維斗李云北斗、所以爲天之綱維。樞名天樞、北斗七星之首。云絕云散者、偶爲地氣所蒙、隱而不見耳。地其動、古人觀于天象、有此經驗。是徵實以力動、感無不通。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閒、仰而對曰、孫云、仰一本作抑、非。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言地動與求壽無關。汝薄斂、斂從孫本、元刻作賦、義同。說苑作薄賦斂。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俞云、柏常騫知地之將動、而借此以欺景公、自必不令君知、何必晏子戒之乎。當從說苑作且令君知之。蓋此與外篇所載太卜事相類、彼必使太卜自言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卽令君知之之意。所謂恐君之惶也。後人不達、臆加無字。則晏子與騫比周以欺其君矣、有是理乎。蘇云俞說是。纔一案無、毋同。語助無義。太卜言地動、見外上二十一章。孫云、說苑辨物篇用此文。

景公成柏寢而師開言室夕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

景公新成柏寢之室、室從元刻。孫本作臺。黄云、臺字誤。下文云室夕、云室何爲夕、云立室、可證。孫云、括地志、柏寢臺、在青州千乘縣東北二十里。使師開鼓琴。孫云、樂師名開。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王云、夕與邪、語之轉也。呂氏春秋明理篇、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高誘注、言其室邪不正、徒正其坐也。夕又有西義。周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鄭氏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故下云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何以知

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薄、微也。文選神女賦注引蒼頡。言東方之聲微低、故知其寬展也。西方之聲揚。揚者、高舉之義。詩泮水箋疏。此謂西方之聲、較東方之聲高。故知其迫促也。公召大匠。曰、立室何爲夕。立字舊脫、王云、以下文立室立宮例之、則室上當有立字。統一今據補。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矩、法也。禮大學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注。于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舊衍一公字、今刪。下章晏子朝公曰、公字不重。可證。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南斗六星、即斗宿。樞星詳前。彼安有朝夕哉。朝東夕西、或寬或迫、所不討也。然而以今之夕者、以字衍、當刪。周之建國。國疑本作邦、漢人避諱改。詩云、周雖舊邦。國之西方、以尊周也。此室西迫於東之故。公蹵然曰、古之臣乎。

景公病水瞢與日鬭晏子教占瞢者以對第六

景公病水。太平御覽七百四十三、作景公水疾。臥十數日。御覽三百九十八、無臥字。夜瞢與二日鬭、不勝。晏子朝。公曰、孫云、御覽作公謂之曰。夕者吾瞢與二日鬭、吾字舊脫、從黃校據風俗通義怪神篇補。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瞢者。立于閨、立舊譌出、從黃校據風俗通義正。使人以車迎占瞢者。風俗通義迎下有召字、贅。不可從。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瞢與二日鬭、不勝。舊作公瞢二日與公鬭不勝、王云、此當作公瞢與二日鬭不勝。與上文文同一例。不勝、謂公不勝也。今既顚倒其文、又衍一公字、則義不可通矣。風俗通義正作公瞢與二日鬭。統一今據乙刪。恐必死也。故請君占瞢、是所爲也。四字宂沓、蓋後人妄加、當刪。占瞢者曰、請反具書。具舊作其、孫據風俗通改。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孫云、風俗通所上有無字。所下重病字。日

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公蓍作故。孫云、將已御覽作將愈也。王云、故者申上之詞。上文未言病將已、則此不得言故病將已。故當爲公。下文占夢者對曰、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卽用晏子之言。則此文本作公病將已明矣。今本公作故者、涉上文故請君占夢而誤。太平御覽疾病部亦引此、正作公病將已。風俗通義同。緝一今據改。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鬬而不勝、寡人死乎、疑當作寡人其死乎、與上文我其死乎一例。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孫云、力風俗通太平御覽作功。晏子教臣也。孫云、風俗通臣下有對字。公召晏子、且賜之。孫云、且風俗通作將。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者從孫本、元刻脫。臣從元刻、孫本譌占。王云、太平御覽作臣。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孫云、風俗通臣下有身字。意林作使占夢者占之。占者至門。晏子使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鬬。日、陽也。不勝、疾將退也。三日而愈。公賞占夢者。占夢者辭曰、晏子之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則不信也。緝一案御覽七百四十三、作若使臣言、則不信也。後漢書郭玉傳、醫之爲言意也。晏子蓋藉占夢者、以醫景公之意矣。此占夢者之力也。者字舊脫、據風俗通義增。臣無功焉。公兩賜之。孫云、風俗通作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孫云、風俗通怪神篇用此文。

景公病瘍晏子撫而對之迺知羣臣之野第七

景公病疽、孫云、說文、疽、久癰也。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請下疑脫子字。職當撫瘍。孫云、說文瘍、頭創也。非此義。又痒、瘍也。蓋瘍言癢。玉篇、癢同痒。言撫摩疽癢也。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孫云、意林作欲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熱如火。緝一案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八引同意林。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孫云、意林作色如日、大如未熟李、誤。緝一案御覽同、大下有小字。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孫云、墮、與隋聲相近。玉篇、隋、狹長也。隋、或謂下陷。緝一案墮上當有其字、與下文同

一例。曰如屨辨。孫云、爾雅釋器、革中絕謂之辨、孫炎注辨、半分也。郭璞注、中斷皮也。屝屨以皮爲之、中裂似猶與。黃云、今俗呼屨之破者曰䪝辨。音同辨。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公視晏子、重於二子。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御者卽侍者。刷手溫之。孫云、刷與㕞通。純一案、[illegible]手令溫、發也。發席傅薦、發、開也。傅、附同。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璧玉形圓、而中有孔。其墮者何如、曰如珪。珪本作圭、剡上方下之瑞玉。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君子指晏子。野人指高子國子。

晏子使吳吳王命儐者稱天子晏子詳佯同惑第八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行人、官名。掌朝覲聘問之事。吾聞晏嬰、蓋北方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曰、說苑引無日字。客見則稱天子請見。儐者掌擯相之禮。卽周禮秋官之司儀。說苑無請見二字。明日、晏子有事。覲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孫云、蹵、說苑作蹴、非。純一案、蹵然、不安貌。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九作蹙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孫云、不敏、說苑作不佞。知古人稱不佞者、謙不敏也。敢問吳王惡乎存。北堂書鈔引說苑存作在。晏子以吳廷不得稱天子。既稱天子、吳王何在。不便明斥其非、而自稱迷惑、卽謂吳王迷惑。眞善於辭者。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孫云、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晏子使楚楚爲小門晏子稱使狗國者入狗門第九

晏子使楚。藝文類聚二十五、作晏子短小使楚。九十四短下無小字。初學記十九作晏子短奉使楚。楚人以晏子短、楚人二字、舊在短下、從蘇校乙。孫

云、太平御覽作晏子短小使楚。意林作楚王以晏子短小。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初學記皆作楚爲小門。孫云、爲意林作作。延太平御覽作迎。緒一案御覽三百七十八作迎。一百八十三、又七百七十九、又九百五俱作延。類聚二十五、又九十四並同。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初學記作使狗國卽從狗門入、孫云、使狗國者、意林作往詣狗國。今臣使楚、孫云、使楚、意林作使入楚。不當從此門入。初學記作今使楚不嘗從狗門入也。孫云、此門、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狗門。緒一案御覽一百八十三、又九百五、均作此門。儐者更道從大門入。孫云、意林作不可從狗門入也。遂大門入。緒一案御覽一百八十三、作乃更道大門。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使子爲使。四字舊脫、孫云、太平御覽作今齊無人耶、使子爲使。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緒一案今本脫使子爲使句、語意不完。今依孫校、據御覽三百七十八補。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舊脫齊之二字、黃云、御覽三百七十八、又四百六十八、並引作齊之臨淄。緒一案御覽七百七十九、類聚說苑並同。今據補。三百閭、御覽七百七十九作三萬戶。張袂成陰。孫云、陰、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帷。據下云成雨、則此當爲陰。王云、張袂成帷、揮汗成雨、甚言其人之衆耳。成帷與成雨、其意本不相因。齊策云、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成帷成幕、與成雨意亦不相因也。今本作成陰、恐轉是後人以意改之。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成帷。則本作帷明矣。緒一案成陰歟成帷義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孫云、說文踵、跟也。踵追也。經典多通用踵。何爲無人。孫云、爲、意林作容。黃云、御覽作何謂齊無人。緒一案御覽三百七十八、又七百七十九引均同此。王曰、然則何爲使子。舊作然則子何爲使乎、案此文本作何爲使子。因乎與子形似而誤、後人以文不成義、乃加子字於何爲上、遂與上文不協。說苑奉使篇、正作然則何爲使子、今據以訂正。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下兩主字舊作王、孫云、御覽作使賢者使于賢國、使不肖者使于不肖之國、國一亦作主。今本主作王、非。說苑亦作主。緒一案孫說是、今據改。御覽作國者、見三百七十八。作主者、見七百七十九。類聚作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宜使楚矣。宜舊作直、黃云、直御覽作宜。緒一案說苑同。宜字義長、今據改。類聚作嬰不肖、故使王爾。孫云、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爲齊人晏子對以橘第十

晏子將使楚。元刻脫使字、孫本使作至、王云、意林、及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藝文類聚人部九、果部上、太平御覽果部三、並引作晏子使楚。但省去將字耳。說苑奉使篇、作晏子將使荆。可據以訂正、緇一今從之。楚王聞之王字舊脫、從王校補。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類聚二十五省齊之二字。說苑作晏子賢人也。今方來、吾欲辱之、御覽七百七十九、作楚王知其賢智、欲辱之。又九百六十六、辱作傷。類聚二十五同。書鈔四十辱作病。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王云、爲其來、於其來也。古者或謂於曰爲。於猶爲也。說詳經傳釋詞。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爲、類聚二十五作謂。古通用。書鈔作坐定而縛一人來、王問何爲。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類聚二十五及八十六、並無固字。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孫云、說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淮俱作江。列子湯問篇、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化爲枳焉。說苑作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說文枳木似橘。緇一案後漢書注、見馮衍傳。類聚二十五作江北、八十六作淮北。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書鈔無實字。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書鈔土下有之字。今民生長于齊不盜、類聚八十六同此、無長字。二十五作今此人生於齊不爲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王引之經傳釋詞云、非、猶不也。所、猶可也。言聖人不可與戲也。墨子天志下篇曰、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所以、可以也。史記淮陰侯傳曰、非信無所與計事者。言無可與計事者也。漢書所作可、是所可同義之證。熙、音義作嬉。云一本作熙。說文嫛、說樂也。黃云、淩本作嬉、緇一案熙、戲也。淮南子俶眞訓鼓腹而熙注。寡人反取病焉。書鈔作寡人反自取辱。說苑作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孫云、意林作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者過王。問何處人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江南。江北則爲枳、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臣不知也。楚王自取弊耳。藝文類聚二十五、八十六、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九、用此文不同。皆以意改之、故不備錄。說苑奉使篇用此文。緇一案韓詩外傳十、作齊景公使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

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閒、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楚王饗晏子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食第十一

景公使晏子于楚。楚王進橘。置削。（削是刀之類。桓二年左傳韓注佩刀削上飾疏。）晏子不剖而並食之。（剖、分析也。一切經音義三十二引蒼頡。）楚王曰、橘當去剖。（元刻如此、說苑同。孫本脫橘字、當補。橘當去剖、言食橘當去其所剖之皮。御覽九百六十六、作橘當云剖。又七百九十九、作橘未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敬人主之賜也。）今者萬乘之主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之主二字舊脫、文不成義、今補。萬乘之主、指楚王言。謂今萬乘之主賜橘、未敎臣剖。剖則不敬、故不敢剖。）不然（孫云、說苑脫不字。純一案說苑作然臣非不知也。亦通。御覽七百七十九、又九百六十六兩引、並無不然二字。）臣非不知也。（孫云、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晏子布衣棧車而朝田桓子侍景公飲酒請浮之第十二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孫云、說苑田作陳。）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子。（孫云、高誘注淮南、浮、猶罰也。）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孫云、玉藻、麛裘青豻褎、卿大夫之服。純一案玉藻、麛作麑。）棧軫之車、（孫云、考工記、棧車欲弇。鄭氏注、士乘棧車。說文、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玉篇、仕版切。考工記、車軫四尺。鄭氏注、軫、輿後橫木。）而駕駑馬以朝。（孫云、太平御覽作晏子衣緇布之衣而麋裘。棧軫之車而牝馬以朝。與今本大異、不知何故。麋裘本卿大夫之服。駑字又篆文所無。疑後人竟改麋裘牝馬爲之。）

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說苑脫此三字。 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孫云、禮記投壺、若是者浮。鄭氏注、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欒丘據。浮、或作𩆳。或作符。按此書乃浮無字。與鄭氏所引不同。疑尙有重出之章、爲後人刪去。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顯其身。孫云、顯舊作尊、據說苑改。以下云非敢爲顯受知之。 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 孫云、之舊作其、據說苑改。 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盧云、重、說苑臣術篇作厚。 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韓非外儲說左、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注棧車、柴車也。則是隱君之賜也。則是舊倒、從孫校據說苑乙。 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其、猶抑也。 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之卿位、賜之舊倒、從盧王校據說苑乙、與上文同。 以顯其身。顯舊作尊、從盧校據說苑改。 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 之舊作以、從盧王校據說苑改、與上文同。 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孫本據說苑改君作臣。盧云、舊本君字並不誤。下云則過之、乃君過其臣也。但此下當補一臣字。紬一案盧說是也。然義有未盡。此文疑本作臣聞古之賢君。知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今元刻脫知臣二字、說苑脫君知二字、語意均不完。當並存君字臣字、中間加一知字。則妥矣。臣有受厚賜、臣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臣上當有知字。 而不顧其困族。困從元刻。孫本作國、據說苑改。盧云、困字似亦可通。紬一案困字是。國乃困字之誤。孫據誤字改正字、非。下云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卽困族也。 則過之。不能通君之賜故。 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不能行君之令故。 君之內隸、隸、屬也。 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于野鄙、是不逼君之賜。 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外從孫本、據說苑改。元刻作內、非。 臣之所職。此職字、與上文異義。當讀若識。說文職、記微也。从耳、戠聲。周禮職方氏、困學紀聞云、漢樊毅修西嶽廟記、作識方氏。然則臣之所職、卽臣之所識也。 若有播亡、亡舊作之、孫本據說苑改。 在于四方、是不逼君之賜 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不能行君之令。 此臣之罪

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孫云、意說苑作主誤。且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簡舊作閒、據說苑改。書皐陶謨、簡而廉。鄭注、簡、謂器量凝重。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是過君賜之實。此文亦見外上二十七章。如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說苑作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宇也。孫云、說苑臣術篇用此文。綰一案無宇、說苑作桓子。外上二十六章旨同。

田無宇請求四方之學士晏子謂君子難得第十三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牆陰。曰、子何為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方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方舊作鄉、從黃校據標題改。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外說華矣、中無實學。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華山然。華舊作美、從孫校據藝文類聚改。莊子天下篇、宋鈃尹文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翟灝云、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晏子心儀華山、蓋先宋鈃尹文隆道風者。名山既多矣。孫云、藝文類聚作君子若華山然。松柏既多矣。望之盡日不知厭。綰一案名山既多矣五字、蓋後人仿下句妄加。與上文不協、殊嫌其贅。當刪。松柏既茂矣。喻君子閫中肆外之德。望之椙椙然、盡日不知厭。椙椙舊作相相、王云、相相二字、於義無取。相當為椙。音忽。說文椙、高皃。從木昌聲。故山高皃、亦謂之椙。椙與相、字相似。世人多見相、少見椙、故椙誤為相。此言望之椙椙然、下言登彼椙椙之上、則相為椙之誤明矣。綰一案王說是、今據正。盡日舊作盡目力、蓋由日誤為目、文不成義。校者遂以意增力字、曲成其說。然盡目力不知厭、未若藝文類聚引作盡日不知厭義長。今據以訂正。望之椙椙然、有可望而不可及義。盡日而不厭、言君子之德充實光輝、非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者比也。而世有所美焉。世相與共美之。固欲登彼椙椙之上、仡仡然不知厭。蘇云、仡與訖同義。仡訖一聲之轉。小爾雅訖、勤也。廣韻訖、用力也。玉篇引倉頡篇云、眞、仡仡也。眞與訖、亦同音字。此云仡仡、言其用力勤之意耳。謂用力登其上也。綰一案固欲登彼椙椙之上、固疑當作因、形近而誤。言因君子德美可觀、欲效法之、而有高山仰之景行

行之之事。佐佐然不知厭、後二十七章云、當爲而不置。當行而不休。是其義。蓋見道甚眞。深造有得。欲罷不能也。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孫云、部婁、說文附婁、小土山也。春秋傳曰、附婁無松柏。部與附聲相近。蘇云、言未登之時則善也。善字當另爲句。善。孫云、句。統一案此喩未與相接、似尙可取。登之無蹊。蹊、謂徑道也。漢書李廣蘇建傳贊、下自成蹊注。無蹊、言登之無可登、喩爲人所棄。維有楚棘而已。廣雅釋本、楚、荊也。荊棘、喩不可與親。遠望無見也。喩平庸無足觀。俛就則傷要。喩卑劣當爲害。黃云、要古腰字。嬰惡能無獨立焉。孫本脫要字。元刻脫嬰字。義均不完、今並據補。且人何憂。易繫辭下曰、天下何思何慮。義同。靜處遠慮。襄二十八年左傳、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見歲若月。悲身世之無常。孫云、言惜歲易逝如月也。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孔子好學、不知老之將至。晏子修身、華髮隳顚而猶弗舍。安用從酒。從讀若縱、下同。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尊、酒器。說文本作尊。謂之從酒也。樂酒無厭謂之亡。

田無宇勝欒氏高氏欲分其家晏子使致之公第十四

欒氏高氏孫云、欒施字子旗。高彊字子良。欲逐田氏鮑氏。逐從元刻。孫本誤遂。孫云、田無宇諡桓子。鮑國諡文子。田氏鮑氏先知而遂攻之。高彊曰、先得君、田鮑安往。昭十年左傳、作先得公。陳鮑焉往。杜注、欲以公自輔助。遂攻虎門。孫云、杜預注左傳作公門。二家召晏子、晏子無所從也。左傳作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從者曰、何爲不助田鮑。左傳作其徒曰、助陳鮑乎。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也。左傳作曰何善焉。杜注、言無善義可助。何爲不助欒高。曰庸愈于彼乎。左傳作助欒高乎。曰庸愈乎。杜注、非惡不善於陳鮑。門開。公召而入。左傳作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欒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左傳作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君不能飭法。而羣臣專制。君不能整飭法紀。而羣臣擅權。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

貨、是非制也。言非法也 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廉者、政之本也。廉從孫本、元刻作禁、非。 讓者、德之主也。欒高不讓、以至此禍。不讓則強取、故感亡家之報。 可毋愼乎。言愼毋蹈欒高覆轍。 廉之謂公正。廉則無偏私。 讓之謂保德。周語下、昔史佚有言曰、德莫若讓。韋注讓、遠怨也。 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孽。左傳作蘊利生孽。杜注蘊、蓄也。孽、妖害也。王云、左傳作蘊利、本字也。此作怨利、借字也。前諫上篇、外無怨治內無亂行。言君勤於政、則外無蘊積之治。內無昏亂之行也。是晏子書、固以怨爲蘊矣。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倞曰、怨讀爲蘊。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蓄私財也。彼言怨財、猶此言怨利。 維義爲可以長存。舊爲字在可以下、文義不順、從王校乙。 且分爭者不勝其禍。分、忿同。忿爭則貪瞋恣肆、終必敗亡。 辭讓者不失其福。辭讓則廱正謙和、無不吉利。 子必勿取。老子曰、多藏必厚亡。 桓子曰、善。盡致之公、而請老于劇。孫云、劇、左傳作莒。與劇不同。括地志、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二十二里。故紀國。密州莒縣、故莒子國。

子尾疑晏子不受慶氏之邑晏子謂足欲則亡第十五

慶氏亡。孫云、問上第二章末云、及慶氏亡。語意未了。疑接此章。後人割裂之。 分其邑、與晏子邶殿、邶從孫本。元刻誤邸。孫云、邶殿、杜預春秋釋例缺。 其鄙六十。晏子勿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王云、初學記人部中引晏子、本作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所欲也、何獨不受。今本邶殿云云及子尾二字、皆後人以左傳改之。其標題內之子尾及足欲則亡四字、亦後人所改。 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滿則溢故。 吾邑不足欲也。幸可不亡 益之以邶殿、廼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正義曰、外猶以外。宰猶益也。以邶殿爲外也。言吾先有邑、更不得益邶殿耳。總一案正義未得其旨。此言設因益邶殿足欲而亡在外、則並吾故有之一邑。不得由吾作主矣。故下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民字舊脫、從孫盧王校

據左傳補。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孫云、左傳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孫云、沈啓南本有注云、或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夫離治(闕)求富、禍也。慶氏知而不行、是以失之。我非惡富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盧云、此段在何獨弗欲下、是晏子本文。文選六代論、五等論、兩注。並引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可知唐時本如是。後人輒以左傳慶氏之邑足欲以下竄易之。元刻不知此爲本文。而但注於所謂幅也之下、云或作云云、沈啓南本亦同。然猶幸有此注、今得改而復之、進爲大字。而以左傳之文作注、庶乎不失其舊。王云、盧改是也。西征賦注、歎逝賦注、運命論注、劍閣銘注、並引晏子前車覆後車戒。合之六代五等諸侯二論注、凡六引。純一案盧王說是也。當據以訂正。

景公祿晏子平陰與槀邑晏子願行三言以辭第十六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槀邑。孫云、左傳襄十八年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杜預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洪云、槀疑棠字之譌。左氏襄六年傳、晏弱圍棠。杜注、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史記晏嬰列傳、萊之夷維人也。其地相近。反市者十一社。反讀爲販。荀子儒效篇、積反貨而爲商賈注、則雅四云、反通作販。正韻販亦作反。二十五家爲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弊、疲困也。又好盤游翫好以飭女子。孫云、說文翫、習厭也。飭與飾通。民之財竭矣。竭、盡也。又好與師。民之死近矣。黃初云、韻會、近迫也。弊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爲不敢受也。言民不堪命。嬰恐受祿乎。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君子疑當作吾子、或從下文作夫子。然作君子亦通。晏子曰、嬰聞爲人臣者、先君後身。問下十一章曰、先民而後身。問上十一章曰、尊于身而厚于民。蓋晏子全書之主旨。此言先君後身。君以善羣爲義。君事即羣事。先君之急而後其身之私。臣道然也。安國而度家。王云、度讀爲宅。宅度古字通。爾雅宅、居也。大雅縣傳曰度、居也。文王有聲篇、宅是鎬京。坊記、宅作度。安邦而度家。宗君而處身。度亦處也。處亦居也。宗君而處身。孫云、宗、尊也。左傳伯宗、史記作伯尊。曷爲獨不欲富與貴也。言爲臣者欲保富貴。道莫先於忠君。使君能保惠民。則君之身尊而國安、然後臣身常貴家常富矣。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

子對曰、君商漁鹽孫云、商同商。說文行賈也。關市譏而不征。譏、察也。察姦而已、不征稅也。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利也。言能舒民之財力、減民之死刑。勝於益嬰之祿。亦君之厚利也。孟子對梁惠王曰、省刑罰、薄稅斂。對齊宣王曰、耕者九一。關市譏而不征。其仁民之心同。公曰、此三言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加、陵也。論語公冶長、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集解引馬注。

梁丘據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將封晏子辭第十七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三引、文同此。又八百四十九引、無梁丘據見晏子六字。以告景公。旦日、此六字、御覽八百四十九作景公悅。北堂書鈔百四十五、以告作還言之。封晏子以都昌。舊作割地將封晏子、王云割地將三字、原文所無。封晏子下、有以都昌三字、而今本脫之。都昌、齊地名。鈔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出晏子都昌辭而不受八字。注引晏子云、景公封晏子以都昌、晏子辭而不受。太平御覽飲食部七同。太平寰宇記曰、都昌故城、齊頃公封逢丑父食采之邑。晏子春秋云、齊景公封晏子以都昌、辭而不受。卽此城也。則此文原有以都昌三字明矣。其割地將三字、則後人以意改之。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寰宇記、見濰州。昌邑縣、古都昌之地。卽齊七十二城之一。晏子辭而不受。舊無而字、從王校補。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黃云、元刻之誤者。純一案元刻無者字、並無之字。或黃所見本異。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若為師也。若從元刻。孫本作善、非。以若為師、以貧為師也。子華子晏子問黨篇、子華子曰、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薄。嗇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守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斷。此之謂儉。是知晏子尙儉。貴乎必外毫無物染。故必以貧為師。今封、易嬰之師。今封以都昌、則不貧。是易嬰之師也。師已輕、封已重矣。師本至重、而輕之。封所宜輕、而重之。烏乎可。黃初云、輕師重封、莊子繕性篇所謂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謂之倒置之民。敢辭。

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第十八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藝文類聚二十五引文同。說苑作君之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墨道尙儉。自苦爲極。儒則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故韓非外儲說左云、孔子譏晏嬰。以其卑儉偪下。揚子法言五百篇曰、墨晏儉而廢禮。此儒墨之辯也。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也讀爲邪。孫云、藝文類聚作如此貧乎。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孫云、說苑作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覆、猶被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前十二章云、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是爲澤覆三族。國之簡士、待臣而擧火者數百家。是爲延及交游。以振百姓。諫上五章、晏子家粟、盡分於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夫字衍、說苑無。當據刪。是臣代君君民也。說苑作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蘇云、言代君爲民之君。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爲筐篋之藏也。說苑作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于它人、是爲宰藏也。說苑作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宰、家宰也。智者不爲也。夫十總之布、孫云、總卽稯假音字。說文、布之八十縷爲稯。玉篇、子公切。十總、說苑作八升。一豆之食、豆、食器。足于中免矣。言免於凍餒、此心足矣。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孫云、五百、太平御覽作三百。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御覽四百二十四、引作管仲不辭。嬰辭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御覽作意以管仲失之、嬰得之。故再拜而不敢受命。孫云、說苑臣術篇用此文。紬一案此與下十九章二十章、並外上二十四章皆同。

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第十九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八十縷爲升。魯語妾衣不過七升之布注。食脫粟之食。舊無上食字、當有食字。王云、脫粟上當有食字。後第二十六云、食脫粟之食。卽其證。今本脫食字、則文義不明。且與上句不對。後漢書章帝紀注、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此。並云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緖一案王說是、今據補。御覽八百四十九、又八百六十七引此、脫粟上並有食字。五卵、苔菜而已。卵從元刻、黃云、淩本同。緖一案孫本卵譌卯。卵、雞卵。後二十六章、亦作五卵、苔菜耳矣。可證。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菜五卵耳。菜上脫苔字。又八百六十七、引作五卵茗菜而已。苔譌茗。而並作五卯、足證卯字之譌。左右以告公。公爲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孫云、齊語、以衞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韋昭注、衞之四邑。臺或卽駘。哀六年左傳、公子陽生入齊。使胡姬以安孺子居賴。又遷之于駘。杜預注、齊邑。按在今青州、臨朐縣界。郡國志、無鹽屬東平國。本宿國任姓。晏子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孫云、今青州臨淄是也。爲地五百里。爲世國長。史記齊太公世家曰、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故云爲世國長。自太公至于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土。孫云、趣當爲趨。言皆至齊爭地也。緖一案史記李斯傳、彈箏搏髀。搏猶術技之義。不得容足而寓焉。苟得其君之歡說、卽可以取封邑。則不待至公之身、趨齊術技求地者衆、已無託足之所矣。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爲不肖子、爲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孫云、恐子不肖、仍致前祿。緖一案父貪封邑遺子者、其父子必俱不肖。故云然。遂不受。

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辭邑晏子答以君子之事也第二十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王云、恨非怨恨之恨。乃很之借字。很者、違也。君與之邑而必不受、是違君也。故曰必不受以很君。說文很、不聽從也。吳語、今王將很天而伐齊。韋注曰、很違也。古多通用恨字。齊策、秦使魏冉致帝於齊。蘇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違秦也。新序雜事篇、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亦謂違君也。此皆借恨爲很之證。晏子對曰、嬰聞

之。節受于上者、明不貪也。寵長于君。長、進益也。漢書嚴安傳、寵長增進。注引張晏。儉居于處者、蓋脫于字、據上文增、文同一例。處、常也。呂覽誣徒篇、喜怒無處注。名廣于外。廣、大也。大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庸、猶何也。

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辭以近市得求諷公省刑第二十一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孫云、欲更、藝文類聚作欲使更。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文選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詩注、引左傳無近市二字。不可以居。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引本書作不可居。藝文類聚六十四引、同。請更諸爽塏者。文選陸士衡樂府齊謳行引左傳、沓作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地。韓非作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昭三年左傳杜注、湫、下。隘、小。囂、聲。塵、土。爽、明。塏、燥。正義曰、塏高地、故爲燥也。以所居下濕塵埃、故欲更於明燥之處。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圃。豫章之圃、高燥之地也。黃云、正義引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圃。今無此文、蓋後人據左傳竄改晏子原文故也。晏子辭曰、太平御覽一百八十引左傳、無晏子二字。君之先臣容焉。杜注、先臣晏子之先人。孫云、容焉、藝文類聚作居此宅焉。晏後人依左傳改亂之。臣不足以嗣之。孫云、嗣、藝文類聚作代。於臣侈矣。杜注、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杜注、旅、衆也。不敢勞衆爲己宅。韓非作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公笑曰、子近市、韓非作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文選景福殿賦注、作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則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左傳無竊字。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于刑。杜注、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左傳無而字。踊、刖足者之屨。刖足者多、故踊貴。韓非有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公愀然改容。孫云、韓非作造然變色。公爲是省于刑。公字疑衍。御覽六百九十七引、作公愀然、遂損刑。韓非作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蘇云、左傳博作溥。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杜注、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福、

則庶幾亂疾止也。孫云、小雅巧言之詩。其是之謂乎。孫云、韓非難二篇用此文。

景公毁晏子鄰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第二十二

晏子使魯。舊衍此其反三字、從盧校删。景公爲毁其鄰、以益其宅。晏子反、聞之。待於郊。使人復於公曰、臣之貪舊譌貪、從盧校改。頑而好大室也。乃逼於君。小爾雅廣詁、逼迫也。故君大其居。臣之罪大矣。公曰、夫子之鄉惡而居小、故爲夫子爲之、欲夫子居之、以歉寡人也。慊、快也。足也。以慊寡人、猶云滿寡人之意也。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鄰舍。雜上廿三章云、君子居必擇鄰。今得意于君者、慊其居則毋卜。已沒氏之先人卜與臣鄰、吉。臣可以廢沒氏之卜乎。違卜不祥、且犯非禮。夫大居而逆鄰歸之心、臣不願也。請辭。孫云、按今本皆與左傳同。删去此文。疑後人妄以左傳改此書也。盧云、今本晏子使晉至迺許之。皆左傳之文。非元本。今依元刻及沈啓南本所注、進爲大字。以復其舊。紹一案盧説是、今從之。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迺許之。黃云、按標題云景公毁晏子鄰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據此、則前文以或本爲正。末數語仍當以今本補之。乃與標題語合。紹一案黃説是、今從之、以左傳文注此、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迺毁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迺許之。案水經淄水注、齊北門外東北二百步、有齊相晏嬰冢宅。左傳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爲誡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

景公欲爲晏子築室于宮內晏子稱是以遠之而辭第二十三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昔相見。昔從元刻、猶存古義。孫本作夕、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並同。蓋後人改。則雅五云、左傳哀四年、楚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昔與夕同。穀梁傳、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莊子天運篇、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注、通宵也。列子周穆王、昔昔夢爲國君。注、猶夜夜也。史記龜策傳、衛平對宋元王曰、

今昔王子宿在牽牛。晉張華詩、伏枕終遙昔。唐書宗室傳、帝憂之一昔。皆以昔爲夕。相字各本並脫、今據類聚六十四、及御覽百七十四引補。爲夫子築室于閨內。黃云、標題作宮內是。紹一案、類聚御覽引、並作閨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言大德深藏不露。如禮中庸所謂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近而結。言至世感孚無間。如老子所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命。舊作待承命、承字衍、命令義同。今從孫盧校據類聚御覽刪訂。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近之則容止雖飾、罪戾滋多、是所以遠之。請辭。

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納愛女晏子再拜以辭第二十四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邪。晏子對曰、然是也。是也與然義複。衍、當刪。公曰、嘻、亦老且惡矣。惡、醜陋也。寡人有女少且姣、姣、美好也。請以滿夫子之宮。廣雅釋詁四、滿充也。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疑當作乃此老且惡者。嬰與之居故矣。蘇云、故、猶素也。言素與之居也。列子黃帝篇、而安于故、張注訓故爲素、是其證矣。故及其少而姣也。故與固同。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倍與背同。再拜而辭。此與外下十章旨同

景公以晏子乘弊車駑馬使梁丘據遺之三返不受第二十五 文義不完、當據正文補乘弊車駑馬四字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弊、說苑作敝。下同。蘇云、治要無駕字。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邪。何乘不佼之甚也。佼舊作任、王云、不任本作不佼。佼與姣同、好也。晏子乘敝車駕駑馬、故景公曰、何乘不佼之甚也。陳風月出篇、佼人僚兮。毛傳曰、僚好皃。釋文、

佼字又作姣。引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荀子成相篇曰、君子由之佼以好。是姣佼古字通。後人不通佼字之義而改不佼爲不任、謬矣。羣書治要、正作不佼。說苑臣道篇作不任、亦後人依俗本晏子改之。太平御覽車部三引說苑、正作不佼。下有注云、佼古巧反。綰一案王說是、今據正。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俞云、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曰壽、保也。然則以壽三族者、以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亦卽能保也。及國游士、皆得生焉。游士、說苑作交游。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孫云、說文輅、車軨前橫木也。此當爲路車借字。言大車。蘇云、治要作路車乘馬。下同。三返不受。公不說。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外上廿五章、晏子不受狐白之裘。公曰、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語意同此。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蘇云、治要臨作監。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民。齊字舊脫、蘇云、治要作食飲、國上有齊字。綰一案說苑亦有齊字、今據補。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蘇云、治要無二其字。綰一案晏子蓋欲天下之動貞於一樸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外上廿五章、言狐裘君服之上、而使晏服之于下。不可以爲教。用意與此同。民之無義、義卽禮儀本字。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蘇云、治要作衣食。不上有多字。綰一案說苑亦無服飲二字。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治要無讓字。此與外上廿五章皆同、孫云、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景公睹晏子之食菲薄而嗟其貧晏子稱有參士之食第二十六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太平御覽八百五十、下食字作飯。八百四十九、八百六十七、下食字並譌作飲。北堂書鈔百四十三兩引、下食字一作食一作飯。又百四十四引、下食字亦作飯。孫云、初學記二十六、後漢書注、食作飯。說文粟、嘉穀實也。蓋米之有稃者爲粟。脫粟、免粟。言出于稃而未舂也。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卵從元刻、淩本及書鈔百四十三兩引並同。孫本譌卯。前十九章云、食脫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孫云、詩傳弋、射。說文作隿、繳射飛鳥也。言炙食三禽耳矣。盧云、弋見夏小正傳。弋也者、禽也。卵、卽雞子。王云耳矣者、而已矣也。疾言之、則曰耳矣。徐言之、則曰而已矣。凡經傳中、語助用耳字者、皆而已之合聲。說見釋詞。公聞之、往

燕焉。書鈔百四十三兩引、燕並作讌。孔廣陶云、吳山尊仿宋本晏子、及陳本俞本書鈔讌作燕。案燕與讌宴並通。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墨子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晏子同。蓋違焉敬也。免粟之食飽。俞云、上云食脫粟之食。此云免粟之食飽。免、卽脫也。廣雅釋詁免、脫也。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免與脫同義。引論衡道虛篇、免去皮膚爲證。謂免去、卽脫去也。而未引晏子此文、失之。俞一案晏子食而不忘人之飽。有甚願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之意。士之一乞也。洪云、三乞字皆當作气。說文氣作气。餼作氣。此復借气爲餼、故下云有二士之食。俞云、乞當作旣。說文皀部旣、小食也。論語不使勝食旣、今論語作氣。此省作乞、古字並通。士之一乞、猶云士之一食。下文二乞三乞並同。故曰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也。俞一案乞、御覽八百四十九誤作疋。下同。炙三弋、士之二乞也。苔菜五卵、苔菜二字舊脫、御覽引作菜五卵、奪苔字。今據上文補。士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墨子經上云、倍爲二也。言嬰之德行、無加于人。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御覽謝作辭。前十二章、又外上廿六章、皆同。

梁丘據自患不及晏子晏子勉據以常爲常行第二十七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墨道尙勤。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所以成己之德也。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者當作耳。句絕。易乾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晏子有焉。故難及也此文疑本作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耳。足成嬰非有異於人之意、方合晏子語氣。今本耳作者、又贅故難及也四字、以牽合上文至死不及之說。頗似晏子自炫。與嬰非有異於人之義不協。蓋由後人妄改無疑。說苑如此、亦後人依俗本晏子改之。不足據。孫云、說苑建本篇用此文。

晏子老辭邑景公不許致車一乘而後止第二十八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舊衍矣字、從王校刪。案齊先君無定公、或卽太公子丁公。丁定音近。言自丁公至莊公、用世者共二十一君。齊大夫未有以老辭邑者。今夫子獨辭

之。是毀國之故。故、法。呂覽知度、非晉國之故注。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食。稱、量也。量自身之才德而食祿。德厚而受祿。蘇云、而同則。古書多而則對舉、故德薄則辭祿。德厚受祿、所以明上也。明上有知人之明。德薄辭祿、可以潔下也。蘇云、可疑所誤。當與上一律。純一案可同所。與而則對舉同例。可以潔下、使下不貪汙也。嬰老。德薄無能、而厚受祿。德字舊脫、語意不完。今據上下文補。是掩上之明。荀子解蔽篇曰、知賢之謂明。管子四時篇曰、使能之謂明。汙下之行。言使臣下貪墨之行、展轉相染而增汙。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孫云、爾雅釋詁恤、憂也。身老、賞之以三歸。孫云、韓非外儲說左、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論語八佾篇、子曰、管氏有三歸。包咸注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或據說苑云三歸之臺。以爲臺名、非也。說苑善言築臺以居三歸耳。此云賞之以三歸、韓非云使子有三歸之家、則非臺明矣。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義高出於諸侯。德備百姓。德備施於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未能稱霸高於諸侯。怨積乎百姓。且令百姓蘊怨甚深。怨下疑脫厚字、與上句對文。嬰之罪多矣。罪則歸己。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爲不肖子爲舊譌其、從盧校據前十九章文改。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以傷當作不傷。言嬰亦國民耳。今罪甚多、而君欲賞之、使澤及子孫。未免傷義。且夫德薄而祿厚。德不稱祿。智惽而家富。理難久享。是彰汙而逆教也。是彰己之貪汙。而逆聖王之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閒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包注、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此云致車一乘、蓋地約十井也。

晏子病將死妻問所欲言云毋變爾俗第二十九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此知晏子心無所繫。是眞能儉者。晏子曰、元刻如此。孫本脫晏字、盧校補。吾

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晏子之家俗有三。見雜上廿九章。能毋變俗。則子孫不失爲善人。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命子壯而示之第三十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說苑作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孫云、太平御覽作書記曰也。子壯而示之。示、說苑作視。及壯、發書。王云句 書之言曰、舊脫一書字、文義不明。從王校據白帖十及說苑反質篇補。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窮、乏也。以菽粟不可窮。窮則無可食不待言。故略之。布帛窮則無可飾。牛馬窮則無可服。教重蠶桑畜牧以厚生也。說見雜上五章。由是爲士、可以尚志而任重。謀國、可使常富而非竊位也。

晏子春秋校注卷七

漢陽張純一仲如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凡二十七章　孫云、俗本以此附內篇。盧云、自此已下、吳勉學本有缺篇。且篇次不與孫本同。今故具列孫本次第、使可案而稽焉。

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去冠披裳、自鼓盆甕。舊作釋衣冠自鼓缶、韓詩外傳九、作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孫云、釋衣冠、太平御覽作去冠破裳。王云、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九、服章部十三、並引作去冠被裳。自鼓盆甕。御覽器物部三、又引作自鼓盆甕。今本云云、乃後人依新序刺奢篇改之。純一案王說是而未盡。此文自鼓缶、本作自鼓盆甕。王引諸書可證。惟御覽四百六十八、引作自鼓盆、脫甕字。釋衣冠、御覽六百九十六、引作去冠披裳是也。披、解也。淮南齊俗訓披斷撥檖注。今並據正。御覽四百六十八引披作破。義近。其他引披作被、直是誤字。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乎。孫云、左右新序作侍者。黃云、御覽四百六十八作問左右曰、仁者亦樂此乎。蘇云、治要作問於左右曰、仁人亦樂此樂乎。純一案乎孫本作夫。韓詩外傳謂作顧。是乎作此乎。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亦猶人也、夫奚為獨不樂此也。蘇云、治要無亦字。奚作何。此下有樂字。純一案夫、猶彼也。詳經傳釋詞。仁人之耳目猶人、據知之。而仁人用耳目之必不猶人、非據所及知也。公曰、趣駕迎晏子。孫云、趣新序作速。蘇云、治要曰作令、于義為長。晏子朝服而至。舊脫服字、而作以、從孫校據韓詩外傳補訂。新序同。治要作朝服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蘇云、治要無此樂二字。欲與夫子共之。蘇云、共之、治要作同此樂。請去禮。孫云、韓詩外傳無此句。文理不貫。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治要無此句。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之不欲也。君舊作君子、王云、子字涉上下文諸子字而衍。諫上二章曰、今君去禮。則羣臣以力為政。強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故曰嬰恐君之不欲也。今作恐君子之不欲、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無子字。純一今據刪。今齊國五尺之

童子、蘇云、治要作今齊國小童、自中以上。力皆過嬰。又能勝君。韓詩外傳、作齊國五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然而不敢亂者、蘇云、治要無亂字。統一案、韓詩外傳作所以不敢者。長禮義也。元刻如此。孫本據韓詩外傳新序删義字。王云、孫删義字、非也。此義字、非仁義之義。乃禮儀之儀。周禮大司徒、以儀辨等。則民不越。鄭注曰、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故曰不敢亂者、長禮儀也。古書仁義字、本作誼。禮儀字、本作義。後人以義代誼、以儀代義、亂之久矣。此文作義、乃古字之僅存者。最可寶也。韓詩外傳新序無義字者、言禮而儀在其中。故文從省耳。不得據彼以删此。各本及羣書治要、皆有義字。統一案王說是。上若無禮、蘇云、治要上作君。無以使其下。下不樂爲使故。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非儀卽諂故。治要使下事下並無其字。夫麋鹿維無禮、維新序作唯。故父子同麀。同麀、同牝也。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孫本脫以字、元刻有。治要、新序、御覽四百六十八引、並有。以有禮也。晏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邦。舊邦上衍其字、上下皆四字句、今校删。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父不慈。子不孝。其家必凶。兄弟無禮。兄不友。弟不恭。不能久同。孫云、邦恭凶同爲韻。統一案唐韻正四江邦引此。邦、古音博工反。先秦韻讀云、邦恭凶同韻。京部。古音諧一東引此。自晏聞之至不能久同、新序無。韓詩外傳、作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案稷與國爲韻。家古音姑、與居爲韻。中間不應雜以爲人上無禮四句無韻之文。今本如此、蓋傳寫者亂之。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鄘風相鼠之詩傳、遄速也。爾雅釋詁同。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至于此。蠱、惑也。孫云、蠱、韓詩外傳新序作湎。請殺之。韓詩外傳、作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何罪。蘇云、治要何作無。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蘇云、治要有矣字。公曰、善。請易衣革冠。蘇云、治要無革字。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糞、除穢也。糞灑卽洒埽。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舊作召衣冠以迎晏子、王云、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命。故此云衣冠以迎。王說非也。下云公下拜送之門。有迎乃有送。可知此四字之非衍。特傳寫奪去。而補者誤著之召字之下。則文不成義。羣書治要、因刪此四字矣。蘇云、俞說是。純一今據正。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禮焉。禮字舊脫、從王校據治要補。嗛酒嘗膳。孫云、說文嗛、口有所銜也。蘇云、治要無此句。再拜。告饜而出。蘇云、治要無告饜二字。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蘇云、治要無門反命三字非。撤作徹。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治要彰作章。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酒酣。願無爲禮。晏子諫。大旨同。但辭有詳略爾。故著于此篇。孫云、韓詩外傳九、新序刺奢篇、用此文。蘇云、治要載此章在諫上篇。純一案此與諫上二章爲一事。

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第三

景公置酒于泰山之上。上從元刻。孫本作陽。云、沈啓南本有此章。俗本皆刪去。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皆有之。盧云、吳勉學本缺此章。王云、山南爲陽。山北爲陰。管子小臣篇曰、齊地南至於岱陰。則景公不得置酒於泰山之陽。御覽人事部百三十二、引作泰山之陽。乃後人以意改之。元刻本、沈本、及御覽人事部三十二、皆作泰山之上。蘇云、音義作上。純一案藝文類聚十九、作齊景公置酒泰山。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歎。孫云、歎今本作嘆、俗。據藝文類聚改。泣數行而下。曰、御覽三百九十一、引作公四面望喟然歎曰。又四百九十一、作公四面望喟然歎、泣數行曰。類聚文同、無面字。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而死乎。舊國下衍者字、從盧校據御覽刪。黃校同。御覽兩引、乎並作耶。文選秋興賦注、作景公遊於牛山。臨齊國。乃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御覽兩引、均作左右泣者三人。類聚同。曰、臣細人也、臣舊作吾、御覽四百九十一同誤。今從盧校、據御覽三百九十一改。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爲乎。此十一字孫黃、御覽兩引並無、當據刪。晏子獨搏其髀、孫云、說文髀、股也。純一案類聚及御覽兩引、並無獨字其字。廣雅釋詁三搏、擊也。仰天而大笑曰、御覽三百九十一無而字。類聚同。文選秋興賦注、作左右皆泣、晏子獨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怫然怒曰、孫云、說文怫、鬱也。玉篇、意不舒治也。扶勿切。純一案類聚及御覽兩引、並無怫然二字。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御覽四百九十一、作子笑何也。又三百九十一、作笑何也。並無寡人有哀句。晏子對曰、今

日見怯君一。孫云、說文惉、多畏也。杜林說惉从心。玉篇、怯、懼也。畏也。去劫切。諫臣三。舊有人字、三人而衍。王云、人字涉上文諫臣三與怯君一對文。則不當有人字。藝文類聚人部三、及太平御覽引此、皆無人字。諫上十七章、亦云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紬一今據刪。是以大笑。公曰、何謂諫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說詳諫上十八章。唐韻正一屋伏、古音蒲北切。引此文。並引列子天瑞篇、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以證伏與息爲韻。若使古之王者如毋有死。舊作毋知有死、兪云、本作如毋有死。如與而通。如毋有死者、而無有死也。諫上篇云、若使古而無死。此云若使古之王者如毋有死。文異而義同。因如誤作知、寫者遂移至毋字之下、義不可通矣。紬一案兪說是、今據乙正。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尙在、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文選藉田賦注引此文同。曷爲可悲。文選秋與賦注引、分作數、常作當、曷爲可悲作曷爲悲老而哀死。至老尙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是故笑之。公慙而更辭曰、我非爲去國而死哀也。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也。古人以彗星出於當地、爲咎徵故。史記齊世家、作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正義曰、彗若帚形。見其境。有亂也。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義、儀本字。行儀、猶言行相。回、曲也。無德于國。穿池沼、則欲其深以廣也。以、猶且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撟奪。撟、亦麾也。後漢班彪傳下注。奪、劫奪。禮大學爭民施奪注、誅僇如仇讎。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五、引作君穿池欲深廣。爲臺欲高大。無賦斂如撟奪句。僇作戮。自是觀之、茀又將出。史記正義、茀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舊衍天之變三字、王云、此三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下篇曰、茀星又將見嘗。奚獨彗星乎。諫上篇曰、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此文曰茀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語意前後相同。則不當有天之變三字明矣。續漢書天文志注、引作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困學紀聞亦同。史記齊世家、作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皆無天之變三字。紬一今據刪。案茀、孛之借字。御覽引作孛又將至。彗星容可拒乎。彗星之出、庸可懼乎。懼各本作悲、從王校據諸

書所引改。王云、可讀曰何、何可古字通。庸。亦何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文十八年左傳、庸何傷。襄二十五年傳、將庸何歸。皆其證也。于是公懼、迺歸、窴池沼。孫云、說文、窴、塞也。廢臺榭、薄賦斂、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牛山而悲。登公阜睹彗星而感。旨同而辭少異爾。故著于此篇。綰一案此章前半與諫上十七章並十八章首段爲一事。後半與諫上十八章末段爲一事。

景公瞢見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瞢見彗星。明日、召晏子而問焉曰、日字舊脫、從蘇校補。寡人聞之、有彗星者必有亡國。蘇云、有字疑涉上而衍。夜者、寡人瞢見彗星、吾欲召占瞢者使占之。晏子對曰、君居處無節、衣服無度、不聽正諫、王云、正與証同。說文、証、諫也。齊策、士尉以証靖郭君是也。亦通作正。呂氏春秋愼大篇、不可正諫。逹鬱篇、使公卿列士正諫。是也。興事無已、事、士本之事。賦斂無厭、殫民財。使民如將不勝、竭民力。萬民懟怨。茀星又將見瞢、奚獨彗星乎。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星。使禳之。晏子諫。辭旨同。而此特言瞢見爲異爾。故著于此篇。盧云、此章吳本誤。綰一案諫上十八章末段宜參讀。

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樂、孫云、俗本以此章移景公疥遂痁之後、非。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文選秋興賦注、作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文選秋興賦注、無則字。得作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孫云、杜預注、爽鳩氏、少皞之司寇也。綰一案見昭二十年左傳。季萴因之、孫云、杜注、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逢伯陵因之、孫云、杜注、逢伯陵、殷諸侯姜姓。綰一案有讀爲又。蒲姑氏因之、孫云、杜注、蒲姑氏、殷周之閒。代逢公者。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孫云、若一本作君、非。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謂梁丘據與我和、景公使祝史禳彗星、皆出於景公

遊公阜。一日而有三過言。但析爲章而辭少異。皆著于此篇。純一案此章與諫上十七章並十八章首段宜參觀。

景公謂梁丘據與己和晏子諫第五

景公至自畋。孫云、畋左傳作田。晏子侍于遄臺。梁丘據造焉。孫云、梁丘據左傳作子猶。舉其字。公曰、維據與我和夫。維左傳作唯。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昭二十年左傳杜注、燀、炊也。釋文云、醯、呼兮反。醢、音海。烹、普庚反。羹也。燀、章善反。爓也。正義曰、醯、酢也。醢、肉醬也。梅、果實。似杏而酸。文選張景陽七命注、引作杜預曰、燀、炊之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杜注濟、益也。洩、減也。文選陸士衡答賈長淵詩注、作以渫其過。說文渫、除去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杜注、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杜注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杜注、獻君之否、成君之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晉語九、史黯對趙簡子曰、事君者薦可而替否。是以政平而不干。干、犯也。無過與不及、故不相犯。民無爭心。政平故。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鬷嘏無言。鬷嘏舊譌奏鬷、孫云、詩作鬷假。傳鬷、總。假、大也。左傳作鬷嘏。禮中庸作奏假。王云、此篇全用左傳、則此文亦當與彼同。今作奏鬷者、後人依中庸旁記奏字。而寫者誤合之。又脫去嘏字耳。當依左傳改正。黃云、淩本作鬷嘏。純一今據正。時靡有爭。杜注、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鬷、總也。嘏、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正義曰、詩商頌烈祖之篇、祀中宗之詩。言中宗總齊大政。自上及下無怨恨之言。時民無有相爭鬭訟者也。先王之濟五味。杜注濟、成也。和五聲也。管子宙合篇曰、五味不同物而能和。五音不同聲而能調。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杜注、順氣以動。二體。正義曰、樂之動身體者、唯有舞耳。文舞執羽籥。武舞執干戚。舞者有文武二體。三類。杜注、風雅頌。正義曰、一國之事、諸侯之詩、爲風。天下之事、天子之詩、爲雅。成功告神爲頌。四物。杜注、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杜注、宮商角徵羽。六律。正義曰、周禮太師、掌

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小呂。夾鍾。月令以小呂爲仲呂。律曆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黃帝之所作也。七音。杜注、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釋文、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八風。杜注、八方之風。釋文八風、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又名融風。景風一名凱風。九歌。杜注、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以相成也。杜注、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爲和樂。清濁大小、元刻作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疏舊作流、今從左傳釋文校改。以相濟也。杜注、周、密也。正義曰、周疏以上凡十事。皆兩字相對。其義相反。乃言樂聲如此相反以成音曲。猶羹之水火相反。人之和而不同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杜注詩、豳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孫云、豳風狼跋之詩。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孫云、一左傳作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鄭語、和實生物。同則不濟。公曰、善。此章與諫上十八章中段、景公曰據與我和爲一事。

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諫第六

齊有彗星。昭二十六年左傳杜注、出齊之分野。正義曰、出於玄枵之次也。景公使祝禳之。左傳無祝字。杜注、祭以禳除之。案此文祝下當有史字。晏子諫曰、無益也。祇取誣焉。杜注、誣、欺也。案徒自欺耳。天道不謟。孫云、謟、杜注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左傳無也字。且天之有彗、左傳有也字。以除穢也。以彗形如帚故。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言心無穢、彗不能禍。若德之穢、禳之何損。損、猶減之義也。易損釋文。晏子以彗星之出、禳之無益、不禳無損。人君惟德是修、則有吉無凶也。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上帝卽自心之眞原。則清靜爲天下正。事事攝之以敬。獲福自無疆矣。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杜注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正義曰、詩大雅大明之篇。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流從元刻。左傳同。孫本作泝。孫云、泝卽流隸字。杜注、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若德回亂、舊德下衍之字、據左傳删。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星章旨同。故著于此篇。緫一案此與諫上十八章、使禳彗星爲一事。

景公有疾梁丘據裔款請誅祝史晏子諫第七

景公疥遂痁。左傳杜注、痁、瘧疾。孫云、事在昭二十年。緫一案遂當作且、說詳諫上十二章。期而不瘳。釋文、期、音基。案瘳、病瘉也。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杜注、多在齊。梁丘據、裔款、杜注、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吾當是君之譌。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杜注、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杜注曰、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杜注、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趙武曰、夫子家事治、襄二十七年、昭二十年左傳。家上並有之字。孝經廣揚名章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禮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趙武以爲言。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信從元刻。淩本左傳並同。孫本作言、非。其家事無猜、元刻作情、譌。其祝史不祈。杜注、家無猜忌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杜注、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欣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杜注、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杜注、無廢事。上下無怨。服虔云、謂人神無怨。動無違事。動合人天。其祝史

薦信。無愧心矣。杜注、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　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杜注、與受國福。

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頗、廣雅釋詁二、衺也。昭十二年左傳書辭無頗注、偏也。　上下怨疾。服虔云、復是人與神相怨疾也。　動作辟違。動作邪僻違理。　從欲厭私。杜注、使私情厭足。絲一案從讀如縱。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鐘從明本。　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杜注、掠、奪取也。正義曰、輸、墮也。故爲墮毀。奪其所聚之物。孫云掠、漢書武紀作略。　以成其違。以成其違理之行。　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正義曰、肆、縱恣也。恣意行非法度之事也。　無所還忌。杜注、還、猶顧也。　不思謗讟。正義曰、俗本作畏、定本作思。絲一案畏字義長。　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痛、疾怨也。　無悛于心。悛、改也。　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杜注、以實白神。是爲言君之罪。　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正義曰、掩蓋愆失。妄數美善。是矯詐誣罔也。　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求從元刻、黃云淩本同。孫本諂。成。杜注、作虛辭以求媚于神。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舊衍之字、俞云、其國以禍。四字爲句。言國以之而受禍也。與上文國受其福相對爲文。說詳羣經平議左傳。絲一今據刪。　祝史與焉。其所以夭昏孤疾者。舊無其字、據上文補。文同一例。夭、夭折。不盡天年也。昏、昧也。瞀也。亂也。孤疾、與蕃祉正相反。　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僭、不信也。嫚與慢同。　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杜注、言非誅祝史所能治。　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黃云、萑當作萑、元刻作藿。說文藿、藿聲。似鴻雁而大。萑、老兔。似鵂鶹而小。萑、薍之已秀者也。萑从隹从丫。藿、从艸萑聲。　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杜注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釋文萑、音丸。鮫、音交。藪、素口反。蒸、之丞反。麤曰薪。細曰蒸。蜃、市軫反。正義曰、周禮司徒之屬。有林衡之官。掌巡林麓之禁。鄭玄云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既置衡鹿之官。守山林之木。是其宜也。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爲官名也。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爲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鄭玄云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期

藪是少水之澤。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爲名也。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爲主海之官也。此皆齊自立名。故與周禮不同。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故鬼神怒而加病也。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正義曰、縣鄙之人、入從國之政役。近關又征稅、奪其私物。而使民困也。尒舊作介、王引之云、偪介本作偪尒。尒即邇字、近也。偪邇之關、謂迫近國都之關也。今本作偪介者、後人依誤本左傳改之。辯見經義述聞。純一今據改。承嗣大夫、彊易其賄。杜注、承嗣大夫、世位者。純一案強易其賄、謂強立名目而取民財。布常無藝。杜注、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孫云、爾雅釋詁法、常也。常亦爲法。藝當爲埶。即臬假音字。臬爲射準的、言布法無準也。徵斂無度。苛徵暴斂、毫無限制。宮室日更。日事改作。淫樂不違。杜注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于市。杜注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于鄙。杜注、詐爲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杜注、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杜注、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成縣、東北有攝城。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杜注、萬萬曰億。萬億曰兆。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杜注、除逋責。釋文。責本又作債。同。案別雅四云、國策馮蘐爲孟嘗君收責于薛。史記孟嘗君傳作收債。按周禮天官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漢書高帝紀、此兩家常折券棄責。後漢書樊宏傳、貰家聞者皆慙。凡諸責字、義皆爲債。公疾愈。公以有德于民而疾必愈、故疾愈。孫云、左傳無此句。俗本移此在景公飲酒樂章之前。今據沈啓南本。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病久、欲誅祝史以謝。事旨悉同。但述辭有首末之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此與諫上十二章爲一事。

景公見道殣自慙無德晏子諫第八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孫云、菽當爲尗。王引之云、鳧、鶩也。鴈、鵝也。此云菽粟食鳧鴈、下云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則鳧鴈乃家畜。非野鳥也。出而見殣。餓死爲殣。昭三年左傳、道殣相望注。謂晏子曰、此何爲而死。晏子對

曰、此餓而死。孟子梁惠王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大致相似。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蘇云、其字疑衍、上文亦無。紹一案說苑作何爲其無德也。御覽五百四十八、又八百四十一兩引、並有其字。足見非衍。顧臣願有請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孟子嘗因梁惠王好樂。曰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又謂齊宣王曰、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與王何有。與晏子用心同。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偏舊作徧、孫據說苑改。菽粟幣帛腐于囷府。孫云、詩傳、圓者爲囷。倉頡篇、府、文書財帛藏也。惠不偏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此文疑本作惠不偏于百姓。心不周乎萬國。相對成文。今本偏下衍加字、心上衍公字、句法不調。則桀紂之所以亡也。以不與民偕樂而獨樂故。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孫云、偏今本作遍。據說苑改。黃云、元刻作偏。紹一案徧偏古通用。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殣何足恤哉。孫云、說苑至公篇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遊寒塗、不恤死胔。辭如相反、而其旨實同。故著于此篇。紹一案景公遊寒塗、諫上十九章。

景公欲誅斷所愛橚者晏子諫第九

景公登箐室而望。孫云、藝文類聚作青堂。見人有斷雍門之橚者。王引之云、橚即楸字也。說文楸、梓也。徐鍇曰、春秋左傳襄十八年、伐雍門之楸。作萩、同。中山經、其狀如橚。郭璞曰、即楸字也。是雍門之橚、即雍門之楸。紹一案類聚八十九作雍門。或雍之形誤。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趣、遽也。廣雅釋詁一。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橚、寡人所甚愛也。比見斷之。比舊作此、從盧校改。故令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

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孫云、闢一本作避。非畏也。冕前有旒、孫云、說文瑬、垂玉也。冕飾、旒聲同耳。黃云、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並可爲冕無後旒之證。惡多所見也。纊紘充耳、充舊作琉、孫云、說文纊、絮也。紘、冠卷也。琉、即充俗字。玉篇琉耳也。蟲融切。藝文類聚、作黈纊塞耳。紼一案說文瑱、以玉充耳也。臣鉉等日、今充耳字、更從玉旁充。非是。廣韻琉、耳玉名。詩傳云、充耳謂之瑱。字俗從玉。足證充耳爲正。今並據改。惡多所聞也。類聚兩惡多下、並無所字。泰帶重半鈞、泰從元刻。孫本作大。音義並同。三十斤日鈞、禮月令鈞衡石注。舄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朝、市。孫詒讓云、日中之朝、謂市朝也。易繫辭云、日中爲市。周禮司市云、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晏子此言、與禮正合。說詳周禮正義。君過之、則赦之。類聚無上七句。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坐、辠也。一切經音義二引蒼頡。此二句、類聚作人君自生其民。公曰、赦之。類聚作趣舍之。無使夫子復言。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欲殺犯槐者、景公逐得斬竹者、（者字舊脫今補）事悉同。但辭少異耳。故著于此篇。紼一案犯槐斬竹事、見諫下第二章第三章。

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晏子諫第十

景公坐于路寢、孫云、俗本刪此章。曰、昭二十六年左傳、作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將有此乎。舊作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王云、當作美哉室其誰將有此乎。今本其字誤入上句內、則文義不順。誰將、又誤作將誰。案本篇標題曰、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則作將誰者誤也。左傳正作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後第十五云、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孰字亦在將字上。紼一今依王說、據左傳改。杜注、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對曰、其田氏乎。左傳作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田無宇爲垾矣。孫云、垾、玉篇水隄也。胡肝切。紼一案爲垾、喩能除害利民也。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爲善者。君上之所勸也。豈可禁哉。夫田氏國門擊柝之家。柝、行夜所擊木也。孟子萬章下抱關擊柝注。父以託其子、兄以託其弟、於今三世矣。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魚鹽蜯蜃、不加于海。解詳問下十七章。民財爲之歸。今歲凶

饑。元刻譌飢。蓄種芼斂不半。孫云芼、說文艸覆蔓。緇一案蓄、艾類。芼、池沼生草。可爲蔬者。言今歲凶。不唯未粟無收。卽蓄芼之屬、亦斂不及半。道路有死人。道殣相望。齊舊四量。四升爲豆。舊脫四升二字、爲涉下文誤作而。今據問下十七章補正。下文注並詳彼。豆四而區。區四而釜。釜十而鍾。田氏四量、各加一焉。以家量貸、以公量收。則所以糴、孫云、糴說文市穀也。百姓之死命者澤矣。民命之將死者、被其膏澤而生矣。今公家驕汰。斬刈民力。見前七章。而田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王云、澤、古舍字也。說見管子戒篇。田氏雖無德、而有施于民。有字舊脫、據左傳補。公厚斂、而田氏厚施焉。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孫云、小雅車舝之詩、緇一案杜注、詩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此章蓋本昭三年及二十六年左傳、綜合而成。國之歸焉、歸於田氏不亦宜乎。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路寢而歎、景公問後世有齊者、故向問齊國之治若何、辭旨略同而小異。故著于此篇。盧云、與本缺此章。緇一案此與諫下十九章、問上八章後段、問下十七章前半、後十五章爲一事。

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第十一

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曰、寡人夜者。盧云、夜字衍、者乃昔之譌。王云、盧說非也。古謂夜爲昔。故或曰昔者。或曰夜者。雜下篇曰、夜者公夢與二日鬭。本篇第二章曰、夜者寡人夢見彗星。與此夜者而三矣。然則夜非衍字、者亦非昔之譌也。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爲者也。邪同。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孫云、孔叢作盈成匡。形相近、未知孰誤。盧校作盆成适。一云适譌、據禮記檀弓上正義引改。緇一案盧說是。孟子盡心下有盆成括、寫者習聞之。遂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標題又因正文改。孔叢見詰墨篇、其書不足據。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孫云、孔叢作弟弟。又嘗爲孔子門人。孫云、孔叢作其父尙爲孔子門人。緇一案尙爲嘗之誤。其父二字衍。觀彼下文云。門人

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以造爲孔子門人、非以其父爲孔子門人明矣。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孫云、言未附葬於其父。家貧身老子孺。盧云、孺、小弱也。疑與孺同。王篇音踰、㿻也。洪云、孺即孺字之俗。莊子大宗師篇、而色若孺子。釋文孺、弱子也。孺孺字形相近。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因問其偏祔何所在。偏祔從元刻。繹史同。孫本作偏柎。盧云、偏爲偏親。柎即上文所云柎柩。公因其有恐不能合祔之語。故使問其偏親之柩何所在。語意自明。上文柎柩、不當改作祔柩。柎即楄柎。若以應祔葬之柩而言祔柩。恐非辭。下文偏之所在、亦當作偏柎之所在。細一案盧說偏親是。柎作柎非。祔、謂合葬也。禮記檀弓下、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注。偏祔謂合祔言。本文重在合祔。上云祔柩未葬、言未祔之葬柩亟須合祔。故問已葬之偏祔何在。下云偏祔寄於路寢、故恐不能合祔而悲。不應改祔爲柎、致失合祔之本旨。孫本兩柎字並誤、當從元刻改。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祔之所在。祔字舊脫、據上下文補。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祔寄于路寢。得爲地下之臣擁札摻筆。孫云、說文札、牒也。摻即操字異文。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以上十九字無謂、當刪。此處當有祔柩二字。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蹙然。孫云、說文蹙、跳也。跳、躍也。曰、凡在君耳。凡、皆也。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墨子兼愛下篇、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智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者、不可勝數也。楚靈王好細腰。孫云、腰當爲要。俗加肉。其朝多餓死人。人上當有之字。墨子兼愛下篇、昔荊靈王好小要。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匠。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此云多餓死之人。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臣。孝己愛其親。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舊脫中二句、文不成義。王云、此文原有四句。秦策云、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文義正與此同。下文今爲人子臣云云、正承上四句言之。細一今據補。今爲人子而離散其親戚。舊人子下衍臣字、從俞校刪。俞云、親戚、謂父母也。孝乎哉。足以爲臣乎。本書文尙駢麗。上文子胥孝己、忠孝

說對舉矣。此文則以忠孝一也、折重人子當孝。今不得合葬其親、不孝甚矣。故云孝乎哉、足以爲臣乎。文又以相錯見義。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安死母也。是使臣得不死、而死母得安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于國門外宇溜之下。孫云、輓、說文引車也。溜、說文霤、屋水流也。溜通。身不敢飲食、擁轅執輅。轅、駕車之木。施於輿前輪上。左右各一、外出向前者。古大車皆用轅。釋名釋車云、轅、援也。車之大援也。輅、轅縛。所以屬引。儀禮旣夕當前輅注。木乾鳥栖。孫云、栖、說文西。鳥在巢上。西或從木妻。說作栖、後人俗字。緇一案此喩如鳥栖木、任其乾枯而不移。袒肉暴骸、以望君慇之。慇、憐恤也。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忠不避危。患君者不避危難。愛無惡言。愛君者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以、同已。言嬰固已恐君之不許矣。今君營處爲游觀。處字疑衍。既奪人有。既奪人之墓地。又禁其葬、又不許合祔。非仁也。肆心傲聽、恣肆倨傲、不聽正諫。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如何不聽晏言。因道盆成适之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迺使男子袒免、袒免以表哀意。露左臂曰袒。去冠括髮曰免。女子髽者、髽、舊作髮笄、盧云髮疑髽。緇一案盧說是。男子袒免。女子當髽。髽本作髽。說文云喪結。禮、女子髽衰。弔則不髽。魯臧武仲與齊戰于狐駘。魯人迎喪者始髽。今本髽譌髮、後人又以意加笄字、遂失迎喪之旨。今從盧校、改髮爲髽、刪笄字。以百數、爲開凶門、凶門、今喪家結綃爲旐、表之門外者是。沿古俗也。以迎盆成适。适脫衰絰、不敢以喪服見君。冠條纓、孫云、條當爲縧。說文、扁緒也。玉篇、纓飾也。墨緣、衣緣墨色。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盧云、馬端臨文獻通考序、有二厲不足以滿隅語、未知即出此否。一子可滿朝。言人有可貴之實、雖少勝于多。非迺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元刻注云、此章與逢于何請合葬正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緇一案逢于何請合葬、諫下二十章。

景公築長庲臺晏子舞而諫第十二

景公築長庲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穫、刈穀也。忽忽矣若之何。蘇云、忽忽與下慘慘、同當訓憂。非如禮器祭義注、訓爲勉勉者比。此與史記梁孝王世家云、意忽忽不樂。義同。又大戴禮、君子終身守此勿勿。彼與上悒悒憚憚下戰戰。倶當訓爲憂懼。猶斯意也。忽忽即勿勿、字同故義可互證矣。歲已寒矣、而役不罷。罷、止也。慘慘矣如之何。孫云、慘慘、爾雅釋訓憂也。絀一案方言十二慘、殺、忡也。錢繹箋疏引詩沖蟲篇憂心慘慘、毛傳慘慘憂也。又引此文作歲云暮兮而役不罷、慘慘矣苦之何。案苦當爲若之形誤。諫下五章兩言若之何。可證。古音諧一月引此、忽忽慘慘諧。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慚焉。爲之罷長庲之役。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爲長庲欲美之、景公冬起大臺之役、辭旨同而小異。故著於此篇。絀一案諫下第五章、第六章、宜參觀。

景公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將加誅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好弋。孫云、韓詩外傳、作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絀一案藝文類聚九十、引作齊景公、無好弋二字。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孫云、燭鄒說苑作燭雛。韓詩外傳作顏斵聚。藝文類聚作顏涿聚。此脫顏字。一本作晁鄒。呂氏春秋尊師篇、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盧云、御覽四百五十五引說苑、亦作燭雛。絀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本書、作顏涿聚。又八百三十二引韓詩外傳、亦作顏涿聚。今本韓詩外傳涿鄒。類聚引無之字。公怒召吏欲殺之。舊脫欲字、孫云、藝文類聚作公召欲殺之、絀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本書、作公召吏殺之。無欲字、非。又四百五十五引說苑、八百三十二引韓詩外傳、並作景公怒而欲殺之。今據增欲字。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說苑無三字。御覽引彼同。韓詩外傳九、作夫鄒聚有死罪四。御覽引彼作夫涿聚有死罪三。類聚作涿聚有三罪。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孫云、御覽而作乃。絀一案說苑同。韓詩外傳作請數而誅之。御覽引彼作請以其罪數而誅之。公曰可。于是召而數之公前曰。說苑作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下無燭雛名。御覽引彼同。惟雛作鄒。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孫云、汝藝文類聚作爾。絀一案御覽引此亦作爾。是罪一也。孫云、藝文類聚作一罪也。下作二罪三罪。絀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此同類聚。說苑一二三均在罪上。有是字。御覽引彼同。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

罪一也。類聚無之故二字。韓詩外傳殺上有而字。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盧云、以韓詩外傳九、說苑正諫篇俱作而。緝一案以同而。外傳諸侯上有四國二字。是罪二也。韓詩外傳、有天子聞之。必將賤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數燭鄒罪已畢。黃云、淩本無已字。請殺之。公曰、勿殺。說苑作公曰止、勿殺而謝之。韓詩外傳、作景公曰止、此亦吾之過也。願夫子為寡人敬謝焉。劉云、此下證以御覽四百五十五引、及說苑辨物篇、當補而謝之三字。寡人聞命矣。孫云、韓詩外傳、說苑正諫篇、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欲誅野人。景公欲殺圉人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緝一案欲誅野人、諫上二十四章。欲誅圉人、諫上二十五章。

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以佞人讒夫在君側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蘇云、治要作讒夫佞人。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與、猶黨也。後漢陳元傳注。此治國之常患也。舊脫治字、常作長、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補正。與上下文同一例。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為國常患乎。兩則字、均疑衍。晏子曰、君以為耳目而好謀事、謀舊譌繆、從蘇校據治要正。則是君之耳目繆也。繆、紕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蘇云、治要下上有而字。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治要無忿然作色四字。曰、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舊少譌小、脫之字。王云小本作少、此後人不解少字之義而改之也。史記李斯傳、二世曰、承相豈少我哉。曹相國世家、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並與此少字同義。羣書治要正作少。緝一案王說是。治要有之字、今據補正。也讀為耶。對曰、臣何敢撟也。撟舊作矯、義不可通。盧云、撟亦矯之譌。俞云、此撟字與問下篇撟魯國之撟、同為撟之誤字。荀子臣道篇曰、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吾撟君。又曰、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晏子言臣何敢撟、言臣何敢有所撟拂乎。蓋因公忿然作色、故云然。蘇云、治要何作非。撟作矯。緝一案撟矯同。今並據正。夫能自周於君者、孫云、周、杜預注左傳密也。蘇云、治要周作用。才能皆非

常也。夫藏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大不誠、卽大姦。小誠、謂小忠小信。以成。其。大。不誠。黃云、元刻此下重衍于中者等十五字。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王云、能與而同。君怨良臣。君舊作公、公本作君。王云、此涉上文公不能去而誤。上文公不能去、是指景公而言。此文君怨良臣、則泛指爲君者而言。與上句君字同義。羣書治要正作君怨良臣。綰一今據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言順君之嗜欲、舉良臣往日令君失意之事、以益其怨。出則行威以取富。出則假借君威、肆行而貪得。夫何密近、不爲大利變。蘇云、治要何作可。綰一案何讀若可、古通。夫、猶彼也。變、易也。言彼能密邇於君。故意不爲大利易行。而務與君趣義。正所謂必謹小誠於外也。而務與君至義者。舊衍也字、從蘇校據治要刪。孫云、言取利於外間。而不營利於密近。僞以義結於君。此難見而且難知也。舊作此難得其知也、盧云、其疑具。蘇云、治要作此難得而其難知也。義亦不可曉。綰一案此文疑本作此難見而且難知也。言讒佞之人、工於作僞之心、難見而且難知也。今本見作得者、古得作㝵。故古書得見字恒互譌。下脫而字。且譌其。又脫難字。文不成義。治要字不脫而文有誤。故其義亦不可通。今仍依治要校訂之。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患日不足。患字舊脫、王云、元刻有日不足二字。孫本無。審見賓客二句、皆四字爲句。日不足句獨少一字。且語意未明。當依羣書治要作患日不足。聽治不留、患日不足、言其敏且勤也。綰一今據補。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助元刻作扐、盧云、孫本改助。而音義仍作扐。亦疑而未定也。王云、扐字義不可通。孫改爲助是也。治要正作助。孫本助字係剏改。蓋音義先成。而剏改在後。未及追改音義耳。寡人亦事勿用矣。矣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孫云、文選注作讒佞之人。隱在君側。若社之有鼠也。詩間上九章。諺言有之曰、社鼠不可熏。去此乃治矣。舊無此乃治矣四字、治要同。蘇云、治要無諺言七字、熏作燻。孫云、文選注引有云去此乃治矣。今本去下疑脫四字。黃云、孫頤谷據文選恩倖論注、作去此乃治矣。綰一案沈休文奏彈王源注、文與恩倖論同。今據補。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俞云、古依隱同聲。廣雅釋詁曰、衣、隱也。釋名釋衣服曰、衣、依也。是隱與依、聲近誼通。此隱字當讀爲依。依君之威以自守、正與上社鼠之喻相應。綰一案俞說亦通。隱當如字讀。匿也。蘊也。言讒佞之人、匿蘊

於君之威權中。足以自保。是故難去焉。故字舊脫、據治要補。蘇云、治要焉作也。載此在問上篇。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景公問治國何患三章。大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問佞人事君、問上二十一章。問治國何患、問上九章。

景公問後世孰將踐有齊者晏子對以田氏第十五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于字舊脫、太平御覽七十一引同。今據雜上五章補。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御覽引無國字乎字。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常、元刻作當。晏子對曰、臣聞見足以知之者、智也。見下舊衍不字、從王校據下文臣奚足以知之刪。見足以知之、言見微知著也。先言而後當者、惠也。蘇云、惠與慧通。夫智與惠、君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爲政。君彊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言君當才德遒衆。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而利取分寡。取、蓄聚。漢書五行志、內取茲爲禽注。寡、說文少也。從宀從頒。頒、分賦也。故爲少。言剝聚則分諸孤寡貧乏之人。公室兼之。田氏兼有公室之利。國權專之。國權爲田氏所專。君臣易施。王云、施讀爲移。易移、猶移易也。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衛綰傳、人之所施易。施字並讀爲移。倒言之則曰易施。莊子人間世篇、哀樂不易施乎前是也。陳氏專國。而君失其祿。故曰君臣易施。純一案王說亦通。但據下文家施不及國、是施當如字讀之證。易、謂變易。易繫辭上六交之義易以貢釋文。君臣易施、言大夫不得施及國人。今施及之與君同。君當施及國人。反不施及與大夫同。是君臣易位、卽其所施而知之。而無衰乎。而從元刻。孫本作能。王云、而卽能字也。能古讀若而、故與而通。今本徑改爲能、而古字亡矣。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爲幾。爲舊誤無。從俞校據問上八章正。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卽世、政不在公室。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昭二十六

年左傳正義曰、大夫稱家。家之所施、不得施及國人。言國人是國君之所有。大夫不得妄施遺之、以樹己私惠。陳氏施及國人、是違禮也。民不懈。貨不移。盧云、左傳作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杜注、守常業。士不濫。杜注、不失職。官不諂。左傳作滔。杜注慢也。大夫不收公利。杜注、不作福。正義、大夫不得聚收公利、自作福也。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可猶所也。與天地並立。杜注、有天地則禮義興。君令臣忠。令、善也。忠、左傳作共。下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黃云、元刻衍厲字。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杜注、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杜注、從、不自專。婦聽而婉。杜注婉、順也。禮之質也。質、體也。左傳作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迺今知禮之尚也。左傳作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晏子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以為其民。左傳作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故尚之。正義曰、先古聖王。以有上下之禮。乃可治其天下。又禮與天地同貴。是以先王上之。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坐路寢、問誰將有此。景公問晏子孰先亡、因問後世孰有齊國。晉叔向問齊國之治若何三章。答旨同而辭異。故著于此篇。統一案上文所舉、即本篇第十章。問上八章。問下十七章。而諫下十九章、亦宜參觀。

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與亂國俱滅第十六

晏子聘于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君順於道則懷之。政務圖治則歸之。問下十章云、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二句已見問下十章、居彼作處。君子見兆則退。兆、猶幾。事之先見者也。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元刻注云、此章與吳王問可處可去。章旨既同。但辭有詳略之異。故著于此篇。統一案文見問下十章。

吳王問齊君僈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以豈能以道食人第十七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孫云、希說文作稀。此省文。請私而無爲罪。晏子蹵然辟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僈。諫下二章曰、刑殺不辜謂之賊。孫云、僈當爲謾。說文玉篇無僈字。類篇僈、謨官切。侵也。又莫燕切。惰也。統一案僈與謾謾、聲義並同。類篇訓惰、義近。墨子經說上、謾僈違言。亦以僈爲謾。野以暴。兩以字、並與而同義。又與且同義。前二章曰、穿池沼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以且對言、是以猶且之證。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遵循而對曰、猶字舊脫、孫云、當爲遵循。即逡巡。今據補。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問上十五章曰、縵密不能。麤苴不學者詘。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問上十五章曰、大者不得。小者不爲者餒。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問上十五章曰、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食、養也。文十八年左傳功以食民注。此句後二十八章兩見。晏子出。王笑曰、嗟乎、今日吾譏晏子。猶倮而訾高撅者也。舊訾倒著猶上、撅譌橛。孫云、繹史引或本、作猶倮而訾高撅者。俞云、訾乃譬字之誤。橛乃撅字之誤。高讀爲咎。墨子公孟篇、是猶倮謂撅者不恭也。此即倮而咎撅之義。保、爲倮譌。撅者、揭衣也。撅謂不恭。保則更甚。故曰譬猶倮而咎撅者也。統一案俞說橛乃撅之誤、是也。謂訾乃譬之誤、高讀爲咎、並非。本文猶字、即其譬義。不必破訾爲譬。高撅、謂撅衣甚高。不必破高爲咎。訾即咎義甚明。不必曲爲之辭。今訾從繹史引乙。撅從俞說正。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三章。或事異而辭同。或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統一案上文所舉、即問上十五章、問下十二章。

司馬子期問有不干君不恤民取名者乎晏子對以不仁也第十八

司馬子期。孫云、楚司馬字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干、求也。不恤民。恤、憂也。徒居無爲。無所事事。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爲者、謂之

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元刻注云、此章與叔向問徒處之義章、旨同而有詳略之異。故著于此篇。緒一案徒處之義、即問下二十章。

高子問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以一心第十九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耶。蘇云、治要作三君一心耶。夫子之心三也。蘇云、治要作也耶同。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事君二字、疑涉上下文而衍。殊贅於辭、當刪。論語顏淵篇、樊遲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語氣與此同。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王云、非一也、本作非一心也。與非三心也對文。今本一下脫心字、羣書治要有。緒一案非一也、非三也、各承上文心字言、一下三下、均不必有心字。蓋本文如此。今本非三心也、心字乃衍文。治要非一心也、非三心也、兩心字並嫌贅。當刪。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三下心字衍。蘇云、治要載此在問下篇。下無。且嬰之于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復小爾雅廣言、白也。廣雅釋詁一、語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謂盡言于君而不見用也。所謂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幸免於死。及莊公陳武夫、尚勇力、欲辟勝于邪。嘗欲信僻諂常。而嬰不能禁。故退而野處。野從元刻。孫本作埜。孫云、埜、說文壄、古文野。此省字。緒一案野處、謂東海之濱。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于莊公行之矣。言所以不死崔杼之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于民而厚于養、藉斂過量、掠民財而無節。使令過任。竭民力而不休。而嬰不能禁。嬰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嬰字孫本無。言今能全身否不可知。元刻注云、此章與梁丘據問事三君不同心。孔子之齊不見晏子。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緒一案問下二十九章、外下三章四章旨同。

晏子再治東阿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二十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數、責也。漢書項籍傳集注。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誅、責也。襄三十一年左傳誅求無時注。晏子對曰、臣請改道而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之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于是明年上計。孫云、漢書武帝紀、受計於甘泉。顏師古注、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也。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一秉至公。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者字舊脫、從盧兪校據說苑補。君反以罪臣。說苑君上有而字。今臣後之治東阿也。治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屬託行、貨賂至、並重賦斂。孫云、並重說苑作並會、是。倉庫少內。內、納同。言賦斂于民者甚重、而納于倉庫者甚少。便事左右。左右、君所寵倖者。陂池之魚、入于權家。家舊譌宗。從王校據說苑改。案文選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注、引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迺反迎而賀臣。臣愚不能復治東阿。舊少一臣字、王云、君迺反迎而賀臣絕句。與上君反以罪臣對文。臣下當更有一臣字、屬下句讀。今本脫一臣字、則文義不明。說苑亦脫臣字。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願乞骸骨。乞賜骸骨以歸。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辟舊譌僻、從盧校據說苑改。辟讀爲避。謂將避去。景公迺下席而謝之曰、子彊復治東阿。彊、勉也。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孫云、說苑政理篇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晏子再治東阿而見信、景公任以國政章。旨同而述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說見雜上第四章。子華子北宮子仕篇載此事。

太卜紿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公第二十一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孫云、高誘注淮南子、動、震也。公召晏子而告

之曰、淮南道應訓、論衡變虛篇、均作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黃云、論衡引、可上有固字。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閒。孫云、淮南作句星在房心之閒。高誘注句星、客星也。房、駟。句心守房心、則地動也。駟字此作四、譌。黃云、淮南及論衡、並作房心。音義作四星誤。洪云、史記天官書、免、一名鉤星。出房心閒地動。房為天駟。四與駟通、即房星也。又房四星、而稱為四。亦猶心三星、而詩稱為三也。義亦得通。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之死也。之死舊倒、從盧校乙。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王云、此惶字與惑同義。言恐君為子之所惑也。惶惑語之轉、字亦作偟。後漢書光武紀曰、偟惑不知所之。蜀志呂凱傳曰、遠人偟惑、不知所歸。是偟與惑同義。淮南道應篇、作恐公之欺也。欺與惑義亦相近。不子言、君臣俱得焉。謂子自言於君、則君不惶、臣不欺、亦可免子之死、故曰君臣俱得。忠于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史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孫云、淮南作田子陽。高注田子陽齊臣也。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孫云、淮南道應訓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柏常騫禳梟死、將為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章。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純一案論衡變虛篇、亦用此文。柏常騫請壽、即雜下四章。

有獻書譖晏子退耕而國不治復召晏子第二十二晏子二字當重。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而同則。治要作即。不同君所欲。君所欲者讒諛耳。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辟讀若避。晉語八、趙武子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義略同。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治要引止此。載雜下。有納書者。標題有字本此。案標題有字、義與或同。春秋穀梁隱三年傳曰、有內辭也。或外辭也。則有與或皆為一分之義。毛詩商頌玄鳥、奄有九有。文選册魏公九錫文。李注引韓詩作九域、有域一聲之轉。國語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注有、域也。或古域字。吾友陳敦復云、孟子萬章、有饋生魚於鄭子產。禮檀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三有字

義並與或同。曰、廢置不周于君前謂之專。俞云、不周當爲不由。廢置不由於君前、故爲專也。純一案周疑問之形誤。出言不諱于君前謂之易。之從孫本。元刻脫。易、猶違。呂氏春秋禁塞篇、古之道也不可易注。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爲忠臣也。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不說、故晏子歸、備載。孫云、備同犕。犕載、言犕駕也。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雜上五章云、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之事。毋、語助。同此。辭而不爲臣、退而窮處。二句已見問上二章。東耕海濱。雜上一章、作東耕于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荊棘。二句已見問上二章。俊作蓼藋。蘇云、藋當爲藿。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惛亂。雜上五章、作百姓大亂。而家無積。室如縣磬。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諸侯輕之。身弱高國。身弱于齊之觀族高國二氏。劉云、此文錯簡、當作七年而家無積。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燕魯分爭。百姓惛亂。純一案劉說是。公恐、復召晏子。此句雜上五章同。晏子至、公一歸七年之祿。一、皆也。而家無藏。盡以分貧。晏子立、諸侯忌其威、高國服其政。二句已見雜上五章。燕魯貢職、小國旹朝。旹、元刻作時。晏子沒而後衰。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惡故人晏子退章、旨同。敘事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說見雜上五章。

晏子使高糺治家三年而未嘗弼過逐之第二十三

晏子使高糺糺從孫本。元刻作糺。孫云、糺、今本作亂、即糺字壞也。說苑作繚、音之轉。治家三年而辭焉。說苑臣術篇、作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儐者諫曰、儐者、說苑作左右。高糺之事夫子三年。北堂書鈔三十二、引作高繚仕於晏子三年。無故、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事子三年。曾無以爵祿而逐之、敢請其罪。說苑作其義可乎。書鈔同。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易恆大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正義曰、君子立身。得其恆久之道。故不改易其方。方、猶道也。若夫方立之人、謂若彼以道立身之人。維聖人而已。說苑書鈔、均無此二句。

如嬰者、仄陋之人也。仄、古側字。漢書賈誼傳集注。側陋者、僻側淺陋也。書堯典明明揚側陋。疏。别雅五云、溫子昇舜廟碑、感夢長眉。明敭仄陋。即用虞書明揚側陋語也。並引說苑臣術篇晏子此語、以爲同證。若夫左嬰右嬰之人。左右云者、偏頗之謂。不舉四維。四維將不正。四從孫本。元刻譌曰。二本並脫四維二字、文義不完。今校增。管子牧民篇曰、守國之度。在飾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何謂四維。一日禮。二日義。三日廉。四日恥。孫云、說苑作有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彌吾過也。此知晏子在在繩墨自矯。吾是以辭之。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欲見高糾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紬一案高糾事、見雜上二十八章二十九章。說苑臣術篇用此文。

景公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第二十四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公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狐穀、皆地名。著之于帛。申之以策。策、簡書也。通之諸侯。以爲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而、女也。今爲夫子賞邑。通之子孫。通涉上文而、誤。疑當作遺。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墨子尙賢上篇曰、以勞殿賞。量功而受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常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義同。御德修禮。御、進也。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今嬰事君、無功可言。差幸免於罪耳。其子孫奚宜與受賞邑。蓋晏子之意、甚不以世祿爲然。若爲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幣帛。若僅列爲大夫必有賞邑。則齊邑不足賞。君何以供社稷之祭用、與交四鄰諸侯幣帛之需。問下十二章、魯昭公謂晏子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使功焉。散然不滿。可謂知言。嬰請辭。遂不受。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章。旨悉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紬一案雜下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大旨並同。

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受第二十五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狐之白裘、文不成義。疑本作白狐之裘。與玄豹之冠儷文。孫云、墨子親士篇、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玄豹之茈、玄、各本避清諱作元、今改正。玄豹之茈不成文、茈疑冠之形誤。下章云、晏子布衣鹿裘以朝。禮檀弓下云、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禮器云、晏平仲澣衣濯冠以朝。晁沖之閑居詩、荒蕪蔣詡徑。破敝晏嬰冠。足證其裘冠之惡。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孫云、反一本作返。公曰、寡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蘇云、下廿五章就車言、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與其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與其閉藏而弊。何若服而弊之爲愈。晏子曰、君就賜。就、成也。使嬰修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爲教。蘇云、此言君服此裘于上。臣服此裘于下。則是同君。恐奢侈之民。皆從而效之。故云不可爲教。上篇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云云。義正同此。固辭而不受。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使梁丘據遺之車馬三返不受章。旨同而事少異。故著於此篇。總一案雜下二十五章及下章旨並同。

晏子衣鹿裘以朝景公嗟其貧晏子稱有飾第二十六

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洪云、呂氏春秋貴生篇、顏闔守閭。鹿布之衣。鹿卽麤字之省。莊子讓王篇、作苴布之衣。苴卽麤字。此鹿裘亦謂麤裘也。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北堂書鈔百二十九引此文同。是奚衣之惡也。兩也字俱讀邪。寡人不知、是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蓋顧人而後衣食者不以貪昧爲非。蓋顧人而後行者不以邪僻爲累。僻、元刻作辟。晏子尙儉。惡衣服、菲飲食、遺爲教也。此文不以貪昧爲非、不以邪僻爲累、訛謬顯然。貪昧屬食言、不得屬衣言。衣食之間、又有脫句甚明。疑本作嬰聞之。顧人而後衣者、不以麤布爲惡。顧人而後食者、必以貪昧爲非。顧人而後行者、尤以邪僻爲累。今本衍兩蓋字、衣下脫者不以麤布爲惡顧人而後十一字。一必字、一尤字、俱譌作不。則義不可通矣。顧人而後衣二句、承上奚衣之惡言。爲本章之主。食行二義、皆賓也。故下文專以布衣鹿裘、有飾作結。嬰不肖。嬰之族、又不如嬰也。待嬰以祀其先人者、五百家。此文已見問下十二章。嬰又得布

衣鹿裘而朝。于嬰不有飾乎。再拜而辭四字衍、無謂。當删。元刻注云、此章與諫無字請辭晏子。景公睹晏子之食而嗟其貧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紹一案文見雜下十二章、又二十六章。盧云、此章吳本缺。

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第二十七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晏子、二字舊脫、從孫校據孔叢補。君子也。孫云、孔叢詰墨篇、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此作莊公壯、與孔叢言怯者不合。莊公好勇、疑作怯之誤。盧云、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則怯字亦非誤。紹一案此文壯、孔叢作怯。怯與武勇、義正相反。以上下文例之、怯字近是。顧晏子不尙武、此云事之以宣武、孔叢云事之以勇。似均不合。然此云宣武者、謂宣明止戈爲武。孔叢作勇者、謂如君子之勇。（雜上三章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七引胡非子云夫曾闕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唯無怒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非匹夫之勇、敵一人者比。則與晏子非攻之旨符合矣。蓋莊公之壯、非君子之勇。正晏子欲行禮義之勇以止之者也。觀諫上一章、莊公奮乎勇力不顧行義可證。又十七章曰、使勇者當守之、則莊公靈公將當守之矣。問下十五章曰、莊公好兵作武。前十九章曰、莊公陳武夫、尙勇力。皆此云莊公壯之明徵。然則本文壯字不誤。孔叢作怯、直是壯之誤字。相三君而善不通下。善敎不通行於下晏子、細人也。細、小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于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此句已見前十七章。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簡士、簡舊作閒、今校改。簡說見雜下十二章。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嬰爲此仕者也。嬰舊作臣、晏子對孔子。不得稱臣。卽訓臣爲僕亦不諧。今校改。下同。與上文一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前十九章云、嬰於靈公盡復而不能立之政。及莊公欲辟勝於邪、而嬰不能禁。今君輕國而重樂、嬰又不能禁。是皆晏子對孔子、難言之隱衷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黃云、姓與生古通。行補三君而不有。不有、不自有其功也。晏子、

畏君子也。孫云、已上二章、黄之寀本後遼刻本皆删去。今據沈啟南本補入。餘篇次弟亦多錯亂、皆訂正。盧云、吳本缺此章。元刻注云、此章與仲尼之齊不見晏子、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章。旨同而述辭少異。故著於此篇。

總一案外下三章四章、問下十二章、旨並同。

晏子春秋校注卷八

漢陽張純一仲如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凡十八章。盧云、吳本不分。蘇云、舊以此與上篇並合爲一卷。意在合七略之數。

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爲不可第一 盧云、吳本作廿八。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孫云、爾稽墨子作尼谿。尼爾、稽谿、聲皆相近。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孫云、浩裾墨子作浩居。史記作倨傲。洪云、浩裾卽傲倨假借字。不可以教下。好樂緩于民、緩從孫本。元刻作綏。孫云、今本緩作綏、非。鹽鐵論作繁於樂而舒於民。因舒知爲緩字。黃云、墨子非儒篇、作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恐廢於親治。立命而怠事、怠舊譌建、孫云、墨子作怠是。言特命而怠于事也。純一今據正。案建爲逮之形誤。逮古通怠。不可使守職。使守舊脫、從盧黃校據墨子補。言恐不勤於職守。厚葬破民貧國、謂破民之財、而使國貧。久喪循哀費日、循舊譌道、孫云、墨子作宗喪循哀。孔叢作崇喪遂哀。王云、道當作遁、遁與循同。墨子作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文義正與此同。問上十一章曰不淫于樂。不遁於哀。卽循哀也。循之言遂也。遂哀、謂哀而不止也。說見諫下廿一章修哀下。純一今從孫王校正。不可使子民。孫云、墨子作慈民。子當讀爲慈。行之難者在內、平天下易。平自心難。曾子有內業、心術、白心等篇。可爲行難在內之證。易繫辭上曰、无思无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墨子尙賢中曰、聖人之德總乎天地。皆攝外於內。知行之難在內矣。黃初云、王文成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而儒者無其外。儒舊譌傳、盧校作儒。黃云、盧校是。下四章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無其外、無讀爲撫。說文撫、揗也。撫其外、卽下所謂異于服。勉于容。故異于服、勉于容。異其服制。勉飾外容。孫云、墨子作機服勉容。不可以道衆孫云、道墨子作導。而馴百姓。馴古訓字。史記孝文本紀敎馴其民正義。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重禮文。失禮意。故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墨子三辯篇曰、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孫云、墨子

作威容修飾以蠱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以示儀三字舊脫、從孫校據墨子補。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務字舊脫、據墨子補。孫云、墨子作勸衆。博學不可以儀世。王云、言孔子博學而不可爲法於世。勞思不可以補民。言無裨益于民。元刻脫以字。兼壽不能殫其教。譏其博而寡要。孫云、墨子作桑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言其禮繁而難遵。孫詒讓注墨子云、當年、壯年也。孫云、究墨子作行。積財不能贍其樂。積財不足以供樂舞之費。繁飾邪術以營世君。孫云、高誘注淮南、營、惑也。盛爲聲樂以淫愚民。民上舊衍其字、據墨子刪。與上句文同一例。淫、謂侈其性也。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元刻脫其道二字及世字。其教也不可以導民。墨子無兩也字。鹽鐵論論誹篇、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近而難遵。大旨與此章同。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孫云、移墨子作利。非所以導衆存民也。孫云、墨子作導國先衆。公曰、善。于是厚其禮。留其封。封字舊脫、據墨子增。孫敬見而不問其道。各本見下而字、倒著留其封上。句法不調。今據墨子乙。仲尼迺行。孫云、墨子非儒篇、此作孔子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云云。疑本晏子春秋。後人以其詆譏孔子、乃刪去其文。改爲仲尼迺行四字。墨子非儒篇、又載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問。復不對。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荊。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於下必利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非仁義之本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貺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於白公同也。亦晏子春秋本文、後人刪去者。疑在此章之前、據墨子知之。純一案孫說未足據。何也。墨子非儒篇、孔子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蘇時學注云、據史記范蠡亡吳後。乃變易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然亡吳之歲乃孔子卒後六年。景公卒後十七年。又安知蠡之適齊而樹之田氏之門乎。此眞齊東野人之語也。又知白公之謀云云。畢沅注云、孔叢詰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六年秋。孔子已卒十旬。蘇時學云、此誣罔之辭。殊不足辨。唯據白

公之亂、在景公卒後十二年。而晏子卒更在景公之先。又安能預知後事。而先與景公言之。案蘇說是也。據史記齊世家、晏子先景公卒十年。亡吳之歲、在晏子卒後二十七年。白公之亂、在晏子卒後二十二年。其說不能見信於後人、故本書不取、專就儒家旨趣異於墨者而非之。此知晏子當歸墨家。晏子非儒之文、凡本言所無者、皆後人增成之。元刻注云、此並下五章、皆毀詆孔子。殊不合經術。故著於此篇。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一 盧云、一作廿九。吳本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為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鞫語者也。鞫從元刻。孫本作鞠。孫云、姓鞫名語、疑即皋魚。皋魚聲相近。純一案鞫語似非姓名、文有誤奪。明于禮樂、審于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孫云、埋當為薶。俗从土。服喪三年、哭泣甚疾。疾、痛也。公曰、豈不可哉。而色說之。現喜悅之色。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知下能字疑衍。下並同。制規矩之節、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行表綴之數、表、表徽也。綴、綴淫也。以教民。以為煩人留日、留、儒也。故制禮不羨于便事。孫云、言便事而已。不求餘也。非不知能揚干戚鐘鼓竽瑟以勸衆也、勸衆當作觀衆。以為費財留工、留、稽遲也。故制樂不羨于和民。樂以和民而已。不淫樂以妨民事。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既埋已成之財。又禁後生之財。故不以導民。今品人、說文品、衆庶也。飾禮煩事、徒飾禮文。不彈煩以從事。羨樂淫民、淫溢康樂。以修民心。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儉德毀滅。奢俗流行。故三邪得行于世。三邪者、飾禮羨樂崇死也。是非賢不肖雜、問上三十章曰、為政何患、患善惡之不分。上妄說邪。上心多安。樂與邪僻。故好惡不足以導衆。好惡失其正故。此三者、路世之政、單事之教也。單從元刻。黃云、淩本同、

孫本作遵。王引之曰、作單者是也。單讀爲癉。爾雅癉、病也。字或作瘅。大雅板篇、下民卒癉。毛傳曰癉、病也。路與單義相近。方言露、敗也。路露古字通。言此三者、以之爲政則世必敗。以之爲教則事必病也。洪云、管子戒篇、握路家五十室。周書皇門解、自露厥家。路與露同。羸也。路世、猶言衰世也。單事與路世對言之。俗本改作道事之教。非是。蘇云、荀子議兵篇、路亶者也。亶與單一聲之轉。義一而已。後以路亶連文。此以路單對文。乃古義。道字直是誤文。

公曷爲不察。聲受而色說之。[聞聲而色喜。]

仲尼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第三[盧云、吳本作三十。]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孫云、孔叢引墨子、作先生奚不見晏子乎。] 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非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非字舊脫、從王校補。] 三君皆欲其國家之安。[一也。] 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當譽而誹。] 非而是之。[當誹而譽。] 猶非也。[均不是也。] 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此文疑本作孔丘必處一於此矣。言以是爲非、或以非爲是、皆非眞也。孔丘必處一於此矣。孟子公孫丑下、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義與此同。今本此上脫于字、衍據字心字、一又倒著此下、義不可通。此與下章並閒下二十九章外上十九章旨同。]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致問第四[盧云、吳本作三十一。]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嬰世爲大夫。自稱世爲齊民。謙也。] 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維持其正行而當之。不自識其過失而改之。] 不能自立也。[不能自立于齊而保其身家。] 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非可愛而愛。不當惡而惡。] 誹譽爲類。[譽從元刻。孫本作謗、非。言誹明惡。譽明美。以類相從。非若

愛惡之無德。聲響相應。如響應聲。見行而從之者也。墨子脩身篇曰、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君雖有三。而事之之心。欲其國之安無二致。是其所以爲順也。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設嬰果有三心。不推事三君不順。卽事一君亦必不順。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也同邪。今未見嬰所以順之實。輒譏嬰以順之名邪。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于影。孫云、影當爲景。獨寢不慚于魂。禮中庸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是其義。文選恨賦注、引作君子獨寢不慙於魂。孔子拔樹削迹。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身字舊脫、據孔叢詰墨篇補。窮、指絕糧七日言。不自以爲約。以內無慚於衾影故。非人不得其故、今譏人不了知其所以然。是猶滓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是猶水濱之人。惟自善其網罟之用。而非山人之斤斧。山居之人。惟自善其斤斧之用。而非滓人之網罟也。斧罟爲韻。無嘗出之其口、率爾哉舌。不知其困也。不知實行者之困難。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兩儒字舊譌傳、孫據孔叢改。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于爾、孫云、爾邇同。不可止于邇也。論語顏淵篇曰、駟不及舌。行存于身、不可掩于衆也。墨子脩身篇曰、君子以身戴行者也。禮大學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竊議、私議也。不中、不適當也。吾罪幾矣。吾不免於罪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君子德過於人。則以其人爲友。德不及於人。則以其人爲師。今丘失言于夫子、夫子、指晏子。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夫子舊不重、王云、譏之上當更有夫子二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君子不及人以爲師。故此曰夫子譏之、是吾師也。總一今據補。荀子修身篇、非我而當者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宰我、言語之科。謝、認過也。然仲尼見之然下當有後字。孫云、孔叢詰墨用此文。

景公出田顧問晏子若人之衆有孔子乎第五盧云、吳本作三十二。

景公出田。寒、故以爲渾。孫云、此渾字假音。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此六字與上下文氣俱不貫。疑本作若問有無舜焉。言此衆人之中有孔子。若問有無舜、則嬰不識。下句同。今本問譌則、有無倒、若著有下、義不可通。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爲閒矣。閒、遠也。淮南子俶眞訓、則醜美有閒矣高誘注。曷爲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言孔子僅能行舜之一節。處民之中其過之識其過之識、疑本作其識不能過之。謂其知識不遠過於衆人。今本識字倒著之下、又脫不能二字、文不成義。況處君子之中乎。舊作況乎處君之中乎、王云、處君之中、本作處君子之中。下文曰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是其證。今本脫子字、則義不可通。雒一案王說是。惟謂脫子字、未審。況下乎字、即子之譌而誤倒者。今乙正。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增韻、與、及也。則固聖人之林也。孫云、林一本作材。此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第六盧云、吳本作二十三。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末章晏子沒後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云云。是晏子先景公卒十七年。此似未足據。據史記齊世家、晏子先景公卒十年。當景公四十八年。即魯定公十年。據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相魯。時晏子已卒。據十二諸侯年表、齊歸魯女樂。在定公十二年。亦晏子卒後事。此文不足信。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北堂書鈔四十九引、若何上有爲之二字。孔廣陶校云、全椒吳氏倣宋本晏子、無爲之二字。陳本兪本同。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弱主、昏庸無能之謂。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孫云、孔叢設作欲。雒一案設者、虛假之詞。設以相齊、蓋陰謀也。孔子彊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孫云、有齊、孔叢作適齊。疑有當爲適、盧云、有猶恃也。君勿納也。夫絕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

期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于陳蔡之閒。孫云、孔叢詰墨用此文。元刻注云、此上五章皆毀詆孔子。而此章復稱爲聖相。設相齊以困孔子。似非平仲之所宜。故著於此篇。

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彊足恃第七 盧云、吳本作二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有臣而彊、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有兄弟而彊、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公忿然作色曰、吾今有恃乎。晏子對曰、有臣而彊、無甚如湯。湯有臣伊尹仲虺。女鳩女房。羲伯仲伯。（見史記殷本紀）可謂彊矣。有兄弟而彊、無甚如桀。無致。湯有弒其君桀有亡其兄二句義不可曉。豈以人爲足恃舊衍哉字、蓋後人不知下文也與邪同、二句當連讀。妄增之。今校刪。可以無亡也。孫云、彊湯兄亡爲韻。此章及下六章、俗本刪去。元刻注云、此章景公問臣並兄弟之彊。而晏子對以湯桀。無以垂訓。故著於此篇。此章下舊有與字。俞云、此與字似不當有。寫者依他篇增之。而不知其非。統一今據刪。盧云、吳勉學本缺此與下六章。元刻本、沈啓南本、吳懷保本、皆有。

景公游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願第八 盧云、吳本作二十五。

景公遊于牛山、少樂。公曰、請晏子一願。晏子對曰、不。孫云、不讀如否。嬰何願。公曰、晏子一願。對曰、臣願有君而見畏。願有君見之而生敬畏。有妻而見歸。婦人謂嫁曰歸。有子而可遺。燕翼詒謀。孫云、畏歸遺爲韻。統一案古音諧五齊引此。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也字舊脫、從蘇校補。與下文同一例。載一願。載與再通。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明。有妻而材。家不貧。有良鄰。有君而明、日順嬰之行。嬰字當在日順上。言嬰日順承明君之令以爲行。今似言明君日順嬰之意以爲行、非。有妻而材、則使嬰不忘。明行忘爲韻。古音諧十六庚引此。家不貧、則不慍朋友所識。似言家不貧。則可周濟朋友所識、使無慍怒。有良鄰、論語里仁篇曰、里仁爲美。則日見君子。

相譏摩而舍、嬰之願也。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載一願。三字舊脫、從劉校補。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可輔。輔當作備。有妻而可去。去、藏也。前漢蘇武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注去、收藏也。但有妻而可藏、與有妻而見歸、義鄰於複。去或當訓棄。謂有妻設不願相偕、即可自由離去。如雜上廿五章、晏子之御。其妻請去。其例也。晏子思想平等。或對景公爲此戲言、亦不足怪。然雜下廿四章、景公欲納愛女。晏子不倍老妻之託而辭之。後第十章斥田無宇云、去老者謂之亂。納少者謂之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知晏子之平等。必不背正義也。有子而可怒。墨子耕柱篇、子墨子怒耕柱子。怒、猶責也。即責備賢者之責。孫云、輔去怒爲韻。純一案古音諧十二魚上聲引此。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元刻注云、此章載晏子之願如此。無以垂訓。故著於此篇。純一案元刻載諫篇、從盧校改。盧云、吳本缺此章。

景公爲大鐘晏子與仲尼柏常騫知將毀第九盧云、吳本作三十六。

景公爲大鐘、將縣之。晏子、仲尼、柏常騫、初學記十六引晏子在柏常騫下。三人朝。俱曰孫云、初學記作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衝之、果毀。孫云、衝讀如撞。初學記作撞。純一案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五、引作仲尼柏常騫晏子三人俱朝。日鐘將毀之。撞、果毀。公召三子者而問之。者字疑衍。御覽作公見三子問之、無者字可證。初學記無而字。晏子對曰、鐘大、不祀先君而以燕。非禮。是以日鐘將毀。此以神道設教。仲尼曰、鐘大而縣下、衝之其氣下回而上薄。初學記作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日鐘將毀。此就物理言之。柏常騫曰、今庚申、初學記今下有日字。雷日也。音莫勝於雷。音、御覽初學記並作陰。是以日鐘將毀也。此陰陽家言、殊不足信。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爲泰呂成、將燕饗、晏子諫章。旨同而尤近怪。故著於此篇。純一案元刻成譌臣、據明本改。盧校同。景公爲泰呂成、即諫下十二章。盧云、吳本缺此章。

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之亂第十盧云、吳本作三十七。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于閨內。有婦人出於室者。盧云、韓詩外傳九、非晏子之妻。乃其妻之使人爲近理。髮

班白。衣緇布之衣。而無裏裘。韓詩外傳作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 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為者也。何為舊倒、王云、當作何為者也。言此出於室者、何等人也。今本作為何者也、則文不成義。韓詩外傳正作何為者也。總一今據乙。 晏子曰、嬰之家也。韓詩外傳作家臣也。 無宇曰、位為中卿。食田七十萬。食字舊脫、據韓詩外傳補。 何以老妻為。妻為舊倒、王云、當作何以老妻為。言富貴如此、何用老妻為也。今作何以老為妻、則文不成義。韓詩外傳作何用是人為、文義亦同。總一今據乙。 對曰、嬰聞之。去老者謂之亂。納少者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嬰可以有淫亂之行。不顧于倫。逆古之道乎。韓詩外傳作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以晏子妻老欲納愛女、旨同而事異。諫無宇雖至凡品、亦未應以是詣晏子。設非晏子者、將納其說、見棄妻乎。無以垂訓。故著于此篇。總一案景公欲納愛女、即雜下廿四章。盧云、吳本缺此章。

工女欲入身于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 盧云、吳本作二十八。

有工女、託于晏子之家者 者上舊衍焉字、據太平御覽四百二十六引刪。 曰、婢妾、東郭之野人也。孫云、婢妾御覽作婢子。東郭今本作在廓、據御覽作東郭。廓、俗字。 願得入身、比數于下陳焉。晏子曰、乃今而後自知吾不肖也。舊作今日、王云、日字後人所加。凡書傳中、言乃今而後者。加一日字、則累於詞矣。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七、引此無日字。盧校同。總一今據刪。 古之為政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別而不通。故士無邪行。御覽無不通故三字。 女無淫事。今僕託國主民。受全國之託而主民事。 而女欲奔僕。僕必色見而行無廉也。色見文義不順、當作見色。孫云、廉御覽作清。盧云、御覽無色見而三字。 遂不見。元刻注云、此章與犯傷槐之令者女求入晏子家。事同而辭略。且無因而至。故著於此篇。總一案犯槐者女事、見諫下二章。盧云、吳本缺此章。

景公欲誅羽人晏子以爲法不宜殺第十一 盧云、吳本作二十九。

景公蓋姣。姣、佼同。美好也。 有羽人視景公僭者。孫云、周禮羽人、下士二人。屬地官司徒。纔一案下犯上謂之僭。隱五年穀梁傳始僭樂矣注。 公謂左右曰、問之何視寡人之僭也。羽人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 俞云、合色無義。下文公曰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曰、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色上並無合字。合疑否字之誤、否字自爲一句。說文丶部否、相與語唾而不受也。從丶否聲。公曰否者、深怪其語。故先唾而不受耳。孫詒讓云、合疑呰之誤。說文口部云、呰、苛也。呂氏春秋權勳篇云、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訾。退酒也。訾呰聲義同。 殺之。晏子不時而入見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公曰、惡。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抱背。元刻注云、此章不典。無以垂訓。故著于此篇。纔一案此章當删。盧云、吳本缺此章。

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詳對第十二 盧云、吳本作四十。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藝文類聚八十五引無之字。八十七引有。太平御覽八百二十引、亦無之字。 有水而赤。其中有棗、御覽八百二十引無其字。又九百六十五引其作永。類聚八十五、無其中二字。八十七有。 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御覽兩引、並無對字。 昔者秦繆公、御覽兩引、一無者字。一有者字。繆並作穆。類聚八十五無者字。八十七有。 乘龍舟而理天下。黃云、元刻無舟字。孫云、藝文類聚作乘龍。文選注作乘舟。今訂定作乘龍舟。纔一案御覽兩引、並作乘龍治天下。類聚兩引、治均作理。 以黃布裹烝棗。類聚八十五作黃帝布。八十七及御覽兩引、並同此。 至東海而捐其布。孫云、捐藝文類聚作投。黃云、文選新刻漏銘注作椓。纔一案御覽八百二十引、作至海而捽其布於波。下無彼字。又九百六十五引、作至海而投其布。故水赤。類聚同。雖八十五布上有棗字。 彼黃布、故水赤。彼、孫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作破。俞云、孫改非也。彼黃布者、言彼所捐之布。乃黃布也。若作破字、則破黃布三字文不成義矣。烝棗上亦當有彼字。蒙上而省。 烝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詳問子何爲對。孫云、詳問、

文選注作佯問。屬俗文、賜作詳。盧辭也。盧云、何爲二字疑衍。黄云、文選注無何爲二字。蘇云、何爲下當有對字。傳寫者緣下對字而脫耳。景公言吾乃佯問、何爲對。故晏子答以詳問詳對。義本昭晰。以爲衍文、語意不完矣。紹一案御覽八百二十作吾佯問。九百六十五作吾佯問子。類聚兩引作吾佯問子耳。並無何爲對三字。然引文從略、不盡可據。蘇說義長。劉云對下挩晏子對三字、是也。今據御覽八百二十引、補於下。晏子對曰、嬰聞之。文選注及御覽兩引、並無之字。類聚八十五無、八十七有。繹史同。詳問者亦詳對之也。文選注作佯問者佯對也。御覽九百六十五同文選注、惟也作之。又八百二十、及類聚八十五、均作佯問者亦佯對之。類聚八十七及繹史同。惟並無之字。元刻注云、此並下一章、語類佯而義無所取。故著於此篇。孫云、已上七章。據沈啓南本、吳懷保本、增入。盧云、吳本缺此章。

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第十四盧云、吳本作四十一。

景公問晏子曰、問、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七引作謂。天下有極大物乎。物字舊脫、據御覽補。晏子對曰、御覽無晏子二字。有。句北溟有鵬。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古音諧七眞引此、雲天諧。尾偃天間。說文偃、仆也。躍啄北海。說文啄、鳥食也。頸尾咳於天地。咳御覽作該。然而漻漻乎不知六翮之所在。句。舊脫北溟有鵬句。乎字倒著然而上。王云、自足游浮雲以下六句、皆指鵬而言。今本脫去鵬字、則不知爲何物矣。太平御覽羽族部十四鵬下引此、作鵬足游浮雲云云。則有鵬字明矣。又案頸尾咳於天地乎。乎字本在下句漻漻下。漻漻卽寥寥、曠遠之貌也。故曰漻漻乎不知六翮之所在。今本乎字在上句天地下、則文義不順。御覽引此、乎字正在漻漻下。紹一案王說是而義未盡。此文本作北溟有鵬、與東海有蟲對文。莊子逍遙遊篇、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列子湯問篇文同。列子並以焦螟與鵬對舉。大旨與此全同。則本文當作北溟有鵬明矣。今本脫去、王僅補一鵬字、語意仍未完足。今並據以增訂。古音諧四之上聲引此、海在諧。孫云、咳與閡通。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者字舊脫、據文選鷦鷯賦注補。孫云細、藝文類聚作小。紹一案類聚見九十七。晏子對曰、有。句東海有蟲。孫云蟲、今本作蟲。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紹一案元刻正作蟲。文選張景陽七命注、蟲下有名曰焦螟四字。巢於蟁睫。孫云、蟁文選注作蚊。俗字。紹一案御覽九百五十一、作生於蚊睫。睫說文作睞。目旁毛也。再乳再飛、而蟁不爲驚。孫云、藝文類聚作飛乳去來。而蚊不覺。紹一案文選七命注。同孫見類聚。明王元貞校類聚、作再乳而飛。蟁不爲驚。御覽作再乳而兆。蚊不爲驚。臣嬰不知

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孫云、列子湯問篇、江浦之間生麽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純一案類聚冥作螟。文選鷦鷯賦注、作臣不知其名、而東海有通者、命曰鷦螟。御覽作臣嬰不知名、東海耆老、命曰鷦螟。鷦名冥爲韻、古音諧十青引此。

莊公圖莒國人擾紿以晏子在迺止第十五盧云、吳本作四十二。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于衢閭。閭字舊脫、從王校據下文補。黃云、元刻操作摽。下同。王云、衢閭、當衢之閭也。公召睢休相孫云、姓睢名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皆操長兵而立于衢閭。摽舊作操、孫云、摽當爲摽。純一案操、持也。摽、擊也。又麾也。義不及操字妥適。今改從上文一律。元刻並作摽、皆操之形誤。奈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人以爲有、人字舊脫、據上文增。則仁人不存。無以素孚民望之仁人在此、無以安其心故。問下十二章曰、晏子仁人也。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觀此益信。公曰、諾。以令于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皆知晏子能安國故。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爲也。黃云、元刻脫非字。有所以見于前信于後者。舊無有字、語意不完。今校增。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元刻注云、此章特以晏子而紿國人。故著於此篇。

晏子死景公馳往哭哀畢而去第十六盧云、吳本作四十三。

景公游于菑。孫云、太平御覽作臨菑。說苑作蔞。郡國志平昌有蔞鄉。韓非作游少海。蘇云、治要無于字、菑作淄。純一案鮑刻御覽四百八十七作游臨淄。文選褚淵碑注作菑。齊安陸昭王碑注作淄。聞晏子死。孫云、死御覽作卒。蘇云、治要同。純一案說苑亦作卒。公乘侈輿服繁駔驅之。孫云、說苑作乘輿素服、驛而驅之。文選注作公擧驛而馳。按韓非作趨駕煩且之乘。則繁駔、馬名。煩繁、且駔、韓相近。說文駔、壯馬也。一曰馬蹲駔也。文選注作擧驛。形相近、字之誤耳。蘇云、治要作公乘而

驅。孫詒讓云、考工記輿人云、飾車欲侈。此景公意欲急行、不在車之侈弇。鑛疑晏子本文、當作公侈乘輿。古从多之字、聲近通用。周禮樂師趨以采齊。鄭注云、故書趨作跢。鄭司農云跢當爲趨。書亦或爲趨。趨俗書亦或作趍。並其證也。此侈卽韓子之趨、言催促令急驅乘輿也。繁題煩且、義亦難通。說苑宋本作乘馹。文選注引亦作馹。疑繁題之題、亦卽馹之形誤。纜一案胡刻倣宋文選、兩引並作繁題。海錄軒本、並作轝騎。此文乘侈輿、當依孫校作侈乘輿爲是。則繁題與侈乘輿對文。繁題似不誤、言公意求速至。趨驚乘輿、用壯馬而驅之。自以爲遲。舊作而因爲遲。孫云、說苑、文選注、太平御覽、俱作自以爲遲。蘇云、治要同。纜一今據改。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遬。孫云、遬文選注作敺。太平御覽作遬。纜一案說苑、治要、並作遬。胡刻倣宋文選兩引、幷作知不如車之敺。案古今注卷下、曹眞有敺馬。名爲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舉帆之疾也。音義引作敺、誤。海錄軒本文選、並作知不如車之敺。案駿廣韻、玉篇、並云疾也。增韻云、馬行疾也。敺駿義並與遬同。則又乘。文選兩引、並有之字。比至于國者。說苑治要並同。文選兩注並御覽、均作此至國。四下而趨。行哭而往。至伏尸而號。舊脫至字、孫云、尸說苑作屍。王云、案伏尸而號上有至字。而今本脫之、則敘事不備。行哭而往、倚未至也。則至字必不可少。說苑君道篇、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八、並作至伏尸而號。文選褚淵碑注、齊安陸昭王碑注、並作至則伏尸而哭。纜一今據補。御覽五百四十九引尸作屍。日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言事無巨細皆見責。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收、斂也。小爾雅廣言。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于齊。蘇云、治要有國字。纜一案說苑並御覽四百八十七同。不加于寡人。說苑、治要、御覽兩引、均無于字。而加于夫子。說苑無于字。治要于作之。御覽四百八十七無而字。五百四十九同說苑。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孫云、文選注作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非外儲說、說苑君道篇、用此文。盧云、夫說苑作矣是。纜一案夫、治要作乎。夫猶乎也、均歎詞。詳見經傳釋詞。說苑作矣非。御覽四百八十七、作社稷危矣。百姓誰告。雖無將字夫字、而義正同。請晏子旣沒。百姓疾苦。將誰告而誰拯之。文選兩注、均因省去上文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云云。於此作百姓誰復告我惡邪。失其百姓無告之旨。不可從。韓非外儲說左上、文與此異。錄之以備參稽。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元刻注云、此並下二章。皆晏子沒後景公追懷之言。故著于此篇。蘇云、治要此下接晏子沒後十有七年云云。載此在雜下篇。

晏子死景公哭之稱莫復陳告吾過第十七（盧云、吳本作四十四。）

晏子死。景公操玉加于晏子屍上（舊脫屍上二字、從孫校據御覽五百四十九增。）而哭之。涕沾襟。（御覽作涕下沾衿。孫云、爾雅釋器、衣眥謂之襟。）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于公阜之上。（阜舊作邑、從盧校改。）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諫上十八章云、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吾失夫子則亡。（無以自存。）何禮之有。免而哭。（免冠而哭。）哀盡而去。（孫云、太平御覽作盡哀。蘇云、哀盡、哀畢也。上章標題云哀畢而去。是其證矣。御覽非。維一案哀盡、盡哀、其義一也。）

晏子沒左右諛弦章諫景公賜之魚第十八（盧云、吳本作四十五。）

晏子沒十有七年。（黃云、盧校沒下有後字。維一案史記齊世家、景公四十八年晏子卒。後十年景公薨。此云晏子沒十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未知孰是。七或弌之形誤。）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孫云質、射質也。）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播、棄也。）弦章入。公曰、章。（此下各本俱缺。元刻作吾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聞君好臣服。君嗜臣食。尺蠖食黃身黃。食蒼身蒼。君其食諂人言乎。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途。章撫其僕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固辭不受。文止此。此由後人據御覽九百三十五引晏子補入。孫本作自晏子沒後。不復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也。公曰、善。吾不食諂人以言也。以魚五十乘賜弦章。章歸。魚車塞途。撫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之。今諸臣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音義云據御覽增。王云、孫所增文。乃雜取諸書補入者。不足爲據。因錄元刻。又以羣書治要、及御覽四百二十六所引補之。俞云、王補尙該孫刻爲備。惟此文實見於說苑君道篇。治要及御覽所引均不全。因錄說苑。補王引所未及。維一案諸引莫備於說苑、今從俞校補此。）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治要有矣字。）未嘗聞吾不善。（吾下舊衍過字、據治要及御覽九百三十五引刪。）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治要無而字。若作如。）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

足以知君之不善。治要無之字。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治要無色字。然而有一焉。臣聞之治要無之字。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御覽九百三十五、作君好臣服。君嗜臣食。服食爲韻。古音諧一韻引此。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孫云、藝文類聚、作食黃卽身黃。食蒼卽身蒼。純一案類聚見卷九十七。御覽九百四十八同。治要無夫字、及兩則字。黃蒼爲韻。古音諧十六庚引此。君其猶有諂人言乎。治要諂上有食字、人下有之字。公曰、善。治要引止此。載雜下。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章歸。歸上章字舊脫、據御覽四百二十六補。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御覽四百二十六、作故天下稱之。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于君。未見于衆。而受若魚。若、此也。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孫云、說苑君道篇用此文。盧云、吳本缺此章。

(362)24.8.8. 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諸子集成

全八冊

定價十八元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印刷發行者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灣路

發行所 世界書局 上海及各省

冊	書目	價
第一冊	論語正義 孟子正義	價洋二元四角
第二冊	荀子集解	價洋八角
第三冊	老子本義 老子注 莊子集解 莊子集釋 列子注	價洋三元
第四冊	墨子閒詁 晏子春秋校注	價洋二元
第五冊	管子評傳 管子校正 商君評傳 商君書 慎子 韓非子集解	價洋三元
第六冊	孫子十家注 吳子 尹文子 呂氏春秋	價洋二元四角
第七冊	淮南子 新語 法言 論衡 申鑒	價洋二元
第八冊	鹽鐵論 潛夫論 抱朴子 世說新語 顏氏家訓	價洋二元四角